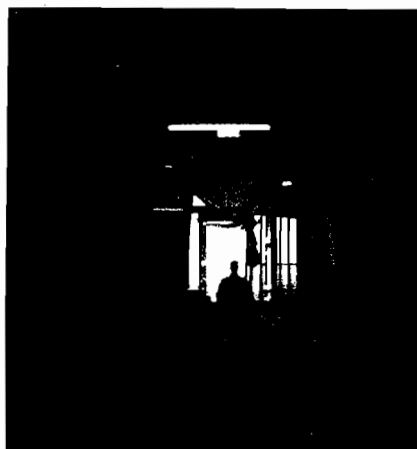


ف
والقلم وما يـطرون





心灵史

(改定版)

张承志 著

目次

前言：走进大西北 / 1

第一门 穷人宗教 / 19

什么是哲赫忍耶 / 21

风土与门槛 / 25

共同体的“心” / 29

相传的也门 / 31

穷人的念想 / 39

仪礼 / 46

河州 / 50

撒拉人 / 55

兰州传 / 59

绿旗怎样染红 / 64

拱北的起源 / 70

他 / 78

第二门 迫害与潜伏 / 85

选择“平凉” / 87

石峰堡 / 93

接续与守密 / 100

第三门 流罪 / 113

两姓三家 / 115

房子与甜瓜 / 118

卜奎与船厂 / 121

第四门 新世纪 / 129

世纪初 / 131

第一次复兴 / 134

第五门 乱世与牺牲 / 143

专制的结果 / 145

黄土皆兵 / 148

乱世 / 150

穆生花与李得仓 / 153

云南与贵州 / 158

董志塬 / 165

牺牲的羔羊 / 168

十三太爷进官营 / 173

正月十三 / 177

西府夫人 / 179

八大家 / 182

艾台依吐 / 183

第六门 被侮辱的 / 193

男孩出幼 / 195

一瞬的弦月 / 198

冷面的人 / 200

致统治者 / 204

第七门 现代之门 / 209

出云南 / 211

张家川 / 215

西海固 / 224

天下大势 / 228

进兰州 / 236

沙沟诗草 / 242

地震 / 247

天问 / 251

后 缀 / 2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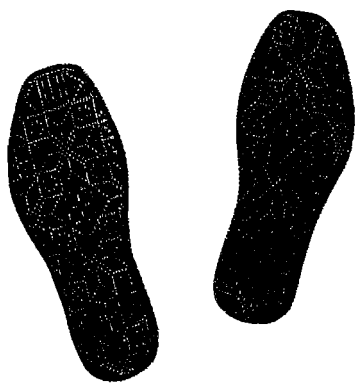
附 录 术语一览表 / 277

平装本印后记 / 282

走進大西北

前言

我是伟大的六十年代的一个儿子，背负着它的感动与沉重，脚上心中刺满了荆棘。那个时代的败北，那个时代的意义，使我和远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同志一样，要竭尽一生求索，找到一条——自我批判与正义继承的道路。



1

我站在人生的分水岭上。

也许此刻我面临的，是最后一次抉择。

肉躯和灵魂都被撕扯得疼痛。激动如潮水涌来。温暖的黑暗，贴着肌肤卫护着我。我沉默着，强忍着这种限界上的激动和不安。但是我必须解说；你们密集地簇拥着，焦躁地等待出发——大西北雄浑苍凉的黄土高原，已经大门洞开。

我被冲动窒息了。我如此渺小；而世界却在争抢着我。

谜底全数公开，本质如击来的大浪。

数不清的人物故事，融化着又凝固成一片岩石森林。我兴奋而恐惧，我真切地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我只想拼命加入进去，变成那潮水中的一粒泡沫，变成那岩石中的一个棱角。

然而我的任务，却是描述它们。

怎么可能呢？炼炉中的铁矿石是无形的。成千上万人马呼啸着冲下、扬起漫天黄尘时，大场面中的人是无形的。

气质、血脉、信仰、心情——我要描述的这一切，是无形的。

而且无法概括。再无须说什么《黄泥小屋》或《西省暗杀考》；我的能力和经验，无法承托感受的巨大。

用诗么？在临近“它”的一个时期，我曾放纵于抒情，渲染我喜爱的图画。但是大西北交付给我的是一种复杂的过程。只有这过程，才是抒情的依据。只不过——哪怕简略地讲述一遍，私人的抒发也就消失了。



2

也许我追求的就是消失。

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渴望皈依、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

我找到了。我要把它写给你们，我的读者。它不应当仅是一种私人的体验。我盼望你们能理解、能了解我消失其间的大西北。

它也不是秀才的历史。大西北的所谓历史，早就湮灭了。我一直远离着——只听说了一片树叶、就吹嘘一片森林的方法论。

千真万确历史就在脚下活着。它在每一个早晨，在每一个庄户里重新开始。也许，我倾尽半生所做的，只是加入进去——和他们一起，写下这难言、复杂、激动、泥泞的一页。

大西北深沉而沉默。

我不敢断定。既然它忍受了那么漫长的苦难，难道就一定要在今天公开自己的心情吗？

3

一九八四年隆冬，完全是由于一种莫名的前定，我走进了大西北。

回忆从那个冬天起，至执笔的（1989）整整六年、再至此次（2011）重新修正之间的三十年；不尽的遭遇和体验、密集的脱胎换骨的过程，已经很难逐一回忆了。

只是时至今日，回忆与西海固的初逢，依然觉得不可思议。

我虽然出身于一个回族家庭，但从小我接受的，多是革命的教育。所以，在和大西北穆斯林农民结交的最初日子里，如此一个受难的伊斯兰，给了我超出想象的强烈刺激。



一些年号，一些词汇，比如同治十年、一九五八，这些常用词随着农民们粗重的西海固嗓音，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

在判断的天平上，我三十年沉吟，掂量着轻重。思索中，对立的结论，在激烈地抗辩。

因为所谓三座大山，也确实并非莫须有。在农民们代代攀附舍身卫护的共同体中存在的神权压迫、阶级对立和人身控制，也是铁打的事实。

那场由国家发动的运动，也许有过支持底层阶级的动机。但它最终成了一场向着饥饿褴褛的农民实行的恐怖运动。它并非事出无因；但无论如何，它难能获得辩护——侵犯人道的抓捕、拷问、甚至滥杀，同时是对共产主义初衷的践踏！已经不能宽恕地结论为一次导致伤害的群众运动。那是一个国家，在拯救与歧视混杂的思想基础之上、以错误的施政，导致的对一部分人民的迫害。

那时我大约十岁，不知道这部分人民的遭遇，不知道他们几乎到了绝灭的边缘。

听着西海固的控诉，我还留意到，这种声音与流行的对革命的诅咒，并不相同。

——无论如何，不仅五八年、包括以前和以后全部与中国革命共生的悲剧，都是大西北给我的一种两面悖反的赠予，供我一生的思索与探寻。

4

西海固山区传说着一个个哀伤的故事。

这些故事伴随了我二十年。我先是听说、再读笔录，它们的刺激，它们对我的影响无法形容。

初次闯入的村庄，给我揭开了巨大的帷幕。我第一次活生生地听到了一个村庄的饥馑，听到了难以置信的冤案。

比如，哑巴阿匐的故事。



那一年，固原县黄沟村的王耀成刚念完经，还没有当上正式的阿訇，便赶上了五八年的灾难。他和一些宗教人士被关押在一个地点，日夜拷打，逼供莫须有的“叛乱”。那是全国性的灾难的开始；也是在银川市进行的、批斗哲赫忍耶教派负责人的前夜。

当王阿訇听说次日要把他押赴银川的消息时，他决意以死相抗。他趁夜逃出了关押队，一夜跑了近一百里。天亮时到了黄沟家中，他对父亲说：

“我举意死。因为，若受不住拷打，岂不坏了一家的伊玛尼！”

是夜他躺在自家的坟院里，用刀割了脖颈。

第二天，家人去坟地埋他，见地上流了一大滩血，但人却没有断气。治疗的办法居然是宰一个鸡，用鸡皮贴住伤口。从即日起他趁势装哑，不再开口说话。

从那一天起，王耀成沉默了整整十七年。直到“四人帮”灭亡、宗教活动得以恢复，他才重新开口。

他的故事震惊了整个西海固，也震惊了晚来的我。

虽然闻名已久，但我见到他时已是十年以后。

他握着我的手，把他在重新开口后抄写的一部《曼丹叶合》^①，送给了我。他已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依然罕言寡语。

我注视着他。民众抗议的形象，原来就是这样。

还应该说到李得仓，只是我无缘见到他了。

在五八年灾难最烈的关头，固原地区以召开会议为名，大肆对阿訇实行抓捕。李得仓不能忍受，他举起斧头，砍向压迫。于是他立即遭到逮捕，并迅速被处以死刑。

这是当时的一件大案。到了后来，人们还常用这件事来概括当年的形势。李得仓和他的斧头也出了名，成了流传的哲赫忍耶传说。这件事给了我一种崭新的、关于暴力的印象。

随着一次次不得已的心灵的自卫，暴力的血污，涂上了这一本宗教的历史。抵抗与暴力、和平的无望，二百年来这些悖论折磨着哲赫忍耶的心。只是，李得仓的故事告诉我：没有这把斧头，就没有民众

^① 《曼丹叶合》：阿拉伯文赞圣诗集。

的尊严。反抗，是受迫害的民众在绝望中的唯一选择。

5

大西北，即便不说西北五省、仅在甘肃宁夏一角，世界也依然过于辽阔。我一直在徘徊，想寻找一个合我心意的地方，仿佛冥冥的指引，我一步就踏入了西海固。

西海固——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最响亮的名字。它是宁夏南部陇东山区西吉、海原、固原三县的简称，也是黄土高原东部穆斯林山区的代名词。

那时的我如一粒风中的尘埃。我毫无知觉地、意外地飘进了西海固，并且落在了它的腹心地带——沙沟。

在这里，我结识了我人生中的挚友。他也说，好像是真主的安排，他在沙沟等着我。他是一个回族农民，从小穷困，没钱念书。但是他硬是识下了几个字，并且啃过《水浒》，他的名字叫马志文。他和他的乡亲们以一部沉重的西海固大书对我的启蒙，我永生不会忘记。

此刻，我开始动笔写这部书了，我知道他从此刻便一丝不敢松懈。我清晰地感觉到了他的目光像触摸一样，烫着我这只握笔的右手。从此刻直至这本书写完，他的心情会比我更紧张和严肃。等到我和出版社的编辑们谈论稿子时，我知道他会在遥远的山上祈求。那时沙沟四野苍凉的大山上，酷烈的旱风正吹黄稀疏的麦子，他和他的女人——时至二〇一一年那个挂念我的小小行列里更站满了一代儿女——手里正握着镰，晴天里，从大山向远处望去，西海固的沟壑峰峦茫茫无边，像一片黄土的海。

我总在琢磨，他和他的乡亲们，究竟在等待着怎样的作家和作品。他们不读史书，他们不读小说，他们甚至曾经反对学习文化反对认字读书——然而，今天如此一类人，正期待着我。

由一个庄子或一家人，扩大到西海固、再扩大到青铜峡和甘宁两省、继而再扩展到大西北和半个中国。就这样，在他们的牵引簇拥下，我一步步靠近了本书描写的哲赫忍耶。



6

哲赫忍耶，是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支系。这个集体在历史途中曾遭遇多次镇压也多次选择抵抗，因此带着浓重的牺牲色彩。哲赫忍耶一词是阿拉伯语，意思是高声赞颂。^①

如今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回族穆斯林，是历史上进入中国的，阿拉伯、波斯或中亚穆斯林的后裔。自唐至元，从西亚、北非、中亚出发，信仰伊斯兰教的商人、工匠、军人，群体，或自愿或被迫、曾持续地涌入中国。

有的是跨海迁来，有的是组成商队——广州港和泉州港只是因他们与中国的这种商业与移民的关系，而成了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港口。珠江因阿拉伯珠宝商人船沉珠散，江水吞下珍珠而得名。云南因元朝以这种穆斯林人物为行省长官，所以不仅从那时起划入了中国版图，而且曾是中国穆斯林最多的省份。

外来的穆斯林移民，在中国每一个角落都定居下来。他们与汉蒙各族通婚，娶妻生子，体质上逐渐与东亚的中国人混血相融，人们不易区分他们了。

一两代人之后，在强大的汉文明同化之下，他们忘却了自己曾讲过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及中亚诸语——不仅失去了故乡，也失去了母语，他们变成了一种信仰的中国人。

人们后来觉得他们令人奇怪：穿戴语言都和汉族毫无区别，却古怪得不吃猪肉、还要守斋礼拜，有各样的禁忌与规矩。中国人喜欢含糊地看待事物。所以时间愈长，中国对于回回民族（这个词汇从宋元之际出现一直语义难考）的认识就愈糊涂。严谨的一神信仰和饮食禁忌，总是因无知而被曲解，甚至酿成可悲的伤害。信教，对中国人来说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虽然中国人也常常进香许愿、处处有雄伟的寺观、有数不尽的神像。

^① 哲赫忍耶：公开，高声。

穆斯林生活在汉文明的海洋里。继失去故乡和失去母语之后，失去信仰的历程也一直在进行。随着历史的境遇，兴衰如潮落潮起。加之地理等原因，总是一部分回族区淡漠了信仰，而在另一部分聚集地宗教正繁衍兴盛。

哲赫忍耶因历史的厄运而达到了传播与发达；至二十世纪末它大约有四十至六十万人，主体部分聚集在甘宁新三省，零散信众棋布于半个中国。

7

正是中国史上的八九年。

那一年我抛弃了职位薪俸，习惯了在以西海固荒山为中心的北方放浪。

我一遍遍地让西北粗砺的旱风抚摩肌肤，心里总是满盈感动。向西我走到了伊犁，二百年前有一位妇女在这里殉命。我抵达她弃命的伊犁河畔，面对水天苍茫为她悼念。一种奇异的安堵感觉，环绕着我。向东我一直走到了松花江，步步体味了流放的艰苦。我遍访了各式各样的派别，请教了许多潜伏民间的奇人。我喜悦地感觉着自己的蜕变，这一个我，终于结束了昨天。

后来我才发觉：取道清洁的行为，不仅只是使人们不理解，它甚至招致了强烈的敌视——知识分子纷纷正攀附体制，我的行为对他们构成了否定。至于我与伊斯兰的结合，更引起了一片质疑、流言、与呱噪。

解释与辩白是困难的。当人缺乏共同的基础时，各自说的是不同的话题。

并非在今天我们才分道扬镳。

他们从昨天就与我不同。早在昨天我们也未曾同路。我是伟大的六十年代的一个儿子，背负着它的感动与沉重，脚上心中刺满了荆棘。那个时代的败北，那个时代的意义，使我和远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同志



一样，要竭尽一生求索，找到一条——自我批判与正义继承的道路。

一九八四年的岁末恍如隔世。就个人而言，那时我刚刚从日本的东洋文库学习归来，刚刚攀登完了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等求学路上的台阶。同时我作为一名青年作家正接连获得文学奖，暴发般变成知名人物。

唯我的心向着相反的方向躁动。因为，首先作为一名原红卫兵、其次做为一名原草原牧人，我渴望的远非这些。我对遍地的小人得势和知识分子作态，本能地滋生着反感。在无意识之中，突破新桎梏的冲动，一天天地蓄积着。

而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中国也刚刚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运动。

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无秩序、经济停滞、和以阶级的名义对人性的压迫——已然彻底结束。新的倾向在同步地发展：一种清算革命的思潮，从那时起抬头占据了主流。经济急速地复苏，被打得粉碎的官僚体制也完成着它的修复。文学在标榜着人道，不同政见在炫耀，但掩藏了粉饰西方的本质。学术在重建规范，但以考据的砖瓦砌筑起来的楼阁，在凝视中渐渐变得歪斜。

不能说我处处不同意。但我确实时时地感到——胸中异议的涌动。

文化大革命如中国的一种原罪，它折磨得人心不得安宁。肯定和否定的两极，都需要对官僚体制裁断。虽然我在它发生的时候只是个中学生，但我一直认为：若说那场革命有什么罪恶——那么以血统的借口对他人实行歧视的行为，是文化革命中的最大罪恶；同时，如果还能说出它有什么进步意义——它对庞然大物的体制实行过的破坏，永远给人民以想象和鼓励。无论如何，强大的国家机器曾在人民面前土崩瓦解——其意义怎么强调也不过份。

清算过去的渴望，一直纠缠着我。

作为“红卫兵”这一词汇的作者，我希望自己对革命的反省，不是流行的道德表演，而是一次立场的改变。

是的，立场。我渴望自己从此拥有——人民的或底层的立场。这一渴望于我是很自然的；自从文化革命归于终焉，我在蒙古草原成了



牧民，我早就惯于活在“底层的一翼”。

带着这样的背景和心情，一九八四年冬，我在黄土高原的深山里，遭遇了被称为哲赫忍耶的农民。

一张张粗糙的脸庞围着我。深夜泥屋的密语，他人不能尽知。人们争先恐后地向我诉说。他们深深地吸引着我、拉扯着我、诱惑着我。最初我毫无悟性，我没有察觉：一种承启的瞬间，已经出现。

我听着他们的故事，听着一群中国人怎样陷入绝地，在二百年时光里怎样牺牲和前赴后继。在蚁命苟存的中国风土中，我怎么闯进了一个造反者的集团？他们的刚硬，使我感到彻骨的震惊。

他们如波涛，拥载推撞着我。我沉入了这片黄土海，我变成了他们中的一个。

他们真诚也复杂、淳朴也粗野。与他们在一起，于我永远是一种对中国理解的测试。哲赫忍耶喜欢使用一个称呼——多斯达尼，这个词是穆斯林常用的“多斯弟——朋友”的复数。^①我敏感地觉察到：多斯达尼就是一支中国底层的人民。

为着活命，也为了心中一念的自由，他们血迹斑斑地冲撞着，一连二百年。渐渐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精神——在外人看来，它耀眼夺目，诱人追究它的含义。

我所渴望的、对“六十年代”的反思和批判，以及对那大时代的继承；我们一代人悲愿的、耗尽了年华岁月青发白发寻找的出路，可能就在他们中间。

以上都是本书写作的原因。

早就不是文艺或学问。我在讲另一种更深沉的初衷。如此的道路有如黑洞，走通了有一种晕眩。让文章突破名利的桎梏，让一粒的自我、投入民间传统的“共同体”。让自己的生命战胜异化——我为自己遭遇的这一切激动不已。

我下定了决心。我踏上了终旅。不会再有更好的契机，不会再有能与一个人民的共同体结合的方式。穆斯林喜欢把具有宗教意味的决

① 多斯达尼 / 多斯弟：朋友。



定叫做“举意”——我举意：做一支民众的笔，写一本他们的书。

8

——有过这样的事：

在海固哲赫忍耶起义失败之后，那是在一九四〇年。政府进剿的军队探得领导起义的马国瑞师傅曾潜居一个山村读书；那个小村在固原，叫双林沟（或二林沟），师傅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丈夫投身起义后，家里女人娃娃，守着师傅阅读的两木箱书籍。后来官军前来搜查。当时女人正在切菜，见官军一拥而入，她举起菜刀，兵卒被她砍伤一个，她也死于刀枪之下。官军毁了她的家，但是没有找到那两箱书籍。

四十多年以后，哲赫忍耶能够公开了。这个村庄找到了师傅的女儿，正式把那两木箱书还给了她。

一九八九年，我看到并浏览了这两木箱书。木箱子很旧，书籍大多霉黄了。我说不出自己的感动。

我觉得，这些书是幸福的。

——早在考古学的阵营、后来又在蒙古学的队伍里，我已经怀疑了很久。面对深奥地层的猜测、渺无终日的碎片堆积，使人往往忘记了历史的目的。同样，那种脱离游牧真实的貌似实证的作业，也无法回答我作为牧人时、对蒙古学问的初衷。学院经历在给了我知识的同时，也积累了我的不满足。长久以来，我感到天性的催促，我总想追求一种方法：那是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道路——它将把专业的知识和感动的立场，结合在一起。

如果我能驱使史料，又饱蘸民众的心情；如果我不仅完成历史的叙述，而且能温暖人的心灵——那将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

在接受哲赫忍耶委托的瞬间，我感到了一种时机的临近。虽然我已经愈来愈多地看到了这件事的复杂性，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委托。

大西北热烈地欢迎了我。尤其哲赫忍耶穆斯林，给予了我以热烈的欢迎与合作。



秘藏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秘密抄本，为我译成了汉文。悄无声息的大规模调查开始，家史和地方资料送到了我的手里。一切秘密向我洞开，无数村庄等我居住。清真寺里的学生争当秘书，撇下年轻的妻子陪我寻觅古迹。困难时，尤其在一九八九年当我弃职之后，德高望重的农村老人破天荒地写信，给我寄来鼓励。这算是又一次出名么——从西海固到青铜峡，从云南到新疆，山区川地里的农民们半准不准地传说着我的故事，我尝到了从未有过的快活、自豪和幸福。

其中还有一九八九年秋天的心境。

那一年秋天，在悲愤和抗议的心情笼罩下，我摊开纸笔，开始了我的人生尔麦里。很快我写出了这部书，并与它一起，投入了光荣与危险、盛誉与贬毁的激烈漩涡。

9

以后约二十年的时光，磨炼了我也打磨了这部书。这是一场远较八十年代更长、也更细致的第二次深入。

倾听着从云南到新疆一块块土地上对它热烈的夸奖，心想着从北京到世界的世事万端，我在人群中，独自咀嚼和审视着自己在 一九八九年写成的这一部书；也研究着自己又耗费了二十年人生潜入的、这个奇特的民众共同体。

随着我发现了一处处阙失、遗漏、失准、错误；随着我又用了近二十年渐渐感到了一种火候的把握，随着我终于对它的学术本质、宗教特征、仪礼内涵、社会枝杈——都能掂量分寸之后，我也就学会了从反对的话语中获取参考，就像学会冷静对待百姓们令人担忧的激赏一样。

我深知，无论是为了向社会负责，还是为了对读者负责，都必须把旧版《心灵史》做一次全面的修正。

同时，世界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剧烈演变，也激发了我更多的思考。在继续放浪广袤山河的岁月里，一个新版的腹稿，在酝酿之中渐渐成形。



分寸与把握日日增加，大小的缺欠也逐一暴露。进行一次最后的尔麦里、重写或修改的思绪，渐渐开始在心头萦绕。

尔麦里^①，一般指宗教功课的实践，在哲赫忍耶多指家族逝者的纪念仪式。但二百年里，人们常把决意、舍弃、牺牲、赴约等严肃大事与它混用，使得这个概念份量沉重。终于我再次举意——这一次，我感到笔尖份量的异样。

二〇一〇年春天，我完成了修正版的第一次作业。

我忆起文化革命的遗恨。

我常独自回味文革之后，知识分子竞演的道德戏。不知他们是否还想批判封建的血统论？如今它早已重建得固若金汤，俯瞰着左右的异端。

我觉察出，自己已经走得太远。早已不是对革命的忏悔，而是与强大秩序的对峙。难道不是么？对歧视的批判，必须站在被歧视者之中。如今我千真万确，正站在最受歧视的人群里。

对哲赫忍耶的赞否，实际上是对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底层民众的赞否，也是对千百万受歧视的穆斯林的赞否。是的，这是一个宗法封建的烟火社会，在神圣的名义下，现实粘满了污浊泥巴。但是，十八年的喑哑、被迫举起的斧头、屈死的遗体，依然是更大的问题。被压迫者昂首翘盼的，不是科学的套语，而是起码的公正。

官僚因为革命时代的结束，正用警察的眼光打量我的文学。一度对我寄予厚望的原教旨主义分子也最终断念，改取了与我对立的态度。我的姿态触怒了附庸体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围攻将永无终结。

——但是三重的包围，拦不住一条魅人的道路。

我已经学会平静地与误解共存。我个人的努力，即便最后被漫画与否定，也依然只是我的前定。说到底，文笔能够探索价值，人能与一方民众毁誉与共，也是一种幸福。

在艾尔默·莫德写的托尔斯泰传中，作者面对托尔斯泰的一生，谨慎又坚决地写下的如下一处，曾使我吟味不已：

^① 尔麦里：干，多指仪式。



但是托尔斯泰犯了许多高尚的智者在他之前所犯的同样的错误。他看出一件重大的罪恶，又愤怒又急躁，急切地接受了一种不适当的补救办法，但在试验这个补救办法时却没有成功而是失败了。劝说人们离开人类生活的主流，而采取一条孤立的道路去拯救他们的灵魂这个办法，一次又一次地被尝试来纠正社会的弊端；但是除了普通人所走的普通道路以外，一切社会改革的道路都证明是死胡同。早期基督教公社是这样，伟大的圣芳济会运动是这样，托尔斯泰运动也是这样。

因为事实上我们的确是“不可分的成员”，脱离普通群众，我们决不能生活得更好。在实践中，结果是拒绝专业化的人——就是说，拒绝主要从事他能做得最好的工作——倒真正是过着不自然的生活。

《托尔斯泰传》，中译本 p.671

这也许是价值观和思想史上，最严肃的一次驳难。显然，以普通、分工、自然等话语，对托尔斯泰倾向实施否定的——说到底是一种资本主义秩序的说教风潮——今日正百倍喧嚣地蔓延。

但是奴隶们仍拒绝知识分子建议的“专业化与自然的”奴隶生活。正是先行者托尔斯泰为我们辟出了崇高的方向，他的伟大遗教告诉我们：走通一条知识分子道路的需要，同样是紧迫的。

没有必要因为泥泞，就害怕穿过沼泽。不能因流行的歧视和舆论的不公正，就吓得从路上拔脚抽身。

毕竟我们和民众建立了难得的关系。毕竟蹒跚迈出了这一步，并走进了真正的共同体之中。毕竟此刻泥泞的两脚踏着的立场，是宝贵的。毕竟“人民的意识形态”——今天伊斯兰教已愈来愈成为第三世界反抗帝国主义全球进攻的精神武器——也是一种深含意味的依据。



10

《心灵史》一书使用的、超出其它历史研究著作引用的资料，大致如下：

- 1.《热什哈尔》(Rashh)，阿拉伯文及波斯文，手抄本。阿布杜·尕

迪尔·关里爷著，成书约于清嘉庆年间。在旧版《心灵史》（1991）对之使用后，该书汉译本分别由三联书店（1993年简体字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繁体字版）在北京和台湾出版。

2.《尼斯白提》（Nisba），手抄本，阿拉伯文，哲赫忍耶穆斯林内部收藏的道谱。

3.《兰州传》，手抄本，阿拉伯文，阿布杜·秀库尔·西马营阿訇著，成书于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本书使用的是它的汉译本，未刊。

4.《哲赫忍耶道统史传》（Kitab al-Jahr ī ya），阿拉伯文，曼苏尔·马学智著，民国初年刻本。本书使用的是它的汉译本，未刊。

5.《曼纳给布》（Man ā qib），阿拉伯文，阿布杜·艾哈德·毡爷著，成书于民国初年。本书使用的是它的汉译本，未刊。

6.《曼丹叶合》（Madā'ih），阿拉伯文，赞圣诗。

7.《穆罕麦斯》（Mukhammas），阿拉伯文，赞圣诗，穆罕默德·舍尔夫丁·蒲绥里著，民国37年（1948）迪化陕西大寺刻版，马良骏译。

8.《沙沟诗草》（拟名），汉文，马元章著，未刊。

9.《浩劫生日记》，汉文，金鼎著，民国10年石印。

10.《历史社会调查资料》，约120份，哲赫忍耶东寺义学记录稿，未刊。

其它一般的研究著作和参考资料，略不附录。

阿拉伯的文体，常把故事划分在一代代光阴，不称章节而叫做“门”（al-Bāb）。我借用他们的形式，把此书划为一共七门，勾勒哲赫忍耶穆斯林的一半故事。书的下限写到民国九年（1920）。至于当代和未来，我不打算续写：因为所有本质都已尽在其中。狗尾续貂不仅并无意义，而且有沦为世界资本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否定工程之一砖半瓦的危险。

我终于描写自己的母族了。

但是你们会相信，这里并无狭隘。

我并没有离开你们：我的汉族、蒙古族，以及一切我的无形的读者们。我没有在任何一个瞬间忘记你们。我用汉语写作，我落草于北京。我似乎远走去了一个陌生异域，其实我时刻与你们在一起。

我借大西北的一抹黄色。我背靠着黄土高原和北方草原。不，我描写的不只是宗教，我一直描写的都是中国。我讲述各种异族的故事，但是我爱情的归宿和批判的矛尖，都指向着中国。

中国，这个我们生长于斯的古国，这片撕扯着我们情感的热土！她包涵广阔又混沌未开，她包容谦虚又自负傲慢。她怀抱着亿万儿女，又常给他们施以悲剧。一个世纪的救国呐喊，眉睫眼前的昌盛危机，都必须在自我与他者、人心的尊重、经济的复兴与天下的公正——这一系列巨大关口的面前，经受试炼。

对于我在一九七八年童言无忌地喊出的口号——那倍受嘲笑的“为人民”三个字，我已能无愧地说：我实践了它。这是对你们的一个约束；如今我践约了，没有失信。

在这篇前言里，我已尽量介绍了一些概念和常识。但是，这毕竟是一种漫长沉默的初次诉说，这毕竟是一种秘密的初次公开，我盼它不至于过份突兀与隔膜。要紧的是，茫茫的黄土高原和大西北向你们洞开了，走进来吧，习惯干旱和酷烈的风景，忍受锻炼的艰苦。当你们以这部书为地图，当你们也八次从大西北、十次从西海固归来时，你们会感到你们已经参加了我们共同的创作。我相信，当你们擦掉额上的汗碱和黄尘，重新细细品味我的著作时，你们会发现——它因你们的参与而完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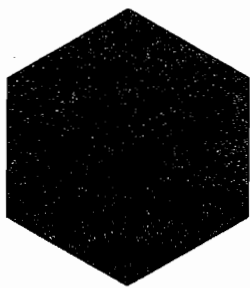
——那时，你们不仅会觉得自己触着了我的心，也会觉得自己触着了大西北的心。我的感情、你们的感情、死去的烈士们的感情，会彼此冲撞。那一刻的震撼将无法形容。我坚信那千金难买的一刻。未来的一代将羡慕我们，他们会觉得：在人世间，再也没有更珍贵的感情了。



窮人宗教

第一門

宗教领袖人物——无论谁都将在最终受到严厉的审视。几乎所有的细节、一切微小的言行，都将接受苛刻的驳难。无数历史人物尤其英雄的形象，都在这种后日的审读之中坍塌垮倒了。唯独马明心，唯他愈是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的形象，他的轨迹，才像打磨之后的金子，愈发显露出夺目的光彩。



什么是哲赫忍耶

如果从西安城北上，或者从河套、长城、蒙古南缘的沙漠这一系列天然边界西行，远离中亚新疆的浪漫风土首先映入人的视野的世界——是一片莽莽贫瘠的黄土高原。

不用所谓深入。只要凝视着它，只要你能够不背转身而一直望着它，这片黄锈红褐的裂土秃山就会灼伤你的双目。在恐怖的酷日直射之下，眼睛会干涩、皱裂、充血，一种难以形容的旱渴会一直穿透肺腑，让人永远渴水。

虽然有一些干涸的河床，虽然有一些地方也有泉有井，但在这片天地里闻名的是窖水。

——用胶泥把一口大窖底壁糊实，冬天凿遍一切沟汊的坚冰，背尽一切山洼的积雪，连着草根土块干羊粪倒进窖里——夏日消融成一窖污水，养活一家生命。娶妻说媳妇，先要显示水窖存量；有几窖水，就是有几份财力的证明。

庄稼是无望的指望。

天旱的年头，种出去不仅颗粒无收而且割不回一堆麦草。人可以逃荒，牛只能饿死——灾年里人们更要花高价去买草；来年牛才能帮着人，把犁拖上高高的远山坡地。

学生们个个发愤读书，为的是逃离家乡。

女人们嫁不出去，她们穷得往往没见过邻村，没有一身衣裤。

不用说古代，只是一九六〇年前后的“自然灾害”期间——沙沟庄子，这个我将在这部书中一再提及的村子，共四十户、二百零几口，就有过饿死七十多人的惨剧。



那时村子里都吃苦苦菜。有一家人的孩子进山挖苦苦菜，进了山就没有再回来。他连挖开地皮的力气也没有了，死在能救命的野菜旁。

天天都吃苦苦菜，身子逐渐就透明了。农民们对我说，当时，你能看见对面别人肚里暗绿的苦苦菜疙瘩。

儿子死在山里，同伴吓得跑回村，告诉那孩子的母亲。可是她刚刚弄来一碗糊糊汤，正打算等儿子挖回苦苦菜，给儿子喝，一听说儿子的死讯，这位母亲猛地抓起碗，只顾自己急急喝起来！

在那里，我获得了一次重要的启蒙。农民马志文忿忿地说：苦苦菜救活了沙沟人。他的父亲不堪苦难，在一个夜晚逃向青海，而儿子回忆说：我那时，只想着吃俺达（父亲）放下的一块馍！父亲背井离乡之际，奶奶和母亲哭着送父亲出沟——儿子却偷了那块馍，几口吞了下去。

那时的沙沟——狼和狐狸在一家家屋里串窜。有一个女人病在炕上，狼进了屋。而人们却以为是狗，睬也不睬。

这就是哲赫忍耶穆斯林的天地。

当然并非年年饥馑，也有数年一度的风调雨顺；但就在这样一块天地里，居然人们并非万念唯求温饱，而是惯于紧抱着“教门”过活。

一连几年，在哲赫忍耶百姓的土炕上，和他们拥着一床棉被，闻着他们烧炕的树叶和牛粪的呛味，我听着。他们零乱而激烈地讲着一些遥远的争斗，庄严又含混地提到一个叫“道祖太爷”的人。我听得很多但我似听似睡。我的倾听像是吸收。那不休止的山风一样的、那浓烈的炕烟一样的故事，没有留在我的记忆里，而是潜进了我的思索。信仰，一连几年我思索着这个词。

有过一个这样的故事：

有一户人，弟兄四个，穷得只有一条破棉褥子。那时人因信仰罹罪，官府把这四弟兄中捕走了两个。老大冒死越狱，后被捉回杀死。老四服刑，一直被监毙。留在沙沟家乡的老三老二，年长些的老二饿死在一次饥荒——空空的家里只有一条破褥子，后来那条褥子也被偷了。这完全是一件真事。存活下来的那个孤儿一族后来见到了我，给我讲



了这个故事。

与这四兄弟在宗教迫害中毁家的同时，还有一段关于两兄弟的故事。那场大规模的逮捕使得平罗的劳改农场一度名声显赫，弟弟就是被关进了平罗牢里。

久了，有消息传来，说弟弟已经在大牢里被折磨死了。哥哥听说后，决心要把冤死的弟弟埋进拱北——于是向远近平罗境内的大牢出发。

到了监狱，官府见有亲属认尸，指给了地方。隆冬季节，屈死的人容颜不改，哥哥便背起埋体（尸体），向着沙沟，踏上千里路途。背尸体的人不敢走大路；他白天潜伏在荒地，夜里朝着沙沟家乡，一心赶路。

就这样，这个汉子背着尸体回到了沙沟。从被捕走到这一天，活人变了死者，其间是十五年。他那二十岁的年轻媳妇等着他，这一年已是三十五岁。看见尸首的当刻，女人便哭得晕倒了。千里背埋体，这是沙沟最著名的历史故事。特别要留意的是：死去的人被埋进了拱北而不仅是坟，精神便得到了一点安慰和平衡。

但是，故事还没有完。

背尸的汉子因悲痛过度，再也不愿活了。他掩埋了兄弟以后，也在拱北里为自己挖了个坟穴。他绝了食，躺进坟坑。满村的人在找他，但不见踪影。后来有人突然想到拱北，于是发现了他。已是第七天，他仅存一口气。人们把他抬回家，他被救活后却大骂救他的人。村里人为他跪下了，求他吃一口汤水——

这个故事后来我听不下去了，我愤怒已极，决不听也不问一句了。
什么是中国的穆斯林？

什么是哲赫忍耶？

我独自站在深夜的山村泥屋门外，苦苦思索。

深远的夜空，浩大如谿。屋里人们并不知道，这个来客是一个曾为红卫兵命名、又经历了异族草原风雪、更在作家路上奔突抗拒的人。

在那一天夜里在沙沟，我下定了决心写这本书。那一天是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日子——后来我在杂志上读到某作家讽刺另一作家是舞星、而他自己却陪“大会工作人员”跳了两圈的文章。



人们听说了我，络绎不绝地来找我。我每天倾听着汹涌的苦难，觉得自己的这颗心被腌泡得变了。

大雪纷飞，院里玩耍的孩子们赤着脚。我心里难受，问大人为什么不弄双袜子。农民笑着说：以前还没见过棉裤哩！……

有人说话。

黑暗中两顶黯淡的白帽在闪动；又是一家人来找我——讲古代。

中国人中，只有这一支人能谙熟历史，代代不失传地记忆。我忙迎上去，问好，进屋，上炕前谦让。故事是相像的：

——就是那个同治十年！……官府来灭咱的教，咱们提起斧头。俺家先人，咳，老的领上三个儿子，和官军拼命。后来么？后来又来了一伙官兵，俺家又是老子儿子一搭上。败给啦，没吃的，一家十五口人死了六口。奶奶饿毁了。官兵捕了走的，去寻找时找不到。那城边大渠水里流的人骨头多得很。官家正法插个牌牌子么，找不上那牌牌子，只能找见一个人骨架子，跪下念个索勒^①，上个坟就回来了。被抓的人给打肿了头；后来越狱跑回家，不敢说，只说是蚊子咬肿的。大城南门外，平整土地，见了些死囚牌子，都是哲赫忍耶回民。没法可想。背个大包想拣些骨殖回来，拣不上，哭着回了沙沟。回来进村，人们以为拣回了骨殖，哭着迎上来接，其实是空着袋子回来。唉，哲赫忍耶么，前定的这么个口唤^②……

年代是含混的，但又有些历史年份被记得清晰。我送走来人，夜深了。夜夜如此。我不知道，究竟是我在召开忆苦会，还是农民们在办历史系。

一连多少年，包括它的初版问世并引起巨大的誉毁以后的很多年，我一直在紧张地思索。

荒山无语。

在这贫困得几近绝境的黄土高原腹心小村，我意识到，从未有过如此满含阶级性和终极意味的——中国命题，正沉重地逼近着我。

我无心也没有寻求解答。但我看见了它最中央的贫苦底层。它鲜

① 索勒：《古兰经》的“章”。

② 口唤：中国穆斯林社会惯用语，允许、命令。

烈的阶级色彩，使我心动。

夜里，我走出黄泥小屋。

天上星斗灿灿，漆黑而清澄。我抬头凝望，想寻找答案。

这是什么地方？

什么是哲赫忍耶？

风土与门槛

在北中国，比较哪一块土地最穷——是个不得要领的思路。但可以说，直至现代化的风吹进来之前，黄土高原比比尽是穷乡僻壤。人常说“穷山恶水出刁民”，乃是一种经验之谈。此地风景凄厉，民性硬悍。哪怕在今日，面对敢于犯禁惯于出事的百姓，官员们常有无计可施之感。

本来这种土地干脆就该让给强盗土匪自生自灭——但奇异的是，这里却存在一种大道的运行。它是什么？从表面说，它是神圣的伊斯兰大义，是庄严的父子孝道，是混杂着农民创作的苏非神秘主义。

风土是不可思议的。

人能用文学或艺术对它抒发一时的联想，但洞彻不了它。知识人对它认知的缺乏能力，是宗教的黄土高原一直不为人知的原因。

它不可理解，你只能敬远它。无水绝地窖雪度夏，但是却村长三里骡牛成群。数百户的大村落彼此毗连，既然无水他（它）们喝什么呢？文盲遍地识字人少，但他们却精熟二百年历史。——你知道乾隆四十六年、嘉庆二十二年、同治十年或者民国二十八年的历史细节么？

除了流行不登大雅的历史学，更合乎这片弃土上草民脾性的，是神秘主义。这里充满了神秘的传说，在这里非常容易碰上奇异。

一个伊斯兰术语——克拉麦提^①，在这片天地里流行无度。但是许多克拉麦提说话都浸透着农民的思路与教养，在继续传下去时，又被别的农民添油加醋。

本来奇迹是一个重大的概念，它象征着造物主的援助，是人心的



① 克拉麦提：奇迹。

最终慰藉。

而在中国的黄土高原，太过深刻的克拉麦提不仅不过瘾，而且不能回答农民的质疑。

“求情”这一伊斯兰概念，与中国的哲学非常接近。当然远不止中国。它成了一个最简捷最诱人的伊斯兰概念，以浓郁的宗教味儿，简化了也指明了去向，快刀乱麻地切入了血缘纠缠的地缘社会。

这一伊斯兰概念，与中国人情中的求情告饶，一拍即合，可心遂意，所以长期来两者混淆，任谁也难能区别。

农民们特别相信报应，特别渴望末日降临时的“说情”。所以，尽管伊斯兰的先贤们早就申明“伊斯兰不用怪诞的奇迹来耸人听闻，基督教才把奇迹当做第一教旨”^①——农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迷信，以及他们盼望说情搭救的朴素心理，仍然催动着庸俗的故事自称奇迹，不惭形秽，毒害社会。

不信么？

当人真地与一种丝丝入扣的契合突然遭遇，当不可思议的体验也因人私密心底的原因一瞬降临，人怎会只顾摇头不信呢？

何况这类历史与神学，这些前朝故事和奇迹说话，它们虽时而荒诞不经，但它们满涂着底层的血污。穷人的心灵，确实需要依靠它们。谁能嘲笑如此的民众的思路呢？不能。虽然我逐一地与农民版的奇迹创作进行斗争。

而且，奇迹论虽然必须警惕，但是人生中所谓不可思议、所谓特殊的体验，也是真实的。它也贯穿着我的长旅；如一根隐现的线，穿连了我生命的一盘散珠。

被粗制滥造的克拉麦提，有时会成为一种指鹿为马、成为一种凶恶的权力宣言。克拉麦提的创造者，能飞速地从唯一的真主变为附近庄子的七爷四伯、变为一个急于发财的老农民！民众混迹其中，嗓音愤懑粗浊。他们不知道：他们危险的喊叫，他们粗硬的拳头——也许正剥夺着他们自己。

① 穆罕穆德·阿卜笃：《回教基督教学术文化》，1935年马坚译于开罗，河南太康1997年民刊本，p.33、p.12。

——但一切也因此更深具意味！

放浪于这片野性的荒山之中，我的世界观在潜移默化。东半个甘肃，一小角宁夏，银色的灌区和西海固山地，魅力难言的河州四乡，青海东南的壮丽视野，还有天山两麓那神秘的渠水绿洲——这世界会诱惑孤独的生命，会更新旧的知识，会使人思考生的意义。

统治中国的孔孟之道，在这里最为薄弱。旧中国的主人——大地主阶级在这里数量质量皆差。很少有那种钟鸣鼎食藏书万卷的文化家庭，也很少有儒将宰相名人大师降临。在正统士大夫文化落后的环境里，土著的俗文化，很难压制和归化伊斯兰的精神。

回民像汉族的邻居一样，无望地在这片穷山恶土迎送生涯。一般来说，他们没有必要羡慕那些邻人。伊斯兰的仪式，把要紧的孝道做得更像样。四周摧残人道的性压抑和肮脏的卫生状况，使实行割礼的男性和遮羞蔽体的女性，有了某种满足或者自尊。无水山间，宗教要求沐浴，家家都以水的清洁为大事。盛一瓢窖水下锅的汉族邻居不能理解——为什么要留着那么干净的水、一天五次地洗呢？

最重要的是劳碌之余，当别人除了上炕吹灯之外再无一点可做的事时，清真寺里悠扬的念诵在黑夜里传荡。世界不仅如此，尚有贵重的抓揽——这另一种的生存方式，就在一望荒凉的寒村里，不仅成了现实，而且成了主宰。

何止孔孟之道和官府告示，在这里连科学也是软弱的。被迫生存的人有另一种逻辑，靠另一种知识生活。

这肃杀风景不能理解，这残忍的灾变不能理解，这滚滚千里的干枯黄色是虚假的——但是且慢，这走不出去离不开的穷家热土，又是一种机密。自然的不合理，消灭了端庄的思维。穆斯林农民们在代代的繁衍生息中，用迷信、也用神秘主义的逻辑，缓和了自己的绝望。

通俗的科学知识被打破——各门各派的信众，都把自家门槛看得贵重无比。他们唯重传统，唯知前人规矩，唯以孝道为大。

孝道——在这一点之上他们与汉文明合流了，抑或是从这一点才与汉文明分渠扬波。

不止哲赫忍耶，在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各个角落，宗教的结构都重叠着家族的组织。几乎每个褴褛穷人的一辈父祖，都与宗教链条上的



一代领袖——丝丝契合筋骨粘连。一个巨大的孝字，它乃是村庄的纲绳。这一强韧的维系，把散沙般的农户串连一起。

为了强调甚至可以说：所谓回教，即是执伊斯兰仪礼的儒家孝道。

如此的宗教社会，是中国社会之一部分。它强韧地活着，并与中国共存。它实际上是一种富于地缘和血缘特征的、传统丰满的宗教共同体。

以陇山为中心的千里方圆，风土呈着极度哀伤和恐怖的面相。在那种荒野走着，人心会被一种敬畏所笼罩，异样的感觉时而出现。理解这片风土、特别是理解河州城乡和西海固一带风土的不合理，对于理解哲赫忍耶及所有门宦老派，都非常必要。

伊斯兰及苏非主义的思潮涌入，给了黄土高原以一种思想武器。诸门宦家，渐渐变得特立独行。怀着强烈的殉教记忆的哲赫忍耶，常常显得不能合群。在他们看来，没有这种记忆和传统，大西北简直就是一片丑恶的弃土。

虽同在黄土大海，地点却大不相同。最是荒凉破败的山沟坡坎，也许却是地道的真境花园。

所以，这块他们主观确认的、地缘世界的一隅，其实是被冥冥客观前定的、无法脱离的家。

在这一块贫瘠土地上，活下去是最大的要事。在这里有不仅彼此相知根底且亲戚纠缠的多斯达尼，有与自己家族有关的辈辈相传的烈士传说，有中流砥柱的领袖导师，最重要的是有安息着烈士遗骨、更埋葬着自家祖先的拱北坟园。须知人还要留心末日归宿，须知教门追求乃是安身立命的重要保障。荒村野山藏着铁打的规矩，没有谁敢触犯共同体内的禁忌。人们将一次又一次地懂得——宗教与生存，在这里水乳难分。

这就是哲赫忍耶这一在中国史上屡禁屡出的传奇教派所寄身的土壤风土，它的地缘环境。

哲赫忍耶对自己居住的地盘，有一点自我欣赏，仿佛他们对穷山恶水实行了净化。虽然他们大都是被安置于此的流民后代，但父辈的



血曾浸入这片黄土，他们也就与这块土地难解难分。他们热爱自己的土地，一如中国人热爱自己的祖国。

共同体的“心”

赤贫的人群，挣扎在限界上。

只要有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旱，只要冬天不下大雪无法填满那不可思议的水窖，只要夏天遍野稀疏的庄稼地落了一场冰雹——就会跌下边缘，由苟活坠向死亡。

大西北的穆斯林，就像一种栖居在黄土崖边泥屋里的盲人，仿佛随时会坠向深渊，仿佛危机早已就是日常。

这种赤贫的边缘、限界和危机，使神秘的种籽能顺利发芽并扎下根来。大西北、黄土高原——这种环境为哲赫忍耶及同期的姊妹门派，提供了酸碱相宜的土壤。

既然尘世不能指望，人们只有虔敬地“信”，只有托靠“主”。苦难无望的生活，在迈进清真寺的门槛后被一划两线；日子居然还有如此干净的过法。男人们谨慎地洗净，女人们庄严地唤主。文盲相比之下显得少了，因为稚气十足的孩子们挟着本厚书，正成群结队地上学——但他们的“小学”是经堂，去那里念的不是汉字而是经文，不为念会多少、只为念个“伊玛尼”^①——这词只能译成“信仰心”。老人们则几乎抛尽了现世一切，终日徘徊寺里。那时在沙沟的夜里，眼界初开的我远远望着，天黑色暗，山影如墨，寺的一架轮廓，隐藏在夜的黑暗里，只有洞开的大门——满盈着桔黄的明亮。在那方亮色里，我看见一些老人的背影，起伏仰落，正在专心致志地行礼。我和他们相隔着那么远的距离，但我感到了背上的推力。



二百年前，村庄和暗红的山峦，更潜伏在这一片夜影里。二百年前，已然有了这样的生存、也有了这样的群体。那一幕不会轻易黯淡，离褪尽更遥遥无期。我看到了人群的等待。至少听见了他们的叹息。

^① 伊玛尼：信仰。

能肯定的就是这叹息，还有祈求，伴着痛苦的忍耐。

阿米乃——容许吧。给我们指引，为我们出世吧。

我们微渺无力，我们羸弱如羊。我们污浊不洁，我们无法战胜。我们没有搭救的桥。我们住在这种家乡，已然就是降生火狱。容许吧。我们刚刚洗过阿布黛斯^①，我们日日身带乌斯里^②，我们趁这一刻洁净向您伸出双手。阿米乃^③！我们愚钝无力，我们别无出路。把金桥就这么架给我们、把道路在荒山里显现吧。容许我们吧。带领我们走向恕饶，帮我们说情求个允许，让我们能来世做个天堂的住民。阿米乃，阿米乃，看在我们辈辈人流血的功干上，容许吧。看在我们为众牺牲的太爷的冤魂上，容许吧！

而当苏非主义演化成一个个教团派别以后，所谓中介问题就被提出；各种指谓“圣徒”的概念，立即席卷了世界包括半个中国。

导师、太爷、老人家、毛拉、沙赫、卧里、穆勒什德、哈里发——这些称谓，如雨后新枝蓬勃滋生。不用说，最著名最有资格的、和最冒牌最危险的，都拥挤混迹于这个队列之中。

他们真的神圣？真能在弥留之际为人向真主说情？

究明真假的问题固然重大，但并非解决的办法。复古主义或教条主义者坚决追求的、扫荡一切世俗坚守“认主独一”的一神论真谛，虽然正确但常常又与社会现实相悖。

重要的思路也许在于：留意这种脚上泥巴的首领，与一方贫瘠边地的百姓的关系。

毋庸置疑：伪劣假货早就蔓延、假沙赫遍地皆是。于是，提出一系列“真”的标准，确定一名确有资格、而且能在日后依然经得住考验的人物，就成了最紧要的事情。此人举足轻重。他未必是主和人的中介，但他往往代表着共同体的“心”。

他是谁？

他存在？

① 阿布黛斯：小净。

② 乌斯里：大净。

③ 阿米乃：请容许。

他和我逐渐习惯了的农民那么相像。我为一种亲切而震惊。在滚滚人流的最前头，独自走着一个人。

他是谁？

人们对他至死不渝地追随。我不断目击到：哲赫忍耶的几十万多斯达尼，对他的感情，山高海深。我没有一刻不在心里怀念着他。但我更多是在持久地想象着他。

这个人名叫马明心。

在我描写的这个世界里，你再也找不到比这三个字更响亮的名字了（为行文方便，本书直呼其名）。且它的响亮，在于它只轰鸣在数十万人的心里，而并非被人用嘴诉说。“马明心”三字因为受到极度的崇敬，所以遭到民众避讳：无人直呼这个名字。

他像一块被风雨漫漶已失去了细节的巨大的岩石雕像。他如一座奇峰，屹立在黄土高原林立的门户岩石丛中。他是刚强粗糙的穆斯林的心灵，上面刻着刀斧风雨的痕迹。

信仰的黄土高原，因他而有了准确的说明和解释。滚滚黄土海洋里散布的共同体，只因这一颗“心”依然不死，才保存了价值。

当然这都是后世对他的追认。

相传的也门

他是从童年启程的，相传那一年他仅有九岁。

他是一个孤儿，随着叔父上路。

马明心的童年，和一切穷苦的西北儿童无疑并无两样。他生于那个赤贫时代，又长在瘦瘠旱海，何况又是孤儿——农民对领袖的童年毫无记忆。

说他是一座岩石，但岩石的形象是模糊的。

感赞万能的造物主，文盲瞎汉的哲赫忍耶人群中，出现了一位文



笔大家。唯他的草纸竹笔，使一个时代的内里秘处，获得了宝贵的记录。

这位著者官名不详^①，经名阿布杜·尔底尔，人称关里爷。

他祖籍凤翔伏羌一带，家系细节已经很难追究。只知他的坟茔，在今张家川域内的莲花城。

关里爷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创造了一种文学或历史的新形式：一是不用外人能读的汉文写，以求守密；二是著作采用伊斯兰文史叙述的文体结构。

关里爷留下的这部著作是我最崇拜的作品，书以前半使用阿拉伯语、后半则改用波斯语写成。书并未命题，因全书首词为 Rashaha，而命名《热什哈尔》^②，意为“渗泄”，含义为“伟大海洋泄露渗出的珠玑、机密或露珠”。

杨万宝、马学凯是我结识的哲赫忍耶青年满拉。那时他们正在念经，立志为伊斯兰献身，成为有信仰的人才。他们同窗切磋，学友携手，翻译了秘籍《热什哈尔》。我为此书做了力所能及的秘书工作，并以它作为本书（《心灵史》）依据的第一基础史料。

——关里爷的《热什哈尔》随着我的作品，一块介绍给你们了，读者们。我盼你们珍惜，因为民众一直不敢信任。这部书写成于一百多年以前，哲赫忍耶原来是打算永远拒绝阅读的。

《热什哈尔》书中当然不称呼“马明心”三字。一般用他的道号“维尕叶·屯拉”（Wiq ā yat-All ā h，真主的护卫）行文。也称毛拉、沙赫，或者“太爷”，不外意为长者圣徒。

——大海潮动时渗出的露珠、《热什哈尔》记述了马明心的幼年西行。但正如苏非的传统，唯一的一笔仍惜墨如金，关里爷在意的是其中的神秘经验，而没有过多涉及诸如道谱的萍踪蛛迹、辈辈太爷的师承传授、仪礼的细末和念法的高低。

① 关里爷，张家川道堂印制的《宣化岗》中称，关里爷名为马居正。

② 《热什哈尔》，三联书店，1993年简体字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繁体字版。阿语动词 Rashaha（亦转写为 Rashh），亦可译“热什哈、热什哈提”，意指“流汗、渗水”的“渗”与“漏”。虽然因首词为 Rashaha 而书名获题，但此名亦见诸其他中亚苏非书籍，若乃格什坂顶耶的著作《Rashahat 'Aynal-Hayāt》。参见张承志：《隠された中国イスラム教の秘密資料——「ラシュフ」》，东洋学报 73 卷 1-2 号，1992 年。



维尕叶·屯拉（愿真主净化他的心灵）的儿子、我们称之大爷的穆罕默德·阿布杜拉讲道，他以前曾听过父亲这样说：

我们原是阶州（今武都）的马姓。后来迁到了巩昌府（今陇西）。在那里，我们一些亲戚住在内官营，一部分在这里。随后又迁到了河州城，住在大西关。祖母归真后，人称为二爷的我爷爷的弟弟，他就领着孤苦伶仃的九岁父亲去朝觐。抛下了他三弟和两个孩子。两个人离乡背井，尝受着旅途艰险，朝荆棘之地、荒无人烟的云南路走去。他们走进了不通言语的阿佤国，越过了九条汹涌的底格里斯河。

一天，当他俩寻水找柴，想烧些饭吃时，狂风掀动了。尘砂在弥漫，漆黑降临眼前。太阳隐形，灾难驱逐了吉庆。维尕叶·屯拉看不见叔父，哭泣着，但哪里也不见叔父形影。他惊愕地独身一人，在那个清晨失去了方向。多么渴望能见到叔父啊，多么悲哀。

奢望的禾苗结不下果实。封斋的夜晚见不到月亮。但愿这分离的诡异中藏着机密。叔侄二人永别了。

《热什哈尔》这一笔记载所以重要，在于它指出了马明心的西行路线。这条路，即出云南的海路，直指红海与阿拉伯半岛，而不是指向说突厥语的中亚。

就这样，一个名叫马明心的中国穷孩子，踏上了无法考查也无法想象、不知终点唯知出路的、茫茫的孤身长旅。这个人后来征服了一批最刚强最硬悍的中国人。在他逝世之后第二百零三年，我突兀地撞在他的形象上——至今我还在回味着自己的心被他征服时的感受。

谁也不敢臆测当年的马明心。后来，民间的大学者关里爷终于举意，描写这位开创的导师。

我猜关里爷一定是觉得事情紧急。关里爷一定是觉得使命已经降临己身，心灵中听见了某种召唤、感觉自己与遥远的马明心发生了神交。

这种一丝脉息般的飘忽不定的接续感觉，也曾经在河州城角的大西关、后来又在伊犁河边的峭壁上、接着还在千里苦碱的关川、在烟瘴弥漫的他郎——几次轻轻地拂过我的心。



我一直强烈地盼望见见他本人，也是由于同样的紧迫感。

我从每一位他的教众门生的眉宇相貌之间，默默地猜测品味。我无法想象他的少年孩提——他统率着半个大西北，支使着西北中国的真正悍民。谁能想象九岁的他呢？谁能想象在中东、在阿拉伯沙漠中一步一陷地前行的那个孤儿呢？

从此人们便传诵道祖太爷的故事。

也传说一位也门太爷——道祖太爷的老师。

传述愈是动情，故事愈是神秘。那些头戴六角帽的哲赫忍耶农民讲述的不是“学术”，而是瘦瘠黄土的念想、是艰难人生的需要。

关里爷著《热什哈尔》中，涉及哲赫忍耶源头的记载是这样的：

“沙赫把我送进鲁姆的一个地方，托付与一个沙赫。……后来沙赫让我出去，把我送进一所尊贵的学堂。……

我二十四岁时，碰上了一位年迈的沙赫。……一位放牧羚羊的老人，给了我十个大石子。

……大沙赫并为他（指马明心）建立了一个完美的达依尔。”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心灵史》第一版，依据最早成书且从未公开的阿拉伯-波斯文《热什哈尔》等资料，以为也门说基本成立。因为这些资料，乃是考证的首要依据。

——首先，《热什哈尔》一书中透露的主要信息包括：

马明心幼时西去阿拉伯，乃是选择了“云南路”，即出云南走海路、经红海进入阿拉伯域内；

马明心在漂泊中抵达过“鲁姆”——即阿拉伯半岛之外的，通行突厥语言的地域。这样，马明心在流浪与求学中，就曾经分别在阿拉伯与中亚滞留过；

马明心跟随过不止一位长老，他们乃是苏非派的导师。

——其次，哲赫忍耶派内部的阿拉伯文道谱《尼斯白提》明确把也门做为自己的起源。^① 信众称之为“也门七辈”的《尼斯白提》^② 中如下排列：

عَبْدُالْخَالِقِ → زَيْنُ → بَاقِي → تَاجُ الدِّينِ → بِهَاءُ الدِّينِ → مُحَمَّدُ الدِّينِ
!بْنُ زَيْنِ



穆罕引丁尼→普哈丁尼→塔准丁尼→巴给→载尼→阿卜杜哈里格→伊本载尼

虽然在《热什哈尔》中并未出现过“也门”一语，但《尼斯白提》的出现肯定很早，因为到了清末民初，“也门、也门道堂、也门大沙赫”等词已经在曼苏尔·马学智的《哲赫忍耶道统史传》中比比皆是。

“也门太爷”的谱系和认同，或许在乾隆年间就已确立了。这是一个可靠的传承。因为毫无世界知识的赤贫农民，是不会听闻、因此也不可能编造“也门”这么生疏的地名的。

但是，这个谱系存在着一些疑点。

一般苏非派的道谱，都上溯到四大哈里发甚至穆圣本人，链条的排列大都长达四五十辈，尤其并不混入其他大的体系。而哲派《尼斯白提》仅记七辈，而且明显至少有两个以上体系。

这一认识也可从哲派自己的表述中看到。曼苏尔·马学智在他编著的《哲赫忍耶道统史传》中，写出了一种意味很深的自我认识：

须知：我们的沙赫维嘎耶（指马明心）的教乘是哈乃斐派、道乘是嘎德忍耶和乃格什坂顶耶，在中国以哲赫忍耶著称。

这一说法本身，就意味着哲赫忍耶并非一种体系而只是一个称呼；它的苏非操守的内里，其实存在着不同的两种源头。

他们与第一辈穆罕引丁尼——谁也不敢判定他是否就是伊斯兰西班牙的伟大苏非主义思想家穆罕引丁尼·伊本·阿拉比；以及与第二辈乃格什坂丁耶领袖普哈丁尼（他同样声名如雷）；甚至与“也门太爷”

① 美国学者弗莱彻在《中国西北的乃格什坂顶耶》（Joseph F. Fletcher, *The Naqshbandiyya in Northwest China,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 Ed. Beatrice Forbes Manz, Ashgate Variorum Publishers, 1995, XI）中，探讨了一个与也门有关的传教链条，并确认了伊本·载尼和与他相关的几位传教者的存在，支持了也门说。参见张承志：《为泥足者序》（辑入《你的微笑》，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② 尼斯白提：Nisba，谱系。意同另一术语 Silsilat，链条。



之间的关系，不像是派别链条的承继，而仅像思想认同的表示。

事情尚不仅如此。

清朝官方文献中含混提及的“马明心不过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学经”一语，^①仍然不可忽视。

马明心虽然曾入也门苏非派道堂，但他与中亚费尔干纳—喀什噶尔之乃格什坂顶耶系统的关系，仍然能从哲派的《尼斯白提》、以及维吾尔人的记忆中窥见一斑。

我曾在一九九七年拜访过一个自称“哲赫忍耶”、其源头在费尔干纳盆地的蔑儿乞兰（Mergiland，或译马尔格兰）、而且居然戴黑色六角帽的维吾尔苏非派别。他们至今牢固记着：在三代之前，他们曾有过“一个撒拉弟子”。

这个维吾尔派别三代传承的谱系是：

第一代：穆尔·尼亚孜·卡迪·依兹莱提（Mur Niyaz Gadi Izreti）。

第二代：帕夏·米尔扎（Pasha Mirza）。沙赫穆尔·尼亚孜·卡迪·依兹莱提的第五子，1958年128岁逝，生于1830年。

第三代：纳吉姆丁·米尔扎（Nazim-din Mirza）。1997年93-5岁。他在没有提问的情况下主动说起：“在我祖父的时候，蔑儿乞兰曾经来过一个从麦加朝觐回来的、撒拉人的穆里德。”

根据《热什哈尔》可以判定，马明心与中亚的关系，一定发生在他从也门归来的路上。而自128岁逝于1958年的第二代上溯，卡迪·依兹莱提掌教光阴与马明心归国的时间大体吻合（约在1745年前后）。因此，维吾尔人记忆中，大约在这个时代从麦加回来的那个“撒拉人的穆里德”，很可能就是传授了哲赫忍耶的马明心。

尤其这一支维吾尔人强调：只有他们戴六角帽。他们进而解释说，这种六角帽，起源于麦地那时代的乌侯德战役。当时，穆圣受伤被打

① 这样的说法乃是清代官方认识。如清代学者魏源《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云：“初，撒拉尔黑帽回者，……所奉墨克回经，旧皆默诵。有循化厅马明心者，归自关外，见西域回，经皆朗诵，自谓得真传，遂授徒，号新教。”《钦定兰州纪略》卷八：“盖缘新疆各城所居回民其念经即系高声大念……”

落了一颗牙，曾以一块衣袖掩住伤口。这块布，后来变成了六角帽——维族人叫它“迹象之证”。

令内地的东干人（哲赫忍耶）震惊的六角帽，也许就是这样诞生的。除此之外，哲赫忍耶派以及戴过这一类六角帽的各古老派别（比如西道堂），从未对六角帽做出过解释。

还有，从马明心后日一直倾注力量在循化撒拉人地区传教^①、并娶撒拉妻子这一现象观察，几可断定他会说撒拉语。可能孩提时期的他，在河州就一直会说撒拉语。后日天涯孤旅，他以撒拉人自称并与中亚说突厥语的民族打交道，是可能的。

而维族苏非社会全然不知乾隆回变，更不懂一字汉文。维吾尔人因汉语记载和传承诱导而加以演绎的可能，几不存在。

他曾经跟着叔父，向西方去寻求出路。他曾经渡过的“九条底格里斯”，显然是从横断云南到纵穿沙漠的条条大河。他在沙漠中渴得晕倒，幻视了美丽的端水碗女人。长途中他失散了叔父，只剩枯弱一身。在大沙漠中他终于盼来了奇迹：一个老人给了他一串葡萄，并把他引领进了“也门”的一个院落。那里是一个伊斯兰苏非派的传道所，他住了下来，衣食有了着落。以后曾在“也门”、也在“鲁姆”，他逐日入围行礼，循时赞念坐静，日期已含混不清，地点也未必一处。而十几年的时光在异国的沙漠绿洲上空倏忽流逝——儿童变作了成人，并谙熟了仪礼的一脉。

他悄无声响地走近了他的契机关口。他放牧过的四十只黑山羊，他讲话时使用的语言，他饥饿时经受的忍耐，他跟随过的从“幸福的阿拉伯”也门到“突厥的腹地”费尔干纳的一位又一位沙赫、他最初得到的那顶六角攒尖的神秘帽子、他身怀的一套套从嘎德忍耶到乃格什坂顶耶的、高念或暗诵的即克尔念辞，以及传说的石子，以及羊毛衫、拜毡等等，都已经无法钩寻了。

大约十五年后，据说在二十五岁那年，他回到了中国。

① 《钦定兰州纪略》卷六：“乾隆二十六年，韩哈济与贺麻六乎等同在一处念经，贺麻六乎念经摇头，韩哈济说他不是祖传的老教规矩，贺麻六乎又说韩哈济要的布施多，因此两家不和。”卷八：“三十六年马明心令各处阿浑在撒拉尔地方传经。”



维杂叶·屯拉·马明心回到了甘肃，从那一年起他便再也没有离开这里。多年来我奔波于黄土高原，总觉得还能再找到他。我看见了一条隐现的路，他的背影遥遥在眼前摇曳。他的境界随着他的历史一面面展开，渐渐超越了回民的古老惯习。穆斯林们陶醉般想念着他，那心意使我流连忘返。诗句在心中冲突，因为受到了莫名的刺激。我逐日变化，也像农民一样，沉沉堕入，无心解释原因。

——原因很快就会讲清。

乾隆十年前，马明心回国。哲赫忍耶，一个赤贫贱民却要谈心灵投靠的幽灵，突然出现在饥苦的甘肃。

饥寒交迫的西北穆斯林，猛地掀起了一场追随的热潮。伊斯兰苏非主义——它诱人的思路 and 情理、它共同体的组织和依附的可能、它聚众赞念的即克尔^①魅力，不可思议地与大西北的风土文化丝丝入扣。几乎就在第一个瞬间，如同干柴遇上了火苗，它就被大西北的穆斯林拥抱心里，并改造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宗教形式。

文化上的不平等和无形压迫在一日之内被颠覆。如毛附皮的中国知识阶级不懂阿拉伯-波斯文，面对褴褛的穆斯林，秀才举人变成了文盲。而底层农民有了护心盾一般的思想武器，今天早晨的他们，已不是昨夜的他们了。

那个人来了，他出世了。追求归宿的路通了，接近真主的桥梁上了，没有指望的今世和花园般的来世都清楚了。天理和人道降临眼前，阿米乃，请容许吧，都瓦^②应验了，煎熬的现世要崩垮了，大光阴就快要成立了。

约在乾隆八年到十年之间，当那个从传说的“也门”回来的人——当他的两脚又踏上甘肃坚硬的嶙峋山道时，在一派苍凉的黄土高原上，性情硬悍而毫无出路的穆斯林们，已经把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① 即克尔：苏非仪式上的念辞。

② 都瓦：祷告，祈求。

穷人的念想

对我来说，如下述的一些故事极其重要——

有一户住在村角的农民，家里只有半片烂席铺炕。以前他是从来不上寺礼拜的，他躲着邻里亲戚，避着回民的一切节日。每逢到了自己父母忌日，他总是借口外出，离开村子。人们为悼念亲人，常有一些叫做尔麦里（请阿訇和亲友来家念经纪念）的宗教仪式；而他孤苦一人，院里没有一只鸡，缸里没有一点细粮——穷人不单念不起书，也信不起教！

他呆滞地坐在高高的荒山坡上，熬过自己不敢正视的日子。

马明心来了，带来了哲赫忍耶。

他半信半疑地听着。

村里每个角落都在议论——这位老人家，传的是穷人的教门！真的不要海地叶（施散），真的！

村庄里，每天都有别人家的泥屋里，传出悠扬的《曼丹叶合》之声。干过尔麦里的人，脸上浮着满足的神情。

他的心跳了。

深夜里，辗转在烂席炕上，他呜呜哭了。他想起被官府杀害的父亲，想起饿死的母亲，独自哭得凄惨。

几天后，他鼓足勇气，请了那位年轻的神秘哈只（曾去麦加朝觐过的人）。马明心点点头，订下了日子。

——来人围成一个圈子，肃穆地跪在土炕上。人人都洗过大净，个个是专职的学者。尊贵的《古兰》念起来了，带着听说是“也门”的音调。动人的《曼丹叶合》念起来了，此起彼伏悠扬顿挫。他痴痴听着，时间在行进。

人的孝道，总算实践了。枯干的心，被安慰了。

他站起来，走出半塌的黄泥小屋。院里拴着一只他朝邻居借来的鸡。他又用一只大粗碗借来两碗白面，准备给刚念完的人做饭。尔麦里之后的饭，是圣餐——这是起码要花费的。

马明心拦住了他。



院里有一棵枣树，马明心命令他摇下枣子来。几个枣子，在碟子里一一摆好。马明心说，哲赫忍耶的圣餐，就是这个果碟。穷人不必为了教门宰鸡宰羊，只要摆放果碟时记住提念真主。尔麦里靠的不是钱财，而是靠真诚的举念。

在半张褐黑的破席上，念经人们严肃地拾起枣子吃着，谈笑着。他哭了。

在这个入口，我被牢牢吸引住了。

穷人、被压迫的人、无助的人、受苦的人——是不会绝迹世间的词汇。

朦胧之中的贫寒记忆，革命留下的满心遗恨，浪迹天下的一望愁苦——使我选择了一个立场：脚站在穷人一边。它同时是一种坚决的判断原则：无论是对一个人或一件事，或是对于一种制度、一种宗教。

马明心带给中国的哲赫忍耶，是一种穷人的宗教。大西北没有预料到，它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外界却毫无觉察；他们早就看惯的，只是一片沉默的黄土。

树上摇下来的枣子，演化成了果碟。

任何一次尔麦里，任何一个省，人们都在忙着摆果碟。我在半个北方一隅南方，数不清多少次看见这果碟。人们庄重地摆着——如今已能摆进各色的干果鲜果了。“这果碟子是最尊贵的”——他们只是说。

果碟，象征着一个接受阿拉伯-西亚苏非主义浸染的、派别的成立。

随着它散发的七种味道，人们从《热什哈尔》透露的一个个细节中，渐渐读出了滋味——至乾隆三十年之前，一个新的宗教共同体，已见规模。

比如：

一个……麻脸满拉，他回家探亲。他的表弟是个贫穷的阿訇。（看着亲戚窘迫的日子，这人对麻脸满拉）说：

“主啊，我没有见过比你再穷的人了。我们伏羌的多斯达尼多，你跟我到那儿去吧，走一走是有好处的。”到了伏羌，当地的多斯达尼给他施散了衣服、鞋袜和钱财。



得到了这些援助，麻脸满拉高兴地回来见维杂叶·屯拉。毛拉推辞不见。经过很多天不断的央求纠缠，毛拉召见了 him。

毛拉见了麻脸满拉便问：“你的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麻脸满拉说：“伏羌的多斯达尼散的。”

毛拉生气地说：“你在用我们的教门索取财物！真主说：‘你们切不可把我的征兆用微薄的代价做交易。’^①快去把东西退回！”

满拉把全部衣服都脱下，光着膀子跪在毛拉面前。毛拉说：“如果遮蔽羞体不是天命，我叫你把裤子也脱了！滚出去，从今以后，再不要进我这个门！”……

故事读来栩栩如生，因为它遍布远近世间。那一次麻脸满拉悔恨痛哭，门徒百姓纷纷说情，事情才算平复。故事里有点睛般的一句：麻脸满拉的行为，“是我们大家都有的缺点。”

早在十八世纪，那时的酸山碱土一望赤贫。寒窗远寺、念经谋生，其实从来都是黄土高原上求生的一条路。马明心当然对念经人的甘苦深知三昧。但他更深知钱财的腐蚀。不许为钱帛施散而走坊念经；不许把伊斯兰以微薄的代价做交易——他的思想，已经在呼唤着对“念经吃油香”、对共同体的古老传统的改革。但是，宗教改革永远也不可能回避贫富与阶层的问题。

这一节用村言土语讲述的——关于宗教共同体的运转、与宗教内部经济利益的故事里，隐藏着中国穆斯林社会最本质的一项内容：圣职者指导民众的生活，而民众供养圣职者的衣食。

在门宦共同体中，其核心更存在着穆勒什德与教团信众的经济关系，以及诸如乜贴、走坊、依附、求生的真实。无须讳言：藉教门之名行谋私之实的现象、财迷心窍唯求敛财的现象，如泥沙随流，永远不会绝迹。同时，那些安贫乐道、淡漠财帛、唯求大义的虔诚人物，也在这泥沙俱下的大河行进之中，积蓄信仰的财富，赢得真挚的尊重。

马明心留下的，首先是清贫与紧抱底层的遗训。他为穷人办教的美好传说，多少年来一直在哲赫忍耶内外流传。

传说他为教民干尔麦里，教民奉赠的乜贴^②，他一律转手散给穷人。

① 《古兰经》2:41。

② 乜贴：心意、施散。



有两块白面饼，可能因为在当时太稀罕了，所以被人们特别记着。

某一个斋月，有人来到他家，送来两块白面饼。相传：马明心当即转手，把这两块白面饼散给乞丐。

对穆斯林最重要的殡仪葬式，相传他只取几十个麻钱。

他住旧窑，住干沟，家里没有一头毛驴——他的妻子以一生抱杵磨面而闻名远近。他有一件著名的羊毛衫，便是妻子手织。后来进监狱时，他穿着这件衣裳上路，直至牺牲兰州城头。

羊毛织的衣衫——伊斯兰神秘主义也叫做苏非主义，而苏非一语意即羊毛衫。古代那些神秘的行吟诗人或修行隐士，曾流行穿这种羊毛衫袍。

马明心有两位夫人。一位是不孕的撒拉族夫人，一位是通渭草芽沟的张夫人。不清楚是哪一位女人为他织了这件羊毛衫。后来官军血洗关川抄马明心的家时，寒窑中一贫如洗——今日的关川窑也同样一贫如洗——院里一盘磨、半窖水。

撒拉夫人为丈夫自杀在窑外。张夫人被五花大绑押走充军。官军刨地三尺，翻了又翻，一共发现了半串小麻钱。

那几个麻钱乃是一个细节。从宁夏到云南，老人们指点说：

“那半串麻钱有个来历。不是铜元，是小麻钱。家里穷得掀不开锅盖了，哪位夫人包上了羊毛衫，走了郭城驿。有一家当铺开在郭城驿街上，夫人给掌柜的说：当件衣裳。郭城驿开当铺的掌柜接下一打开，只觉得光芒闪闪，满屋香气。掌柜的心里暗暗明白了。他取来一串麻钱，两手恭敬托着：‘这串钱算是我给自家求饶恕。衣裳不敢留，您快快包起来！’花费了半串，剩下的半串子公家抄上走了。这就是那半串麻钱的来历。”

老人们说完又沉默了。他不善言语，他不会说——所谓哲赫忍耶，从不是为了金钱。

关于“穷人宗教”的思路，后日居然与中国的原教旨主义者发生了思想的交锋，这一点令我惊奇。他们认为：真主的宗教是宇宙间的绝对终极真理，无论穷富都可以包容。使用穷人宗教的观念，贬低了伊斯兰的伟大。



这种涂着神圣脂粉的宗教表演，与当年把话语说到极端、先把毛泽东无限神格化后来再疯狂诅咒毛泽东的民族丑剧，惟妙惟肖，出自一个基因。但它出现在穆斯林的营垒，这令我感到惊奇。

高调的赞歌，不过是虚伪与蛀蚀。它不能解释一千数百年来——伊斯兰一直在与高利贷、与资本主义抗争的历史；也不能理解闪烁在伊斯兰旗帜之上的、鲜明的和战斗的阶级色彩。

对表演“绝对真理”卫道士的人，我想说：为私人的出世，做教义的矫情，与我投奔的伊斯兰并不相同。

我是从社会承认的山顶、我是从命名红卫兵的起点——启程跋涉，投向伊斯兰伟大父亲的怀抱的。我只清楚地看到：在革命的大潮退败之后，伊斯兰已是第三世界和全世界受苦的人紧紧抓挽、无畏地对抗全球化资本侵犯、争取更好未来的精神依靠。

不是奥义的玄学、而是滚烫的安慰，进入了烟熏的泥屋和半塌的窑洞。心的平衡，使焦枯的风景柔和了，使赤贫的痛苦轻缓了。饥饿的穷人不单可以苟活，而且一天天在精神上富有起来。可以断言：一切伟大宗教在早期的成功，都因着贫苦阶层的支持。穷人的教门、阶级的意味，此即马明心这个名字当年迅速传播、至今依然魅力不减的主要原因。

赤贫绝望的人、精神干渴的人、求学教门的人——都背上了木头背箕，踏上了向甘肃的路，寻找马明心。

哲赫忍耶在迅速传播。

但官府和外界并不知道。

今天，在操汉语的中国回族之中，这样的一种存在、如此的一种方式，大约已经湮灭了。

一些肩负背箕的人，八方来聚，在此地居住下来。他们追随着认定的导师领袖（多称沙赫^①，在中国多称穆勒什德^②），形影不离。在指导下，他们反复进行功修，礼拜坐静，兼商务农，度着清贫的日子。

① 沙赫：长老。

② 穆勒什德：领袖，导师。



他们的心唯存一念，他们的衣食，全在教门之中。

一些隐形的世界，被渐渐建立了。

半个甘肃、南北宁夏、一角青海和陕西，甚至山东、江苏、云南，都有人奔向马明心。

那是逝去的十八世纪。那时中国穆斯林之中出现过一股不为人知的“求道”风潮。

追随马明心的这些求道者，成了哲赫忍耶的核心。他们不是一般的满拉，他们是特殊的门客。他们对家庭似舍似系，日月即是追随导师。他们与导师之间形成的组织渐渐发育，于是不免招祸，危险如刀斧上悬。他们含辛茹苦的妻子惯了“出事”，男人被捕就去探监，丈夫走了再送上儿子。

导师叫“穆勒什德”，他们叫做“穆里德”^①，彼此的关系，如古语所说的“赴汤蹈火”，十分牢固。这是一种从马格里布到东部印度尼西亚、从高加索山脉到阿富汗和印度，到处都成为强韧维系的——穆斯林社会的一种纽带。

维孜叶·屯拉·马明心的弟子们不仅是些阿訇满拉。他们在河州或者陇东关川的黄土窑洞里，在窖水、土豆、饥寒、和苏非的念辞里迎送岁月。《热什哈尔》写到：

他们都去山里打柴，他们浑身褴褛。但富贵不能诱惑他们。

由于贫穷的本色，哲赫忍耶干脆以素为贵，他们没有雕梁画柱的清真寺，而且反对素色之外的彩画。这个传统，曾保留了很久。

这里是宗教哲学与个人魅力的试场。

见识和口才，在尖锐地较量。马明心时时显露他的个性，及在所谓“也门”接触过的一些启发。他的见识，对低文化素养的中国穆斯林句句都振聋发聩；只是若想在诸如小麦加河州这样的地界站住脚，他还要面对数不清的草根名人。那些人常有绰号“胎里会”，意即自

① 穆里德：学徒、被指导者。



娘胎里就会念经、乃是宗教学问的天才。兰州、西宁、河州，均是潜伏能人的龙潭。《热什哈尔》记载了一个兰州故事：

相传：我们伟大的毛拉·沙赫·维尕叶·屯拉起初住在皋兰县。有一个人称“胎里会”的人，是五阿訇之子，请毛拉吃饭。“胎里会”心中不服。为了考验毛拉，他跟在毛拉背后，不带路，不指路。但是，不用指点，毛拉径直走到胎里会家。坐定在上房里以后，毛拉问：

阿訇，知识的终点是什么？

胎里会无法回答。毛拉又问：

伊斯兰的终点是什么？

胎里会忙向毛拉说赛俩目，他对毛拉深深敬佩了。毛拉说：“知识的终点，是主的认知；伊斯兰的终点，那是无计无力！”

我想：只为读懂这句话，也不仅需要特殊的知识、还需要个人的体验。也许愈是深刻的思想或哲学，就愈是会被这句话震动。

还有，伊斯兰教规定每天五次礼拜；每次的数拜之中，有些拜属于天命^①另一些属于副功。几百年来，因《古兰经》中一句“正中之拜”^②，诠释家费劲脑汁，对此一语众说纷纭。《热什哈尔》这样记载：

相传：有一天，毛拉维尕叶·屯拉问阿訇们：“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你们应该坚持礼拜，坚持正中的拜功……’这正中的拜功是什么呢？”阿訇们无言可对。毛拉说——“正中之拜，就是川流不息的天命！”

与无数的经注家不同，这一观点根本不涉及所谓“正中之拜”究竟是黄昏抑或清晨。它完全不追究“正中”的究竟是第几次。他讲的是最低限度的仪礼、与信仰者的关系。礼——这每天迎送的圣的时刻，如人生中一道川流不息的长流水。

它几乎唯可神会，毋需添加解释。但我想，除此之外，中国穆斯林再无更深的神学、以及关于人的观点。

① 天命：义务。

② 正中之拜：亦译“中正”。



人间依旧。

黄土高原依然千沟万壑灼人眼瞳。

日子还是糠菜半年饥饿半年。

但是穷人的心里并不是一无所有了，甚至他们已有时还莫名地骄傲。一个看不见的组织，一座无形的城池，出现在他们之中。庄子内外被一根绳索串连，它的名字，叫做哲赫忍耶。

仪礼

如果从与其他派别的区别来简单地总结哲赫忍耶的特点，大概可以列出下述一些规矩与概念。

——在晨礼和下午拜后出声念即克尔赞辞；

——在村坊或家庭的纪念日举行或大或小的仪式，诵读《古兰经》与赞圣诗《曼丹叶合》一节；

——每日夜礼后集体围坐一圈，念诵赞圣诗《穆罕麦斯》五页；

——去扫墓悼念亡人时，所念诵的《古兰经》中包括第 67 章^①。

还有一系列的细节。比如晨礼后传诵《亚辛》章和夜礼后传诵《权力》章，比如上坟诵经时人的顺序与接续，还有尔麦里上——主持、宛都哈（黎明章）、都瓦（祈念）、拉维（叙述）、白提（诗）、者瓦布（应和）——各个细节的分派布置，其中解数，不一而足。

而被人盯着的，只有那摇头的身体动作。在山东、新疆，它被称为“小坊”。而更多则因为它念即克尔时的摇头，而被蔑称“摇头教”。

晨礼后的即克尔中，有一处是激烈地否定和肯定。念时全体都随着节奏，否定时摇头向右，肯定时把头向左指向心灵。否定时念“俩依俩海”^②、肯定时念“印兰拉乎”^③。念得激烈时，礼拜者在响亮的齐诵中如醉如痴。寺里灯已熄掉，正中只有一点燃香的红亮。夜色褪

① 《古兰经》第 67 章，权力章。

② 俩依俩海：万物非主。

③ 印兰拉乎：唯有真主。

尽了，在高声的赞诵之中，黎明正在诞生。

还有一些概念。

首先是“达依尔”^①。达依尔即一个围坐的圈子。中间是矮桌，用专门的洁净经单（布单或毯子）罩盖，桌上燃香。夜晚拜后念《穆罕麦斯》、或家中纪念日时，桌上摆放《穆罕麦斯》或《曼丹叶合》。达依尔上，人围桌而坐，两端各横守一人。达依尔的氛围，肃穆且严峻。阿訇们上达依尔前洗净，上了达依尔便不再出声——为了仪式开始后他的初声念的是纯洁经文。人们在其它场合或许还有一丝轻慢，但一上达依尔便严肃得判若两人。

如果人多圈子可能很大，百人以上的大型达依尔用于大型纪念日。笔直的两排远远延长而去，左右两端却只有一人。上这样的圈子需要一些资格，文盲白丁普通群众，在圈子后面排排成列，簇拥圈子在前。若人少时，几个人也分成两排围成一个圈子。即使只有两人，也彼此对坐，组成一个达依尔。

这种围成一圈的达依尔，是一种来自西—中亚的形式。在阿拉伯或维吾尔苏非的地界，不像哲赫忍耶只限于宗教仪式，达依尔已经融入生活。

并未实现生活化的哲赫忍耶的达依尔，更涂着一层严峻的色彩。它多少像一个契约、内部、加入的隐语，隐蔽地暗示着一种盟誓。

还有“尔麦里”，功干仪式。

达依尔是“尔麦里”的外貌。而尔麦里则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尤其与中国古典中“孝悌”的思想水乳交融。甚至可以说——尔麦里的本质，只是借伊斯兰苏非派的框架形式，来满足中国人执行他们的孝道。

其实因为自幼的文化熏陶，加之《古兰经》和《圣训》中关于孝悌敬老，尤其诸如“天堂在母亲脚下”、“要感激三次母亲才感激一次父亲”等教喻，在中国人之中，回族如拥有双重的孝道。

哲赫忍耶派则几乎就是为了尽孝，才津津有味地沉醉于他们的尔麦里。六角帽子，被他们称为孝帽。在教派的纪念日上，他们悼念逝者，操办喜事。愈是深入愈是能发现：其实正是这个屡屡与国家机

① 达依尔：圈子。



器冲突的门宦，才是一个最中国化的伊斯兰支派。

支派一词，即西-中亚苏非世界的“陀里伽”。而在中国，陀里伽——汉译也写为“脱勒盖提”，更多在它的哲理意义上被使用，指一种比起表面的、教规的、常识的知识与规则（它们被归纳为“舍勒尔提”，Sharī‘a，常被不准确地译为沙里亚、甚至沙里亚法），乃是更高一级的——参悟的、更深的、神秘的伊斯兰境界和阶段。在中国，稍异于西-中亚，“陀里伽”一语很少用来表示派别组织。

“陀里伽提”一词在中国一般被译为“道乘”。比起把它译为教团的阿拉伯-突厥穆斯林，这一中国式术语使它带上了更浓的哲学意味。

而在农民的世界，它却简单化地被叫做“陀里伽提念头”。它们是一些念辞；是一些重复多遍的简单句子，但是有严格的传授规定、念诵时间和遍数。

而且诵读它的场所、它的典籍、它的用具包括用水，甚至不允许妻子儿女触碰。一些荒僻的山崖和洞穴，传说即是做这种功修的静室，今天都被锁着，里面常被打扫，禁止外人闯入——在伟大的马明心时代逝去后，“陀里伽提”在中国文化的大海沼潭之中，渐渐被同化着。

以后——虽被尊称道乘，虽言必称陀里伽提，但在中国各地的陀里伽提，大都已经失去了“道”的水准。随着念头的传授，它成了传授的权力；不觉之间，“自己-真主”之间的“道”，变成了“自己-领袖”之间的关系。马明心以后将会有一个叫做“门宦”的概念应运而生，表示也门太爷传来的“陀里伽提”，将在陕甘宁青的黄土高原上变作中国式的门派宦阀；不仅与西-中亚苏非的古代、甚至与道祖太爷马明心的古代——巨大的差别，不可遏制地正在孕育。

马明心从也门带回的经典中，有赞圣诗集《曼丹叶合》与《穆罕麦斯》两种。

每逢大小的尔麦里，一节《曼丹叶合》的合诵，把仪式推向它的高潮。而每晚宵礼后传荡夜空的《穆罕麦斯》，则是一种哲赫忍耶清真寺的特征。

《穆罕麦斯》被采用每晚五页、循环不已的方式念诵。



三百六十五天、闰月、五页——它带来一种计算。因诵读不能止歇，哪怕遇上巨大的灾难（同治十年、一九五八、文化革命）——如果念诵曾经中断，那么在恢复的那一晚，众人会一晚晚一年年推算，上溯到中止的那个晚上。然后再按每晚五段的念法，推出今晚应念的段落。于是中断被接续，运行并未中止。不必联络也没有组织——全国各地的哲赫忍耶教坊，在一天晚上所念的《穆罕麦斯》，都是相同的五段，决无差错。这简直不可思议。

《穆罕麦斯》引诱着对隐喻与奥义的解释。哲赫忍耶内部钞本常注明事件发生的当晚《穆罕麦斯》是哪一段——常有惊人的吻合，本书会有重要的举例。

归纳一下。哲赫忍耶——就是千万人簇拥着一个精神的达依尔，在追怀先贤、尽孝父母的尔麦里中、向着陀里伽提的境界，追求传统尤其孝道的——中国穆斯林的群体。

在流水一般的严肃仪礼中，应该说，贫贱的生存出现了一种尊严。在日复一日的礼拜上寺和年复一年的劳苦耕作中——他们看似委琐如土，其实强硬如铁；看似散沙一片，其实串联于一个达依尔，如一个隐形的集体。

我偏僻地远在北京。但我也真切地觉得，自己正在这达依尔上。

在尔麦里般的书写中，我常幻听到那动人的即克尔。我往往用力过度，因为耳际那声音响起来了。

在宁夏川和西海固，在陇东和甘南，在新疆和云贵，在大西北和星星点点散布半个中国的莽莽大陆上，存在着哲赫忍耶——这巨大且无形的达依尔。

清晨，我听见，在中国，有一种声音渐渐出现。它变得清晰了，它愈来愈强。这是心灵的声音。它由悠扬古朴，逐渐变成一种痴情的激烈。它反复地向着这难解的宇宙和人生质疑，又反复地相信和肯定。大约在晨曦出现时，大约在东方的鱼肚白色悄悄染上窗棂的时刻，那声音变成了响亮的宣誓。它震撼着时间的进程，斩钉截铁，威武悲怆。



我常常凝视着那些不透露他们功修内容的老人。他们的脸庞，那种脸庞和神情。那种宁静，那雷打不动的稳重。他们使我屏住呼吸。他们不透露——唯在二者之间的秘密。他们享受过的，无论甘美或痛苦，并不能轻易示人。日子久了，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美，轻合着言谈和光亮，闪现于他们的眉宇神情之间。

其实在正统的中国，这一切不能想象。对于正统的中国，过分的组织、过度的虔诚、甚至过人的真诚，都是异端。

但荒凉黄土的美感，缘它而生。异端即美，常是历史的规律。

中国对这一切毫无所知。中国没有听见哲赫忍耶的高声，没有发觉一个中国底层的组织，一股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正在形成。

专制不会允许这种怪诞形式。贫穷百姓紧抱着神秘主义对来世的追求，实质上就是对黑暗体制的控诉。这是一种彻底的异端——容忍人民的异端野草蔓延一般自由发展的假象，就要结束了。

河州

河州濒临大夏河，是甘肃南部隔离开青藏高原的一个穆斯林密集居住的小城、以及它丰满的四乡农村，今称临夏回族自治州。

河州南连藏区，北依兰州，中间有黄河滚滚流过。它居民复杂，语源复杂，操汉语的回民中藏着撒拉、东乡、保安等数个特殊的族群。夹在汉藏两大文化之间的“河州”，伊斯兰气氛浸透城乡极其浓烈。这里贫瘠与丰饶错综，有着各式各样的风土。河州城百步一寺，家家念经，郊外八坊分划回民各派，圣徒的拱北栉次鳞比，宗教是生活中的盐。

在这座人称中国麦加的小城，在十八世纪是宗教竞争较力、追求繁荣的中心。故事就在这里开始了。

——花寺派与哲赫忍耶都是一种源头可溯也门、以及中亚的伊斯兰苏非派。

在河州的风土里，它们也都发展成中国味的门宦家。

两家的区别，虽然后来被渲染得很大；但当初不过针对一个观念——低念（Sirr）或高念（Jahr）即克尔。这其实只是西—中亚式的命题，因为两家都在不同程度地低念。哲赫忍耶之高念，远不能与西—中亚各派的痴醉热狂鼓乐舞蹈的“高”相提并论；而花寺之低念，却已是心中默诵全不出声的“低”，即秘密地念。所谓高或低，其实早在进入中国门槛伊始便被大幅删减，与也门已并非一回事。

它们都在迅速与孔孟之道尤其孝道融为一体的过程中，追求理念中的“道乘”陀里伽提。但是分歧从来更容易滋长；隐藏在清苦教门里的利益，使得即便苏菲也从来是“道”为辅、派为主。

花寺教派的创建者艾必·福土哈·马来迟，家道殷实，父号马十万。他与马明心曾经都到达过也门，因此他与马明心有前辈同学的关系。马来迟游学后回到河州，传授乃格什坂顶耶学理，人称为虎夫耶（低声）。

马来迟是一位伟大的传道者。

他是最早的、在苏菲派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奠基的人物。他远远不止发展了自己的地盘，而是让外界中国感知了伊斯兰的魅力。一项突出的伟绩，是教化了海东甘南夹在黄河与积石山脉之间的民族——从卡力岗一带的藏民、到积石山一线的蒙古人——改宗伊斯兰教。他的故事，至今犹被人们细细地回味，久久地传诵。哲赫忍耶虽然后日与花寺分道扬镳，但也对马来迟满怀崇敬，如青海西马营的哲赫忍耶寺坊，就精心珍藏着马来迟传教时用的拐杖。

若干年后，其派在河州迤西发展很大，同时也聚集了财力。太爷马来迟逝世后，父子承授教权，次任掌教为他的儿子马国宝。马来迟拱北被彩画修饰得金碧辉煌，“花寺门宦”由此而名。

世袭一旦成了权力继承的原则，分裂与异化便随之开始。

马明心在回国后，也回到了河州。

河州城里，一下子拥挤着两名曾经长年累月修行圣地、而且身怀传教口唤^①凭证的大人物。一场竞争，在所难免。

几年之间，原属老教（包括花寺和古典的格底目）的信众，有人



① 这是一个汉语的伊斯兰概念，指允许、特许、命令。

转信了哲赫忍耶；或者原来一门都是花寺，唯因儿子转投哲派，父子反目甚至斗殴流血——教争发生了。

哲赫忍耶在中国的遭遇，它后来长达二百年的受难史，就以这种出乎意料的开幕式，突兀地开始了。

最初，传道者进行的是和平竞争，比的是穆勒什德的能力。而民众则在一旁注视，他们要考验传道者的“真伪”、更要给自己找准——依附的目标。教争引起流血、导致分裂，人人觉得可悲。而他们还是一再地卷入。确实对他们而言，这些事至关重要。

一切公开和隐藏的目的，都被百姓们用一句话表达了事：“要寻找真的教门”。

由于正合农民的思路，哲赫忍耶的传述在这样的细处描写生动：

相传河州西关有婆媳俩，都很虔诚。婆婆随的是艾必·福土哈；媳妇跟的是维尕叶。一天，娘俩为干尔麦里而做饭，吃莜麦猫耳朵。虔诚的她们每当用手搓一个，就念一遍“台思米”^①。后来，请到了维尕叶·屯拉，也请到了艾必·福土哈，还有一个阿訇一个乡老。饭上来，维尕叶问众人：“请给这食品安个名字。”都说：“猫耳朵。”问到艾必·福土哈，他也说：“叫个猫耳朵。”维尕叶·屯拉说：“你们说得都不对，这是一碟‘台思米’。”婆媳二人听了流了泪，跪下说：“你是真主的卧里，从今后，我俩要跟随你的教门。”

这个小故事非常有意思。它透露的信息，说明最初马来迟和马明心两人曾关系良好，常一块走坊干尔麦里，但也怀着矛盾，时而口舌相讥。

再以后则是寸土必争。宗教并不单纯，它是更全面的社会。宗教中充斥的利益，使教争规避不能。

教争，如一个与信仰孪生的魔鬼。

终于大规模的教争伴着流血，在河州一带爆发了。其中的一件祁阿訇改宗案，是《热什哈尔》写得最细腻的一处。它既记录了当年宗

^① 台思米：一般常见译法是“以普慈特慈的真主的名义”，本书译为“以仁慈与怜悯的真主的名义”。

教运动发展的细节，也反映了农民对教争的态度。

关里爷这样描写：

祁阿訇说……我父亲属老教。有一天父亲对我说：孩子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像维罗叶这样的人！你以为如何呢？我说：对安拉发誓！我心里也这样认为。然后，我父亲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在院子内外都点上了香，请来了毛拉维罗叶·屯拉，和他握了手之后，跟着他。并要求入他的教门。他答应了。因而我们走上了同一条道路。我们偷偷地做，不让人们知道，怕惹是非。

……有天晚拜后突然有人来告诉我说：毛拉请你。我就去了。毛拉把左手伸到我的衣服下面，摸我的脊背、腰肋、臀部，又摸了我的头、两臂和两手。我不理解他的意思。他说：回去吧。我顾虑重重。第二天礼完早拜……真主啊，一伙人向我扑来，用长棒短棍和鞭子打我。女人们也站在门上朝我泼污物。由于安拉的襄助，不知我从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把他们一个个都打翻在地。我毁了他们的工具，战胜了他们。

这样就加深了仇恨。一伙人到法官家去告状。说我们立了新教，要收买人心等等。法官得了贿赂就准了状子，把我们拿到公堂上，判了我四十大板，又判毛拉三大板。打毛拉时，毛拉念了句“赞颂真主”，板子就裂成了两半。于是法官就站起来不打了。退了堂，我们就回家了。须知：安拉是诅咒不信者的。

祁阿訇说，当我由公堂回来时，路遇一个白胡子沙赫，手中提着一捆鲜韭菜。他见我说：唉，这个酷吏多坏呀！你知道这板子的名称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中国话叫卧牛板，要是今晚你不治疗，就活不到明天。我说：老爷爷，怎么治？他说：你雇上两个人扶你到水磨房去，让磨轮水反复冲洗你的伤口，等伤疤掉了就好了。

……我就一人去了，照着沙赫教的办法去作。水把我冲晕了，我找了两根树枝，挟在腋下靠着，至日落时，伤疤还没有冲洗掉。忽然刮起了大风，下起雨来了，脚下成了河，衣服都淋湿了。……晚拜时，风雨住了，伤疤也掉了。我完全好了，和没伤时一样。



活生生记录的，是当时控制不能的教争。

乾隆廿七年，马明心因在循化张哈工的主麻日（周五聚礼）上讲经与花寺教主马国宝争辩，被马国宝以“邪教”告官。循化厅清吏马世鲲把马明心等人逐出循化撒拉人地区，并勒令撒拉人哲赫忍耶大弟子贺麻路乎具结，保证永不招留外来人传教。所以，哲赫忍耶是在清政府的势力驱赶之下，先退出了积石山关门以西的撒拉族地区的。

第二次又闹官司。官长判道：各自回自己老家去。于是我们的毛拉就迁到金县的马坡去了。

毛拉说：主让他的忠实朋友从河州城出来，犹如从荆棘丛中取出了鲜艳的玫瑰。赞颂主，他让我们脱离了坏人。

教争的结果，是被逐出了河州。官府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它们当然永远都不会站在新兴的异端一边。体制的目标，只是维护体制的永固。

河州官吏断案：令马明心出河州，回归原籍。

——出河州，造成了哲赫忍耶的心伤。他们把河州比喻成“荆棘丛”，并顽强地追求创造一个新圣地的理想。应当说，在日后这个理想实现了。但并不是靠着导师的能力，而是依仗民众的流血。他们在后日用持续的牺牲，使他们的一处处地点，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但河州毕竟是河州。怀着一种说不清的遗憾，哲赫忍耶终于还是远离了这个繁盛的伊斯兰小城。

积石山脉是钢色的，黄河穿过孟达峡，劈此山后东出甘肃。积石山以西乃是撒拉人的居国，今名循化。

操突厥语的撒拉族，是一种感情激烈气质悍勇的人群。那时循化十二工的撒拉人，已有半数人投向哲赫忍耶。而穆勒什德突然被逐，使他们突然面临了一种选择：恭顺，还是反抗。

最初，一切不过只是维护权利而已。导师一旦被逐，地方的强者自然就是首领。贺麻路乎在那个时期，成了撒拉哲赫忍耶的首领。那个时期的教争，主要是坚持单独立寺、与老教争教徒、争诉讼。

但此刻，政府介入了。

百姓们一直把政府叫做“公家”，似乎这称呼有一丝学理，有区别看待体制内外的思想。

“公家”——以民族歧视为文化底色、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教育日课的政府，一旦介入民族与宗教事务，事情便向激化的方向奔突。

清朝公家介入了。《钦定兰州事略》等史料记载，清政府公开偏袒正统，准备镇压新教。事态由此骤然加剧。

事情已经超出了教争。

此刻已不是什么教门纠纷。开进循化的清军使他们懂了：火烧眉睫的事，是保命与保教。

危机布满，孟达峡的水涨了。撒拉人的烈性，已不能按捺。

乾隆年间，中国穆斯林为着自身的生存，向专制国家掀起的第一次武力抗暴，便由这些撒拉人实现了。

撒拉人

据《钦定兰州纪略》，有“马明心于二十七年逐回原籍后，潜来撒拉尔传经惑众”之语；后来又有“三十六年马明心令各处阿浑在撒拉尔地方传经”之语。

这是两个重要的时间。

乾隆二十七年（1762），马明心在被逐出了河州与循化之后，在关川（今甘肃会宁马家堡）建立了新的道堂。

尽管在关川，新建的哲赫忍耶一时蒸蒸日上，但“小麦加”内外的穆斯林密集区吸引着哲赫忍耶，他们仍对河州满怀希望。何况那一带大地上散落着多斯达尼，他们并未放弃。关川道堂一直企图以撒拉人为前锋恢复河州，那个时代公家尚不能做到彻底的控制。信仰某一个教，尚不是令官府神经过敏的事情。在这样的形势下，乾隆三十六年（1771），哲赫忍耶决心推动一次教门的高潮。



大约同时，撒拉人地区甚至半个大西北，哲赫忍耶已大致营建起了一个疏散也紧密的体系。穆勒什德的威望远达四方，领袖的口唤能牵动各地，热依斯，即代理一方的长老——或者已然出现，或者已朦胧成形。

热依斯这一教职，后来在门宦的历史上干系重大。巩固发展教门，与分裂削弱教门，往往都源在热依斯。哲赫忍耶的许多热依斯，都已经身带穆勒什德的色彩，在教内称爷道巴（叔），极受崇敬。他们享有拱北，俨然一路诸侯。热依斯是民间组织的执行人，也是地缘与血统的民间共同体，对利益进行再分配的体现。

只不过，就哲赫忍耶这一派别而言，毋论热依斯，哪怕领头羊，他们命定的享受，更多乃是牢狱、流罪、舍命。

——再来读史料中的贺麻路乎，就好懂多了。细细品味，贺麻路乎是类似热依斯的角色。他串联着河州的远近地点，面对官府禁令毫无畏色。到乾隆三十四年他获罪流放新疆为止——屈指短短八年，积石山峡门以西，撒拉族的哲赫忍耶，发展得如火如荼。

乾隆廿七年马明心被逐，乾隆卅四年贺麻路乎流放——清政府并非无作为。只是镇压与禁令都是徒劳，一切都似在解释着当年的撒拉人中，曾有过怎样的激动。显然，乾隆三十四年贺麻路乎被捕后，马上就有人接替了他。循化的撒拉人出现了新的领头羊，他领着哲赫忍耶笔直地扑向高潮，也扑向静候他们的悲剧。

接替了贺麻路乎的新领袖是苏四十三。他是一个青史留名的撒拉人，是哲赫忍耶第一次起义的领袖。

在“公家”介入之前，既然是教争，是非过错都是双方的。

哲赫忍耶在顽强坚持自己传教权利的斗争中，不惜极端，不念花寺派也是穆斯林——这种纠纷一起不惜牺牲也不惜伤人的错误，比比见于中国回民漫长的历史中。但是，让农民们能够对纠纷与械斗坚决拒绝、以流血为大罪的日子，还远没有到来。

然而乾隆年间是一个虚假繁荣的时代。国家在一时的拓土开疆赫赫武功，遮蔽不住底层的饥寒交迫。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不安与盲目之中，



其中最绝望的一群，在濒死与堕落的极限上挣扎，企图找到奔突的方向。横溢社会的巨大不公、尖锐分裂的社会、日益严重的阶级对立——是理解乾隆年间哲赫忍耶动乱的重要视角。

虚假繁荣的特征，是官僚的权力垄断与惊人腐化。而另一极，是民众尤其少数族众的无助与赤贫。由哲赫忍耶事件的爆发而被揭露出来的、震撼中国的甘肃官吏大规模贪污案——乾隆冒赈案，即这一观点的依据。

宗教的蓬勃与危机，作为对虚假繁荣的揭破与抗议，已经不可能避免。哲赫忍耶当年的教争看似盲目，其实却反映着一种本质的异议。

暴力的国家和虚假的时代，都不打算容忍异议。当哲赫忍耶忘记了自己命定的异端属性和单薄力量、一味喧嚣争闹不已的时候，专制中国的统治者已决心撕去盛世文明的面具，从道德文章背后把屠刀抽出来了。在没有天时——历史尚未运行至改变关口的时点——民众向国家的反逆，唯有招致屠戮的惨剧。

但是宗教的繁荣，依然毕竟是千金一瞬。即使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已经嗅出了不祥的气味，但无论谁都无法阻拦、谁都不能抽身于大潮之外。

哲赫忍耶的阿拉伯文钞本《兰州传》中，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

人把道祖请到西宁城传道。中午，在老鸦峡的河畔上歇缓了。为要礼拜，突然一个人高声念唤礼词。道祖说：“你低声些吧，现在只是暗藏的时候。”后来一个人把张山羊皮铺在树荫下（为躲骄阳烤晒），道祖取过又放回烈日下，因为这个光阴只是磨难的光阴。

这段追忆是真实的。传教不是宣战，马明心是清醒的。他至少对逼近的噩运，已经有了强烈的感觉。《兰州传》的著者“西马营阿訇”（名阿布杜·秀库尔）无疑也有过反省，所以他写下了这段阿拉伯文供人吟咏。

而当年苏四十三却身不由己。

他只有抓住单独立寺的可能、诉讼的可能、械斗的可能——竭尽全力保护哲赫忍耶的存在。他就是他，后来的事情证明：如果只有一



死才能繁荣哲赫忍耶，他连一座埋骨的坟都不要。

此一时彼一时。那时，人群啸聚热情如炽，那时没有一句不同声音。那时农民们啸聚高呼，宛如大时代已然降临。

教争常是荒谬的，也常关系着大事。谁也无法要求古人，历史的轮扇失控一般隆隆滚下，谁也无法控制。

对于苏四十三来说，自他的穆勒什德、导师马明心被迫出撒拉以后，苏四十三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恢复哲赫忍耶的撒拉尔。

早在发生兄弟争教一案、苏四十三去投官自首时已说过：“我到循化县应公销案。为教门争战就是殉道者的回赐。”当事态发展到乾隆四十六年春，可以吟味出他言语中的意味了。

《钦定兰州纪略》卷六阿桂、和珅奏折中称：撒拉人“共有千余户。随苏四十三新教为逆者八百余户”。这就是说，后来，在循化十二工，哲赫忍耶已经似乎处在上风了。

形势对于老派已经显得严峻。三月，老派已死的韩户长之侄韩哈拉乌等前赴兰州，向甘肃总督衙门控告。

据说，总督勒尔谨及其部下曾经受贿偏袒。毡爷（名阿卜杜艾哈德）著阿拉伯文《曼纳给布》说：“花寺又邀请了名叫朵黑龙的汉人。这个人只要给他钱，写的状子没有告不准的。”钞本传说：有个“举人”在其中出力。

细节无须拘泥，总之——勒尔谨及甘肃省的介入，使这次动乱的性质改变了。三月十七日，总督勒尔谨飭令兰州知府杨士玠前往循化查办，并派河州协副将新柱出兵弹压。三月十八日，清兵抵达循化白庄塘。事态骤然一变。

政府的介入，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导致了这样几件大事：

- 一、哲赫忍耶代表中国穆斯林向清朝发动了第一次暴力反抗；
- 二、起义揭露了乾隆年虚假繁荣的盛世中的、震惊全国闻所未闻的大贪污案即甘肃冒侵赈银案。既贪污又参与镇压哲赫忍耶的清吏，包括勒尔谨在内，共五十六人被清廷处死、二十三人自死、革职流放发遣共七十五人；

三、哲赫忍耶获得了最重要的拱北——兰州的圣徒马明心拱北。



这处拱北鼓舞哲赫忍耶的奋斗长达二百余年。

——所有这些，在下文中都会有简略的涉及。至于哲赫忍耶，这个派别所拥有的一切性格，也都在乾隆四十六年的这个春夏之季，诞生和形成了。

兰州传

《钦定兰州纪略》卷三载勒尔谨奏折，讲出了他处理循化案时，允许老教（包括花寺等各老教派别）“以公报私”——可能是订于哲派起义后的策略。但公家偏袒老教的态度，最初就可以从副将新柱的作为中看出。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七，苏四十三急欲了解开近的军队对于教争的态度，于是率众到白庄塘，假作迎接，探听虚实。新柱扬言，此行要“杀尽新教”。暴烈的苏四十三闻言怒不可遏，当场扑杀新柱。

从而，哲赫忍耶向着清朝、向着古代中国的专制，揭起了造反的大旗。

《曼纳给布》叙述：

他俩（指杨士玘和新柱）率领着兵马来到了白庄塘。尊贵毛拉的教众们远远迎接，非常恭敬，以为秉公的官员据实解决。见了面，他们就问：“你们是新教还是老教？”大家一听便懂了他们的目的，便齐说：“是老教。”他们说：“你们不要怕。我们是来查新教，抓住他们只杀不赦。”教众们听了这些话，再也忍不住，当晚就刺杀了那两个赃官，然后打河州去了。

实际上是十八日杀新柱，次日三月十九奔赴起台堡，恶战后杀了杨士玘（此人后来被查出贪侵赈银四万两以上。清廷以他被回民义军杀死有功，抵折其冒赈贪污罪）。再一日沿大力架山通路及黄河孟达峡小路，直扑河州。仅一日，便将河州攻破。河州知州周植自缢（此人侵赈银二万两以上，挪用他县监银二万四百余两。后亦因殉职不究），



义军将牢中罪人一律放出——平地狂飚般的叛乱，突然间在两三天里席卷并吞没了循化与河州。

在交手的第一个瞬间，清朝官府一时被如此赌命的哲赫忍耶震慑住了。

战事有两天稍停。像是等待一天让它显出本色。果然，兰州城里有谙熟回民的官员向勒尔谨指出了马明心其人。甘肃总督勒尔谨下令安定县知县黄道熈立即奔袭关川，从两孔寒窑中捕走了哲赫忍耶的宗教导师。

据无名氏汉文《谨著哲罕仁耶道祖太爷历史》钞本，马明心被捕之际，正在关川一处巨石上坐静：

红土县^①派差人三名要捉道祖，道祖坐在大石上不动。差人要捉，被教下人打死。又一日来差人六个，又捉道祖。道祖仍坐在大石上不动，教下人又将六名差役打死。……道祖被押到兰州，审判官日日拷问。火铁绳缠身，火犁铧戴头，又将道祖两腮的圣行胡髯，用烙铁烙掉。

乾隆四十六年哲赫忍耶穆斯林的蜂起，至抓捕马明心的一刻显示了它的本质：这是一场卫护宗教信仰的抗争。既然官府捕走了一位宗教的长老、穷人的导师，那么哲赫忍耶就动员男女老幼扑向任何一座城市，直至救出自己的领袖。

逐利的教争、自残的拼杀、迷失的方向——此刻突然被一道耀眼的光照亮了。既然公家的意思是灭教，我便向这公家泼了这腔子血。

马明心被囚禁在兰州，褴褛的绿旗便直指兰州。

三月二十一日打河州，二十三日马明心已经被捕的消息便传到。苏四十三如疯狂的雄狮，当日便率领愤怒的撒拉人扑向兰州省垣。

他取道东乡荒绝无水的黄土大山，队伍一涌而至洮河。洪济桥、唐家川等六处渡口上，早有哲赫忍耶教徒扎筏迎渡；义军喧嚣过河，筏客弃筏入伙。狂怒的洪流不可稍遏，滚滚的白帽如雪崩兰州。

兰州被愈来愈多的义军围住了。苏四十三主帅暴民，拼死攻城。

① 应该是洪洞县。农民作者常用不究人名地名、只讲传说的笔法。



马明心的撒拉义女、后日被哲赫忍耶尊称舍西德姑太太的赛力麦，率妇女猛扑西关。万众一心，硝烟蔽天，泪满人面。城上的官军疲于抵挡，但他们惑不可解：为什么这些回民突然间如同中魔一般地扑城？

城下的穆斯林忍着泪强攻。他们心头飘着一丝幻想：那就是官府会交还他们的引路人、他们的父亲。

一七八一年的三月二十七日，就这样来到了。

农历三月二十七，是今天哲赫忍耶最重视的日子。对于哲赫忍耶穆斯林来说，它的重大，超过了一切公私的纪念日。

三月二十七日，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主动请求献银四万两以充兵饷，因而引起甘肃冒赈案大败露。

骇人听闻、震动朝野的甘肃冒赈案，入木三分地刻画了盛世之下的真实，以及人民生存所处的绝境。

若非这一巨案，哲赫忍耶的反叛或许难能找到更好的解释。但是，也唯因哲赫忍耶激烈的异议表达，盛世的粉饰才被一把撕开，黑暗的背景才受到了彻底的揭露。

与起义同一时刻在乾隆四十六年暴露的甘肃冒赈案，是哲赫忍耶行为的最好注解。社会不公已太过长久，这是历史提供的另一套证据。

布政使王廷赞（后来以冒赈案首犯被处决）^①指令黄道巽（安定知县，侵贪银数一万两以上、冒赈案中以捕马明心之功免死）奔赴关川，把沙赫马明心逮捕。再令皋兰县知县蒋重熹（因侵赈银数为四万七千四百两被处决），把马明心押到了兰州城西关的城垛上。

此处涉及，十分重要。但对立的另一方、民众的记忆和观点是怎样的呢？据阿拉伯文《曼纳给布》：

当尊贵的主人来到城墙上时，众多斯达尼一见他的尊容，都扑倒

① 冒赈案：乾隆四十六年哲赫忍耶事变中，由于官军不能速胜，北京震怒。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为讨好皇帝，也因作贼心虚，主动上折，奏请捐献个人银子四万两助战。结果被老谋深算的乾隆看出破绽，一查到底，发现甘肃官吏假借卖监生名额济赈救灾，人人贪污。乾隆伪装清廉，把冒赈案中官吏贪污数万两的巨犯杀了五十六人，另有二十三人畏罪自尽，其他革职、流放等近百人，此案震动中国，名“甘肃冒赈案”。



跪地，挥涕如雨，哭喊连天。

无名氏汉文《哲罕仁耶道统史》叙述一日始末：

苏阿訇不能忍受，同道祖的女儿赛力麦领了撒拉的教下来反兰州。要接出道祖。赛力麦太太带女兵打西关，苏阿訇带男兵打东门。已和官兵打了数次仗，杀死官兵无数。此时已是三月二十七的早上，申兆林^①惊急上城问道：“你们攻城有何贵干？”苏阿訇说：“你将我们的主人送出来我就退兵马，不然的话打破城池杀你一个鸡犬不留。”

申兆林急带道祖太爷到城墙上，城外的人看见都跪下哭。道祖说：“哎，苏阿訇你来接我没口唤！”苏阿訇说：“那你老人家给个实守吧。”道祖将拐杖由城上撒下。教众们都去争夺，踏死人马不少。把拐杖弄碎了，退了兵马。

又把道祖带到西城墙上。道祖对赛力麦太太说：“哎，我的女儿呀，你来接我没口唤！”赛力麦太太说：“那你老人家给我个实守吧。”道祖太爷就把头上的帽子撒下来……

回顾着冒赈案的记录、回顾着民众一方的理由，这些村言土语的写本使人感到莫名的战栗。确实民众拥有着完全两样的观点。

此外，这些抄本与正史资料一致地、保留下来一个最重要的讯息：即马明心对造反与暴力的态度。

事情的激化，已经无法收拾。但不能漏过的细节是——在突然爆炸的过程中，马明心不同意暴力和无谓流血，更不同意兰州扑城。

一本由低级官吏在战后写下的《平回纪略》，在描述到马明心登城见到叛民时，用语与农民文学酷似：“滚马下地，口称圣人，挥涕如雨。”

《道光皋兰县志》卷六也一样：“数千人望见明心，皆伏地跪拜，诵新教经，作番语。”

《钦定兰州纪略》卷八所录阿桂李侍尧奏折记载较详：

① 哲合忍耶手抄本文学中，一切清朝官吏都叫申兆林。

三月二十七日午刻……唤马明心上城前赴垛口。贼众一见皆跪呼经主，知其为案内起事首犯无疑。廷赞正欲交皋兰县严加看守，而贼众因不将马明心放给大肆猖獗，将月城门烧毁。彼时有二人随从马明心上城，向系随来服侍之人，廷赞欲令马明心写字止贼，谕以静候，禀明总督批办，马明心以不能书写不肯寄字，欲令在旁二人前去告知。其时贼势凶恶，已进逼大城门下，冀可暂缓贼势，是以即将二人缒下城去。贼匪并未依从，益加攻扑。

如是则不是使用头巾与拐杖，马明心是派随身囚禁的人去传达停战口唤的。

公家从兰州城墙缒下的人，一名张怀德，陇西回民，马明心妻子的表侄；一名张汉，安定回民，马明心妻族表侄婿。他们都是在关川逮捕时，主动“随来”入狱、陪伴穆勒什德的。也许，后日哲赫忍耶的随充军、随入狱之习惯，就源于这两个人。

马明心的登城，使得造反的穆斯林悲愤狂热达于极点。但喧嚣中这一点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留意了：马明心反对暴动，担心惨重的流血。他或者派人或者掷物，以之为令，要义军撤离。

这个举动，留下了无限的深意。和平的概念，一如伊斯兰这个名字，自此从动辄造反的哲赫忍耶形象中、也从他们漫长的反抗史中被提炼出来，留给人们做长久的思考。

马明心在千钧一发的一刻，表达了他作为一名苏非的态度——继提出了反对世袭的原则之后，他又在死前一刻，表明了反对暴力的立场。也许唯因这些，他才抵达了圣徒的境地。

虽然辩论并未得到完满的解答。

当压迫降临时，不惜民众蒙受的牺牲进行暴力的反抗，究竟是否正确呢？同样，在暴政欺凌之下一味忍受难道又是正确的吗？这将长久成为讨论的话题。

只是当时，城下一见实物如柴遇火，人们疯狂撕抢，太斯达尔（头巾）被撕成碎片。义军怀藏了碎片，一心誓死扑城。

于是，王廷赞下令蒋重熹——将哲赫忍耶教派的创始人马明心杀



害于兰州城上。他归真的时间，当在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的下午或傍晚。

这是清朝统治者残杀的第一位中国回教领袖。清朝使自己的凶残本相在这一天暴露，把“公家”二字刻在了哲赫忍耶的记忆里。从偏袒干涉、到起兵剿灭、直到屠杀教长并群众，中国国家机器实施了对人民信仰的第一次大规模迫害。而哲赫忍耶也从教争走向造反，实现了中国穆斯林的第一次抗暴战争。

反兰州，不同于以前的由回族人物领导、或有穆斯林参加的农民战争。十八世纪哲赫忍耶穆斯林发动的反兰州、尤其三年后爆发的田五起义，都是反抗信仰压迫与禁绝的斗争。后来，尽管哲赫忍耶又多次在历史关头诉诸暴力、人们也都把它们看作兰州乾隆四十六年的延续；但实际上后来历次的反抗，都不似乾隆年的暴动单纯。

哲赫忍耶的起义，也为被人广泛议论的“圣战”，提供了一个鲜活真实的案例。哲赫忍耶以自己的流血告诫人们——决不能轻易以圣的名义流血。除非是遭受屠戮、除非被逼到生死边缘——否则所谓舍西德（圣战、殉教）不能成立。

这就是兰州的含义。

绿旗怎样染红

导师马明心被杀害之后，苏四十三、赛力麦及撒拉教众骤然失去了攻打兰州的目的。

但他们除了一战到底，已经没有别的出路。撤围以后，他们茫然四顾，曾考虑过“事急欲投黄河自尽”、“西宁粮草最多，前往探听虚实”、“至急时北走，死后即得好处”、“逃往苦芦湾”等等；但事实上并无心远离，只是就近兰州城郊，随意上了华林山，只求死拼。

妇女则由马明心的义女赛力麦率领，径直走向她们的坟场金城关，企图据黄河死斗。

历史上有过数不清的战争，但这是一场以牺牲为目标的战争。中国从来是一座残酷的厮杀场，但这些撒拉人厮杀时只求一死。

哲赫忍耶从撤围走向华林山的那一刻开始，直至今今天，整个教派便永远地被一种强大无形的悲观主义所笼罩。它后来更向整个一族回民浸染，渐渐成了中国穆斯林的魂、或者心灵。

因这种悲观神秘的内涵，蓬头垢面的农民，气质里有了一丝高贵。哲赫忍耶因它而孤立，因它而对世界疏远，对“顿亚”^①感到隔阂难以加入。因为前定的未来最终是如此一种宿命，于是哲赫忍耶便对一切合法途径冷漠且笨拙。后辈人当感到他们遭逢不了苏四十三那样的大“光阴”的时候，他们烦躁而孤独。

——若想理解回族穆斯林尤其哲赫忍耶，必须先接近这种悲观主义。

乾隆御制的《钦定兰州纪略》二十卷，详细记载了这次战争的每一天过程。尽管是官修，仍留下了足以证明哲赫忍耶有理的大量例据。

我虽无心细数五个多月每一个残酷的日子；但关里爷、毡爷、曼苏尔、及无名氏们对于历史过程本身的淡漠，实在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对于他们来说，只要实现了教门的接续，一切过程毋论流血，均可略去不计。

若是非要回忆过程，他们宁愿编个故事。无名氏汉文《道祖太爷历史》写的是一种西海固说唱文学式的奇迹：

却说三月二十七道祖归真的那日早晨，也门的穆罕默德在讲经时候，大喊一声昏迷了。众人救醒，问原因，他说：“逊尼（中国）的毛拉归了位了。”

毡爷的《曼纳给布》沿着一样的思路，恣意发挥：

官员强命尊贵的主人说服多斯达尼回家。……他们尊了毛拉的话立刻撤到华林山，然后把一面大白旗插在华林山顶上。官员差了一个小偷去偷那大旗，上面是阿拉伯文，请了多少阿訇都看不懂。乾隆皇帝特意请来土耳其的大学者译了，逐字逐句解释。……派了一个诸侯

① 顿亚：世俗社会。



来西北巡查，直到兰州。这诸侯不愧是好官，他一连宰了枉杀平民的七十二个官。……杨驻官一直躲着，等清官回了北京，他才露面。好官怒气冲天，当地斩了杨驻官。

奇文背后粗犷的脸庞呼之欲出。农民们就是这样认识所谓的乾隆盛世、以及横行于国家体制之内的糜烂腐败。读着这种话语叙述，人会感觉不可思议。继行为之后，他们又用了异端的语言。

华林山血腥的五个月，梗概如下：

三月二十八日，导师马明心殉教次日，赛力麦率义军近三千人与甘肃提督仁和于金城关决战；据《钦定兰州纪略》卷二仁和奏折：“臣因金城关系省城咽喉最为紧要……一面在金城关飞速打炮，一面督兵在河沿扎定接仗。”当日毙凉州都司王宗龙。二十九日烧杀城厢，但被官军杀伤惨重。据己未（五月九日）奏折：“从前贼数约有二三千人，屡次被官兵剿杀、枪炮击毙以及逃窜为各路截杀已不下七八百人。”义军人自为战，勇悍异常。“虽系釜底游魂，而困兽犹斗，实难一鼓剿灭。”

在金城关战场，赛力麦成了女英雄。据说她手持双刃，一直到最后自杀。曼苏尔书《哲赫忍耶道统史传》中将她列入圣徒序列，为她写了如下一节：

维吾尔叶的义女、妇女们的榜样、撒拉的赛力麦，她像厉害的男子汉一样坚强勇猛。她带领五百人都牺牲在这个地方。……由于她们连续和大量的卡费尔作战，一天天地衰弱了。但没有一个后退者，步其大毛拉的后尘，她们一群群地牺牲了。

据五月七日勒尔谨等人奏折，清官决定了两件事并马上执行：一为“驾驭旧教番回，令其奋勇出力，以公报私”；二为捣毁循化哲赫忍耶根据地。“生擒逆贼一百零九名，妇女幼孩一百数十口，现在严禁。并将苏四十三等要犯祖坟刨挖，烧毁扬灰。”

循化和孟达峡以西，哲赫忍耶教派就这样被灭绝了。

华林山，现在兰州西郊，毗连华林坪而入兰州市区。山无水，仅有些颓庙山崖可以为险。苏四十三率哲赫忍耶义军上山后，尽力整修了工事，修了“大卡、碉房、深沟、小卡、木卡、鹿角”，掘断一切小路，挖窑而居，只想死守，别不多求。循化已遭血洗，归宿只剩此处。

自四月初八日起，清军攻山。此时清军已集结两万人左右。

五月下旬，乾隆因华林山迟迟攻不下，怪罪甘肃总督勒尔谨，后又查出勒尔谨亦属冒赈案之贪污巨犯，以首犯问斩。五月底，清军易帅为阿桂。

六月初，清军调兵遣将劳而无功，华林山仍在义军手中。阿桂奏：“贼匪不过千余，而办理如是之费手，实非臣意料所及。”

第二个五月（闰五月）内，清官家一方面从外围完成了对哲赫忍耶的扫荡，一方面办完了搜捕苏四十三家属、追究唐家川和洪济桥扎筏助渡者、清查马明心的家属、兰州恢复秩序、奖励各种立功人员、清查牵连的县份等一切事务。同时，因为作贼心虚，王廷赞于六月十二日奏请献秘银四万两充军资、而招致了甘肃冒赈案的大败露。

考虑了很久，还是想继续抄些乾隆钦定的官方文件。我总担心我的激动是否属于夸张。以下的几小段文牒，应该是“客观”的。

——闰五月十七，官军引泄水磨沟水，彻底断了哲赫忍耶水源。

战局严峻了。苏四十三所凭，只有深壕两道。断水之际，包括伤员义军仅存不过千余人。《钦定兰州纪略》卷十甲戌至己卯数日之内的官方文件往来，留下了惨烈过程的一些痕迹：

山上挖井二处，掘至十余丈不能得水。二十二日天雨，……将帐房盆罐等器承取。……二十三日已断绝。苏四十三令……不必声喊，恐官兵知其断水喉哑。……二十五日夜，……缒下水磨沟至从前有泉处，盗挖泉水。官兵知觉，枪箭齐发。……俱因受渴已极，不能出声，唯解开胸怀，以心贴地。……有炒面作粮亦不能下咽。至骡马牛驴数百，俱倒毙净尽……

举义受人赞美。然而举义者进入的炼狱，永远不可能被人亲历。



哲赫忍耶的撒拉人仅为一丝诚信、仅为营救一个人，就堕入了如此的炼狱。后来，二百年后，哲赫忍耶在弃土绝地、比如在西海固荒凉山区终于定居下来以后，他们很少抱怨无水山区不宜生存。在每年斋月，他们滴水不入顶着烈日挥锄曳犁，脸庞上却浮着一丝惭愧。确实，顿亚上有什么磨难，能比得上乾隆四十六年呢？

当年的苏四十三在渴死的边缘上，又做了些什么呢？据《兰州纪略》：他在那个时刻里，曾把希望寄托给主——“念经祈祷”。

除此“念经祈祷”四字之外，公私著述，都没有留下别的一笔。但是我坚信，如果谁能看见当时的情形并把它描述出来，那一定是历史的感人一幕。苏四十三一定进行了土净，干焦的黄土洗过了他身上的血污。他念出首句——“以慈悯一切的真主的名义”时，一定啞得发不出声。导师死了，事情压在两肩，伴着流淌的血，伴着恐怖的渴。他一定屏神宁息，竭性命之全力，一直念完。

人经常祈求。也有人说，不该轻易祈求。灵验往往并未随着诚意降临，奇迹是罕见的。

但是苏四十三的诚意如孟达峡里冲突的黄河，须知他一定是用浑身鲜血或者黄土沐浴后，才进行祈求的。

哪怕是一个无神论者或无宗教的人，只要他善良而真诚，他或许会在人生途中遭遇奇异的体验。他们无法理解，但他们曾经感动。我想，这就是人可能信仰的原因之一。

苏四十三阿訇在濒临渴死之际念经祈雨后，奇迹为他降临了。

继闰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抢水失败、二十九日官军合围进扑之后——癸未阿桂、李侍尧奏折报告：

本月初一日寅时起巳时止密雨四时。较二十二日其势更酣，贼人大资接济。

接着，初四又雨！“初六日大雨竟夜势甚滂沱！初七、初八连绵不止”！

乾隆皇帝气坏了，大骂：“甘省如此多雨，而历来俱谎称被旱。上下一气冒赈舞弊！若此安得不受天罚！”

他也意识着天罚。他恨恨不平，又命令有关官司，要查“今年甘

省雨水独多之理”——皇帝在心理上，已经被哲赫忍耶的百姓打垮了。

他质问将帅们：“徒劳朕于数千里外，晨夕悬盼；试问伊等于心安乎？”他恳求主帅阿桂、和珅：“朕于数千里外，因此深为廛念，日夜不宁，伊二人亦应深体朕怀也。”

而哲赫忍耶在心理上胜利了。官军只能倚仗武器而已，武器只是卑怯者的标志。人民从不依仗武器，他们两手热血祈求的都瓦，已经在接连五日滂沱大雨之中得到了回答。念想已被证明是端庄的，只求“天”的公正的人，已经求得了“天”的判决。残余的肉躯剩下的日子，已经无关紧要，烈士们就要起身告别了。

六月十五日，清军总攻。动员将领二十七员，满汉官兵、屯练、老教兵、阿拉善兵各就各位。肉搏由清晨开始打至傍晚。华林山陷落了。苏四十三以下哲赫忍耶战士，除突围数百名外，全部壮烈殉教。飘扬在华林山上的绿旗，被血染得鲜红淋漓。官家记载：

贼人狠戾成性，虽负伤甚重，苟有残喘俱尽力抗拒，不肯束手就缚，有中箭五六枝尚持石奋击者！

冲出血围的数百名战士，仍在抢夺尸体、抢夺粮食雨水。六月二十一日消息，他们又断水三天。清帅阿桂“揣度贼人业已受渴困殆，拟即于二十三日进兵剿捕。无如二十二日，竟夜大雨如注，直至二十三日卯刻始止。贼人又资接济”。

水，是穆斯林们净身进入宗教状态时的精神中介。水又是净身时洗在肉体上的水，是不可或缺的物质。对如此渴望牺牲的战士，水不会背叛他们，天不会背叛他们。残酷的统治者可以用枪炮刀矛杀死他们，但天决不会以旱渴杀死他们。两次降雨的事实，就是降于如此激烈的祈求的、一种真正的克拉麦提。

六月廿六日，残余的仅有一座破庙。

七月五日，据《钦定兰州纪略》卷十三壬子奏折，官军最后合围。激战至七月六日黎明，四百五十名勇士殉教，近七十名勇士被俘，后被杀害，无有一人投降。

乾隆四十六年的哲赫忍耶起义，至此结束了。哲赫忍耶付出了莫



大的牺牲，使自己以一个红旗教派的醒目形象，矗立于伊斯兰的绿旗之林。从此以后，“我们是接的‘辈辈举红旗’的口唤”这一观念，便在哲赫忍耶二百多年的历史上传开了。

拱北的起源

如果追求简化、如果为了给外人讲解——那么我想，所谓哲赫忍耶，就是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回民，手拉着手站成一圈，护卫着围在中心的一座坟墓。这座坟，在兰州。

这极不准确。但也许能有解释的效果。外人看着很奇怪，不知那坟里是谁。他们神情严峻，圈子如人墙，准备迎接子弹打来。终于人们明白了：哪怕被打死，这些人也不会散开。

所以应该把这种坟墓解释一下。“拱北”即先贤墓，是哲赫忍耶的一个关键词汇。

1. 马明心兰州拱北

据曼苏尔用阿拉伯文写下的记载：

清廷下令斩首，在狠毒和恐惧中把太爷暗杀在城楼上，把遗体藏起来，派人严密看守。……他们把太爷的遗体弄到一个拴马的地方埋下，自此凡在这里拴的马就都病死。……于是就迁到兰州西门外一家基督教堂内。……后来，有个叫石班头的看牢人，把太爷的金体挖出来，葬在了城东的石家坟里。这就是远近闻名的道祖拱北；每天有无数人来上坟沾吉。

毡爷《曼纳给布》：

尊贵的主人维杂叶·屯拉在城上得了舍西德的高品；……第三天，被秘密埋在马棚里。……命了姓石的穆民，把遗体迁到城外先农坛，



这个有智慧的人乘机把尊贵主人偷埋在自家坟园。现在的石家拱北就是长眠之地。那有智慧的人，……一天来到我家，和我爷爷（东稍门五阿訇）谈到乾隆四十六年时，他说：“当时我是官府的人，我把尊贵主人的贵体守护了三天三夜，亲眼看到了奇妙的显迹。最后我把他秘迁到我家坟园。”

无名氏汉文本《哲罕仁耶道统史》：

石班长找水车一辆，取了盖，将太爷的玉体放进水车里拉到龙家滩安埋。回家后又想：这是一位贵人，为甚埋给别处？二次又将道祖太爷的玉体搬到自家坟里。

张家川地区和兰州耆老流传的更可靠一些。归纳一下可知：马明心殉难后，王廷赞一面严加封锁消息，一面将马明心的尸体密埋在了总驿站（原皋兰县府马厰之侧），后迁到了广武门的先农坛（今邓家花园）。事变期间，一位石乡老将遗体偷出，埋于兰州东川的自家祖坟沾吉，故有石太爷拱北之称。

但据公家资料则大不相同。《钦定兰州纪略》卷十三阿桂、李侍尧奏折：

马明心虽未有助逆实迹，然其创教启衅，实系祸首罪魁。现今刨出尸身，剜骨扬灰，其首级一并同悬示众。

无疑这一记载最为重要。但在战乱之中，机会活跃在每个地点与瞬间。可能性是多数的。公私撰述如此的不同，已经不能穷究、也没有必要追究了。剜骨扬灰是可能的，但是——剜骨毁尸地点、以及骨肉的残余、甚至痕迹，更会被人牢牢盯住。在残酷的屠杀之后，哲赫忍耶只需要一种东西：烈士的遗骨。

后来，甚至在失败被歼之际，哲赫忍耶依然总是不顾死活地抢夺领袖遗体，如一种痴癫的习惯。

然而，深刻的前定又使他们无法一劳永逸，掩埋着领袖遗体的坟



墓总是动荡难宁，几乎没有一座墓里——真有墓主的骨殖。那么埋骨的地点就是关键，拱北在这里完成了它的抽象。百姓们藉这些拱北，看守自己的一切——孝道、传统、抓揽、虔信。

无论如何，名扬全国的哲赫忍耶东川拱北屹立在兰州，而且，它在日后更成了中国穆斯林的堡垒。

2. 金城关拱北

金城关倚山靠河，地点狭窄。当年赛力麦率大批女人在此舍命，使此地声名大震。故乡的黄河来到这里，唤着撒拉女儿的英灵。赛力麦像流星一样闪烁了一瞬便消失了，后来人为这种短暂而激动。妻子之后，这是义女——她们对马明心的追随，总是那样的光彩异样。

金城关很久后才建成拱北（1919年），成为哲赫忍耶在兰州的第二处圣地。拱北高悬匾一块，上书阿拉伯文“束海达依”（殉教之路）。

束海达依，单数形式是舍西德，它基本的涵义是“奋斗、努力”，常被延伸解释为战斗或牺牲。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这样一种舆论，曾经在陇东的荒山里流行：

——道祖太爷维尕叶·屯拉从真主那里给咱求来了舍西德的口唤。不管你怎么弱小，只要你为教舍命，你的血将不会被人洗掉。你的血衣，就是你进入天堂的证明。

这话语给人以强烈的刺激。它的一半讲述着历史的真实，另一半却不易觉察地潜伏着迷误。

但无需担忧。哲赫忍耶自会按照前定，处理自己这些色彩浓烈的遗产。

3. 苏四十三下落

《钦定兰州纪略》卷十三：

所有苏四十三首级现已装盛木桶，并奉到告示颁发各省，每处悬

示数日，俾回民共知儆戒。

同书卷十一，六月十五日总攻后：

共割得贼首一百二十余颗，……认出苏四十三、韩一提巴拉、周阿浑、张怀德、马黑提卜首级五颗。臣阿桂细验苏四十三首级，虽连鬓、短胡、面白色与马复才所供相符，尚恐难以凭信；……携带苏四十三等首级五颗飞驰进城，提出苏四十三等家属令其一并识认。此内苏四十三首级不特苏四十三妻妾认明哭泣，即其十余岁幼女亦抚摩泣涕，其为苏四十三首级确凿无疑。

老百姓不喜欢这样说话。他们更习惯一些诸如“失踪、离走、隐遁”的说法。兰州拱北老马阿訇对我说：“苏阿訇没有下落！没有埋体，所以没有拱北。他得了舍西德走了，走了哪里不知道。”

这种说法，否认了苏四十三骨殖在华林山的说法，暗示了一个隐遁的概念。

今日哲赫忍耶上华林山致哀，常在一处有经文的坟前点香，墓主不知是谁。

4. 新疆的拱北（张夫人母女）

据清乾隆帝与阿桂等人在战争后期研究，决定平定后“妇女发往伊犁，给与厄鲁特、索伦、察哈尔兵丁为奴”——被捕的二百五十九名妇女及女孩，便分为七批，于九月十六日开始踏上充军流放的长途。

失败后在关川被捕的女人们是：“妾张氏、幼子二名、女孩二口”。“女充西”，因此充军伊犁为奴者，当是张夫人及两个女儿。张夫人是哲赫忍耶人民深深崇敬的女性典型。她的清贫，她的刚烈，她以一个女人之身为信仰和丈夫报仇的行为，震撼了一代代后人的心灵。曼苏尔说

传说，没胡子阿訇奉毛拉维尕叶的口唤来到了西口外，住在那里等了多年。……传说，卡费勒在除夕夜玩耍后都睡了，我们奶奶就拿



了把刀，宰了他全家三十几口人。清晨她到满清官吏蒋继武的法庭上自首。官问：“你为什么要杀人？”她答：“我为报仇。”

传说这位官吏沉吟良久，说：“你是个有志气的女人。”大年初一，张夫人就义于惠远城郊、伊犁河畔。

没胡子阿訇知道后赶来，给她念了讨白，她就殉教了。没胡子阿訇把她的血搽在自己的脸上，给她站了者那则，把她葬在河畔。

后来有人在伊犁河岸为她修了一座拱北。河水改道时墓屋被毁了，但是全国教胞仍然涌来。现在教众在河岸上悼念。因此，在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上坟悼念——也许这正是导致回民怀着一种特殊心理的根源。

两个女儿，一葬吐鲁番头道河子，一葬绥定霍尔果斯，均有拱北（又传说有三女，第三女葬于伊犁绥定）。随行的关川海姑娘，自尽于赛里木湖。她们在迢迢流放路上所遭受的折磨摧残，没有一字记录、一点传说。

5. 云南的拱北（马明心二子）

据乾隆与阿桂等拟定原则，“幼男发往云南之普洱、广西之百色极边烟瘴充军”，马明心之长子马顺清、次子马顺真被充军云南。

次子顺真，年仅八岁便镣铐牛笼，仓皇上道。未至流放地便被折磨致死，葬于遥远的云南抱木井。忌日二月十六日。

长子顺清，经名阿布都拉，道号穆罕默德·赛尔屯丁，充军于云南省墨江县他郎寨，后来成为哲赫忍耶在云南的根源。拱北在他郎，道堂在河西县东沟，尊称他郎太爷。忌日七月二十七日。

压迫是宗教的播撒者。

清朝作为第一代“行亏的”公家，替哲赫忍耶实施了远方传教。“女充西、男充东”，于是新疆和云南成了哲赫忍耶的两大支柱。中国三大伊斯兰教中心地带，即甘肃、新疆、云贵，乾隆四十六年以后，都有了哲赫忍耶。



6. 关川拱北（撒拉夫人）

与兰州事件同一天，一生含辛茹苦，为追随丈夫远离故乡的撒拉夫人，听说丈夫已殉教于兰州后，就自杀了。战事平息后，官军血洗了关川。

乾隆《钦定兰州纪略》卷十三己巳，阿桂、李侍尧奏折汇报了这次血洗：

于初五日巳刻猝至官川马明心家，擒获该犯堂弟马三娃即马廷美并马明心之妾张氏、幼子二名、女孩二口、马三娃之母孙氏，又获逆犯张怀德之妻马氏，并访得马明心之长子四十九久匿另庄回民马德裕家，随押令协差飞拿，将马四十九并马德裕及伊子马明耀获解；次日，又拿获外来从教之伏羌回民齐明、齐月，临潼回民拜得明，清水县回民萧明正，山西蒲州回民廉梓玉，新教教读马成祥，马明心表弟马朝林，另庄居住之车满仓，督押至县；又于县城拿获逆犯张汉之妻马氏、女二口、犯兄张柱妻李氏、子女四口，飭县分别解省；并查官川地方大小村庄俱系汉回杂居，其马明心所居官川堡庄内共有回民三十余户，分上、下堡，上堡系马明心等居住。（略）至护送马明心之马成德、马如玉、马成林、马萨满拉即马如昌，亦（略）弋获；（略）回省之后路过陇西又拿获逆犯张明得、张怀德家属共十五名口，一并分起解省。臣等提集各犯逐一严加鞫讯，各供俱系新教回民，或向从马明心念经，称大徒弟；或不远数千里前来拜从；或与马明心交密为之经理家务；或于马明心起解时直送至省；或于马明心正法后群聚诵经；或代马明心收银；或藏匿马明心之子。（略）应将附从马明心之马德禄……（略）三十二名概行正法以示儆戒；马明心堂弟马廷美即马三娃、张汉之兄张柱、张怀德之兄张怀雄、张明德之父张士荣、侄张二娃五名，照缘坐律，概予斩决。马明心、张汉、张怀德、张明德之妻妾子女等共二十六名口分别发遣，其妇女发往伊犁（略），幼男发往云南之普洱、广西之百色极边烟瘴充军。

我在关川随着回民们上坟。一位姓高的阿訇领着我们，先为撒拉夫人拱北点香诵经；然后来到野地散开，围成一个很大的圈子。低沉的索勒，在相距很远的一个个人之间传着，声音时哑时亮，忽重忽轻。最后，大家一齐伸出双手，沉默了很久，为这片土地上被我们围住的和围着我们的殉难者，接了一个长长的都瓦。

关川拱北的墓主是：撒拉夫人及马明心幼子（早夭），传说还有一女。

荒山的上空轰轰滚过的雷声，在清冷的关川窑洞里宁静了，久久地潜伏于旱渴之间。

关川，地处今甘肃会宁县马家堡。怀着一腔后来人的激动，像一切哲赫忍耶百姓一样，我多次瞻仰这处地点。关川踞于关川河之河漫滩上，滩石灰黄，一望茫茫。道堂遗址在漫滩中的台地上，只是一排土窑。此地是著名的无水黄土区，人畜均吃窖水。关川河水质咸苦不能食饮，但冬天表层的冰可以充窖。道堂上有一窖，口有木盖，宛如一井，它就是当年维杂叶·屯拉·马明心曾用以度日的源泉。净身不用窖水，今天穆斯林们用关川河的苦水洗，窖水仅供食用。窑洞今已半颓，当年导师马明心的几处遗迹被庄严谨慎地保护着。洗阿布黛斯时，水漱在口中，难言的苦涩。呛鼻时，不知刺激自己的是苦水，还是眼泪。

关川道堂毁于清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五。

以上是留下了姓名的亡人。

乾隆四十六年牺牲的无名烈士，在时光的流逝中再也无踪可寻了。在乾隆帝亲自指挥之下，至少有东乡唐汪川、安定关川、循化、河州、兰州、伏羌等地点，被清朝公家洗灭。哲赫忍耶清真寺被全毁。只要有一人一事线索可追，公家便把其地哲派清洗干净。哲赫忍耶被定为邪教永禁。其余各派必须设置一种乡约，为清政府监视教务并向政府禀报。一部《兰州纪略》中，罗列着政府掌握的名字；凌迟若干斩决若干，不放一人活命——信仰的鲜血，在乾隆盛世的底层汹涌地流。

我曾沿着黄河的孟达峡一步步走着进入循化。途经孟达工，见清真寺古旧得瓦蚀漆剥，静静地临着河水。黄河冬季，正值枯水，碧波深不可测，两岸上栈道小路密密如丝。那些寺古旧得快要坍塌，建筑

风格当属明末清初，显然未遭受兵燹。撒拉十二工，“惟汉文寺、孟达、夕厂三工俱系旧教，并无新教”，所以它们苟存至今。沿着黄河，左探右听，没看见一座哲赫忍耶寺，没遇上一户哲赫忍耶撒拉人。沧桑已改，事故人非，没有人再回忆他们族中的骄子、那神将一般的苏四十三了。

我又沿着积石山脉钢色的主峰——大力架山的古道出来。一路上藏民的经幡呼呼地抖响在金风里，山溪水清脆地推转着玛尼磨轮。有土色的庄子在远处溶在大地上，难以辨认。有三五个撒拉人的燕姑（媳嫂）走来，说着突厥语感很浓的土话。当年苏四十三那支狂暴炽烈的人马从这山道上一拥而过，然后就像是渗入了这片荒裸不毛的红褐砾石的大山里，永远也无法唤回了。

不仅循化断绝了哲赫忍耶。我曾参与交涉马坡的马明心祖籍旧坟。马坡刚刚雪霁。梯田上下金黄麦垛和闪亮白雪之间，处处跑着汉民的猪。我们关心的那家马姓在此地连一丝口风也听不见了。和队长见了面，他殷勤地劝茶递烟。老人孩子好奇地围着我们——清廷一遍清洗之后，这里已是汉族村庄。村风淳朴如旧，生计依然艰辛。他们自祖宗迁来后已经几代繁衍，虽然一张张脸庞上，已经没有往昔的苏莱提^①了。

在另一处后来也被血洗过的庄子——糜子滩，此地高处黄河台地，形势险要，风景壮观。住民也基本上换了汉族移民后裔。听说有若干户姓马的汉民，其中一个老汉，村人们说他家房梁上曾放着古兰经。于是人们说：你的祖先一定是回民。马老汉气得跳着脚大骂：谁说的？我日他先人！敢说老子是回民！……

流血和恐怖，可以改变历史。

恐怖是强有力的。政治家号召人们冲锋时，他们自己先躲在恐怖之外。幼稚的年轻人豪言壮语，只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恐怖。国家，当这种怪物向国民举起屠刀时，它制造恐怖的能力不可估量。

谁也无法实证式地统计无名死者的数字。能判断的仅是：马明心在二十几个县里的徒众，被洗灭了十之八九。

在这种绝境中，幸存的那十之一二是什么呢？

一是销声匿迹潜入地下的人。

① 苏莱提：相貌，品格。通常指信仰意义上的容貌美。



二是他们悄悄看守的拱北。

他

就这样，伟大的维杂叶·屯拉·马明心的形象，在中国矗立起来了。他全美了创造他的真主——那是另一个“他”^①（Hā）给予他的生命。

他出色地传达了真理对十八世纪中国的审断。

他和一个他的时代，用人们喜欢的术语来说——他的光阴，已经确立。

在以后的历史中，人们多次感到需要重新认识马明心、需要重新发掘他故事的细节、需要追寻他的精神。

——正是由于这种需求的急迫，哲赫忍耶的大学者开始追忆。嘉庆年间，关里爷所著的《热什哈尔》一书，就是在这种溯本追源的渴求之下，使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秘密地写成的。

愈是被禁止和被清查的，受压迫的生存反而给宗教提供了依据。哲赫忍耶紧抱一团，信仰异常坚定。

他们不习惯繁琐，遇事不假思考。重要的教义，有时也含混略去。很难说他们拥有苏非的哲学，虽然他们喜欢神秘的话语。但一切都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马明心——这一事实，使他们骄傲和满足。他们像一种不恋母亲径直跟上严父的粗野儿童。在一个漫长的时期里，确实，哲赫忍耶是一支异色的穆斯林。

不仅哲赫忍耶，凡中国的门宦家，钞本记录中鲜少历史细节，充斥的多是奇迹、甚至是奇迹的荒唐编造。所以，面对这样的民众以及这样的传统，如马明心的人物存在与否，就异常重要。

有一位这样的领袖，人们将团结一致。教门之内，是朝着理想国的努力。伊斯兰的精神，会坚守和发扬。没有这样的领袖，则一切都可能处于欺瞒之下，世俗化的教门一天天会走向破败。

——这是一种锋刃边缘的处境。

^① “他”：苏非派常以称呼真主。

也唯有从这样的视角，才能看见马明心身上光彩的动人。

马明心以后哲赫忍耶的漫长历史，其实不写也罢。其实这本书如题为《马明心传》，或许更是我的本意。

无论在内部怎样受到巨大的拥戴，宗教领袖人物——无论谁都将最终受到严厉的审视。几乎所有的细节、一切微小的言行，都将接受苛刻的驳难。无数历史人物尤其英雄的形象，都在这种后日的审读之中坍塌垮倒了。唯独马明心，唯他愈是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的形象，他的轨迹，才像打磨之后的金子，愈发显露出夺目的光彩。

总结他留下的遗训，已经到了时候：

——他看破了宗教中的利益，传贤不传子，断然拒绝和否定了世袭制。他没有让自己的儿女们沾上一丁一点的利益，哪怕他们优秀、哪怕他们也是“贤”。本书第二门将讲述的、马明心对自己继承者的选择，包括了无限的深意。

——他悟知了伊斯兰的和平本质。他懂得暴力的虚伪，懂得流血的凄惨。他不同意让人民轻易流血，哪怕拥有实力也反对诉诸暴力。他在兰州城头留下的临终遗训，即是放弃战争。

——他选择穷人为自己的土壤。这使得他的哲赫忍耶有了一种扶贫济弱、抗拒剥削、阶级批判的性质。他启发了关于宗教、关于伊斯兰、关于苏非主义在世界上的阶级属性、以及正义性质的思考。

——他反对迷信，试图以参悟、理性、勇敢的思想，对伊斯兰进行阐释。如“知识的终点与宗教的终点”以及“正中的礼拜与川流不息的天命”等命题，指向了信仰领域的最核心、启示了我们从本质思考的方法。

——他是一位真正的殉道者。他的坟茔，不是在无疾而终之后被后代铺张地建成的。他在呼喊和平之后，倒在了暴政的屠刀之下。在他的灵与肉上，确实都有殉道的记号。

由于拥有了如上这些品质，唯他的一生，在后日可能经受住严峻的审视。在众多争夺沙赫、卧里、圣徒名号的人中，唯马明心最具备资格，唯他的根基最为牢固。



他曾宣布：“在刘介廉之后，我就是真主的卧里。”这是一个大胆的自我评价。刘智（介廉）披沥经汉、立足两种文献之海，孤身抵达了苏非海洋的深处、然后携书死去。斯人逝后，中国穆斯林之中又有谁能与他并驾齐驱、做一比较呢？

他说道：“介廉开花，我要结果。”如今南京城昙花早谢，刘氏后裔无一人堪作继承。而哲赫忍耶却成了中国最强盛的教派。这已不是骄傲，也不是自信，而近于一种预言了。

他既是一个出世的苏非，又是一个实践的领袖。他自尊，笃信前定，在兰州的监狱里他说：

“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多斯达尼不能抬头了。”说罢他低头沉思。一阵后他又抬起头来说：“不要恐惧，不要忧愁！托靠主，如果真主意欲，三十年后我们将像太阳一样从东方升起。我们的信众将日日兴盛，扬撒到各边疆。

这一预言的时间判断是三十年。时间的准误与否，不是预言的本质。应看预言是否揭露了未来的趋势和注定的结局。苏非的预言，常常透过历史的剧情、证明真主和善良人的关系。

我相信，在皋兰县监狱里，当他被拷打得满体鳞伤手不能握笔时，当他被公家用烙铁烙去或用手拔去圣行的腮胡时，当他深夜里伸出流血的双手求真主时，他一定看到了如我这一代。信仰将到边疆。是的，包括北京这样的边缘，也在传颂他的英名。

他否定了什么乾隆盛世。

他为我树立了以人的心灵自由为唯一判别准则的、审视历史的标准。经济不等于时代。经济统计数字的表象，使学者变成病人，使书籍传播肤浅，使艺术丧失灵魂。经济使男子失去血性，使女人失去魅力。我的判断只忠于心灵获得的感受，我只肯定人民、人道、人心的盛世。

他的一切深深地让我迷恋。如此持久、如此浓烈。我不仅为他，也为我自己的迷醉惊叹不已。我渐渐懂了，我是为一种真正的美而吸引。正因为是在一个无信仰的中国，正因为是在一个世俗思维统治的中国，导师马明心和他的哲赫忍耶，才如此地魅力无限。

一九八五年春，我接到西海固山里的农民来信，说道祖太爷的拱北光复了，有大尔麦里。

我匆忙上道，赶到兰州。抵达当夜，我便在这个省城街道上发现有白帽子正黯淡地闪在夜市之间。天亮后——我看见一个白帽子的海洋。数万哲赫忍耶的多斯达尼从全国各地涌入兰州，为归真二百零四年的导师致哀悼念。天又下起了哀伤的雨。数万人拥挤在泥泞之中，喧嚣声直入云霄。久居信仰的边疆——北京城里的我，先是惊呆后是亢奋，把宗教的尔麦里，想象成了朝着历代统治的示威。节日过了，激动不已。我不能忍受望着那簇拥成海的白帽子纷纷散去，只留给我一个个难解背影的现实。于是我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只能是《背影》。

一九八九年是脱胎换骨的一年。

那年的岁末，我自信我已成了一名哲赫忍耶的战士。这一年的斋月我在宁夏川的一座清真寺住定，一天天从日出到夜晚，学习了最严谨的全套仪礼。

在这个斋月里，我恰好赶上了三月二十七——导师马明心归真二百零八年的尔麦里。

物换星移，我已变了。我在摸索着正确的方法论，我想着这样一个命题——首先要以多斯达尼的方式，为自己的方式。

远处的老人们穿着褶缝清晰的干净衣服来了，我进水房洗了大净。远处的女人们抱着孩子来了，我戴上了雪白的六角帽。远处的青壮年赶着系彩绸的牛羊来了，我进了殿，上了哲赫忍耶坚不可摧的达依尔。

庄严而悲怆的《大赞》念起来了。

后排传来了哭泣声。

这是不能尽译的阿拉伯语。这是我们选择了的、净口之后才能念出的神圣语言。这是我们的向着最伟大的存在倾诉的爱情。这是我们久久沉默之后的流露。这是我们对人类苦难和牺牲的总结。这是烈士在流血瞬间祈求来的安慰。这是对病态的科学和艺术的挑战。这是对中国一切粉饰的控诉。这是被现世视为异端的永恒真理。这是你再也不能找到的美。



真主的朋友啊，庆贺你
安拉啊，赞颂你
十五的满月，圣光的照耀
一切光芒都黯淡了
真主啊，我再也没有见过
脸庞上有如此苏莱提的人
你是太阳，你是月亮
你是光辉，你是灵芝
你是心灵的灯光

在达依尔上，我注视着圈子对面的人，久久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一张张农民的粗糙脸庞上挂着泪水，有的哀伤，有的僵硬，有的深邃，
有的憨朴——但每一张脸上都现出了圣洁的神采。我再也没有见过这
样的群像，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伤感了。

我的朋友啊
两个世界的心
西与东的主人
被襄助被尊重的人啊
你是两处圣地的领袖
你的生父慈母尽了慈爱
如今谁看见你谁就幸福
在复活的日子里
我们来到你清冽的幸福泉
我再也没有见过
有谁这样渴望欢乐
鸽群为你遮掩，天仙为你赞颂
麋鹿哭泣着，来到你的身旁
它在你门前哀恸欲绝
它说：



圣人啊，救助我一次
让我死前最后一次哺乳

我惊异得不能自制。我不能相信人间真有这样的一种声音。那悲
怆凄厉的“叨热”一跌一落，撕扯着人心一步步向一个纯粹感情的深
渊堕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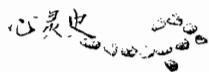
当他们捆扎了行装，正要出发
我赶到了，泪如奔泉
我哭道：领路的人啊
你为我再停一停
唯有你能为我捎去音讯
在早晚面对他的那个栈道上
你为我传递吧
世界上的每个人啊
沉醉于美丽中的人啊
你们对他迷恋而爱慕
啊，给信仰者以喜悦
给压迫者以警告的人啊
我对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这种以激烈哀婉著称的《大赞》念辞，广泛使用于中国回教各派
之中。在这个尔麦里的达依尔上，我被它彻底地征服了。我把一名作
家的自信，第一次变作虔诚献给了它。

那预言般的警句仍在传荡——

啊，从火狱中拯救罪人的人啊
你搭救、你庇护我吧
人民的信奉者啊
在艰难中搭救我、庇护我吧
我们的信仰啊





由于你——

一切忧愁都会消散

啊，我说过：

圆月啊，你照耀吧

唯你有着皎洁的本质

据《曼丹叶合·大赞》改写



海害与潜伏

第二门

他的出世，只是为了这一使命。

他被我们代代地怀念，只是因为他全美了自沙赫马明心开始的——要让信仰保持活力、要战胜世俗化腐败的举意。



选择“平凉”

1

乾隆盛世要赶尽杀绝每一个异端。

兰州战火熄后编辑的一册《钦定兰州纪略》里，充斥着京城和兰州之间过细繁琐的往来文件。

一个词汇——“研鞫”，形象地描述着对哲赫忍耶俘虏的残酷拷问和榨骨吸髓的追究。每一个村庄、每一户祖坟、每一个妻母子侄，都被乾隆皇帝本人亲自监视着“鞫讯”。在拷问尽头吐尽口供的人并不能侥幸获免，斩刑乃是最轻的处置。

保甲在盛世进入了宗教。“乡约”一职及其体系，作为民族的内奸和以夷制夷的制度，从此固定下来，监视密告，形同特务。

贫瘠的甘肃，一片死的宁寂，哲赫忍耶似乎绝灭了。

这一瞬间的视觉，同样出现在知识分子之中。纵观议论过此案的有清一代文人，便发现了他们的盲角。他们不懂：此一处学问深在人心、这一领域的基础常识，与他们的子曰诗云完全不同。

这一传统与品性一直在承续。从清代文人的边疆宏论、到民国期间欧美洋人对哲赫忍耶的情报搜集、更到今日以冒犯民众信仰为目的的异化学术，一根黑线隐然可辨。

他们从没有怀着对民众的同情，所以他们也摸不着活着的共同体的逻辑。过去他们刻意挖掘一代二代的组织秘密、如今他们又纠缠着“高念低念”寻章弄句。他们被闪烁的线索牵着鼻子，摸不着大象的脑袋。固执“调查”的他们从未想过：他们以猥琐的目的，阑入的是人民的



心灵。求知的真理正带着嘲笑，远远地审视着他们。

哲赫忍耶进入了沉默。虽然它的名称是“高声”。以后，虽然它不止一次又投入过喧嚣，但直至辛亥革命满清覆灭，它从未暴露自己的核心组织及教统。^①

深感不安者，首先还是中国的统治者。吟味前一册《钦定兰州纪略》与后一册《钦定石峰堡纪略》，可以感觉乾隆的心境。

从华林山的呐喊声静寂下来，到石峰堡的烽火再度燃起，其间只有短短的三年。

面对着卷土重来的石峰堡反乱，乾隆自始至终总企图突破障眼的迷雾。奏折中比比皆是他的焦躁：他见一人则逼令将帅追查一县，反复强调“另有为首之人”并判断一切“俱系该犯主谋”，宣布查获那个人乃“系剿办逆回第一紧要情节”。应当说，乾隆是有预感的，他嗅到了黑暗中的敌手。那是他文治武功的有力否定者。

但他不可能得逞。

信仰当被迫地变做了暴力或狂热时，其实并不能藉神圣获得胜利。但是当它被迫还原成本质的精神时，它是坚硬的和感人的。

守密，对于信者来说，是心灵的最后一道界线。死固然可怖，但堕入灵魂的火狱，更是真正的恐怖。哲赫忍耶在十八世纪的历史证明了这个道理，统治者可以用压倒的武力打败他们的人，但不可能打败他们的伊玛尼。

真实的隐藏，即使到今天（1989）也没有完全结束。一个漫长的潜伏史，在乾隆四十九年还刚刚开始。二百年虽然很长，但耐心如石上铁杵。

从华林山的叛乱结束，到石峰堡的战火燃起，仅仅三年。

在开始叙述乾隆四十九年的哲赫忍耶第二次起义之前，应当了解：三年两度的剿杀并未把哲赫忍耶消灭，相反却替它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只是，连续的迫害使这个穷人教门涂上了一层悲观的前定论色彩，并步步走上了自己的险路。

① 哲合忍耶的道统、即记载传教链条的《尼斯白提》，直至民国初年一直没有暴露。民国初年马元章从张家川有意识地宣传时，这个一代一代的组织脉络，才被外界以及一直活动于甘肃宁夏的欧美传教士探听到。

在中国传播的苏非派穆勒什德，一般应当拥有一种传教凭证，该凭证叫衣扎孜。如甘肃回族北庄门宦的衣扎孜，是新疆莎车维吾尔族的沙赫为其专写的传教依据。

衣扎孜自然被视为至宝。但世事运行无定，物证从来不是权力的凭据。遍观中国西北的门宦，没有哪一个教门靠着衣扎孜运行。

所以，虽然哲赫忍耶也有关于“凭证”的记录（在《热什哈尔》中有“宝物七件、一百个小石子十个大石子”的记载），但那已近于湮灭，上下均不在意。

这一百一十个石子，意味着你生命中珍贵无比的达依尔。……建立了这个达依尔以后，大沙赫给那十位门徒每人都传授了特殊使命，把他们派向不同地方。

今天仍在使用的石子（板桥支系）。但与其说那是传教的凭证，不如说是即可尔中的工具。

一般说来，在各苏非派的中国化过程中，这些石子^①以及使用它们进行的、西—中亚式的即可尔功课，仅仅在早期还具备重大的含义。

据哲赫忍耶的阿拉伯文内部书籍，马明心以“传贤不传子”的原则、指定几乎无名的平凉穆宪章为自己的继承人时，肯定使用了这些凭证。

首先在《热什哈尔》，其次在《哲赫忍耶道统史传》中，记载了马明心向平凉寻找接班人的过程。后者因作者与宁夏川关系，记述更为密集。

但它们没有说透一个问题：导师马明心为什么向平凉选择？

从史料的字里行间，能吟味出以下几点：

一、马明心几乎不认识平凉穆宪章。马明心是听说了平凉其人后，

① 石子：苏非派在即可尔仪式中用于计数的工具。一般以一个石子代表颂词的一遍、十遍，或更多。这些石子的授予者是穆勒什德，而达依尔上又由掌管者把它们分给众人使用。



要求把他引来一见，在一次面见之后，立即决定由他继任的。

二、平凉穆宪章膝下无子，仅有一名女儿（白水姑姑）。他不拥有将教权传子的可能。

三、马明心同时指定：在平凉穆宪章之后，未来的第三代继任者，将转为灵州马达天。

四、后日尊称平凉太爷的穆宪章，当时究竟是否是一个哲赫忍耶，都是一个疑问。今日百姓们都说：平凉太爷是个格底目。也就是说，马明心甚至不在意自己的接班人，是否是自己派别的成员。

五、穆宪章并非才学出众的大学者，也不是背靠一方势力、一族血缘拥戴的大人物。他不过只是一个寺中的助手，一个喊念唤礼的穆安津，无势、无才、平凡。

——但伟大的苏非马明心找的就是他。马明心就是要找这样的人。

至于为什么，是一道留给后人永远参悟的考题。

由于关里爷是肃南一线的掌教者和大学者，其所处时代又与平凉太爷相去不远，更重要的是关里爷不争权力——因此关里爷著《热什哈尔》一书所载的平凉故事和马明心传位，最为可信：

霍加·维杂叶·屯拉从自己的位置上立起，拉着他（平凉）靠近自己，说：“我曾想隐居山中，让神不知，人不晓。为了遵从我的老沙赫的命令，我出使中国，为了这个人（指平凉）。我的有些门人，拿得起放不下。有些能放下却拿不起。仅这个人，他能够拿得起，也能够放得下。这个人，现在他不知道他，人也不知道他。托靠主！两三年后，他也会知道他，人也将知道他。”

这段神秘意味极浓的话，概括了一个遭到严禁的教团的传授过程。

正是在此处，关里爷在这里改换了连一般阿訇都难解读的波斯文，把这一节郑重写完。

为什么选择“平凉”？

这已经极端机密。埋藏的深意不可测量。霍加是波斯语的沙赫即长老。哲赫忍耶的百姓后来只是似懂非懂。听着“人不知他，他也不



知他”之类玄妙话语，并没有人理解关里爷，更没有人理解他们崇敬的道祖太爷马明心。

人们没有去感悟故事的深意。

相传——宁夏的盖兰达尔等人奉命前往平凉，以进寺学经为名去查访一名德才兼备的人。他们发现了平凉格底目派老教寺的唤礼人，要把他带回关川。

无疑在当时的回民世界，哲赫忍耶是招灾之源头。穆宪章的老母亲坚决反对儿子投奔关川。他的妻子拦阻更烈，据传她终生不入哲赫忍耶。但是为了信仰可以不听父母口唤，于是，关川面会之后，“他进入了静室，虔诚地开始干功，再不问世事。”

关于这一次哲赫忍耶的传继，曼苏尔《道统史传》指出由盖兰达尔执行，并记述了一个“十天路三天走”的故事：

从关川到平凉是十天路程。可是道祖太爷命洪乐府阿訇（即盖兰达尔）三天走完。洪乐府阿訇背起行李拿起拐杖就上路，三天便从关川赶到平凉。后来，道祖太爷就把这次指引的机密交给了平凉太爷，要一切门人不外传此事。

总之马明心生前把哲赫忍耶教权传给了并非自己门下的平凉穆宪章——各种史料记载一致。至于也门带回的衣扎孜，各书均未明确记录。

但逻辑却雄辩地说，恰恰这第一次传授中，有凭证的交付委托。因为穆宪章一生都没有控制大批的教众，若无一种文书或物证，这部历史将与他无关。在那严峻的时代里，平凉太爷在平凉独自孤守的，其实并不是教门、而就是教门的凭证。

至于后来，随着历史的风浪，也随着共同体的地缘与宗族的控制——那一百颗晶莹小石子和十颗含义深沉的大石子，渐渐不知下落了。

马明心对于继承人的选择是宿命的。这种宿命的眼光，源于他对西—中亚苏非派各教团演变的看破。

平凉查访的传说，说明导师马明心强调的是真主的意欲。大事哪



怕再大，委托于前定则大事不难。只要那个人具备条件，“真主若要他成为沙赫，他就能成为沙赫”。这种深刻的托付思想，否定了许多庸人杞忧，也否定了任人唯亲的狭隘血统论。

穆宪章（为行文方便请允许直呼姓名）从关川晤面之后，从一名只是操持杂务的下级教职人物，变成了一名苏非。

他性格朴直，持身苛严。钞本中满载着他的奇迹，然而他本人对奇迹却有过一句警句：“克拉麦提是真主的意欲”。这句话如一箭中靶，达到了近代的伊斯兰奇迹论水平，扫荡了在迷信农民中泛滥的奇迹编造。

他潜心于神秘主义的修炼，曾在平凉米房沟的一口井中追求陶醉。曼苏尔对井中情景这样写：

我不知道是怎样下去的。里面宽得很，水比奶汁还洁白。我看见我们的乌斯达（老师）南京师傅，正用手边捧边饮。

他同样坚守清贫的穷人本色，一如他的导师。

平凉太爷没有吃过可口的食物。不吃筛过的细面，吃的是掺杂枣面的干馍。当他年老时，龋齿松落，他就把干馍放在手里搓碎吃。

所谓“他不知他、人亦不知他”，意味着唯真主尽知。这种哲理味道很强又为农民欢迎的语言，锐利而出人意料，后来成了哲赫忍耶的一种话语传统。

为什么选择“平凉”？

因为目标只是不留给自家的儿子！平凉也罢哪里也罢，不怕天涯海角——在马明心深沉的思路里，他要坚决避开过去苏非门宦的悲剧。既然平凉有一个人品行端正不谋私欲，那么贵重的凭证就可以交付给平凉。

他明白哲赫忍耶并非是靠着也门带回的几个石子、更不是靠着血



统，而是靠着真诚、实力与契机建立起来的。他理解刘介廉，既然真主的学者都那般孤独，他何必指望继承者的能力作为。年轻时见识或经历的、西-中亚直至中国的苏非派在世袭过程中堕落的悲哀，使他警惕血统这种东西。他坚决不把教权交给子女，也不把传承当成大事。

为什么选择“平凉”？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

也许在二百多年的光阴逝去，在物换星移的今天，该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了。一切都必须回溯马明心，确实如哲赫忍耶就是马明心的缔造一样，总结导师马明心清贫参悟、既反对僵硬的教条、又拒绝共同体的异化的原则——其意义已超出了哲赫忍耶。

在那个隐藏的时代，在那个不能高声的时代，导师马明心此举还是一招绝棋，它造成了超出想象的严密布局。

果然，任凭那般的严查清剿，平凉太爷穆宪章一直没有暴露。

他作为第二代掌教人的任务，仅仅是隐藏与守密，仅仅是维持哲赫忍耶的一丝脉息而已。

石峰堡

1

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甘肃官吏忽报盐茶（海原）、靖远一带发生新教暴乱，时距华林山战事仅仅三年。

由于暴动之前已有回奸告密，因此起义者从一开始便公开了其哲赫忍耶的面目。马明心的关川穆里德田五毫不掩饰地宣布：造反一是为马明心道祖复仇，二是反抗公家灭绝哲赫忍耶。

华林山硝烟尚未散尽，清政府及乾隆当然记得哲赫忍耶的风格。于是一路路调兵遣将，一道道严厉公文，大战之幕骤然拉开。

事情在正月里已经酝酿完毕。据清朝军事文件汇编《钦定石峰堡纪略》，田五阿訇于乾隆四十九年正月抵达靖远部署，决定三月十五



日在礼拜寺里向哲赫忍耶教众动员；同时田五又于二月联系其弟子李可魁父子，决定五月初五发难。

因政府设置的回教“乡约”李应得告密，田五阿訇仓促动手。他穿上伊斯兰送葬的卡凡^①，把战火同时在小山、沙沟、鸡窝山、板窑沟、花崖湾、小红沟、新寨、打喇池等地，即兰州省会东北一线点燃。

五日之内，已向靖远扑城一次，糜子滩坪潜伏的哲赫忍耶余众呼啸而起。清廷震动，尝过哲赫忍耶战争滋味的陕甘总督李侍尧畏缩不前。愤怒的哲赫忍耶并无严整计划，只是如一股火焰在疯狂窜烧。

二十四日，田五阿訇于靖远狼山台血战中，腹部中枪，“是日午后，在马营水自抹身死”。他成全了自己求当舍西德的念想，他在战场上归真时，乾隆四十九年的起义刚打满十天。

田五事迹几乎已被遗忘了。他的忌日四月二十四，应该有悼念的尔麦里。他的家属包括“母、妻、子、侄女等一十三名”，于四月二十六日被李侍尧杀害，地点是盐茶城。他的祖、父、胞兄坟墓在小山地方，被刨挖扬灰。

战事稍一停顿。

2

以下的引文，全部出于《钦定石峰堡纪略》。

至五月，南线哲赫忍耶暴民已至数千人。同时清廷侦知，在一个叫做石峰堡的山顶土堡中已有大批回民眷属聚居。五月十一日，义军攻占通渭城，旋又放弃。通渭、伏羌、庄浪、隆德、华亭、静宁近十个县遍地烽火。沿途回民“弃其家产，潜往助逆”，“勾合接应，愈聚愈多”。

接着，在钞本上屡屡见名的底店，“千余户回匪俱于山顶安营。”这是一种信号，像华林山一样，绝处安营是决心赴死的信号。同样，“回民将家口搬入石峰堡聚集，多人持有器械。”这种行为并不是军事行为，甚至可以感到整个暴动都不像是军事行为。这是一些人在赴死。从起义刚刚开始，他们就向世界和后世传递了他们的心意：在如此世道之下，

^① 卡凡：包裹穆斯林遗体的白布。

他们宁肯牺牲。

五月十二日，清军副都统明善被击毙。公家人对此吃惊的心理，见于《钦定石峰堡纪略》。两天后即五月十四日，对新教这个敌手忧心如焚的乾隆恼怒难禁，将陕甘总督李侍尧革职。

李侍尧革职一事，意味着公家企图消灭这个异端的设想已经破灭。近十个县内百数十座村寨山滩在一瞬间起了燎原大火，这一事实使乾隆明白了：他至多可以平叛，但是已无法灭教。此后，公家指令新政策：不问教新教旧，只追究参与叛乱与否，企图阻止“官兵剿洗回民”的舆论更多蔓延。

六月十一日，清军兵分四路（其中一路是在三年前已加入屠杀同胞的老教兵），合围底店。

穆斯林“占据极高山梁，扎大营一座”，另有十几座堡寨互为犄角。人人穿着“白布号挂”即卡凡，首领“手执红旗往来指挥”。

几个时辰的苦战之后，回民溃败。失险之后，回民妇孺间杂，无法再战。投降，这一包括哲赫忍耶也不能避免的、民众的暴力反抗的通常结局，终于出现了。

悲剧的方式，并不仅战死一种。在强权之下，在中国，殉死者也常常不能逃避污辱。底店人在后来清查善后时的遭遇，文件记载详细。依仗着中央的清查严令，后来人才能从地方官的汇报中悉知底店血案的全貌。

清军新帅阿桂在奏折中，策划了这场屠杀的周密计划：“若令海兰察统领大兵前往，声势太盛，……难保无闻信惊疑四散逃逸”。于是决定派一个官小的侍卫明亮以“搜捕余贼为名前至底店”。阿桂亲自“面嘱明亮”，要他告示回民：你们以前不无杀伤焚掠之事，恐怕已经惹下仇怨，若回家也许有人报复你们。现在各地空房荒地很多，“今为伊等筹计”，不如迁居至那些地方，省得招人报复。然后，阿桂的计划是：“若该回民等俯首顺从，即派兵分起解送隆德县按名正法”，如果回民不中计，“即督兵剿灭”。

乾隆批复：“自当如此设法办理。”

于是，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初十，底店惨案发生。

先是告示回民迁徙，“回民等俱称情愿迁移”；于是发兵，押底



店回民前往隆德县。

十一日清晨，酌分数处，派兵严密防卫。即一面点名，一面正法，至日晡全行办竣。共正法回民一千二百六十八名。凡从逆匪徒以次就戮，并无一人漏网。

十五岁以上男丁杀净后，底店妇女幼童二千五百余口，全部被赏给满清官兵为奴。其中近半数充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为奴。

不知为什么，那里如循化一样，后日没有建起哲赫忍耶的拱北。血脉被斩断后，底店人也同样没有后裔，在七月初十为他们诵经悼念，淹没底店的血，化成了黄色的泥土。

应该有那样一天，在那个七月初十的纪念日子里，应该有不同信仰的人来到西海固荒山中的隆德，汇集于底店，祭奠那里的冤魂。

3

此刻，应当说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反抗宗教迫害的据点，已经只剩下石峰堡一处了。

石峰堡不同于底店之处，是关川张姓亲族张文庆的存在。

张文庆，通渭草芽沟人，马明心妻子张夫人族人。秘籍钞本中提及的“著名门人张四爷”，或即是他。清廷军机大臣在残酷的“鞫讯”后总结时，称“田五阿訇……张文庆即张阿浑俱系马明心之徒，张文庆又系马明心妻侄”。底店覆灭之际，他已经准备好在石峰堡绝地中迎接决战了。

石峰堡，“该处本在万山之中，而石峰堡又高踞峰顶，四面有山围绕，形势实属险峻。”

六月十五日清军合围。血战开始，日复一日。义军踞石峰堡万山之中、三面悬崖的险峻，寸土不让。至二十三日，清军制定了炮轰、断水的战略。“用大炮轰击贼营，制造火弹抛掷贼壕焚烧，令其不能藏身”，同时扼住义军水道。

两天后，清军扼断了义军汲水路，三年前华林山的宿命重现了。“马



骡已有渴极滚跌下碇者”。仗打至七月初一，义军“负桶带罐，于石峰堡之后潜行下碇”，强行抢水。

七月初三以后，有的回民“渴极困惫”，从陡崖上不顾死活地滚下逃生。次日，堡内决意让妇孺逃命，打开堡门，任人冲出四逃。清军以为这是义军节粮之计，把“受渴困惫之男妇老幼乱炮打回”。同时，又将俘获的这些逃命者“五百余名，……十人为一起，……一面点名，一面正法”，全部杀害。

这一天是七月初四，距屠底店仅六天。子夜之刻，石峰堡内哲赫忍耶穆斯林强行突围。

张文庆冲锋在前，堡内男女老幼“寂不作声”，“向外直扑”。人称大通阿訇的马四娃断后，“催促接应”。几十路清军“层层围裹，痛加歼戮”，官军“枪箭如雨”。

黑夜之中，血战残酷地持续了几个时辰。黎明，张文庆等受伤退回堡内；未几，堡破，张阿訇、马四娃阿訇等被俘，共两千多名穆斯林殉教，三千多战士和妇孺被俘。如上。

真是“如上”吗？

依照《钦定石峰堡纪略》中清朝大员的军机战报等原始记录，本书叙述了石峰堡故事的结尾。

但是许多线索提示着^①，政府当局修改了战场的记录。乾隆本人、军机处、甘肃官吏和讨伐军大将、大学士——尤其后来编纂《石峰堡纪略》的知识分子和文人们，由于行凶者的卑怯和虚伪，涂改了石峰堡陷落之日的记录。

没有合乎逻辑的最后决战，没有残酷的肉搏，没有官军的奋勇和回民的顽抗。

那一天穆斯林没有抵抗。

那一天是开斋节，伊斯兰最圣洁的节日。

最初觉察蹊跷，是因为靖远一带有过一种传说：当地人从小就听说，石峰堡在礼着拜的时间里升了天堂。



① 本书未能查阅的一种资料，是满文《石峰堡档》。但我曾听保管和研究满文老档的专家说，《石峰堡档》和有关资料曾遭到有意修改。特做注脚于此，等候有日核实。

我曾经不信这种说法。官府没有必要隐瞒胜利，战争就是为了取胜。清朝皇帝生杀有权，用不着在乎穆斯林斋戒。有什么必要隐瞒涂改呢？

兼之历法并不难查。日子是可以核对的。

查核的结果是只差一天！乾隆四十九年即一七八四年，阴历七月初四即阳历八月十九日。时年为回历一一九八年，那一天是回历的十月二日。

开斋节日期是回历十月一日。然而按照规定，在九月封斋一月之后，是否开斋、与是否举行会礼，要以能否见到新月为准。若未能见月，开斋会礼可以推迟一至两天——会礼可以在开斋后两天内举行，这个规定很关键。

可以断定：石峰堡内困守数月的哲赫忍耶回民一定是在举行开斋节尊贵的仪礼。从七月初三以后两天，都是教法规定的开斋节期限。

他们在等着敌人。他们已战到最后一息，现在他们唯求在一个贵重的时刻投奔天堂。七月初三、七月初四，他们渴望成全自己。绝望的死守，这一刻成了一种罕有的等候。

巧合的时间揭露着真实。

官军方面对死守孤堡的回民更加恐惧。官军久攻不下，束手无策已经很久。由于打前阵的是“土练”和“老教士兵”、还有陕西提督回官马彪，他们一定向统军的阿桂密献计策：山顶堡子里的叛民是为教造反，那么一定不会缺礼开斋节，回民入拜便不许再有杂念，哪怕被杀也不能停拜，所以可以攻此一点。

阿桂决定的总攻，于是定在了开斋节。

《石峰堡纪略》在“钦定”之后，行文暧昧。把七月初四一日、初四至初五凌晨、初五一日，混淆叙述。而且只字不提穆斯林是否曾经集合礼拜、是否放弃抵抗。这部钦修文献只是叙述官军勇猛，似详细而瞒大节。据此书说，决战是回众“向外直扑”，官军打的是截杀突围者之肉搏大战；“黑夜力战直至寅刻，杀贼兵有千余，贼尸积满壕内”云云。但是行文中也露着马脚。如“层层围裹，痛加歼戮”，就像是屠杀而不像决战；“官兵一拥而上”，也透出了官军乘某时间突袭的迹象。

只有他们杀死的穆斯林数目，可能有所依据。



真正可以使任何人都信服的，是一个在当时当地、督办粮草的甘肃小吏写下的《平回纪略》。

这个小人物没有乾隆皇帝和大学士阿桂的复杂考虑，也没有大文人监修方略的福气。他的小书，记下了关键的一笔：

至七月初四，值回教过年。其头目阿浑内营诵经，贼众咸伏地庄听。

大将军知其不备，密令土练鱼贯而上，大兵尾后。遂登贼堡，拥入，贼众仓皇，手无器械。杀死千余，落崖死者千余，带伤获者及千……堡内外积尸，付之一炬。

这应是最准确的记录。由于作者的军中小吏的身份，他一语道破真情。

而细读《钦定》的七月初四夜至初五这一时间“力战”的描写，能看出编辑涂改的痕迹。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话，被“钦定”的编纂漏删了：

初三，贼营内甚露慌乱。时闻妇女号哭之声。

也就是说初三当夜，山上动静异常。不知因什么原因，“营内甚露慌乱”且妇女哭泣。

初三乃是开斋节正日。被官军觉察的喧嚣动静，只能是牺牲仪式的宣布。无疑：当张文庆决定放弃抵抗、等官军攻上来就举行典礼，妇女们闻讯嚎啕大哭。百姓们举意牺牲，等着屠刀砍来。

那一天已可以判定：

根据《平回纪略》与纪略的文脉，可以推断：从七月三日进入开斋节起，百姓举意赴死，终结这场反抗。

七月四日，官军乘节日突袭。兵卒鱼贯登山后，山顶堡中立即开始礼拜。

官军冲进，“层层围裹”。告别尘世的“讨白”词开始了，张文庆阿訇念起《古兰经》：“以怜悯和仁慈的真主的名义……”



多斯达尼就这样开始了开斋节。浊哑的赞颂伴着悲哀的啜泣。而官兵涌进，大杀大砍，“痛加歼戮”。拥挤嚎啕的穆斯林“手无器械”。他们一排排、一堆堆地倒下了。血水淹满了破堡。他们在悲愤中跳崖，尸体填着沟壑。无人再战，殉教牺牲是舍西德的高品，何况又在这样神圣的时刻！

没有反击。只有屠杀。

——在这刀刃般的一线分寸上，乾隆皇帝和他的御用文人们感到了恐怖。在人道的逼视下，暴政突然害怕了。他们企图掩盖，他们不敢触犯一个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大限。

于是伪作和赝品，就这样成立了。它们貌似公允，其实媚贱。它们是“书”的耻辱。

石峰堡的形势，与华林山一模一样。

奇怪的是穆斯林总能找到这种地场。苦旱的黄土高原和黑暗的中国都茫茫无边，他们对走出去已经绝望。他们只想念瞬间的天堂，只盼享受一瞬的满足。

他们如愿以偿了。

天就这样亮了。流着血忍着渴的穷苦农民们，就这样庄严地永别了石峰堡。七月五日的晨曦依旧涂亮了陇东的荒凉山野。三年前开始的尔麦里，已经念完了它的最终一章。十八世纪，在中国穆斯林的眼里，确实结束了。

接续与守密

1

乾隆皇帝，这个盛世的君主，发现了大西北的某处藏着一个对手。

他是个精明人，他觉察出，奏折里缺少他要的东西。他讨厌手下那些贪污的大吏，那些人在西北的黄土沟里疲于奔命，和对手打了半年仗也没有知己知彼。

他觉得这个对手古怪。

这一年他已经跨进皇清盛世的门坎，他不能容忍草民中出现不祥的怪物。哪怕一个人，他在前些年处死了一个私自出国旅行后若无其事回到广东家乡的“出国犯”梁某——而西北的一个黑影却无法被他斩决。

他感到，这是一个危险的影子。清查在他本人追逼下，进行着。

于战前修理石峰堡的马正芳、马廷秀二人一经见于上奏，乾隆立即追问：“马正芳、马廷秀已被阿桂等飞飭查拿，现在曾否拿获？作何审办？”

张文庆之子张太等二人先在通渭被捕，后来义军扑城时知县王楼因为害怕放了他们；乾隆怒斥：“若虑其抢夺，亦当即于正法，何得辄行放送？”

固原有马升贵者，为生计挖窖喂养牲畜，被疑为破城藏兵，捕后追究不已。乾隆一直问至点滴，居然查出马升贵与田五阿訇熟悉之事，后来斩马升贵等三人，充军烟瘴五人。

田五、李可魁殉教日早，乾隆追问：“该二犯尸身，阿桂、福康安曾否亲自验明，将伊剝骨扬灰？”

乾隆读甘肃官员奏折中有供词曰“马明心于四十六年正法后，我听得河州有他几个徒弟，伏羌也有他徒弟”，马上嘱咐：“留心细访河州、伏羌二处马明心徒弟系何姓名，共有几人，从前从何办理，详悉具奏。”

田五阿訇之兄田友被俘，乾隆指示：“详悉研鞫，务得确情。”

乾隆于各起事首犯或押入京或已被杀之后，还嘱咐甘肃阿桂等，要他们在俘虏中搜查“平日通同商谋，足备讯问者”，为获得新线索，“复加严鞫”。并且感叹说：我不过为着甘肃永远宁谧，你们地方官自当能体慰我心。

哲赫忍耶的组织，如飓风中的一棵树，被摇撼撕扯，几几被连根拔除。

第一个危险濒临暴露边缘的案子，是秦州密尚德打刀运往伏羌一案。



官吏追查极细，包括刮刀、铲刀、裁刀长度；是否确系“口外刮香牛皮所用”、运往伏羌可赚钱数、密姓回民的根源以及密尚德之母改嫁伏羌马家的始末；最后发现起义军营中有一个“密姓回民，年约二十余岁，随贼打仗，其父密阿浑现在秦州”！这样侦破了密家与义军的关系秘密。公家判断“秦州必另有党羽”，黑手立即伸向陇南——这是哲赫忍耶在清查中的一个紧急关头。

密阿訇，据曼苏尔《哲赫忍耶道统史传》：

道祖太爷首次到秦州（今天水市）时，遇到了密阿訇和吴阿訇。他俩带着自己的教众来会见道祖太爷……他们走后，太爷对众门人说：“密阿訇是一位清廉的学者，吴阿訇是个内污的人，不可误认！”……后来，密吴二人被捕入狱了。……密阿訇凛然说：“一切事都是我干的，与他没关系。要杀便杀！”密阿訇壮烈殉道了。

牛皮刮刀一案审查得细而又细。公家虽然诬以“打造军器”，但实际上案情仍然酷似一铁匠生意。向公家告密的“乡约”吴耀先，无疑就是曼苏尔写的吴阿訇。互不相干的公私史料，仅在此案上完全吻合。密阿訇在追查之下，把口供纠缠于打制刮刀一事之上，始终没有吐露哲赫忍耶教内组织的一个字。

再一次危机，是乾隆皇帝本人注意到了口供中有句“黄胡子阿浑、哈掌教俱是马明心徒弟”，而且发现了所谓“黄胡子阿浑籍隶灵州”。于是可怕的魔爪突然伸向灵州。

灵州是隐伏的另一个哲赫忍耶中心。皇帝直觉不同寻常，灵州官员确认：“黄胡子是称呼不是姓氏。灵州回民并无黄姓，止有王成仁从前系新教阿浑，于乾隆四十六年当官具结，改从旧教。”

这一刹那极其危险。灵州其它王姓哲赫忍耶不知怎样忍住了恐怖。七巴巴、盖兰达尔巴巴，都没有暴露。三年前被迫改信旧教的王阿訇无辜被捕，“于司监病毙”，乾隆已经捉住的一根线，又悄然断掉了。

在恐怖之中的甘肃（包括今青海东部、宁夏全境）穆斯林中，不仅有背教弃教者，甚至父举子、翁举婿。在每一个哲赫忍耶传播过的地点，屠杀清洗都在进行。继底店血案之后，阿桂总结：

通计节次拿获正法、及打仗杀死贼回共八千余名。又李侍尧、刚塔等歼戮逆回妇女一千余名。此外，尚有各州县拿获正法、并现在监禁候讯应行正法人犯一千余名。

有数的遭难者已达万人以上。妇女幼童除底店已经流放为奴的一千九百余人外，石峰堡以及各州县逮捕的回民妇女儿童“尚有二千六百余名口”。她们也沦为奴隶。与底店合计，哲赫忍耶的女孩子被充军为奴者，人数约在五千以上。

清政府血洗过的地点如下：

小山、海城、底店、石峰堡、马营、官（关）川、草芽沟、老鸦沟、蔡家堡、乌家坪、朱家河、大马家庄、白马庄、马家堡、糜子滩、鹰窝石。其中公家大臣福康安在血洗后亲自监视巡查过的地点有：小山、关川、糜子滩。至于抄查没收回民田产，据公家统计：“山川、水草、荒熟地共五万一千四百三十三亩六分零；瓦房、土房共三千八百三间，土窑六百一十五处。”哲赫忍耶的清真寺虽然在三年前已经全毁，此次又查出七十三间，又全部拆毁。

这是一种极限的恐怖。回回雄无下场，奸亦无下场，即使叛卖者也几乎全数被杀了事。回民马得周举报亲生儿子马连举、侄子马良臣、马良得。苏德首出女婿马彦。黄进章密告外甥吴进宝。石峰堡决战之夜，石峰堡出了一个企图倒戈以自救、向公家建议由他劫持张文庆阿訇献官求赦的叛徒马见几；乾隆命令“妻子亦当发伊犁给兵丁为奴”，马见几本人“永远牢固监禁，遇赦不赦”。

可以感觉，但谁也不可能构拟那恐怖的具象。乾隆四十六、四十九年以后的穆斯林，也不可能想象。哲赫忍耶在那一年里承受的，乃是整个中国的罪孽。

但是秘密依然并未泄露。

张文庆，这位草芽沟张夫人的侄子，这位在宗教和血缘两面都与哲赫忍耶难舍难分的农民，这位乾隆四十九年反抗的主将，虽然被公家“反复究诘”，但是坚持“匿不供吐”，“坚不承认”。在亲生儿



子张太(泰)殉难、关川同学中伏羌马得建、田五、黄胡子阿訇、哈掌教、密阿訇等人人都已被害的形势下，他不仅不供出穆宪章，也坚持不供出盖兰达尔巴巴等所有著名的关川穆里德。张文庆是哲赫忍耶第一个被押至热河受凌迟刑的殉教英雄；他以他的坚贞和鲜血，维护了马明心和张夫人的荣誉。

哲赫忍耶的中核部分一直隐藏着，忍受着一切一切，顽强地坚持沉默。在疯狂的屠杀和决心一死的对抗下，清查与守密的较量，一直进行到很久以后。

在这里必须提及清政府的另一面。清王朝对哲赫忍耶派、以及后日在咸丰—同治年间对云南、陕西、新疆以及各地穆斯林起义的残酷镇压，使得一种“清朝以灭回灭教为国策”的错误印象广为流传；而事实并非如此。

即便在对伊斯兰教压迫最严重的乾隆四十六、四十九年，清朝也从未有过对伊斯兰教的禁止，更无有过对回族的种族灭绝。正相反，历朝皇帝甚至对一些叫嚣禁绝回教的官员屡加怒斥、甚至绳之以法。

早在康熙年间，已有过以“夜聚明散”为因，举报回回谋反的事件。雍正年间，山东巡抚陈世瑄及安徽按察司鲁国华等官员上奏朝廷，以“不知供奉何神”为因，“请概令出教，毁其礼拜寺”，“戴白帽者，以违制律定拟”云云。

康熙以及雍正皇帝却予以痛驳。曰回民为“国家之赤子”，怒斥陈世瑄、鲁国华等“不知其出于何心”“非有挟私报复之心，即欲祸乱国政”，鲁国华等因此丢了官。

发生于乾隆四十七年战争前后的“海富润案”，更是判断清朝国策的一个重要例子。

海富润，海南岛(崖州)三亚村人，乾隆四十七年五月由汉口返乡，途经广西时，因携带江宁友人袁氏所赠伊斯兰书籍而被拘捕。广西官员不知这批经书如《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都是前朝名士刘介廉的名著，反而顺藤摸瓜大兴搜捕。各省官员纷纷下手，书籍的著者、作序人、刻印者、藏版人都遭所在各省的搜捕。此案追至南京，方知刘介廉早是故人，于是将刘氏族人和印书人袁国祚等逮捕，广西朱椿并立即上折，



主张就此禁止回教。

乾隆得知后忙传谕纠正，先把被捕人等概行释放，更追究朱椿“办理错谬”，着令革职留任。

从此案可以窥知清朝政治的成熟。清朝据此一步步奠定了处理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如此的政治环境，也为哲赫忍耶暗示了诉求与反抗的限度。

战争善后策结尾时，政府承认了这一较量的失败。陕甘总督福康安奏：

若言各属必无马明心徒弟，臣亦难以尽信。

而乾隆则赐予福康安诗一首，形象地说出心事：

善后犹应慎筹划，
听无声勉视无形。

他明白：他的对手就在这片无声无形之中。

2

恐怖是漆黑的。而恐怖里面的秘密，则是真正的暗黑。当恐怖达于极限，当国家权力不惜使用罪恶的手段来实现恐怖时，秘密如一块黑色的铁，冷漠无言，决绝沉重。

对于公家来说，哲赫忍耶已经再也无从寻找了。

对于分散于特殊的线索之外的哲赫忍耶难民来说，情况也一样。哲赫忍耶此时是一只濒死的、无形的老虎，脉息游离，仅仅剩下一点肌腱的悸动。

早在上一代光阴即乾隆四十六年之后，大批哲赫忍耶就已经失去了教门上的联系。吟咏石峰堡前后史料，有一种感觉是：田五、张文庆都只是在盲目奔突，在一腔感情的驱动之下。



这只看不见的伤虎，只有一丝气息在微弱地吐纳。这丝气息，就是尊称平凉太爷的穆宪章；这只虎尚还悸动的肌腱在一条腿上，这条腿远远伸向灵州——以上便是在缄默与秘密里，今天大致能发掘构拟的一个影像。

谨慎细读《热什哈尔》，可以判断穆宪章确曾入狱。但是又可以断定他的入狱原因，并非哲赫忍耶新教案。

因为四十九年的善后恐怖中，倘若某人以新教罪见官，此人几乎立刻能名达乾隆御案之下，折磨鞫拷，最终无有苟存者。穆宪章若因新教案入狱，则断无活路。《热什哈尔》关于平凉太爷下狱的记载极少，正反映关里爷的严谨。而诸如《道统史传》《曼纳给布》，所记的多是后代的一些纪念之情。

总之，平凉狱中的奇迹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奇迹，是他丝毫没有新教徒的表相。他隐藏得太深了，其深度已经与哲赫忍耶判若两类。因此他能够在平凉狱中仅仅以一名普通人的身份受苦。关里爷所作《热什哈尔》中，仅仅用波斯文写了残缺的一句：

霍加（指平凉导师穆宪章）病的时间很长，病根是（乾隆四十）九年的监狱里得下的。

他在狱中忍受着拷打吊刑。他的心还在忍受着更沉重的一种刑罚。平凉与灵州一样，是哲赫忍耶未遭涂炭的幸存地区，没有参与抗争的平凉人和灵州人，在那些日子里眼睁睁注视着同胞的牺牲而苟活。哲赫忍耶在靖远、伏羌、通渭、隆德以及关川周边激烈地赴死，在平凉和灵州却屈辱地追求着存活。

绝不是平凉太爷穆宪章背弃了苏四十三阿訇的血性。冥冥前定中，具备色百布（条件）的人物必须服从自己的使命。这就是“口唤”的含义。苏四十三和穆宪章都是洞悉自己的人，他们必须各自完成自己的前定。

后来曼苏尔记述的牛木头故事，做了这样的注释：

牛木头阿訇的学问全美后，平凉太爷就命他到平凉北边的毛家对

村去开学。

这一笔似乎在说：穆宪章在执行掌门人的职权，而且多少控制着平凉附近的地区。但是，在乾隆四十六、四十九年之后，能够暗中维持哲赫忍耶的组织，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牛木头）到了该村，人们对他不闻不问，很冷淡。……牛木头阿訇在寂寞中自叹道：“毛拉啊，您把我派到这里来开学，而他们却不来照面，这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期情况混沌不明。曼苏尔的著作成于民国初年，不能尽信。

牛木头阿訇克服了困难站稳了脚跟，然而随着牛木头知名他也遭到了拘捕。但并不可能由于哲赫忍耶的关系。

公家捕走了牛阿訇，“打断了他的双脚，拉到平凉先游街，再斩首示众。”而穆宪章老人家只能目送他赴死。牛木头远远望见平凉太爷时，大声高呼，平凉太爷只能流泪，“用拐杖重重地敲着大地”，他们的关系不知详细。

毛拉见敌人绑着牛阿訇游街时，心里难过极了。他老人家急忙回家，独自干了个尔麦里。到了结束的都哇尔，他老人家念了很长很长。

在连空气中都充满杀机的大恐怖里，在视野眸子每天看着穆斯林的凄惨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在一躯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身子必须担起重重的指令下，所谓“平凉太爷”隐没在无声无形的海底，谁也看不见他。非但迫害者，就连名义在他属下的哲赫忍耶，也看不见他。

如今人不知他，他也不知他。

像闪电照亮黑暗一样，关里爷在《热什哈尔》中记录下的马明心的预言，在此刻投来一道光芒。直至今日这句话依然暧昧，引人反复地参悟。



在强烈的光芒中，我看见一个垂暮的老人。他跪在坐静的一口枯井里，那井在平凉一个寒村附近。他的形象，是一个久久祈求着的衰弱老人。

由于命定的悲剧，教争都以殉死为结局。留下来的事业，总是由痛苦的生者来继承。这也是一种信仰者。忍字的含义是沉重的。但要紧的是，他濒死的生命，系着哲赫忍耶的一丝脉息。

久之，平凉太爷其人，愈来愈“人不知他”，愈来愈像是一个谜。《曼纳给布》写的一段比喻，反映了哲赫忍耶对平凉太爷的理解：

传述：伊玛目·阿兰（愿真主净化他的心）向盖兰达尔问道：“似乎火中含有水的湿润，那是由于悲哀；而水却含有火的燃烧”——这两句话有什么含义？

这是一段使哲赫忍耶怦然心动的诗句。因为这是他们每天念诵的《穆罕麦斯》中的句子。他就是水，沉静得不起波澜，悄悄地隐藏着燃烧。

后来，平凉附近有了一些生气。但是灵州的黄河灌区，才是导师马明心指定的继承之地。平凉太爷穆宪章和他的女儿白水姑姑最操心的，是怎样把衣扎孜转交给灵州。

灵州人潜在地下，甘肃人风飘残絮。由于诬告时有“耳毛为号”一句，清朝更以“新教老教耳毛为号”为标志捕杀哲赫忍耶。据传，从那以后，凡属哲赫忍耶穆斯林一律不再留蓄圣行的腮胡（圣行即遵效穆圣行为），忍辱毁形，剃净两腮，以记深仇。他们说，这是末日审判时和迫害者打官司的证据。直至今日，这种面容仍是判断哲赫忍耶的一个记号。

但是，如果以为他一生只是沉默守身，那就低估了平凉太爷穆宪章的作用。他最主要的贡献，是执行马明心的遗训：通过把教权再一次传递外姓的手段、坚持排除血统的原则。

仍是见识拔群的《热什哈尔》记载了这一举措：

艾布艾拉曼（关里爷，引者注，下同）说：白水姑姑她是我们伟



大毛拉的爱女。他曾对我说：“一天我哥哥（族兄）曾向我父亲祈求教门。父亲说：教门有穆罕默德·者俩力（马达天）掌管。稍后毛拉提醒他说：你把这话不要告诉别人。哪怕它在你的肚子里烂掉也不许泄露。”

所以他们一直缄默，不向外界轻易诉说。人的心灵不是学术资料。除了水之外，液体中尚有乳、蜜和酒。在人民那样地付出之后，他们需要的不是被表述，而是公正。

经过了被百姓们统称为“乾隆四十六九年”的一个时代之后，哲赫忍耶确实成了中国——这茫茫无情世界里的真正激情。哲赫忍耶的高声赞诵，连同我的这一缕声音，再不介意命运的施舍。在鲜血化成了黄土以后，无人知道：领袖、道堂、拱北、即克尔、尔麦里，以及全部的陀里伽提体系，都渗入了地下，在暗中无声潜流。

相传，后来在穆宪章弥留之际，穆家子侄曾经企图争夺。白水姑姑按照父亲的遗命，藏起传教的凭证，把它交给了从灵州赶来的人。

平凉太爷穆宪章执行了教权的再次姓氏改换。这一方针的设计者是导师马明心。而白水姑姑，因她的行为得到了后日的崇敬。今日到平凉拱北上坟的信众都要绕道白水诵经，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如今，我们可以理解《热什哈尔》记载的、马明心的这句话了：

维尕叶·屯拉说：在沙赫中再也没有像我这样的沙赫了，因为他们都不能一手调养两代光阴的领袖。我一手调养了两辈领袖——显现的已经显露了，隐藏的还在等着光阴到来。



马明心在继承人问题上的举动，给人留下了永远吟味的余地。他也因此一举，能够名入最伟大的苏非行列。从阿拉伯到印度、从西亚到中亚再到中国，数不尽的苏非教团都因为世袭而渐渐变质，最终走向了可悲的衰败。唯有他，不仅坚决排除了自己的儿子们、而且敢于把重大的权力交付给一个念邦克^①的老教人，不仅如此，他依然不放心，

① 邦克：召唤礼拜。

继续苦心设计，指定了异姓的第三代继承人。

再三地称颂马明心的伟大，决非是重复一句煽情之词。因为马明心以他的实践，证明了他对宗教中利益的拒绝。在平凉和船厂接续之中的、他的果决做为，不仅将指导一般穆斯林，而且将为一切所谓沙赫、太爷、哈里发做出了指导：他告诫一切涉足权力的人，应该怎样对待权力、怎样认识宗教。

导师马明心没有认错人。他选择的接班人，不打折扣地执行了他的遗愿。后日尊称平凉太爷的穆宪章，同样排除了自己家族内的阻力、坚定地把暗藏着经济利益的权力，交付给了陌生的灵州人。他的出世，只是为了这一使命。他获得尊称、他享受拱北、他被我们代代地怀念，也只是因为他全美了自沙赫马明心开始的——要让信仰保持活力、要战胜世俗化腐败的举意。

使命完成了，他就要离去。

穆宪章身在垂危。曼苏尔书载：“当他身体非常衰弱时，疾病折磨他时，他的功修非但不减少，反而更上紧了。”他在苏非的苦修中，挣扎活到需要的日子。在这日子到来之前，他只求功修与坚持。

毛拉捧起了尊贵的手，做了很长很长的都瓦。所用的时间有念三遍《雅辛章》的时间。在这之间，毛拉的面庞都变黄了，但声音却没有中断。他的声音好像温和的风在拂动。

他的病已经沉重不医。关里爷听自己的同学说过，在侍奉平凉太爷时，喂了药后劝平凉太爷睡一会儿：

毛拉大声斥责：“嗨！我三十年没有睡觉了，今日你叫我睡什么觉！”

他掌理哲赫忍耶三十年。现在终于到了安息的时刻。他遣人去了碱地平川的灵州，灵州大师傅马达天赶来了。

曼苏尔以下的记事使人惨不忍睹：

船厂太爷开始不敢接受。平凉太爷对他说：“你必须接受。这是真主的前定。”……说罢，猛拉了船厂太爷一把。……叫他摸。当他摸到胸膛、肚脐时，他停止了。平凉太爷却命他再往下摸。他就从命，摸到了两个睾丸，它们肿得像两个铁罐一样。

穆宪章，道号伊玛目·阿兰（世界的前导），尊称平凉太爷，归真于回历一二二七年（1812，清嘉庆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他的拱北，在平凉南台。

这座拱北在同治十年、一九五八年曾被两次挖掘捣毁，后来恢复，吊唁者经年不绝。

平凉太爷以他的一丝微息，坚持了哲赫忍耶的传递。在他溘然长逝之后，十八世纪终结了。

其实大陆上尽是这样的故事
只不过这一个刚烈悲凉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
一个庄子和另一个庄子
瞧那家五兄弟，娶了五个女子
五门亲家
三家近在海原固原
两家远在云南新疆
五弟兄的上一辈
哥儿仨姊妹两个
——爷爷是流落的人
一根地缘和血缘的绳索
一条家门与教门的纽带
如今数一数
一门百十个家庭
底层贫贱的故事
他人又谁知究竟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
一个庄子和另一个庄子
纠缠，交织，伸延
生存的望想，虔诚与虚伪
伴随了周期的牺牲
不觉间它蔓延了三五个省
占据了一角中国
 共有的一个过去
 罕见的一样心情
 合着背着沉重麦捆下山的
 农夫的脚步

从此旱渴连山，甚至天子脚下
一个默契的暗号
 把未曾相遇的两人
 变成了知己的一对
勾连的红线，浸血的纽带
串起一群骄傲的异端
滚滚的黄土，冷漠又绝情
 它就是你我的祖国
 它就是尽头的归宿

其实大陆上满织着这样的线
只不过这一根血泪斑斑



第三門

法罪

会有一天到来，那时的人们将认为拷打是重罪、流放是重罪、压迫他人信仰是重罪、侮辱人的心灵是重罪。中国史在那一天将被大幅改写；无论开疆拓土的武功、无论百废俱兴的治世，都将在人道、人性、人心的原则面前，重新接受审视。



两姓三家

我们依据的最基础的史料《热什哈尔》，在开始进入了第二代的叙述时，突然改换使用波斯语书写。书中的敬称也改用波斯语“和卓”^①。这一现象极其罕见，令人参悟不已。应该说，使用一般学习过伊斯兰教与阿拉伯语的教职人员都不懂的波斯语，是为了更加保密。

《热什哈尔》的后一半、使用波斯文写下的第一句是这样的：

和卓，穆罕默德·穆合印地·盖兰达尔阁下说……^②

从这突兀变为波斯语的一句之后，半册书写的几乎都是平凉太爷穆宪章的事迹；而这第一句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一个叫盖兰达尔的人物。

盖兰达尔，人称洪乐府阿訇，乃是灵州七巴巴的一门亲族。当地耆老传说，这一族马姓，一直是灵州哲赫忍耶的核心。

盖兰达尔是能从《热什哈尔》中确认的关川穆里德。吟咏盖兰达尔与导师马明心的件件记事可以判断：上溯到关川时代，在“天下黄河富宁夏”的古宁夏灌区，已经种下了哲赫忍耶的种籽。

它的规模不会大，所以在乾隆四十六、四十九年的灾难中没有暴露。它的信仰异常坚定，并未弃教改宗。

它隐忍潜伏，等待着出世。

① 和卓：更多译为“霍加”，先生、老师、阁下。

② 三联书店简体字版 P.74、台湾商务印书馆繁体字版 p.94。



《热什哈尔》的波斯文部分，密集描写了导师马明心把教权传到异姓的苦心安排。如今一目了然，全部过程，包括思路、寻找、穆宪章到达关川的面试、他回到平凉的作为、他接着把教权向灵州又一个异姓的传递——都在道祖太爷马明心的设计、或直接指挥下实践和完成。

再重温一遍关里爷在《热什哈尔》中记下的那段话：

相传：一天，维孜叶·屯拉说：“在沙赫中，再也没有像我这样的沙赫了：因为他们都不能一手调养两代光阴的领袖。我一手调养了两辈领袖。显现的已经显露了，隐藏的还在等着光阴的到来。”

也该重温平凉太爷穆宪章默默无语中的深意。他及他的女儿白水姑姑，没有辜负自己的沙赫、没有辜负马明心对他的看重。他冲破了家族的贪婪，把哲赫忍耶的传教衣扎孜，送向遥远的黄河灌区、交给了一家陌生的马姓。

至此，在伟大苏非马明心的主持下，哲赫忍耶派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次权力交替。这个苦难的穆斯林集团，居然在镇压的腥风血雨之中，在所谓“两姓三家”（马穆两姓，阶州马、平凉穆、灵州马三家）之间——实现了移权外姓、规避世袭的自我塑造。

就这样，在十九世纪就要揭幕的时分，一个被禁止和屠杀的伊斯兰派别，它的名字，它的实体包括所谓凭证，完成了转移与潜伏。继循化、关川、平凉之后，这一回收容这颗顽强种籽的土壤，是富庶的宁夏川。

第三代接续的新领袖，是灵州的马达天。在他接续教统以前，在当地被尊称为“灵州大师傅”——其父人称灵州七巴巴，后日被川区哲赫忍耶视为始祖，尊称巴巴太爷。

马达天乃是巴巴太爷的长子。据说，他年轻时曾由叔父盖兰达尔巴巴推荐，直接到关川觐见导师马明心。这一口碑并未见于《热什哈尔》，仅记载于晚出的《哲赫忍耶道统史传》：

尊大毛拉道祖太爷对洪乐府阿訇说：“除了灵州七巴巴外，就只

有你了。没有别的人了？”洪乐府阿訇答：“有的。”“他是谁？”道祖问。“灵州七巴巴的长子。”洪乐府阿訇答。于是道祖太爷就叫洪乐府阿訇去灵州请船厂太爷来。当年轻的船厂太爷跟随洪乐府阿訇来到毛拉道祖太爷家里时，正值道祖太爷在窑洞里干尔麦里。洪乐府阿訇急忙进了窑跪上达依尔，而船厂太爷在窑洞外等候。

尔麦里结束后道祖太爷走出窑洞，他看到船厂太爷后高兴地说：“很合心意！是个清静全美的人！洪乐府阿訇眼睛亮，能识人！”并叫洪乐府阿訇好好调养他。

马达天，道号古土布·阿兰（世界之轴心）。后来因流罪黑龙江卜奎（今齐齐哈尔）而中途逝世于船厂（今吉林市），被民众尊称为船厂太爷。

他的光阴，仅有短短六年。

短短的六年，几可忽略不计。若说这六年有什么意义，应该指出：它承当的“两姓三家”的一环，是苏非史的优异活例。它强化的对世袭的警惕，它象征的对世袭的拒绝，乃是苏非精神的真谛。

由真正的苏非马明心导演的这一系列实践，不仅给中国的哲赫忍耶历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即便为整个伊斯兰文化，也提供了一分有益的贡献。

这六年时光是微妙的。

这六年既延续着前两代的迫害，也有一丝从平凉后期就开始了的喘息。

血腥的国家恐怖，逐村逐户的清剿，总会有松弛的时候。很难在细节上考究，很难描画承前启后的细微。

穆勒什德的身上，也染着时代的色彩：既像前辈一样经历了牢狱磨难，也多少享受过微渺的小康。

弹指一瞬的六年光阴，几乎没有留下一笔记载。不能判断当时的哲赫忍耶究竟怎样潜在地下，不知他们有无公开的一寺一坊。也不清楚他们的苏非功修、包括诵读《穆罕麦斯》和晨礼后的即克尔，究竟是一律停止、还是在秘密地艰难维持。

相传道祖太爷因遵行圣行蓄留腮胡而招祸、至平凉太爷光阴决定



一律剃须毁容——不知究竟是在这六年里，还是在更后的光阴里，成了一项习俗规矩。

也许功课并未停止。也许还有人坚持着。也许打梆子代替唤礼的习俗，就起源于这时。

清晨，村镇的黑暗中响起几声单调的梆子声。人们不去理会那是有人巡夜，或是谁在打更。而沉默中，哲赫忍耶的人悄悄起身了，他们藏在黑影，进入了秘密的地点，开始晨礼。上述图景，不知是否真的起源于那时。

一直延续到很久以后，青铜峡、灵武、吴忠一带的哲赫忍耶很少唤礼，而以打梆子代替念邦克（破晓的宣礼词）。打梆子代邦克，在马达天之后很快成了灵州的牢固规矩。或许它的第一声就敲响在马达天那六年？亦未可知。

这六年，本质上仍属于马明心的大时代。尽管道统已二次易姓，中心也向灵州转移。被农民式的地缘与血缘思维控制的、新的宗教组织和思想，是经过了那短暂的六年过渡之后，才兴起于黄河古灌区的。

六年弹指而逝。自自古土布·阿兰·马达天被农民们尊称为船厂太爷——哲赫忍耶历史的早期阶段，便结束了。

外面，喧嚣的十九世纪已经开幕。

房子与甜瓜

像平凉太爷一样，马达天一生谨慎忍让。相传，他甚至委屈求全向人下过一跪，引起过议论纷纷。

但下跪的传说，只是描绘了当年在灵州曾有过的一段艰难。那短短六年，已经不再如平凉光阴那样忍辱包羞，而是正逐渐从平凉的三十年折磨中苏醒屈伸。光阴的特点，由“盖房子”一事揭示出来。

史称“盖房子”的事件，大约是盖大房子：它可能是领袖的家屋，也可能是教门的道堂。

在西-中亚的苏非教团，礼拜与念即克尔、清真寺与即克尔场所，是不同的两回事。专门用来举行即克尔念诵仪式的“房子”，叫做哈



乃卡等，不一而足。这种场所，有时也被译成“道堂”。

而在讲汉语的回族世界，“道堂”一语的含义截然两样。远不同于那些苏非派兴盛的西—中亚，在回族世界即克尔的吟诵，被节制到了最低限度。看似疯痴的即克尔仪式，绝不可能为非礼勿视的回民接受。一切苏非派在进入中国伊始，就立即对仪式的陶醉部分尤其身体动作，实行了大幅的削减与自律。它的场所，也就删除了热烈的即克尔改换为谨严的尔麦里、并添之权力与中心的含义，而称为“道堂”。虽然这个“道”字，还保留着苏非道乘的残迹。

无法猜测船厂太爷马达天那六年间，所谓“盖房子”——究竟是盖了一处即克尔场所、是盖了一个道堂、抑或仅是一处大户豪宅。从曼苏尔的行文，可知他对“大房子”毫无警觉。能判断的是，恐怖的空气已然淡去，农民们已经想着大兴土木：

教下来向毛拉讨口唤，要修建道堂。为了避祸毛拉不给口唤。但教下再三强求，于是毛拉违心地同意了。结果是大张旗鼓，大兴土木。毛拉的心里难受，眼前映现着灾祸。

一天，洪乐府阿訇为盖房子的地点来见毛拉，毛拉痛苦地说：我的老师啊，你看，我的胡须头发都白了。他们硬说是口唤；今天要为我多修些房子，明天要为我多修些房子。这样做，难道是为了使萌芽的种子断绝吗？

喘息使人倾向安逸，太平岁月催生世俗。在中国农村，房子象征富足和地位，太平年月的盖房子，任谁也阻止不能。

而怂恿与推戴，又从来是表现虔诚的机会。显示虔诚改善自己——是宗教社会中农民提高地位的惯技。从来如此，众人常会推动危机：

不出毛拉所料，在房子动工的晡礼时分，灵州政府派人来抓毛拉了。捕得迅疾，使他连告别都来不及。

关于马达天被捕的原因，民间还有一说。传说原因不是因为盖房子，而是由于一个甜瓜事件。



这个民间说话借用了新疆知识。自乾隆年间开哲赫忍耶流罪新疆的先河，因马明心夫人张氏刚烈的复仇以及她的凝聚力，或许至马达天前后，新疆已经有了哲赫忍耶的悄然传播。这个故事的逻辑是：新疆多斯达尼人关上坟探望导师，乃属合情合理。

故事说：嘉庆二十年左右，一个新疆教徒因自家种出了两个奇大的哈密瓜，便举意把这两个大瓜送给宁夏的穆勒什德。他长途跋涉，晓行夜宿，到了甘肃。一天，他挑瓜路过一道哨卡，守卒看见这么奇异的鲜货，便要求买下来。但是那人不肯卖。哨卡上，兵卒和挑瓜人纠缠了一会儿：

——挑着的瓜，你怎不把它卖了呢？

——这是我敬上的瓜，不卖。

——你还要走北京城敬上么？

——我走灵州敬上。

——走灵州你朝啥人敬上呢？

——我给老人家敬上。

这段对话，惟妙惟肖如一幅天津上的画面。我曾在甘肃、宁夏、新疆、吉林四个省（区）听到过不同方言的这个故事。农民们不太在意曼苏尔写的兴建道堂说，而喜欢对哈密瓜故事添枝加叶。

人们继续对小故事发挥想象，甜瓜又成了瓜干。说一个回民在客棧晾晒瓜干，被“申兆林”（送给甘肃清吏的诨名）妻子闻见香味。强买不成，罗织罪名。马达天因此牵连，被捕入狱。

但是，毋论房子抑或甜瓜，这些农民版的小说里有一丝异样。从乾隆四十九年到嘉庆二十二年，经过了这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哲赫忍耶已在不知不觉之间，涂上了一层人间烟火的颜色。

显然压迫松弛了，得意忘形的“大房子”兴建着。官府的警戒逐日麻痹，教门“老人家”地位急升，甚至能接受教众的“敬上”。

大约可以估计：到了嘉庆二十年左右，哲赫忍耶已经死灰复燃。人数不会太多，活动也仍在秘密里，但是，在从新疆到宁夏的莽莽大



地上,那只无形无声仅存一丝脉息的死虎,正从血泊中缓慢地抬起头来。

卜奎与船厂

1

乾隆灾变之后,哲赫忍耶有了一种扭曲的心理。即便无罪但自认罪人,似乎总等着拘捕、审判或杀头。

第三代领袖马达天于嘉庆二十二年获罪流放,固定了从乾隆年间已经建立的、这种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感受。他们坚信自己将永远处于歧视与迫害之下,他们与统治者的关系,每一刻都可能崩溃。

马达天一案的详尽,无法考证了。能肯定这不是一件所谓新教案。所以,力气都用在了遮掩之上:

从灵州押往兰州的途中,一个名叫王爷的人来相送……他出钱派一个人把毛拉送到兰州,要送的人转告毛拉,到了兰州衙门不要招认。

同时又安排马达天的亲属统一口供:

我父亲是个生活孤苦的穷人。为了解决家里的生计,他才给人们开学当阿訇。……我的父亲什么也没有留下,只种了几行树做拐杖。我们是拄着拐杖乞讨度日的人家。

青铜峡一带流传过一个“中闸子爷用钱赎船厂太爷”的故事:

兰州官吏向营救马达天的人公开索贿。索要银数传说不一,有说两千银,或说四千两。灌区中闸的一家富户决意营救,他卖尽两串骆驼队和家产,又去“河州撒拉人”地方找到一姓马的乡老,两人逐村逐寺化钱粮,凑足官吏索要的银数,送到了兰州的省衙。

省府断案:流放黑龙江卜奎地方。

卜奎,今齐齐哈尔,当年是不毛之地。灵州的一批百姓决定,随



领袖走上流罪之路。卜奎这个陌生的名字，正在召唤着他们。

嘉庆二十二年，共有十二名农民由牛二爷率领，拥着囚车，踏上了遥遥的东北长旅。他们公开的身份，是同案的罪犯。

从兰州到瓦亭镇的路上，毛拉的次子来探望他。夜里，在客栈里，毛拉写下了尊贵的尼斯白提；然后对儿子说：“行亏的公家把我充军到东，又充军到西，这并没有什么。总有一天，他们的王国要被消灭，丝毫不留！记住：他们将要威风扫地，只能遭受战争。他们的高位要丢失，变成粪土。他们将从豪富变成贫贱！……”他的儿子紧紧地靠在仁慈的父亲怀里。

“写下尼斯白提”，也即写下了从也门至中国代代沙赫的道谱。这句话意味着紧急之中已难能顾及“衣扎孜”凭证，教权——就这样在流放的监禁中、在罹罪的父子之间，实行了传授！

嘉庆二十二年夏，流放黑龙江卜奎地方的第三代穆勒什德马达天，以及自愿追随他的十二户灵州农民，进入了松花江上游的河谷。

公元一九八九年夏，从北京启程——我也走向了松花江。

景观骤然一变。看惯了大西北哲赫忍耶式的荒山秃岭不尽焦黄之后，两眼因突然涌入浓烈绿色渐渐疼痛。丘陵、原野、丛林，隐藏不住大东北无边的肥沃。

遥远西省的罪犯，流放到了东北的尽头。在这里，他的短暂光阴、他的残生和后世，究竟会遭遇怎样的折磨和侮辱？眼前只见风景雄壮，遍地丰饶。夏行将尽的大自然，正在全盛。

车越过一线山岗，直下烟雾蒸腾的河谷。每一分钟气温和湿度都在增高，不久后我已经汗水淋漓。松花江河谷的闷热，窒息着我。

此地叫做船厂。

我从来没有遭受过这样不祥的溽暑。夜里躺着，黑暗如火狱般湿热。我紧闭双眼单手擦汗，通宵不能入睡。一百七十多年前，也是在这种可怕的夏季，他们的囚车正停在此地。我在苦热中忍受，似乎感觉到——船厂太爷就坐在我身边，在漆黑火烫的夜里，汗水淋漓地注视着我。



毛拉预感自己将回归到真主那里。他把一块白布撕开，缝成卡凡，命令儿子拿到（松花）江里去洗。儿子不忍与毛拉诀别，迟迟没有去洗。

马明心指定的、哲赫忍耶第三辈穆勒什德马达天，穆罕默德·者俩力，道号古土布·阿兰，于嘉庆二十二年九月初六日，归真于流放途中的船厂。于是他被尊称船厂太爷，拱北在今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畔的山岗上。

随他自愿同罪充军的十二户人家，仍被官差押解继续上路，一直到了终点，黑龙江的卜奎。

在天高皇帝远的大东北，这几户西北人苟延残喘，渐渐地存活了下来。船厂和卜奎两个地点，也从那时起，被画入了哲赫忍耶的地图。

据传说，当船厂太爷一行流放途经北京时，影响和震动了北京的穆斯林们。在古代，“民主”的空隙还是不小的，前来探望的人很多，据说有人就因此参加了哲赫忍耶。后来朝阳门上坡出现了著名的哲赫忍耶清真寺，可能源头就上溯于斯。

但是真正能称感人的事情，发生在齐齐哈尔（卜奎）。

古老的格底目穆斯林，怀着东北人的同情与豪爽，展开了无私的胸襟，迎接了这批可怜的犯人。

当听懂了解数、再站到齐齐哈尔清真寺那古老的砖墙外面时，我压抑不住心中的万般感慨。

这座寺的侧视图，宛如一个奇异的谜。一般人，包括有学识的穆斯林，并不能看出它的究竟。

此寺看似一座，其实一中有二、大中有小——在主寺高耸的大殿背后，紧贴西墙的朝向壁龛，又套建了一组不易察觉的西院。小门、前庭、接着又一座殿顶耸起。于是同一道大院墙之内，浮现出第二座小寺。

大寺藏小寺！……我惊奇不已。这是诚挚的齐齐哈尔人、若细说是纯朴的格底目老派——不怕官方威胁也不顾自身安危，其中费用更



无从计算——为落难的哲赫忍耶修盖的小寺。

即便在全中国，齐齐哈尔大寺也是建筑的奇迹。这座巍峨的古建筑，寺中藏寺，土木寄情，造成了中国伊斯兰建筑中思想和营造的奇观。

历史即便抱憾流逝，建筑却能继续讲解。它的高墙在四抱之内如隔开了魑魅魍魉，它的殿堂在间架之间像游走着一丝深情。它象征着牺牲获得的理解，它是历史给予罪人的安慰。没有留下记载；已经说不清这座建筑兴修时的动议、筹资、人物，以及一切生动的故事了——但它是中国穆斯林包容、怜悯、公正的标志。直至未来，它仍会以建筑的语言进行解说，告诉人们什么是伊斯兰，什么是社会正义。

2

我点燃的香上，青烟袅袅缭绕。我第二遍朝着他的卢罕摊开了两掌。避开着他的注视，我的都瓦在战栗之中念完了。

可怖的酷热，压迫着墓室中的空间，挤压得我忍受不到下一秒钟。汗水凝成了碱，浸疼了我的额头。在溽暑的深夜我陪伴着他，暗中提念着沙赫马明心的名字。汗水又唰唰流淌而下，冲下的汗碱流进脖颈，流向我的胸腹。在松花江苦夏的低谷中，凡人被煎熬至此，就会陷入真正的思索。

知识分子以及理想主义向着底层的融入，或者说，与民众共同体的结合——就是这样一种过程。

再也没有比这更痛苦的过程了。它如煎熬、如蒸烤，不仅皮脱色变，还要更换思维。它伴随着民众苟活的生计、贫富的分化与荣衰的演变，平淡无奇又惊心动魄。

但是在这过程之中，人获得的并非仅是秘密而已。忍受是那么难以坚持，但它画出了真实的面相。肌肤撕破般地疼痛，但此刻启示是扎实的。你举意为百姓们书写，但空有情感不能达到结论。我花费了半生，获得了这样一句话：“正确的方法，就存在于对象所拥有的方式之中。”只有让两脚粘满了泥巴，只有懂得底层的规矩——青春悲愿的实现，才能找到方向。

没有更恐怖的泥泞了。我暗自察觉与掂量，我琢磨着自己对他们



的融入。他们的生存，他们的思路，尤其他们对未来的向往，持久地对我摇撼与校正。

也没有更决绝的出发。这是一次从六十年代的出发、一次从革命与红色的出发、一次终旅的出发——我默默立誓，在吉林山岗的溽暑之中。

《哲赫忍耶道统史传》的第三门借船厂太爷马达天之口，记录了一段伟大苏非马明心的言论。

它罕见地讨论了这样一个命题：知识与人的关系。这段话给了我巨大的启发^①。

船厂太爷说过：“我们正道的创造者维尕叶·屯拉（马明心）曾指出：‘学者如果只倚仗他的知识而衰死，他的死有混同于无信仰者的危险。’”

《哲赫忍耶道统史传》接着写到了两种学问：一种是“心里的”，一种是“要宣扬的”。它告诫说：

你已经有了知识了。你千万不要把知识的光芒熄灭，而使你自己坠回黑暗！你不要熄了那光芒，以免来世降临，别人凭光芒行走时，你却处于黑暗！

我不再怀疑犹豫。此刻举念坚如磐石，我已经决定了我的形式。
余下的可以托付语言……

松花江水缓缓地流淌，如生命的沉重长旅。走通一条路确实很难，但是多斯达尼、现在也包括你，一直就这么走过来了。

我跳进松花江游泳。这是浸泡过逝者的卡凡布的江水啊，我竭力记忆着流水抚摩的触觉。

波涛流过周身，松花江水波浪拍响，像即克尔一样，单调而重复，不停地询问与独语。

告别船厂拱北，告别可称沙赫马明心最后的私淑弟子的、船厂太爷的灵魂的那一天，我感到一种难言的重负。拱北悄无声响，隐没在



① 此处几节阿拉伯文乃由北京大学东语系马金鹏先生特为译出。

浓绿的山岗上。

它知道我的心事，我知道它的秘密。我们默默对视，谁也不说一个字。

流放是节制的残暴，是国家的一种特殊镇压手段。船厂太爷马达天的被捕和流罪是偶然的；但是专制中国的一支异端，在遭受了屠杀、追查、改宗之后再遭受流放，却是必然的。

会有一天到来，那时的人们将认为拷打是重罪、流放是重罪、压迫他人信仰是重罪、侮辱人的心灵是重罪。中国史在那一天将被大幅改写；无论开疆拓土的武功、无论百废俱兴的治世，都将在人道、人性、人心的原则面前，重新接受审视。

关于船厂太爷的六年，能写的只有这么多了。纸写尽而墨未浓，正是历史学的感慨。历史因我们的投身而栩栩如生，但这种学问已经超越了语言。

一代的光阴，一瞬的六年，连同远溯乾隆的镇压，都永远逝去了。哲赫忍耶的第一个历史阶段，经历了三代人两场战争，终于在此时闭幕。

以后，他们将要在天下黄河富宁夏的灌溉区、继而在南至云南西至新疆的十多个省份里、在强韧的血缘与地缘维系的中国，步入一段漫长的新历史。

哲赫忍耶，这个自从诞生伊始便一直遭受断罪、流放、禁止的人民共和国，在三代之后，在新的历史中会留下怎样的足迹、在最终会获得怎样的评定呢？

今夜你孤独面壁忍着铁窗冰冷
明晨我天涯终旅面对大漠荒凉
禁锢中的求知，如无字的课本
聋子的耳朵
正倾听着你

飘忽的影子最后被捕了

又是凝视黑夜，通宵不能入梦
启明星升起时我们目光相遇
沙漠里的驼队
在星光下等候

那一天芸芸万众将如飞蛾扑火
那一天巍峨群山将如碎屑散绒
连接着西海固三千大山的可怕荒废
末日那天寺里
谁能祈祷私欲

萎缩的思想在甘受西风的肆虐
没有诗，诗人在构思新潮的献媚
随大鼻子特种兵抢滩登陆和占领
作伪的世界
赝品的荒漠

哦，只是人不愿向动物投降
手臂也不会承认，徒然播撒了种籽
在茫茫人世和不尽大地上
埃希路^①

——热情以沉默掩饰

哲赫路^②

——尊严在公开自卫



① 埃希路：低声，阿拉伯语第二人称命令式。

② 哲赫路：高声，同上。

新世紀

第四門

最深处潜藏的一个本质，在那时悄不作声。

一切的发生都唯因顺其自然。

一切的选择都只能顺应民意。



世纪初

十九世纪迟迟地开始了。

哲赫忍耶，这支在古老中国的大海里形象罕见的少数民族群，在三代之后，也开始了它的第二个大时期。

并没有谁在开始就提示，最深处潜藏的一个本质，在那时悄不作声。贫穷而烈性的穆斯林，被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纪。

十九世纪，无论在世界或在中国都是一个大时代。今天回顾时发现，一系列原初的问题，那时都已经一一出现，但却要隔上百年之后，才让人们能够逐一领会。

不用说，以农民为主体的哲赫忍耶群众，对环境并没有觉察。前定论是一种强大的理论——哲赫忍耶随波逐流，只是比别人多着一份感情。

伟大的著作家阿布杜·尕底尔·关里爷，此时还活着。但是他的《热什哈尔》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却只字未提。

这耐人寻味。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初叶，关里爷是一个不愿描述当代的历史作家。为什么呢？难道非要后代的人们也永远只能使用“参悟”——这苏非式的、艰难的读法么？

只有当历史大河几转几折、时光流淌了两个世纪之后，只有当腹心的内容终于凸显浮上——这种写法的深沉，才被一束暗光照亮。

此刻谜讖微微开启。此刻人们似乎懂了，似乎能与古人的心，触摸神会。

史实永远支离破碎。而记忆，哪怕是镂骨铭心的记忆也会被遗忘。



血在褪色以后就变成了黄土，被人熟视无睹。所谓真知灼见，挣脱不了先锋的命运：当它独自出世孤独探索时，它不仅曲高和寡掷玉入泥、而且放弃了于通俗中求弘扬的契机。而当它被结局证明以后，庸俗的聒噪鼎沸而起、喊叫的都是它昨天的见识。它沉默了——这是一种学问和艺术向宗教皈依的过程。

新世纪在它上升时，万物复苏。哲赫忍耶这个集团能够获得发展，是十九世纪曾经宽容的证明。

人民，尤其农民的心粗糙而实际。首先要存活下来，然后要温饱生计。哲赫忍耶在它的早期（前三辈穆勒什德以各种形式赴难的十八世纪）所遭遇的、无法喘息毫无和平的环境已经变换，哲赫忍耶思想体系中那种单纯强硬的世界观——出现了微妙的改动。

但人们并不觉得那有多么急切，更要紧的是，封冻的大地终于回春了。

苟活下来的哲赫忍耶穆斯林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

被禁止的清真寺虽然简陋，但已经一座接一座修起。晨拜和下午时分，贵重的即可尔不仅可以使使用高声、而且已经用了灵州调了。唤拜宣礼的梆子声不再是非法的暗号，而已经是哲赫忍耶的风俗。尔麦里上《曼丹叶合》抑扬顿挫，吸引得穆斯林一坊坊随了这个门宦。剃净腮须、但在下巴蓄一绺白胡子的老人来往于集市，自豪地给人讲述道祖太爷被官府烙掉腮须的典故——真主是多么慈悯啊，它使万物复苏了！

无论如何，在十九世纪之初，哲赫忍耶这一教派不仅死而复生活了下来，而且在谋求秘密的发展。

嘉庆二十二年春夏之间，船厂太爷马达天在流放途中，把哲赫忍耶第四辈穆勒什德的地位传给了长子马以德。他的道号是哈给根俩（主道的真实），因后来归真于四月初八日，而被百姓们称为“四月八太爷”。

关于四月八太爷的这一代“光阴”，可惜可以依据的史料很少。

其实这个时期意义重大。因为它远不仅是一次死里逃生，而且是一场全面的枝蔓繁衍和制度规范。经过了这次发展，哲赫忍耶草创了它日后的规模，并承袭、修正、固定了它全套的仪礼体系。

这一辈光阴共持续了三十二年，是哲赫忍耶史上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被后人称为“第一次复兴”。

这次继承人传授交接的地点，一说是在“从兰州到瓦亭的路上”，一说是在“皋兰的监狱中”。

这至少是当时紧急形势的一点注解。马以德（为行文方便请允许直呼其名）若非是以亲子关系，甚至无法靠近被囚的穆勒什德。牛二爷等十二人虽然据说追随流放，但实际上应是同案犯。牛二爷本人，甚至可能是那一案的主犯。

史料中没有提及衣扎孜。曼苏尔只提及船厂太爷给儿子写下的“尼斯白提”。

但是教权究竟曾经怎样传递，其实细节已无须考据了。总之，是在危难的掩护下、是在焦急的催促中、是以农民认可的方式、是按照中国文化的习惯，一切发生得自然而然。

农民们焦急地围在四周，他们压低声音激烈催促，推搡簇拥着领袖的儿子。无人理会世袭与否，谁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瓦亭路上，皋兰狱中，驿舍牢屋黑夜里的事情，如今已经不能复原了。只是天亮之后，满目盐碱的平川渐渐发亮，大地又开始了一天。

谁能苛求民众？谁能苛求自己的文化？对百姓的顿足，对历史的抱憾，不如换作置身于他们中间，一起摸索共同体的改造。对于从“六十年代”蹒跚负重一路走来、终于找到了他们的我来说，我不能苛求这样的一群。

这些曾真地流了血的人，这些被歧视与被禁止的人，这些在底层孤立无援的人，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的权利。

道祖太爷一生和平传道却在兰州被斩首，平凉太爷被折磨到睾丸肿得如两个罐子，船厂太爷在充军途中半路倒毙——首要的问题，永远只是知识分子的正义。

只有与民众融为一体，才可能与他们一起克服和超越地域与血缘、在明天实现更高的目标——这是一种美好的结合，也是一种深刻的救赎。一个写成“红卫兵”的名字与他们的结合，乃是一种意义深刻的重生。需要的不是挑剔与歧视，而是与他们站在一起，去摸索改造与进步。



一切的发生都唯因顺其自然。

一切的选择都只能顺应民意。

在擦干血迹站起来的这个穆斯林共同体身上，它新生以后呈现出的，不过是中国社会的原来本色。

第一次复兴

在瓦亭驿或皋兰县的泥屋里，在解差押送的囚车中，哲赫忍耶实行了它的第一次父传子受。无论怎样情势紧迫，无论多么事出无奈，无论所谓教权在当时怎样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父传子受的世袭过程，在严峻迫害的推动下，在多斯达尼的拥戴下，还是被完成了。

——这也是一个进程。它终于也没有因为“哲赫忍耶”而例外并且另辟蹊径。从此之后，沿着黄河边古老的秦渠汉渠，它开始了漫长的跋涉。

但是依然必须强调：并非由于粘上了封建的泥巴，伊斯兰就失去了活力。不仅如此，穆斯林的步伐往往就是这样——从未纯净无瑕，也未曾止步后退。

十九世纪初是一个天赐的契机，抓住它比什么都重要。在那个历史的关头，真主的口唤只是一句话：给你一切，只要你复兴伊斯兰！

从哈给根俩·马以德开始，以后延续的两代，抓住了历史的契机。虽然书面记载缺少，但今日即是历史的痕迹。时隔一百多年，哪怕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不惊异于那次复兴的规模。

主体是一群穷苦农民的哲赫忍耶，在十九世纪初的复苏中，不知自己身处一个无形之阵，也不可能认识这种无影之敌。他们缺乏对自己习惯的文化的警惕。他们没有觉察到和平的侵蚀，也没有去参悟伟大的苏非马明心、以及前三辈故事启示的道理。

在哲赫忍耶陶醉于大踏步发展的同时，它像一条汹涌的河，一程程朝着世俗化、封建化、中国化的方向，迅速地流淌。这一运动的过程，集中表现在——穆勒什德的世袭、地缘的宗教组织的结成、以及对西 -



中亚苏非仪礼的改造上。

无疑最大的传教功臣是清政府。他们的不公正与霸道，募集了广泛的同情。

船厂太爷的囚车途经北京，穆斯林闻讯赶来观看。居然就在罪犯东去出关不久，北京城东便出现了哲赫忍耶的影子。严禁的布告尚张贴九门，警告的石碑刚在牛街立起——就在皇城脚下的北京，哲赫忍耶已经从马以德的光阴开始、经过他的儿子马化龙一代，形成了上坡一坊、昌平一城的规模。

除北京和东北之外，徐州、南京、山东，南北各省都星星点点出现了哲赫忍耶。在资讯匮乏时，唯逻辑能做依据：能断定其中有马以德一门的暗中奔波，有他们隐蔽的活动。

恐怖的禁绝还恍如昨日，人们更习惯的还是潜伏。然而可以辨明的讯息却千真万确地说明：几乎半个中国，到处都有了哲赫忍耶的活动。

惨淡的经营究竟曾如何进行，今天已经无法想象。

后日尊称四月八太爷的马以德，在一个个村庄奔走。谨慎地越过县界，先慢慢聚起失散的信徒，恢复在屠杀严查中麻木了的信念，使哲赫忍耶重新复活于关川、平凉等旧地；然后再尝试进入邻近的县份，寻找自己的据点。

迫害被果断地利用：新疆、东北、云南三处哲赫忍耶的流放地，都无声地拉上了哲赫忍耶的细细链条。

血统这种奇异的东西，有着韧性的力量。经过清朝公家权力的大迫害之后，哲赫忍耶的每一户人家——不单因为信仰而且因为血统，都和政府结下了血海深仇。血统常是宗教的基础，尤其在回族中更是如此。



宁夏，在狭义的地理含义中，它指的是青铜峡周边的黄河古灌区。哲赫忍耶在这里找到了它最肥沃的土壤。

三代以后再经过四月八太爷时期——在这块土地种植稻米的灌区农民，几度成为哲赫忍耶的骨干。他们的观念、由他们组成的穆斯林共同体的存在方式，也多少地影响着哲赫忍耶的方向。

一些家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民国初年如曼苏尔等学者的著述中，多是他们的故事：

牛阿訇（愿真主怜悯他）替毛拉承担了罪名。衙门里的官审他，用残酷的手段处治他。他们点燃香烧他忍耐的脊背，用炭烧红了铁链捆他坚硬的膝盖，又把滚沸的油滴进他不怕疼痛的耳朵里。酷刑折磨得牛阿訇几次昏厥。尽管如此，他没有供出毛拉的一言半句，他把一切真假都挑在自己肩上。

顶案的牛二爷今日可考。这是一户在吴忠灵武一带有名气的回民。在冤罪和镇压的危机总是纠缠着穆斯林的中国，牛二爷家族的行为，经常是挺身而出，迎风顶罪。

继牛二爷后，宣统年间哲赫忍耶回民因有人演戏污蔑起义领袖马化龙而打伤人命，诉讼中牛家第三代人牛金全出庭抵罪。这一家后来改姓为马。几十年后，此族第五代马继嗣又为教门被捕入狱，而马继嗣正是我结识甚深的一位老人。

就这样，家族、关系、地域，都是断线接续的方式。一片片的亲属关系，随着纲举目张，长成了大树的根杈枝叶，在村言土语背后织成的，是真实的社会。

如此一丝线索，系着我的笔端。

十九世纪初是哲赫忍耶复兴的时代。而四月八太爷马以德，正是这一复兴运动的领袖。

导师要重建的，首先是导师自己。镇压之后权威的影响淡薄了，站出来的人必须使民众重新相信。用大西北的土语来说，他必须要证明他是“真的”，要证明他身上真有“口唤”。

记载中处处可见他的操守：

白天，灵州太爷经常用饥渴来折磨自己，把粮食积攒下来换成《穆罕麦斯》。晚上他刻苦办功，他老人家的这些美德深使教下敬爱……他经常跪着参悟。他和门人谈话只谈教门，从不说一句闲话。他没有

耐夫思^①。他经常微笑但从不大笑。他从不穿细布，炎热夏天里他也穿粗布长衫。冬天他只穿一件没有里子的羊皮氅。他随众礼拜。每逢吃东西，他就立起右脚铺平左脚跪好（以示感恩）。他从不搭脚不跷二郎腿。他只吃很少的饮食……

毛拉每天都节食，把食物散给教下去吃。每逢饥荒难捱，他就到屋外摘些绿杏子啃。

这样的事很重要。施散与安贫，其实从来都是判断的第一标志。当一个共同体演变重生的时候，领袖人物的道德水准和宗教操守，他能否坚守清苦的修持，是共同体维系之线的绳结。苏非老人家必有的苦修，是凝聚民众的吸力。记载中也有马以德的这种苦修。传说苏非坐静时用一种木杈，也曾被他使用：

有个虔诚教民的妻子是个有操守的女人。她恭敬地缝了一对枕头，请丈夫送给尊敬的毛拉。送去时，毛拉问：“你们以为我能睡觉吗？”的确，他们不知毛拉的夜晚。他在礼拜，在赞主。当过分疲累时他只是将头靠在一个小木杈上，稍微打个盹。由于这种干办，毛拉年老后双膝总是疼痛，用皮条绑在膝盖上解疼。

从这些故事中能忆起一种熟悉的形象。哲赫忍耶前三辈导师，都曾有过类似的形象——苏非对自我形象的塑造，往往给予群众一种寄托。贫苦的农民判断真伪是非，通常只看这种形象。他们受到了感染，于是他们跟随而上。形象的感召是奇异的，成功往往因此而来。

可以揣度马以德的苦心。

生存或者灭亡，都在他一个人的动作。必须生存，那么必须改变。他判断着民众的需求，选择并实践。

他在古老灌区灵州，给人们讲述也门的灌溉故事——这个故事透露了马明心时代的遗留：据说在灌溉庄稼时，也门人习惯插一块木板计算水量。

他规定三天洗一次脚巾手巾，大概哲赫忍耶独有的对脚、手巾的



① 耐夫思：脾气、气质、生命。

重视，就起源于这个时期。

他强化了哲赫忍耶的许多宗教细节。比如宰牲规定，用于尔麦里宰牲的鸡羊牲畜，宰前必须拴养喂食、以保证洁净。

他缓慢地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传教，不仅恢复了哲赫忍耶的信仰，而且建立了完整的穆勒什德（导师）、热依斯（地区掌教者）、阿訇（村坊清真寺主持）、多斯达尼（教众）的体系。

据《曼纳给布》记载，中国各省在这次宗教复兴运动中，共有如下地方和村庄恢复或跟随着哲赫忍耶：

平凉、徐州（指淮阴等地）、秦州、凤翔；石河子、玛纳斯、阿克苏、鄯善；云南他郎和卜奎船厂；固原、河州与西宁；济南还有成都。小地方更多，如鲁古闸、驼场堡、下堡、穆家槽子、银坪、关川、蔡家店、马家闸、莲花城、水道沟、喜家坪、锁家岔、巩昌、板城、拉塌湖、三营、马家湾、六沟寨、沈家湖……

这些地名有的一目了然，有的不可细考（部分地点的传入应该在后来马化龙时期）。有的大得包容半省，有的小得只是一处荒村。这是一种新鲜的地理学，是一种农民的地理描述。一个村庄可以大名鼎鼎，一个大省却可以不为人知。一个生来没有出过家门的老妇可以议论万里之外的玛纳斯，用突厥语念出“鄯善”（皮展湖）。没有人知道上海，但是因为一个人而知道“南京”。^①有的地名是完全的音讹，有的地名却准确得惊人——哲赫忍耶的地理观念中反映出：它仍是一个文化水平很低的集团，它又是一个中国罕见的、视野开阔的农民集团。

四月八太爷马以德时期完成的另一件大事，是把哲赫忍耶这一苏非主义派别领入彻底的中国化。

记载很少，但很关键，这就是至今为群众引为自豪的“灵州叨热”。这个细节，再次把我们带回苏非派以及它的起源、特征、本质的问题。

所谓叨热，就是调子、旋律，指的是诵读或赞念时使用的调子。据已知资料，哲赫忍耶的源头远溯西亚的也门，但也受到过中亚的苏非教团——乃格什坂顶耶的深刻影响。而西—中亚苏非派仪礼的核心，是念诵即可尔的仪式；甚至某些教团的内容，几乎唯有即可

① 南京石鼓巷一坊哲赫忍耶派，传说即从四月八马以德时期传入。



尔而已。乾隆年间马明心将此“道”带入中国时，为了让老派能够容忍和避免邪教嫌疑，已经删除了不少过度的“高声”，因为他深知即便在阿拉伯或土耳其，过度的高念也会遭受打击。所以哲赫忍耶虽然其名“高声”，实际上却除了两次礼拜之后声音稍显昂扬并兼以一点摇头，并无如维吾尔苏非派那种如歌似舞、唱和伴奏、如醉如痴、通宵达旦的，在寺外场所举行的即可尔仪礼。可以说：所谓哲赫忍耶（高声、公开），乃是一个极少高声的高声派。

但是道祖太爷马明心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西-中亚方式，它就是传说中的“也门叨热”。顾名思义，也门叨热就是阿拉伯的旋律。它遵循阿拉伯的发音与韵味，是一种“泰支韦德”（标准念法）、是一种原味的苏非式的仪礼。伴随它的，应该还有若干套西-中亚式的即可尔套辞。

这一仪礼在四月八太爷马以德时期被改变了。

后来，即便在不同派别的穆斯林圈子里，哲赫忍耶的“叨热”时而受到赞赏。但人们没有意识到，它乃是一种“也门变中国”的产物。遥远的、“也门太爷”传授的旋律，已经化作了中国的土语，已经很难听出它的“底韵”，虽然能听出它的一丝魅力。

理解它需要伊斯兰的基础与功力。哪怕是左邻右舍的穆斯林，无论从正统中、或从千年古典的传统老调中，都很难辨出它吟咏之间的弦外之音。

“灵州叨热”的传说与至今的实践，意味着哲赫忍耶已经改用了中国人、尤其中国农村社会能够接受和习惯的——排除音乐的表达。

迟早一定会发生这一改变。因为中国人——毋论中国农民——不能习惯阿拉伯或中亚民族的表达方式。包括情感的宣泄，与音乐的导入。在中国，老派的穆斯林很怕说自己的念经像唱歌，因为他们同样是孔孟之道的信者，在他们看来音乐是不严肃的。深受百姓喜爱的灵州叨热的形成、传播、和它浓重的谨严形象，标志着哲赫忍耶成了一个中国人的、尤其是中国农民的宗教组织。

四月八太爷已是一位古稀老人。



他率领着的就是这样一批人。很难说究竟是他改造了他们，抑或是他们改造了他。总之他们是一个完整的共同体，他们相依为命，循着自己习惯的形式。

马明心时代西-中亚方式残留的另一处记载，是《哲赫忍耶道统史传》中一节打麦场的描写。现在重读吟味，能窥见阿拉伯式的即克尔影子：

在打麦场上，他们排成两行，面对面地打。一行人整整齐齐地，把槌枷打在地上，同时就高声念“俩依俩海”，脚也随着移动。另一行人又整整齐齐地打一下，同时念“印兰拉乎”，脚又动一动。就像在达依尔里一样。毛拉也同他们在圈子里，他老人家打槌枷发力时，抬左脚念“俩”踏右脚念“印”，同时摇晃着肩膀摇着头。他用手指示了六个方向，使即克尔全美。即克尔的声音高扬了，机密的灯笼升空了，火辣辣的骄阳遮蔽了，困难的劳苦平易了。

这个记载中描画的场景，今天已经完全绝迹了。只有身处其境，才会深知三昧。打麦场就是西-中亚式的即可尔场所，如维吾尔的哈乃卡。挥舞的槌枷，围成了达依尔的圈子。“六个方向”的即克尔虽然没有被细致录下，但它由长到短从繁变简的方式被描述了。沙赫担任着指挥，改变着内容节奏。身体动作随之也自然发生，劳动居然化做了宗教——这是一段极其精彩的史料！其中的每一句，都可以在西亚或新疆得到证实。

——即克尔的几近消失，意味着哲赫忍耶皈依了中国的道德观念与方圆规矩。这是一个深具学术意味的题目。西-中亚方式和中国方式两者，孰优孰劣今日已无需谈论。它们的变换在昨天早已进行完毕。如今，不苟言笑、几倍谨严的中国式的仪礼，已是哲赫忍耶农民的传家宝，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

与此同时，在后世里将让哲赫忍耶一次次痛苦体验的、那个深沉的道理，在世纪初的蓬勃发展中当然无人留意。如同稻田里的稗草，它在泥土暗处发芽，准备着破土蔓延。

这个道理就是——虽然以孔孟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明是一个璀璨的伟大文明，但是，这一礼乐道德的文明所依据的宗法封建和顺从体制的思想，暗藏着无比的腐蚀性。

任何独立的精神、任何理想主义和改革的希望，都必须警惕这种统治与秩序的中国文化。甚至包括中国本身——也许，中国新生与摆脱厄运的出路，就是战胜自己的文化。

对于伊斯兰这样强烈信仰的宗教、对于哲赫忍耶这种逸出常规的派别，如何既吸收中华文明的丰富营养、又拒绝封建宗法的世俗化，将是最大的历史难关。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哲赫忍耶第四辈导师哈给根俩·马以德逝于灵州，葬在他祖父——后人称巴巴太爷的关川弟子灵州七巴巴——的拱北旁。从此这座拱北著名，后日成为宁夏的中心。它也成为道堂，地在青铜峡口的洪乐府。

马以德是哲赫忍耶第一位寿寝善终的导师。虽然身上没有前三辈那种炫目的殉教浓彩，他却完成了一次复兴的大业。他享年七十四岁，被百姓们习惯尊称为四月八太爷。

从乾隆四十九年算，至此时间经过了一共六十五年。若从船厂太爷死于刑途算，其间的岁月是三十二年——在历史的恒河之中，这样的一段光阴，不能说太长。

直至今天我们还是无法复原当年四月八太爷开拓的局面，还是缺乏对他的时代的全面了解。我们只知道，唯经过了他的一代之后，哲赫忍耶遍布甘、宁、青、新、云、贵、黑、吉、冀、京、鲁、苏——十余个省的惊人规模，似乎能透露当时的真实。他没有获得殉教者的光荣，而哲赫忍耶获得了全面的复兴。

世纪终于完成了更迭。

在新世纪开始的最初时间，一个与其叫作教派莫若叫作民间团体的组织，在伊斯兰的旗帜下，擦干身上的血污，渐渐又站了起来。它不会再像十八世纪，如也门飞来的一颗种籽、经过了中亚的绿洲烈日的烤晒、刚刚投胎于中国母体时那么耀眼夺目了。但它怀抱的本质——也是中国的本质，从此开始主导这个异色集团的行为。



哲赫忍耶作为一个中国下层的少数民族群共同体，从此开始以它的本色运行。完美的导师马明心，逐渐要变为一种怀念和憧憬、变成心中的一种精神。而以大西北农民为主体的哲赫忍耶，从此将一次次做为中国的特殊代表——向哺育它也压迫它的祖国，提供前途的参考。

你们要为今世的日子准备盘费
是的——更好的盘费，是要带足真诚

你们要诵读尊大古兰中容易的章节
是的——更好的诵读，是读词的本意

你们要按时地谨守拜功
是的——更好的拜功，是中正的礼拜

你们要在最近的天空见月封斋
是的——更好的斋戒，是能克服欲望

你们要向学堂和人们施散
是的——更好的施散，是向真理奉献

你们要到天房和阿拉法特山去朝觐
是的——更好的哈吉^①，是抵达了隐密

你们应该早晚赞颂
是的——更好的功干，是内心的参悟

《白拉提词》

① 哈吉：朝觐者。

乱世与牺牲

第五门

第五门 乱世与牺牲

不仅穆斯林、包括汉族民众在内，所有的他们，
都是真正的替罪羔羊——为蓄积的专制暴政、为顽
固的歧视相仇、为残忍的民族劣性，他们被推上血
污的祭坛，当了中华的献牲。



专制的结果

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几十年，对于中国封建专制国家的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来说，是一次历史罪孽的大清算。若是从宗教的眼光来看，那个乱世确是天罚的降临。

含冤受屈的少数族众，一瞬间也许感到过怨愤的发泄。他们尚不及思索，就被卷入了疯狂的历史漩涡之中。

人民曾久久苦等过天道与公平，但是和平常被用做了压迫。于是人盼望天道；除了依附特权的一小撮人，谁都同意——十九世纪后半叶清朝的一切内忧外患，都纠缠着他们的霸道与不公。

中国人是大奇迹的创造者。他们一旦呼啸而起，便突然抛尽了血液中的奴性与懦弱，以激烈的破坏改造世界。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人表演了波澜壮阔的威武活剧，那遍地造反烈火狼烟的形势一度摧枯拉朽。气数已尽的中国，曾一瞥看见了再生的可能。

乱世如山崩海啸，突兀降临了。

将有数不尽的头颅落地，将会人人无家可归。乱世的火狱以血肉为燃料，不分你我。其实人人都必须懂得：一旦社会陷入了乱世，那将玉石俱焚，将意味自己的灭亡。

但是乱世也同时是一种大时代。在大时代里天道显现，复仇、表白、变革、发展都洞开了大门。

在咸丰同治年间的大时代里，时代的首席主角，当属太平天国的宗教、政治与战争。

其次尚有各族各地，人们都自卫并争抢，占一翼，开杀戒，霉烂的国家如一只病入膏肓的癯狼，人人砍剥，各加一刀。人在暴力的漩



锅中身不由己，无序与造反的海洋沸腾了。

仇杀，逐渐成了乱世骚动的内容。

无理性的大潮，淹没吞噬，一片片地区，无论情愿与否，都被裹挟卷入。到了后来，已经很难辨别——其中哪些是自卫、哪些是野蛮、哪些是殉难、哪些是罪过了。

评价那一乱世的优劣，需要依据那一时代的道德。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因为专制的结果即是乱世，而乱世释放人的凶残。当人群剧烈地分裂，每个群体都从自己的角度规定标准。

人道主义远远地退隐了，一直到今天，对乱世的悲剧，人们仍缺乏共同的标准进行判断。

也许，只能以——

是否对专制腐朽的清朝实施批判，

是否处于被压迫与歧视的地位，

是否当时处于被屠杀的境地，

是否滥用暴力危害他者。

——做为有限的标准尝试评价。应该承认，即便标准如此简单，在现实中也很难对号入座。总是处于正义或自卫立场的群体，其实十分罕见。

十九世纪西北回民起义在中国俗称“同治回乱”。由于立场感情的不同，后来人对那场涂炭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

在甘肃靖远，有过这样的歌谣：

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

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

桃含愁兮柳带烟，万里黄流寒。

阖邑子弟泪潸潸，染成红杜鹃。

清歌一曲信史传，千秋寿名山。

碧血洒地白骨撑天，哭声达乌兰。

乌兰是靖远境内的蒙古语山名，黄流即黄河。初闻此曲时，我吃



惊的是：与作为历史常识的大汉族主义压迫这一认识针锋相对，靖远临洮等地的文人居然以这样的观点教育后代。

他们坚持说，是回民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对回族的优厚政策，导致了仇杀。

靖远县是否发生过同治五年三月回民屠杀十余万汉民的惨案，已经无法究明细节了。但战乱中一定有过回民对汉民的仇杀，则是可以肯定的。

即便如此，上述的观点仍是罕见的常识误解。更多的民族压迫和更残酷的流血残杀，无疑出自助纣为虐的大汉族主义一侧，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曾有百万穆斯林人口的陕西、云南两省，在同治乱后，人口都骤减到不及十分之一。

并非出于狭隘的立场。历史判断中的观点选择，必须遵循基本的正义。

但是，雄辩的不是受难民众的申诉，而是一则口无遮拦的史料。

这就是张芾讲麦子的故事。

团练头子张芾，在当时以仇回灭回为己任，这使得他的老母亲深感不安。当母亲劝告儿子不要与回民结仇时，张芾伸手从簸箩里抓了一把麦粒，说出了一句著名的话：

“簸箩里的麦，好比是汉民。我手里的麦，好比是回民——它不单是少，还在我手心里抓着哩！”

不仅靖远歌谣的观点被一句揭破，张芾的这段话，戳破了中国民族问题的本质，一句胜过万句。

谬误，并不在史实的描述，而在于对民族压迫本质的粉饰。同治乱世中无疑有过的、屠杀汉族无辜的现象招致的报应，是后日流行的对回族的偏见。继承湘军遗风的一些湖南人、接受过民族仇视教育的一些陕甘官员，将长期坚持历史的大民族主义。

——对穆斯林来说，清算自己曾有的暴戾，是早晚须做的忏悔。

今天，在穆斯林中间正悄然兴起着反思自己和总结历史的思潮。人们已经深深懂得：残杀，永远都是触犯宗教禁条的，哪怕自己也处



于被残杀的处境。

对以农民为主的中国穆斯林来说，认识和实践这样的原则，意味着彻底的自我改造。

这是一条漫长的新路。

恰值今天，历史已把他们推到了路上。他们必须走通这一条路，否则只是自己的受害与消亡。同治已成逝事，但今天不许犹豫。

他们必须懂得：伤害他者乃是违背伊斯兰的重罪。他们必须知道：捍卫与不同信仰的他者之间的和平约定，乃是伊斯兰的天命与圣行。

黄土皆兵

其实团练的遍地兴起，那个时代或许也能称之为“团乱”。乱世给许多民间枭雄提供了出世的机会，拥戴政府的大地主纷纷放弃韬晦，趁国难结乡党，竖旗举兵，一时间出现了多股民间武装。他们屠乡围城，窥测时局，时叛时降，小有如张芾的团练，大有若董福祥的甘军。

在官军与团练的合围之下，哲赫忍耶不可能再旁观了。

对哲赫忍耶来说，局势沉重捉摸不定。外面正天翻地覆，死人如秋风落叶。感觉扰人，决断对哲赫忍耶的掌门人来说，实在太过困难。

马化龙在同治改元前后，迟迟难下决断。无论从公文钞本，或是从他的足迹行为，都能看出他的犹豫。

陕西、云南的回变已白炽化。回汉仇杀正酣，双方都失了理性。哲赫忍耶的一些地点，毋论关川、平凉、新疆、云南，都在战火中风吹飘絮。原来潜伏的关川马姓在云南、海原田姓在陇东、平凉穆姓在陇南，都已不假思索地卷入了暴动。

但马化龙的犹豫是深刻的，他明白眼前并非土百姓的天下。

依据尚不充分。

哲赫忍耶的历史遭遇，使它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清醒。所谓老虎不爱听狼叫，哲赫忍耶也许是中国大地上最敢赌命的一群人，但他们不习惯满眼的革命——以前在无援的牺牲中，他们已经孤单惯了。

马化龙既进又退，更多是按兵不动。他一直都在犹豫和观望。哲赫忍耶是体制真正的叛逆，它命定自己是清朝的死敌。它要么推翻大山报仇，要么干脆避开草民骚乱。

后来历史又曾多次重现这种姿态。激进的、叫嚷的、胆大的，都未必是真正叛逆的。而众多的造反者之中，更未必都有牺牲的打算。

哲赫忍耶被禁止的历史，使它更具备反抗的理由。但事情的另一面更要紧，在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苦难和复苏之后，哲赫忍耶也是一个最渴望休养生息的群体。农民们希望的从来不是拼杀流血，而是耕作与温饱。看到四周喧嚣攻战，他们怀疑且不情愿。他们的导师已习惯了在自己的天地自成一统，不愿把教主的交椅，去换取罪犯的牢屋。于是这个教团一直观望，怀着不解的心情，与大乱的局面保持距离。

这种特点与心理甚至一直沿袭以后，从民国到当今，哲赫忍耶派往往对政治的变革动乱缺乏热情甚至兴趣。他们逐渐变得保守，只知厮守着自己的圈子。

所以它不会把艰辛营生的甘肃汉民，当作束海达依道路的对手。同治之初，金积堡周边出现过的回汉宽容共存的事实，说明着如上的道理。

十九世纪穆斯林大起义不仅非由哲赫忍耶发动，甚至在战乱进程之中，第五辈导师马化龙始终犹豫。后来虽身不由己一旦卷入，但即便卷入他依然犹豫——乃至主动求抚。

他的举动，被学者们评头品足。但是刀架在古人脖子上，古人不能演出合乎今日口味的戏，以供人们的喝彩。

马化龙深知：教下的哲赫忍耶，是一个随时可能杀向满清公家的同盟。苏四十三、张文庆即便严令禁止尚敢孤军发难，何况此时清朝已结仇全国天怒人怨！只要他双手一抬，或是无数多斯达尼人头落地，或者便是满清倾覆沧海桑田——然而，改换的大光阴真的降临了么？

满目只见黄土高原。

如同黄土的哲赫忍耶农民，匍伏其中，一动不动。

这是一支形同黄土的农民军。自从平凉太爷把希望寄予灵州大川、第三辈导师远充黑龙江埋骨船厂、第四辈四月八在离散之后惨淡经营，如今一坊坊一户户已经枯树重生的哲赫忍耶——他们追求的天理公道，



确实就在这同治元年么？

哲赫忍耶的第五辈穆勒什德马化龙，在这场历史表演中只争得了鼎足之一的地位。比起在滇西建立过大理政权、兵败后以孔雀胆悲壮自杀的云南英雄杜文秀；比起打遍西北誓不讲和、最后冲出包围远托异国的陕西英雄白彦虎，马化龙与他的哲赫忍耶，只是维护了自己形象。

因深刻而迟疑、因无奈而后动，哲赫忍耶在乱世之中随波逐流。当陕西回汉摩擦愈演愈烈的时候，当云南回民已经处处割据的时候，金积堡道堂在冷冷观察。各地教坊笼罩在紧张空气中，一面迎送日子，一面等待变数。

此时的哲赫忍耶，与四月八时期又有不同。

不仅陇南、陇东、灵州等老区哲赫忍耶早已恢复，而且新的寺坊已扩展迅速。不仅大西北，可以肯定江南大埠如南京，以及运河沿线（沧州、泊镇、济南、台儿庄、淮阴），首都要地（朝阳门、昌平），都有了哲赫忍耶的据点。不仅黄土高原，河套一线的商路处处有秘密的商号货栈，名城大邑中隐居着哲派的上层人士。核心地域如宁夏灌区，密麻麻数百座村庄修着堡墙。堡内有寺，墙上架枪。昔日的流放地新疆和云南，都密通信使，随时仰金积堡号令而动。

自乾隆以来的镇压取缔后，哲赫忍耶到同治元年又成了如此强盛的教团，不能不令人惊叹。但是，在复活的大业之后，真主的意欲是什么呢？

后来的过程，引导我们的参悟。

乱世

对于长达十年的同治起义，究竟该怎样叙述它的过程呢？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后来清政府在战事平定后，依照前朝旧法，把上谕下奏交付有司，编纂成卷帙浩繁的记功汇丛。此外尚有士大夫和乡绅等知识分子的私



刻，于是文献记录，如汪洋大海。所以当白寿彝编《回民起义》时只能阙大辑小，因为他无法以这样一个书名，重印《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三百二十卷、《左文襄公奏稿》一百二十卷，以及同治元年至十年《清实录》、甘肃方志和官吏文集——尚不说云南。

一九四九年以后，因为“农民起义”乃是马列主义史学的“五朵花”之一，论述西北回民起义的论文多如牛毛。其中当然不乏秀作，如马霄石、杨怀中等人的著书；但是纵观全局，大多数论者都有被清代文牍牵着鼻子走的毛病。清代汉文资料是一个淹死思想的泥潭，有一个例子发人深省：

八十年代尚属罕见的、一位哲赫忍耶出身的大学生，家离金积堡不过数里之遥。他刻苦求学，最后上了大学，受了高等教育。他发愤著述西北回民战争——但是其著作仅仅移录白氏编印的《回民起义》便已过十万言，清代公文的过分罗列使作品充斥一种文牍气；逐年逐月、逐堡逐寨的战事叙述，使读者不得要领，精疲力尽。

眺望前人之苦劳，这里似有一个方法的选择。

另一种方法也摆在面前。它是由穆斯林的学者创造的：由于不通或不信任汉语，他们使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或者用阿文音写汉语（小儿锦）成一种似洋而中、似经却汉的文书，用以记述紧要的关键。它作为“经”藏匿，并暗中流传。只要穆斯林能存活，这种“经”便能传世。这种著作的特点，是作者并不希望外传。它对外部拒绝的心理，难以言说。

这种内部资料的另一特征是：不屑于是非评说，懒得做事实叙述。

它尤其擅长一笔划过十年历史百次争战。它是一种古怪的文体，它近乎一种机密。我为自己沉醉于它而不解，它怎么有如此魅力呢？细细重读，它又是那么淡漠，它直接以口语为书面语，对苦难与牺牲，不加感叹。

可以推定，阿布杜·杂底尔·关里爷是这种文体的创造者。这种写法，这种话语方式，影响了直至后来的一个民族的表述。

若依《哲赫忍耶道统史传》，同治年的全部历史，只是如下一段话：

传说，同治元年爆发了战争。在年年的各个战争中我们是得胜的。



四年后战争结束了，我们的势力很大。一些教下高兴地说：“卡费尔^①再也不能骑在我们头上了！他们没有援兵。我们的天下是长久的。”很多人都以为如此。但是毛拉（马化龙）说：“他们还来哩！我们的福分不会长。不出十年卡费尔要卷土重来，我们的道路，还是维杂叶·屯拉的道路。”果然，同治八年敌兵又来攻。我们的人马一天天衰弱，堡子被层层包围。九年讲和，第十年毛拉和家属门人都得了舍西德。

对十年血战，叙述竟如此简单。

无独有偶，陕西义军的表述更是简练至极。十数年转战，只被他们总结为如下—篇阿拉伯语的短文：

同治元年（甲子年闰八月）因为细故，陕甘两省回民不料被汉人计算了。三百汉人打一个回民。他们立了一个团练，招兵聚将，见回民就杀。杀了之后报官。由二月，汉人团练就—开始杀害回民，直到四月。同州府境内有十三个清真寺，这十三坊被迫—齐动手来自卫，与在渭南、临潼、高陵、三原、泾阳之汉人战。安拉襄助教门，领兵元帅都是阿訇。战争蔓延到八百里秦川，东至潼关，西至凤翔，南至南山，北至北山。西安城南城西共有六十四坊。五月十四日夜间，汉人动了手，城附近的回民无辜被杀。所逃出的人共有三千。一人名孙义宝，领了出来，其余的回回杀完了。在渭河北渭城湾，回回扎了大营盘。渭河泾河两岸的回回都打胜仗。那三千人知感主，也通属渭城湾大营盘。张大人心—中不愤，因为汉人死得多，于是他行文书到北京，说回回反了。皇上大怒，发下大兵，飭胜宫保大人统率，由吉林出了十万兵开到陕西去，在咸—阳渭城湾打了一个大仗。大元帅没有成功，总共打十天仗，把胜宫保的兵马杀完了。于是他回京去听圣旨，皇上的安抚令下来了，但是他坚持出兵，要狠吓—吓回兵，等害怕了才好安抚。皇上说：“—切兵马全被杀了，胜宫保应该死罪。”于是六部里的大人们恼怒了，他们招到了四省兵，选推左大人、雷大人、陶大人统率。兵马到了陕西，陶大人—一看就把同州府□□□凤翔府□□□住扎营盘。出队打仗，战场就在大荔。在头上十三家有三千人马，回回领队的是于六阿訇，时

① 卡费尔：不信者。

年八十岁了。八百里内的回回到一处打仗。闻汉人有八尊铜炮，炮弹大，九斤重，阵阵射人。后来回兵分离，退到甘省地方金积堡。四年，官兵到了，聚了起来。到了六月十四日，马队埋藏起来，离开营盘有十里路。后来马队出来，回回大败。有一阿訇名叫赫明堂，回回人把他救出来，这阿訇有学问有道德。出阵时老阿林照常念，求主襄助。又念阿叶提：“你们一齐抓着真主的绳索。”我穆民无能，我们托靠主。我们一面保守教门一面打仗，一总是真主襄助，是凭一切学者的祈祷。到了九年，京里派出左大人到陕西安抚回民别反了，回民都是良善之人，有家有业。左宫保安抚了陕西，大家得了平安。有一位叫白彦虎，是六十四方的头领。一切的男女老幼都跟他到外国俄罗斯去。到甘肃来的有七省兵马，四川、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太原、陕西。打仗十年才做买卖，做庄稼。

打遍西北五省的陕回义军，几十万兵十几年仗，仅留下这么一篇小文。此文被白寿彝收入他的《回民起义》，以一页的篇幅与繁冗的官私文牒作伴。译文出自庞士谦的手笔，一页行间，闪烁着一种宿命的历史观。

于是我也想放弃科班的规矩，参照关里爷、曼苏尔和陕西无名氏的写法。这将面临新的困难，即熔历史、宗教、文学为一炉，同时迎面三方的挑战。

这是一场尔麦里，不是一笔流水账。以下都是选择后的勾勒。让笔上路吧，它也自有前定。

穆生花与李得仓

南部黄土高原的荒山深壑，其实是一些与灌区完全不同的地方。由于交通和地理形成的天然隔断，哲赫忍耶占据了一些封闭的、能够隐藏又能存活的山地和川谷。这就是张家川和平凉。

张家川所属村镇在地理学上最特殊的特点，在于它们偏离于自然的交通线。地理上的隔绝这一特征，直至今天仍然很明显。早期听说



了哲赫忍耶的一些外国教士或学者，都没有深入张家川。

张家川是一处闭塞的交通死角。它偏离了正南的陕甘大通道、也偏离了北部山区翻越六盘山的交通线。它与西北各穆斯林聚居区之间，隔着不毛的荒山和无水地带。张家川地理上的特殊，使得这个角落获得了一种隐蔽性。哲赫忍耶浸透了张家川，却并未被清政府察觉。远在同治大战之前，哲赫忍耶就把这个角落占据了，它在这片连一座县城也没有的黄土窝，渐渐羽毛丰满，但未露蛛丝马迹。

平凉在地理上的性质与张家川接近。由于北偏西安、兰州两个西北省城，平凉一角也相当闭塞。这种地理的封闭性，同样是哲赫忍耶在平凉发展的原因。

平凉太爷穆宪章的后裔穆生花，此时心在平凉，身在张家川。

自从乾隆年后，哲赫忍耶的中心，渐渐转向宁夏。平凉以及整个陇南，著名的关里爷承负着网罗收容、艰难维持的局面。穆生花兄弟少年时离开平凉，投奔关里爷求学就食，后来就定居在莲花城附近。平凉衰败了，但后起的张家川，却逐渐卧虎藏龙。

穆生花是哲赫忍耶起义史上唯一称王的人物。他的阵营中，有太平军派来的人员，也有云南来的回军。穆生花自称“抗清扶明平南王”，先破固原，再占平凉，席卷了陇东——显示了平凉教众的实力与局限。这是平凉的第一次亮相，穆生花兄弟定居莲花城一事，说明所谓“平凉”已并入了张家川。

平凉城争夺战中，团练显然知道对手的故事，于是先毁了平凉太爷的拱北。

很可能如回忆的一样：平凉穆勒什德穆宪章的遗体，在那时已经被剜骨扬灰。毁坏坟墓这种手段显然不是一种战争行为，因为官军团练都发现：平凉回军不是一种军事组织。

平凉拱北的被毁，使疤痕累累的哲赫忍耶心上又被割了一刀。无人知道这种伤害的残酷。此后，哲赫忍耶拱北史的一个规律逐渐出现了：无论哪一辈穆勒什德，他若是没有遭受迫害，人们便觉得不合情理。若他的血肉之躯未遭刀斧砍伐，他的坟墓就一定会被拆毁焚烧，甚至蒙受令人发指的侮辱。辈辈如此，决无例外。

如平凉太爷穆宪章和四月八太爷马以德，纵使他们都是和平谢世、



脖颈上没有鲜血记号，但他们的骨殖会做补课，让他们的拱北，染上血色的记号。

指着一处哲赫忍耶的拱北追问——他真的就埋在这里吗？

这是肤浅的。

凡拱北则必有被毁的命定。每一处拱北里，都未必存放着骨殖，而只是埋着诉说不清的痛苦情感。不能说哪一处拱北里确切有那位老人家的几块骨头，但是能够说：坟里确有他的灵魂。

——穆生花部与张家川另一支武装，即后日人称李大帅的李得仓部哲赫忍耶，史上合称“南八营”。两部有合有分，张家川的莲花城周边及平凉百姓归穆生花指挥；张家川直至清水一线、包括陕回涌入的难民都由李得仓节制。两部民众的境遇相似，而两个领袖却走了不同的路。

穆生花先进入了董志塬、然后又抵达了金积堡。

穆生花带人金积的残部约有一万多人，入金积的时间约为同治四年初。

而他驻留过的董志塬，在号称有八百里秦川之阔的平坦塬上，安放着陕西回军与清朝官军对峙的大本营。董志塬无险可守。可能是经过了穆生花的介绍，后来，陕西回众才在董志塬失败后夺路向北进入宁夏，去投奔哲赫忍耶的中心金积堡的。

也直至那时金积堡才迟迟登台，把自己暴露于清军正面。总之，哲赫忍耶与满清国家的决战，已经逼近了。

后事前说，就此交待哲赫忍耶平凉穆姓的后来情况——

尊称平凉三太爷的穆生花逝于金积，葬于灵武，终年四十五岁。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是平凉穆生花的忌日。百姓传说他是病逝，左宗棠奏折称“仰药自尽”。

其兄弟穆生辉率南八营残部离开金积，再回故乡转战。同治七年，南八营大帅李得仓投降，穆生辉继续战斗，兵败后牺牲，后尊称平凉四太爷，葬地不详。另一兄弟穆生果，在同治战败之后，被左宗棠清军解回平凉城。同治九年正月十九日，穆生果及全部被俘穆姓家眷以及金积堡解出回民中混藏着的马化龙族人家眷，共三十余人，全数被



清军杀害于平凉西郊。

焚毁后的平凉拱北又添了新骨。除了平凉太爷的老坟之外，有著名的七女子坟——她们是金积堡覆灭后，从强迫南迁的回民队中被清查出来的、十三太爷马化龙家族的女眷。七人为避凌辱，一齐服毒自尽。像道祖马明心的妻子们在伊犁和关川一样，七女子葬于平凉拱北，受着穆斯林尤其妇女们的崇敬。

穆生花的一个儿子逃过了杀戮，改姓易名远去四川，后来又被哲赫忍耶秘密接回了张家川。他务农守命，民国年间才迁回平凉。今日看守平凉拱北的几代穆姓阿訇，就是他的后裔。

一九八七年冬，我如一个远道上坟的农民，来到了平凉拱北。晨起即雪，奇冷袭人。平凉南台子上，小巷里冻土焦黄，白雪冷而干燥。拱北静静地占着一角小院，簇拥着一丛黑柏。大雪纷飞不已，洗时雪片落在裸身上。老穆阿訇为我指点着，白雪凸起的土地里，前辈的灵魂似醒似睡。听着熟悉的塔巴莱^①的调子，雪花仿佛在视野里神秘地舞蹈。我回忆着平凉太爷和他的一门穆姓，回忆着他们的事迹。我的祈求的掌心里，有几片雪花同时落上，并在一瞬之间融化了。

李得仓，张家川真正的缔造者，哲赫忍耶造反史上的投降者，哲赫忍耶生与死之间的桥梁。关于他的事迹流传不多，但今日走遍从泾源到新疆、尤其在平凉塬上，无数的村坊都能追溯到他。对后日哲赫忍耶的命运，几乎他的一举一动都干系重大。

陕西回变发生后，难民流入张家川，武装避祸。相传，上磨地方的穆斯林恐惧牵连，不敢收容陕西叛回。反倒是汉族乡绅王平安，采取了礼遇陕回以求自保的策略。于是张家川民谣唱道：

骑耕牛，过关山，
大营扎在上磨川。
上磨人太短见，
抬磨轮，打磨尖，

① 塔巴莱：《古兰经》第67章首词。

不如王家堡子王平安。
王平安，他真好汉，
一笼油，两袋面，
大牛拴在门外边。
由你吃，由你站，
不要烧我的房和院。

这首歌形象地描画了难民涌入的景象。但随着回变的扩大，张家川回民终难保持上磨式的观望态度了，他们推举了一位大帅，卷入了造反。不料战斗中那位大帅身亡，于是便有了草莽英豪李得仓出世的契机。

李得仓是衙役班头出身。大帅尸身扔在一片萝卜地里。众人说，谁能夺回大帅尸体，谁就是新的大帅。

李得仓应声而出。他夺回了那具亡人遗体，也夺得了他在张家川长达数十年的军事和宗教的地位。

李得仓称李大帅后，麾下回民十余万众。几次鏖战后与穆生花部合流，号称南八营。由于不能取胜，同治初起事不久，南八营一度挺进陇东与陕西交界的董志塬，与困在那里、正进退两难的陕西回民合兵。

董志塬时期以后，李得仓走了一条与哲赫忍耶很不同的道路。

当金积堡决心承当，开门容纳陕西失利的穆斯林入堡之际，陕回和南八营的穆生花部都前后投入了宁夏。惟独李得仓率众南下撤回到海固张家川一带的山区，他已决计投降。

据张家川百姓传说，李得仓的投降，乃是受了十三太爷马化龙的密令。这也并非不可能。《哲赫忍耶道统史传》和《曼纳给布》中，比比皆是马化龙对悲惨结局的预言，他为了让哲赫忍耶保存一口气，决意在一直没有暴露的陇南保存一线血脉，是可能的。

一个证据是马化龙曾在金积堡城破之前，曾指示一位叫做洼上师傅的人去张家川——后文将述及这个著名故事——洼上师傅的投奔方向，无疑就是李得仓。

自从关里爷在南线经营以来，经过了灵州的三代人，陇南即将成为哲赫忍耶的新的中心。



形势再不是乾隆四十六、四十九年了。即便在哲赫忍耶之中，毕竟也出现了投降者。同治六、七年之交，李得仓率南八营九万余众投降，地点正在后日又多次震动视听的西吉县境内。

李得仓之降清，也许有以下几点可以注意：

其一，他没有暴露自己的哲赫忍耶教徒身份。在他著作的降表中，把自己乔装成陕西回军之一种。降表中婉言陈诉陕西回变过程，控告陕西团练头子张芾劣迹。他其实是借雷电掩刀光，隐藏了哲赫忍耶的秘密。

其二，他的投降，不同于河州马占鳌的叛卖。

在中国义军史上，降与叛是必须区分的两种行为。西北马占鳌、云南马如龙都是叛徒，因为他们掉转枪口屠杀同胞，用人民的血染红自己官帽的顶子。而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如李秀成、杜文秀、马化龙等人，则是在绝灭之际，有过形式上的投降。他们的降，是战争的规律，也是更深沉的牺牲。区别的界限在于是否于降后屠杀同胞。李得仓降后并未彻底停战，事见《平定关陇纪略》卷六同治八年五月纪事。李得仓还曾参与接受河州叛徒马占鳌的求抚，但他未与河州回军交战——官军不信任他。而河州的马占鳌，却是在一次大胜之后主动求降、并开始了其屠杀同胞以求发达的后半生的。

其三，李得仓大帅，后来是张家川唯一的大人物。他先后在张家川暗藏安置了哲赫忍耶几个重要的宗教领袖：沙赫马明心的后裔、马化龙的后裔、平凉太爷穆家的后裔。

李得仓还是哲赫忍耶历史上的一种新人：世俗上层和宗教的两栖人物。这标志着哲赫忍耶这个最底层最贫穷的教派，已经能够以自己的魅力在中国社会上层参与竞争了。

云南与贵州

就整个同治年大起义来说，云南杜文秀达到的水平，几乎超过西北。杜文秀借大理狭窄而肥美的一块土地，真正实现过一次民族的自治。这几乎像是把梦变成了现实。杜文秀做为十九世纪三大穆斯林英雄之

一，以其占地割据的行为批判了黑暗的中国。这一行为，正与陕西白彦虎在逼迫尽头冲出国境的举动遥相呼应。

云南事变的大主角，是格底目古典派的元帅杜文秀。哲赫忍耶在云南的是非功过，在于与杜文秀的一致与否。

同样，与西北终于出现了马占鳌这一凶残的叛徒相应、滇回中也出现过马现（后改名马如龙）这种屠杀同胞的刽子手。判断云南哲赫忍耶的历史功罪，又在于与叛徒马如龙之间的关系。

资料中有 Emile Rocher（艾米尔·罗舍）的巨著《La province chinoise du Yun-nan》（《中国云南省志》）。此书出版于一八八〇年的巴黎，几乎与回民战争完全同时。其中一章全记云南回民起义，篇幅占此通志三分之一。

作者 E·罗舍是清朝请去云南进行欧式军火采办的海关外交人员，曾任安南海关监督和云南蒙自的法国领事。同治回变时他亲历战场，尤其是当马如龙屠杀东沟的哲赫忍耶时；E·罗舍一行正在云南府；甚至马如龙攻打东沟的当夜，还曾给这些洋人送食物和作战口信。

他的著作属于一种原始记录，兼有洋人和官方的眼光性质，可与穆斯林的口碑相对证。

概言之，云南在咸丰同治年间的形势是：在长久以来民族摩擦愈演愈烈的大动荡中，一种“滚单”传示各地村寨，“约期灭回”。全省因此激变，回民起义反抗。几经鏖战之后，演为全省的无序，渐渐形成了东路马现（如龙）等人投降并为清朝收拾滇局、西路杜文秀拥兵自治割据一方的态势。

哲赫忍耶的云南道堂东沟，正处于叛徒马如龙的覆盖之下。东沟的处境与远处大理的杜文秀一样，孤军无援的处境，意味着云南凄惨的结局。

马如龙与西北马占鳌的区别在于：马占鳌父子尚不过是充当左宗棠政府军中的一个打手，而马如龙却是屠杀云南回军的主将。他与马占鳌两人一南一北，把暴政的本相、人性的残忍、以及媚权的宗教都变成鲜血，使之在文明古国的南北，悲惨地奔流。

大理远隔重重关山，东沟人无法获得杜文秀的援助。事实上，同治八年间杜文秀曾派遣十八大师（司）东进围省，企图解决这种局势。



但是省垣会战中，杜文秀失利。于是云南哲赫忍耶的东沟，从那时便已如刀下的缚囚。

金积堡更远在天外。从进入这场巨大的灾变，云南便不断派人向金积堡请求口唤争取协调——东沟还与杜文秀派纳尚邦前赴宁夏，但纳尚邦只能就地参加了穆生花的义军。

东沟的前定即是如此。东沟作为哲派的据点，它的命运只能是哲赫忍耶式的，尤其在同治十年，悲剧不可逆转。

滇东东沟，源在云南他郎。

哲赫忍耶创始人马明心之子阿布都拉·马顺清于乾隆四十六年被充流云南墨江县他郎寨，歿于该寨，留有他郎拱北，尊称他郎太爷。

他郎太爷有五子。第三子马圣麟（或作马朝圣、马世麟、马成林），后日迁河西县东沟潜伏，悄悄在云南和贵州发展了这个被禁止的教派。

至迟在四月八马以德时期，云贵哲赫忍耶与西北中心恢复了联系。马圣麟也在他从西北学经（相传学经的地点是张家川莲花城，师傅即大名鼎鼎的关里爷）完满以后，便被委托了云贵两省的教务。从那之后，东沟成了哲赫忍耶南方的核心。

整顿一新的异端屹立在云南，刺激和惹怒了不仅叛变、而且以正统逞骄横的马如龙。E·罗舍书中有一条很重要的作者注释，透露出马如龙对哲赫忍耶的不能容忍，甚至连法国人都深知其味。^①

马如龙对东沟哲赫忍耶的围剿之役，打了三年多时光。关于这一仗，云南有这样一段口碑：

东沟流传着一首儿歌，“老提台，要打下东沟吃早饭，一打打了三年半。带牵着，小东沟马依玛目挨水烫。”老提台，即投降官府后改名如龙、官升提台的马现。《清咸同间云南回变纪闻》说：“马如龙之降，一进城就称提台。算是马提台保省。有歌曰：‘好个马大人，四门开三门，龙灯夜夜耍，米卖二百文。’子孙皆尽矣。好杀贪功，淫人妻女者，请以此公为戒。”

E·罗舍写道，马现派人告诉他们：“他立即要出发到东山去，

① E·罗舍，p.97注：“战事延长至如此之久，是因为马成林虽然是回教徒，但是属于成为新派的一派；这派在近几年才成立的，马成林被尊为这派的首脑而马如龙则为旧派的回教徒，因此在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教派的仇恨。”

他的部队正在那里作战；但他希望当晚便能回来。”

马如龙喜欢使用这种当天了事的表达方式。除了对法国人这样讲之外，他在降伏小东沟后，又扬言：“跟我来！打下大东沟吃早饭！”因此被编成儿歌嘲笑。

结果是“打了三年半”。大东沟誓死抵抗，马现本人也在攻打东沟道堂时受伤。小东沟阿訇马依玛目对他说了一些讽刺言语（当时小东沟已降），马现恼羞成怒，下令将马依玛目拖出，一遍遍用开水浇淋折磨，直至将马依玛目烫死。

一个刽子手，一场残杀族胞的征伐，一个已经投降的村庄，一个作证的外国人，凑成了这篇流传的儿歌。

马如龙在歼灭东沟哲赫忍耶的战役中，使用了当时罕见的新式皮波帝枪。E·罗舍写道，东沟外围的哲赫忍耶（或者是零星的杜文秀义军）“为第一次在云南使用的这种快速射击的武器所大量击毙”。

E·罗舍记叙道：

小东沟被清军占领后，义军方面滋生着扰乱不安的心情。他们看见四面八方都被围了。马成林（圣麟），同时是阿訇又是首领，觉得事势是绝望无救了，乃对于妇女们施行他的影响力，使她们相信走到别一世界去的时候到了。上天的门开了，应当利用穆罕默德的召唤以回到他身边去。一大部分的妇女因此而吞大烟自毒死，同时亦给她们的孩子吃大烟。结果，差不多只有男子来保卫她们的遗体了。

此时已是同治十年秋季，东沟涂炭的日子到了，云南哲赫忍耶守住自己哲赫忍耶形象的时刻也到了。

据官方的记载，马如龙率军“进逼大东沟，昼夜以开花炮连环攻击”——这种法国制炮弹和它的弹痕，后来被我目击。最后的血战过去，大东沟被攻陷了。事在同治十年岁末，正是西北的主战场金积堡毁灭的周年。

马圣麟被开花炮弹炸死时，东沟百姓已在拚死夺回他的遗体。

《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四十四载：



首逆马成麟中炮死，其弟马自新、马文裕等藏尸清真寺，意存叵测。初八日，复派将弁围攻三昼夜，生擒马自新、马文裕、张体宽、合士成；率队进寨，攫获马成麟尸身，戮以示众。

但是民间有不同说法。据一个无名氏稿本，“其尸首是小东沟人偷葬于沟溜鸽子箐，后奔告大东沟人迁回。”

东沟就这样毁灭了，除了它的精神。今天，沿着东沟美丽险峻的风景，满目疮痍，都是牺牲者的坟茔。抄本写道：

事隔一百多个春秋，而今屋内村外的坟冢还历历在目。清真寺以下至南栅门，由南栅门围墙至山麓，一排排坟茔都是沟壑：内用土基分隔小间，每小间垒满尸体，再铺盖树枝泥土。多为五层，因名“大坟”。挤满大坟的这片土地名“大坟地”；大坟地向西南抬升，延伸到山顶都挤着没有空隙的坟冢，名为“大坟山”，都是反围剿大战中舍西德的寝园。

马圣麟拱北坐落于农民遗骨的正中，一片栽满松树的山坡台地上。他死后被尊称为云南三太爷，长久享受尊敬。与他流放他郎客死的父亲一样，他也走完了前定的道路。

冤屈和鲜血是宗教的播种机，正如世袭与腐化是信仰的掘墓人。同治十年过后不久，哲赫忍耶又一度在云南枝繁叶茂。岁月如川流不息的长河，他郎和东沟在后日里还要屡度沧桑。但在十九世纪后期的那阵浓浓的硝烟里，哲赫忍耶在云南闭上了帷幕。

贵州，关于十九世纪起义中贵州哲赫忍耶的作为，现存的记述远远不能与史事相匹。

一九八一年，贵州兴仁县张正兴写作了一部章回体小说《咸同年间盘江回民斗争史记》，保存了贵州的口碑传说。作者的祖父曾亲历起义，因此这部小说具备一定的历史价值。

云贵两省无法区分。云贵两省哲赫忍耶的行动，也无法区分。

贵州境内的哲赫忍耶教众，基本上是遵照东沟的指令行动的。他



们的两代领袖：张凌翔和金万照，都接受过东沟马圣麟的指示。

《咸同年间盘江回民斗争史记》开卷第一回，便饶有意味地描述了张凌翔去东沟参加尔麦里（小说把九月初六误写为九月初七，把船厂误记为平凉），东沟“三爷”为他痛说教史、指示他归省举义的故事。作者虽在文中叙述了几辈导师，但几乎无一辈写得准确。如说“船厂率领造船工人起义”、“道光年间外姓掌教、张格尔回民反”等——反映贵州省的哲赫忍耶派已经彻底衰落。

表现在记述中的差误，反映了民众的宗教对于底层民众的意义：东沟人仅战于一山一寨，声名却传于半个中国；贵州人雄踞数县裹拥彝苗诸族，却默默无闻——只因宗教对历史补充的薄弱。

贵州回族等族起义中，领袖人物虽以哲赫忍耶出身的人最为醒目，但起义的性质更像是包括苗彝各族对满清的颠覆。

这些都曲折地表现于这部章回体小说的民族记忆，它虽然难能保存全貌，但却丰富地保存了回、苗、布、瑶、彝、黎、汉七个民族的反清面目。

贵州义军俗称白旗军，这段历史亦称白旗斗争史。小说对于诸如义军拒降等事件，叙述得可与其它公私文牒互证。小说尤其准确地保存了金万照的事迹：

金万照，东沟马家亲戚，早年求学甘肃，云贵知名人物。贵州乱后，政府措手不及，求金万照出面议抚，并赐予“议抚游击”。金万照被召到云贵总督衙门后一一接受，暗中却去东沟道堂请求指示。

云南马圣麟指示金万照，到贵州后要“好好地掌握哲赫忍耶”。金万照入黔，标志着教派意识朦胧的贵州哲赫忍耶，即将与东沟组成一个隐藏的大局；这一点无论是对战局或对日后出路，都十分紧要。

金万照的事迹非常动人。

他没有犹豫，就放弃了一种机会——河州马占鳌和滇东马如龙不惜残害同胞攫取的、叛变求荣的机会。雄踞一方的前程，似乎没有被他考虑过。他风尘仆仆走进云贵边的大山，在见到白旗首领张凌翔后，立即投入了义军。

同治年，是英雄和叛徒都辈出不穷的时代，是国家显示残暴、人性恶到极致的时代。在遍及全国的乱世混战中，很难数清究竟是英雄



多还是叛徒多。即使哲赫忍耶这样的集团内，投降和出卖也在屡屡出现。东沟曾应官军要求献出过三十三颗首级，杜文秀曾先被他的女婿出卖，后被他的大理战友送到官营。金万照情愿以官身作罪民，不远千里投奔叛乱的举动，直至很久以后，没有再次出现于历史。

金万照面对着曾国藩源源发来的新式官军，李鸿章为这些刽子手装备了洋枪和洋官。中国虽虚弱有名，但残民之力无穷。金万照兵败后，按西北战场马化龙的榜样，请以一死为同胞求赦。

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七日，金万照被清军解至贵阳，以骑铜马刑炮烙杀害。在哲赫忍耶的忌日单上没有这一天，但是贵州历史记住了十月十七这个日子。

凄惨的乱世，不堪回首的乱世，就这样一幕幕地上演了。在结束云南贵州的叙述之前，也许应该提及一个不能确认的数字：自元初穆斯林名相赛典赤结束了宋代以来“玉斧划界”将云南收入中国版图以来，至清季回族已是云南省数一数二的大民族。但咸同之后，穆斯林聚集区十村九空，难民远逃直至泰国缅甸，人口剧烈地减少了。民间主张：云南穆斯林减少了百万。这个数字很难核实，但是，战乱与屠杀使云南回族仅存了十之一二是可能的；他们遭受过骇人听闻的屠杀，也是可能的。这一数字和事实，也为评价那段悲剧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判断的标准。

云贵两省各自投奔了牺牲的结局。哲赫忍耶的悲观精神，开始了它在全国的弥漫。

同治十一年腊月廿六日，杜文秀大元帅换水后念了讨白^①，宰了所蓄的孔雀。他嘱咐留城的人：“满城百姓交代与你了。”然后胸挂孔雀胆，坐轿出城。出大理北门后，他把孔雀胆掺毒药服下。轿至清军大营，药力发，渐渐气绝。

他在如此的就义前夕，一定已经听说了东沟哲赫忍耶的殉难；也一定听说了侧翼贵州金万照的就义。我想，杜文秀一定曾感慨过，一定曾经在一刹那琢磨过哲赫忍耶这个团体，因为在他的大理两翼的云

① 讨白：忏悔。此处指穆斯林的临终忏悔。



南与贵州的大地上，凡是哲赫忍耶都牺牲了，都支持他直至最后一刻。

董志塬

同治年的西北，更是人间的炼狱。一些人呼啸而来，血洗了一些村堡。自卫的拿着刀斧，疯狂地以牙还牙。并不总在打仗，但人都拿着刀枪。暴力时伏时起，局面维持在一种血腥的混乱和恐怖的间歇中。

这样，包括大面积的汉族区在内，整个西北都进入了这种自卫与攻杀的乱局。犹豫的人放弃维持顺民的形象，思考的人在混乱中也不能瞻前顾后。凡有势力的人，都已成了一种民军首领。已经很难辨认这种民军是造反的义军，还是官府的民团。

政府军忙于应付处处冒烟的形势，在许多个热点上打仗。左宗棠的战略是对陕西回民痛剿不赦。陕西回军冲突几年之后，锐气正在消尽，危机尾随着他们。同时清军对甘肃回民实行攻心战，宣传宽大，企图对陕西、金积以至西北的回军逐个击破。

金积堡道堂以及第五辈穆勒什德马化龙，此刻面临着最后的选择。

犹豫和分析已经到了尽头：造反的炮已经打了，求抚的头也已经低过。前景不能不使人悲观，但眼下的金积堡，已经成了大西北的元帅帐——哲赫忍耶内部的紧密维系，已被西北穆斯林当成维持大局的纲绳。哲赫忍耶不可能逃避自己，马化龙注定要投身漩涡。

当然，除非他选择另一条路——一直到同治八年初为止，他始终可以选择“叛”的道路，如河州马占鳌和云南马如龙一样。同治八年前陕回困守的董志塬，正暗示着这种机会的可能。

董志塬，地在甘陕宁夏的交界，俗谚称道：“八百里的秦川，比不上董志塬的边边”。

塬无险可守。陕西回民军奔突数年后，不得已退守到董志塬，老弱辎重，携眷带犁，拥挤一块平平的塬上。一步绝棋，反映着陕回的黯淡心情。

如果金积堡的哲赫忍耶上层决心追求一己的繁荣，兵下董志塬——便可以获得如同马占鳌家族的发达。但是，马化龙的眼睛不看这种机会，



他的哲赫忍耶，尚没有叛变的传统。

困守董志塬的陕西回民，拖家带口多达“数十万人”。《平回志》卷二称：“董志塬数百里地，人多缺食。”“董志塬贼数十万选陷庆阳、宁州、镇原、平凉，力图窜陕掠食。”表面上陕西回民以董志塬为据点，四出征战并占着几座城池；实际上，陕回在董志塬绝地，仅仅是掠食而已。

金积堡的抉择是援陕！这使得哲赫忍耶又保持了一个世纪的美名。马明心没有留下马占鳌马如龙那样的肮脏遗产。哲赫忍耶的英名，从未在乱世玷污。

援陕一举，使哲赫忍耶一时成了西北穆斯林的盟主。

同治七年冬，“董志塬巢内粮食将绝，马化澂（龙）于二月初旬，用骆驼一千五百余只驮运粮食接济。”而且，“各回逆洋枪洋药战马，屡据擒贼供称，均由马化澂自归化城一带贩来。”

同治八年二月初八，董志塬陕西回民被清军打败后，决定向北突围，朝金积堡靠拢。

金积堡向董志塬逃出的男女老幼敞开大门的一刻，意味着自己拉开了又一场悲剧的大幕。

陕西人把十八大营合并为四营，“以其半护家口辎重先行”，然后再留人断后，与清军死战。

二十三日，清军总攻，董志塬崩溃。

刚从旧营盘冲出的“老弱辎重，因人马众多，未能疾走”，被清军追剿。董志塬之役陕西回民死伤惨重，官书说“杀毙、饿毙、及堕岩落涧，实有二三万之多”。

从陇东与陕北交界的董志塬，向宁夏川的黄河灌区，那时该有一片壮观的景象：成千的牛车碾得黄尘弥漫，老幼号哭着趟起更高的烟柱，几十万人股股奔突，喧嚣在障目的黄尘里。金积堡的哲赫忍耶回民赶着驼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人流滚滚向北，人流拥过去了，在践踏拥挤之中死去和丢下的病弱老幼，都半埋在松陷如粉的黄土路上。

大战随即在金积堡一线开始。

枪炮声再也没有中断，哲赫忍耶迎来了最临近、对今日影响最深



的灾难。

很难忘却刚刚死去的贵州金万照，他们的思路罕见而异样。为什么他们都放弃了生机呢，贵州金万照简直就是千里迢迢去赴死，其实他本可以先打败贵州回军，再去统治贵州回民。当董志塬濒临绝灭时，手里握有唯口唤是听的哲赫忍耶武装的马化龙也是一样：他本来可以使哲赫忍耶由在野变为在朝、变成囊括陕甘宁夏的正统官方教派——但马化龙显然不曾这样想过。

他们要寻找一种旧路。这就是在中国没有多少人听说过，但对他们却魅力无比的道德之路。它被人们用一个阿拉伯语词来表达——束海达依。

冲出了董志塬的陕西回民，在赫赫有名的白彦虎率领下，进入了金积堡周边的宁夏灌区。注视着滚滚而来的、褴褛血污的人流，扛着鸟枪的哲赫忍耶农民在堡墙上想：嘿，帮忙的来了，这一回把狗日的公家打美。

——至今哲赫忍耶依然有着这种历史主角的幻觉。也许，百年里过分的受迫害史和马明心以来他们拥有的过重的精神财富，使得哲赫忍耶在思想和性格上，都有一丝古怪的刚硬。

同治年穆斯林三大英雄之中，白彦虎打遍了西北五省，最坚决也最为清朝仇恨，最后打出了国境、在苏联生息了一支称为“东干”的血脉。但哲赫忍耶却不觉得白彦虎是主角。杜文秀凭仗大理南北天险复活了古时的大理国传统，如同太平天国一样创造了一个自治区域，事业也比金积堡大得多。但哲赫忍耶仍固执地认为自己才是同治战争的主角。

这种意识如果用于别处，那它不过是狂妄自大而已。关键在于哲赫忍耶是准备承当后果；那么这种意识就不仅是理解金积堡战事的关键，而是认识哲赫忍耶的关键了。

决战近了。换句话说，束海达依的光芒近了。

宁夏川已经等待太久。自从平凉太爷把希望寄托给这条泛白碱的银色大川以来，川里人证明自己不愧于苏四十三阿訇率领的撒拉人和张文庆、田五率领的石峰堡人的考试，已经开场。天堂之门已近，光芒正在黄尘中闪烁。前辈人早已解释清楚：这条道路得来不易，这是



道祖太爷特意为哲赫忍耶讨来的，个人叫做“舍西德”，教门便是“束海达依”。走这条路是咱们一家的特权，其它的各门各派都没有这条路的缘分。川里人等待得已经太久，陕西人败下来了，正戏要唱开了，金积堡永垂不朽的时刻，就要来临了。

这就是长久以来，哲赫忍耶穆斯林的思维方式。

事实上，董志塬乃是哲赫忍耶外围的最后一道屏障。是陕西人和董志塬，相当久地保卫了哲赫忍耶的边界。现在边界已经撕破，炮弹已经在哲赫忍耶头上接连炸响。无论如何，他们必须上阵了。

——在此之前，金积堡一线时战时和。从同治元年到四年，金积堡对清军形成优势；四年至八年，对峙僵局由董志塬的陷落而结束。同治八年，清军在左宗棠指挥下，分三路向金积堡合围。

在下文中，无需搬抄文牍去叙述逐堡逐寨的细节。一句话，董志塬陷落后，金积堡在死守。

牺牲的羔羊

金积堡一带是著名的黄河古灌区，所谓“天下黄河富宁夏”，指的正是此地。密密的堡寨，散落在沟渠阡陌纵横的稻田之间，农民们在水田里含辛茹苦，念想着西北稀罕的大米。

哲赫忍耶与清政府军的决战，就是攻打与死守这些堡墙坚厚的堡寨。间或有野战，多在铁色不毛的牛首山上。

——直到一九八九年我住在川区时，金积北门外不远的马莲渠畔，有一大堆白骨仍然暴晒在烈日下。不知是渠水冲来了骨殖，还是修渠时挖出了一个处刑场。白骨密集地堆积着，像在提醒着生命的卑贱。我呼吁把它们埋葬并立一块碑，但人们说，怕里面混着敌人的骨头。古代早已恍如隔世，眩目的阳光下，今天正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门槛。我每天路过都注视着它，每天都意识到人的渺小。

有一些出名的传说，有一些含混的传说，听久了只能获得一种印象，而不能获得确切的经过。

据金积附近的老人杨怀真回忆录，仗大约分三步打：第一阶段，清军由南线而来，经滚泉攻金积堡，被哲赫忍耶截击于强家沙窝。三年时光里，回民占着上风。第二步，清朝公家从金积西南进兵，占黄河东岸，在红柳沟一带布阵，由传说中的魏花脸为将——魏花脸就是文牍中的魏光燾，百姓都说他被回民军打死在红柳沟的山上。红柳沟山梁上，魏营的土垣废墟沿山迤迤，至今清晰可认。第三步，清军从金积堡东北新界堡进攻。百姓不经意地提到：清军用的是“机关炮弹”。

查阅资料，恰在此时左宗棠使用了四百万两外债，采办了欧洲的新式军火。炮弹使农民们感觉新鲜，那么大概就是洋造的新款。杨怀真老人的这一段记忆，与法国E·罗舍的云南记事互为补正，它不是农民的闲谈，它揭示着乱世中清政府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勾结：

机关炮弹像乌鸦一样飞来，然后缓缓落下，打在地上过一会儿才能爆炸。我阿爷一手提着桶，看见炮弹飞来就跑上前去，把水沬在那热炮弹上。那炮弹便炸不开了。后来，阿爷沬炮弹时，沬灭了一个另一个炸开，炸伤了右腿。就搭一个草棚，养着伤抵抗。后来，整个新界堡树皮都被剥光，野菜也再挖不到。饿得受不住时，就用手将些蒿麻籽吃。就这样，在一场肉搏战里，我阿爷被一个公家兵刺中，枪尖扎进了喉咙。牺牲前嘴里正嚼着蒿麻籽，口里流着血水和绿水。

当地老人强调：金积一带哲赫忍耶的主要据点——巴巴太爷和四月八太爷拱北，是清军进攻路上的要冲。撒应伏老人回忆：

公家方针是：占住青龙口、拆了洪乐府、打开金积堡。所以青铜峡红柳沟都是军营。而巴巴太爷的拱北一拆毁，我们多斯达尼就没有救了。

《曼纳给布》写道：“战争期间，太爷命我（花儿沟阿訇）带些人，在拱北周围打十二个堡子，保护拱北。”

战争中拱北不可能免祸。灵州哲赫忍耶的中心、洪乐府四月八太爷拱北，在堡寨争夺的鏖战中被官军占领。



只有一个虔诚的蚂蚱阿訇，仍在尊贵的拱北里念古兰经。卡费尔冲进拱北，夺了他的古兰经，剥了他的衣服，用绳子吊他……大家知道，那时，尊贵的拱北已被毁坏了。

据说最初清军在屡次失利后曾请人看风水。当时金积前线穆斯林占着上风，官军用大车向兰州城拉回整车整车阵亡兵勇的辫子。风水先生判断：挡住兵马不能前进的，正是灵州七巴巴和四月八太爷马以德的坟墓。

这处拱北，今天称作洪乐府拱北寺。虽然后来的百年时光里，这里又有过几度天地颠覆的沧桑巨变——但是，由于千万农民的父兄先祖都葬在拱北四周、而且他们大都与拱北里的“太爷”分享着同样的历史，因此一如中国门宦派别的其他地点，洪乐府拱北乃是川区哲赫忍耶农民的孝道、教门、情理的寄托，乃是这一方水土的中核。

清军的将官不一定懂得这么多，但他们对这座拱北的重要性也显然留意。围剿于是首先对准了洪乐府拱北，这座拱北也自然迎受了它的第一次被毁。

不用说，它以后还要多次迎受各种被毁坏的命运。但是只要它仍然拥有上述的内在凝聚力量，任凭多么大的外力，想把它清除消灭也是不可能的。一九九〇年斋月，当我目瞪口呆地看着骄横的公路为它改道，设计直流的渠水为它绕行时，我体悟了它的含义。

面对着被西方列强的枪炮武装起来的政府军，宁夏川的哲赫忍耶农民其实已经如同迎着刀斧的羔羊。只是他们并不想低头，因为他们不能交出拱北、不能任人践踏父祖的墓地、也不能放弃内心的骄傲。但是此刻拱北已毁，他们的心黯淡了。

剩下的无非就是一死。长久以来的宿命观点弥漫开来。遥远的关川、他郎、石峰堡、兰州、伊犁、船厂，于他们只是一种血缘和出身，只有洪乐府，才说明和维系着他们自己。现在拱北已被毁坏，金积陷在重围，像天突然晴了一样，此世的一切都清楚了。

宗教的情绪首先在领袖马化龙、然后在他的一些助手高涨起来。

哲赫忍耶的宗教情绪，常是一种企图重演历史的内心暗喻。让现



世快来屠杀，我早晚也要流血。让客观快变成刀斧，助我头颅落下——这种情绪一经烘托，便成为一种可怖且凄美的精神。认识后日敬称十三太爷马化龙的行为，必须要懂得这种精神。

所谓舍西德，所谓束海达依——并非意指对他者的杀伐，而只是自己的舍弃。它绝非如西方恶意的宣传是一种黩武好战，而是苦难弱者的最后努力。

在生死之际，传统是唯一的武器。

对同治九年的宁夏哲赫忍耶，胜负已经无关紧要。人心的支撑，让位给了神秘主义。确实，关于最后的时刻，所有记载都渗透了宗教式的思维。

据马学智《哲赫忍耶道统史传》：

谭爷，穆勒什德马化龙的助士（也许是一名热依斯）并没有在战争中牺牲。他在战前死在兰州，遗体被放在骡车里运回宁夏。下葬前传说他的眼中突然涌出了泪。毛拉马化龙抚摩着他的脸庞说：不要哭，真主说，凡是有生命的都要喝一次死亡的苦汤。你先走一步，我们跟着就来。

史学界曾议论，金积回军曾打算轻骑奔袭、直捣空虚的北京。此事或有或无。但能肯定，突围的结果也不会乐观。

勇敢的九爷备下了足足的兵，想突围。九爷表示：我们全家都举意，为伊斯俩目和穆民殉身，我们要追随毛拉道祖太爷的道路为主牺牲。

情绪的弥漫中，我的故乡山东也在这时出了一位英杰。济南金爷（著名的金子常阿訇的祖先）当时正掌管着北京城的两处清真寺——齐化（朝阳）门上坡寺和昌平镇寺。

十三太爷为了疼顾山东金爷，想着把他拉进舍西德的行列里。同治七年，毛拉派人到昌平州，喊金爷来金积堡领舍西德……金爷来了。到十年，毛拉、金爷等亲眷弟子，都得了舍西德。



现在可以明白十三太爷马化龙被后来说成是预言的、对时局的悲观判断了：

我们的道路，还是维尕叶·屯拉的道路。

一些民间抄本，如毡爷《曼纳给布》中记录了据说是马化龙预言的诗句。真伪难以断言。肯定其中有一些，文风和口吻都无疑是后日沙沟太爷马元章的作品。十三太爷马化龙最重要的言论，是他对“牺牲”一语的解说。

一种原初的替罪思想，一种历史观中对牺牲的认识，终于在同治九年末出现了。马化龙在他临近灭顶的前夕，懂得了人类的这一残酷思路。

《曼纳给布》记载了他的遗言：

毛拉问：做古尔邦^①，什么东西最贵？答：骆驼。其次是牛、羊。毛拉说：你们的古尔邦，只是些牲畜。你一个阿訇也不知道最贵重的古尔邦。最贵的是：易卜拉欣把儿子伊斯玛仪勒做了古尔邦。为着援救众人，我把自己的身体，举意做了古尔邦。

古时，一神教的始祖亚伯拉罕（即阿拉伯语的易卜拉欣），按照主的指示，决心把自己的儿子做为献牲。当他真地举刀刺向自己的儿子时，启示降临：准许他改宰一只羊羔。替罪羔羊一语因之而来。这是一个残酷的宗教故事。

如今哲赫忍耶也在讲：“十三太爷马化龙为着救回多斯达尼，把自己一家人举意当了古尔邦的羊了。”

把亲生孩子宰杀献牲、折抵原罪的西方话语，血腥恐怖令人窒息。在《古兰经》中，它既是对绝对诚信的界定，更是对西方变态话语的针砭。确实，当人真的走投无路、面临死亡、唯求托靠天理的时刻——牺牲一语的慰藉含义浮现了，其中强大的善恶因果和真理的力量，给

① 古尔邦：牺牲。指宰牲节的献牲。

人以毁灭前的安宁。

马化龙在生前一介绅士入世随俗，常使后人忽视了他内心的宗教性。百年后再加回味，他内心的这种底色渐渐醒目了，像沉底的铁，漆黑而沉重。

应该说，同治乱世中数不尽的无名草民、那些尸骨至今还在沟渠边堆着无人理睬的无名草民，毋论回汉，哪怕并非多斯达尼——他们才是乱世的牺牲，才是乱世释放的、人性残忍的替罪羔羊。

有学者说，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死亡一共达一亿人口。我听了摇头，不能接受这个数字。其实，它可能还没有把云贵战乱的死者、以及陕甘宁青新疆的穆斯林、也没有把大量无辜汉族民众计算在内。不仅穆斯林、包括汉族民众在内，所有的他们，都是真正的替罪羔羊——为蓄积的专制暴政、为顽固的歧视相仇、为残忍的民族劣性，他们被推上血污的祭坛，当了中华的献牲。他们丢掉了宝贵的头颅，更丢掉了生存的价值，在我们这个悠久自矜的国度，为我们这个久病沉疴的文化，命断如风摧枯草，化做了黄土尘泥，永远地消失了。

为了古老中国的新生，这个文明之下的各个民族究竟付出了多少牺牲，其实早已无法计算。

每一代牺牲之后人们都坚信，逝者的血会浇灌自由之花；都祈念这一次将换来民族的进步。但是一次又一次，似乎烈士的血确已白流，因为邪恶依旧横行，人民仍在受苦，世道从未改变。

于是，其实是一种消极历史观的、哲赫忍耶的话语，就愈发地开花长叶，似乎唯它能够解释历史，至少能说服群众。

十三太爷进官营

同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全国各地每一家哲赫忍耶穆斯林的忌日册上，都写着这样几个字：“十三太爷进官营”。

《曼纳给布》详尽记载了这一天。

十一月十五日晚，马化龙派苏满拉去请长子大忍爷。儿子来后，毛拉便说：“我已经把老少举意古尔邦了。”



大忍爷低下头说：“我遵口唤。”

十三太爷下了炕，与儿子互道了赛俩目。他说：“明天，我像道祖太爷入兰州城的那样，进卡费尔的官营呢。”他还吩咐大忍爷明天不许送行，担心暴烈的儿子动武。

第二天，十一月十六，十三太爷马化龙自缚，出了金积堡东门，他放弃投黄营（黄鼎营，在金积堡西北），而是径直朝着穆斯林的冤家、湘军刘锦棠营走去。

那时，金积城外“堡寨计五百七十余盘据百里”的形势已成过去，“城中煮草秸、麦根、杂牛皮、死尸为食。”战乱的饥饿中，已经有人相食。

马化龙一如杜文秀，自投湘军主力刘锦棠的大营，请以一家八门共三百余口人的性命，换得网开一面，抵赎金积堡一带穆斯林的死罪。

湘军刘锦棠一族，乃是屠杀十九世纪起义诸军的凶恶鹰犬。由于刘锦棠的伯父刘松山被打死在金积堡的攻战之中，因此自投刘营，即意味着听任报复、忍受刑鞫的煎熬。

马化龙投案到殉难，一共在官营里度过了五十六天。

没有任何人描述那残忍的五十六天。在宁夏川区，农民们刚提到进官营眼圈就红了，无法再询问仔细。

漆黑中黎明正在徐徐发展，但还不是黎明。鱼肚白尚在天边和窗棂上似有似无。我想，没有哪一个时辰能和此刻相比。在哲赫忍耶谨严的日常宗教生活中，“奥拉特”的魅力总是这么强烈，总是这样浮出于最后的黑暗中。

顺着大西北的山脉走势，沿着古运河的上下码头，踩着大自然中随势伸延的交通线，我在半个中国的范围里确认，倾听着晨礼的奥拉特^①。

——哲赫忍耶在它的中国化过程中，已把也门传入的即可尔大部删除，留下的一小部分，可以在一些仪礼中稍微窥知。在晨礼后的奥拉特中，如熄灯点香、呼唤真主美名、以及一些念辞，是西-中亚苏非派的遗留。

当念到“万物非主，唯有安拉”一句时，苏非派的身体动作出现了：

① 奥拉特：晨礼后的念辞，其中包括部分即可尔。



念诵者在两排相对的达依尔上，左右轻摇，随着这一句念辞，似是陶醉，似是问答。当念到 La^①表示否定时，头要向外摇；而念到 In^②表示肯定时，头要摇向心脏——此即著名的、哲赫忍耶的“摇头念经”。

重要的是，这句念辞要共念五十六遍——为着纪念沙赫马化龙在官营里、被酷刑折磨的五十六天。

不易判断这句念辞和它的复唱，究竟是来自也门、还是中国的添加。无疑但凡苏非的即克尔，不可能缺少这基本的一句，但五十六次的遍数，却肯定是哲赫忍耶的规定。

哲赫忍耶不在乎外界谣传他们是“摇头教”。正是这五十六遍的摇头、肯定与否定，才是他们坚守的精神。

我在达依尔上，听着自己的声音，溶化在高昂的齐诵之中。我暗数着，从一直到五十六遍。我不知自己是沉浸在现实，还是忘掉了历史。

历史湮灭以后，宗教在强调真实。耳边朴直的调子，在重复中愈来愈响亮，渐渐显出了不可抗拒的魅力。每天黎明，从无间断，随着黑暗最后的消褪，视野中的两排白帽渐渐浮现而出，化成了一个矩形的阵。

没有一条史料记载过那五十六天刑讯的细节。然而，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在小半个中国，星点处处，有人在数着历史的五十六秒。每一天他们都在否定和肯定，都在反复地巩固一个认识，温习着那一段历史。

时至今日，若说哲赫忍耶有什么魅力，其实除了历史并无其他。

——他们以五十六遍的反复质疑和反复肯定，解说百年之前恐怖的五十六天，祈求历史的公正。我年年巡回，南北东西，说不清每次的感觉。千真万确，就是这样，在每一块穷乡僻壤，每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就这么不可思议地掌握了一小段历史。

五十六天具体的一场一幕，在哲赫忍耶似乎是一个忌讳的话题。晨礼之后，达依尔上，五十六遍赞词如流水浸漫而来，带着一股伤感和丰满。杜文秀曾宰了所蓄的一羽孔雀。那毒药既然是一服孔雀胆，

① La: “万物非主”的第一音节。

② In: “唯有真主”的第一个音节。



死也许就是一个美丽的梦。而十三太爷进官营后的五十六天，却宛如黑暗一样，任凭谁也无法洞悉了。

他临走前，据《曼纳给布》，说得最多的还是那句话：

今天我进官营，就像维尕叶·屯拉进兰州城一样。

金积堡陷落（当地百姓喜欢说“开城”）后，政府军并无信义。金积一带，穆斯林被杀不计其数。原野上尸体遍地，至今白骨暴露。青铜峡、灵武、吴忠一带的哲赫忍耶，家家都有亡人。如马莲渠畔的白骨堆，据说还有多处。

同治十年之后很久，当哲赫忍耶又在满清奄奄一息（大概是清末民初）之际死灰复燃后，金积热依斯新师傅曾经打发人去拾骨头。教众们手拾耙扒，草草收集的一些白骨便如同山丘。他们曾用砖砌成一个没有顶的巨坟，俗称万人塔，时时上坟悼念。后来，此塔于一九六〇年前后被平毁，骨殖被烧掉。

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八年，马莲渠和青铜峡—吴忠公路先后强行通过洪乐府拱北。浊水和车轮轰鸣喧响，侮辱着人心，不舍昼夜。路基两侧，渠沟壁上，屡有白骨露出，分不清究竟是同治战争中死难者的遗骨、还是拱北的古坟。

侮辱激起了反抗。大约在一九八五年以后，哲赫忍耶穆斯林以跪在路基渠埂旁上坟的方式，进行抗议。此举传到外界，远近传闻说，那一段公路必须步行通过。我亲眼目击：几乎所有自行车或马车在经过时，骑车的下车，赶车的牵马，人人步行走过——并不知为了什么。

十三太爷进官营，并没有换回对乡里的解救。但是，进官营意味着停战。

政府是不能杀尽百姓的。一年后，幸存者得到了出路：“官军收降陕回万余。迁陕回于化平川，而甘回分起安插灵州。”“甘回三千余人解赴平凉安插。金积老弱妇女万二千余人解赴固原州，分拨荒地安插。”

化平（泾源）、灵州（吴忠灵武）、平凉、固原，这便是后日几个哲赫忍耶主要聚集区的由来。

尽管在血泊中，和平毕竟实现了。

一天天、一年年，人们在晨礼后诵读奥拉特。五十六遍“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带着惆怅的节拍，轻摇着人们心底对十三太爷不尽的怀念。恰在五十六遍赞诵的进行之中，晨曦诞生了，黑夜完成了向白昼的转变。

五十六遍的否定与肯定，使仪礼平添了庄严的吸引力。它强调的真实，它托靠的公道，渐渐变作了哲赫忍耶的文化。

穆勒什德马化龙的一生，也随着这五十六遍的声音，被简约和淘涮，成了一个牺牲者的形象。他的事迹，藉苏非派的宗教功课而被复述，从那时起一直也没有湮没。而这一点，远遁俄罗斯的陕西白彦虎没能做到，割据大理的云南杜文秀也没能做到。

正月十三

同治十年正月十三日，穆斯林的敌人左宗棠下令，将十九世纪回民起义的三大英雄之一、哲赫忍耶第五代穆勒什德马化龙提出官营，在今吴忠北门外的四旗梁子，凌迟杀害。

大潮退后，芸芸众生都转瞬消失了。有人却注定要承担责任。既然介入了乱世的杀伐，既然被卷入了暴动，就一定要付出代价。

马化龙以献祭牺牲的方式，承担了他的责任。他没有留下经典与文墨，但他更未曾煽动暴力的滥用。他以支离破碎的躯体为遗训，告诫着暴力的危险，告诫着节制与和解的必要。

从此，为牢记这个残酷的正月十三，哲赫忍耶和一大部陕西格底目派穆斯林，都尊称他为“十三太爷”。

他的道号也同时全美，称为赛义德·束海达依·拖布尔·屯拉（殉教者的首领，主道的本质）。他享年约六十岁，掌教二十一年。

关于他的传说如雨后春笋，猛地传扬开来。

相传：刘锦棠在凌迟十三太爷时，手提尖刀，狞笑着走来。他是在官报私仇——他的伯父刘松山被穆斯林（有人说是狄道师傅干的、



有人说是陕西人干的)用土枪轰死了。

他问十三太爷:

——我今天杀你满门满姓三百口,后日里谁是你的后人?

十三太爷答道:

——大地上,但凡念“俩依俩海印兰拉乎”的人,都是我的后人。

刘锦棠又问:

——可是又有谁为你报仇呢?

十三太爷发出了他的预言:

——四十年后,有人为我报仇!

四十年后爆发了辛亥革命。老百姓干脆把这句话又渲染成“四十年后广东人给我报仇”,意指孙中山。

四十年,穆斯林传说中的大同理想周期、苦难人民盼望的界限、暴政横行的尽头,就这样进入了民众的思想,后来甚至成了起义的论据。

相传:官军在凌迟十三太爷之前,在地上铺了七层毡。他们认为:如果十三太爷的血有一滴溅在土上,那么这片土地就会不断孕育反叛的种子。

且不仅如此:刎刑之后,首级被取走示众了,一架惨不忍睹的血躯,又被官军装进两口大缸,然后缸口相扣封严。同样,是害怕他的鲜血与大地结合,企图封住他的卢罕^①。

传说:有一位名为沈家湖马三阿訇的人,凌迟大刑当夜或当场,悄悄为十三太爷行了葬礼。又说:因为正值隆冬,天寒地冻,官军没有立即掩埋。沈家湖马三阿訇把渠埂推塌一块,多少掩埋了十三太爷的遗体。

据曾侍奉十三太爷进入官营、又奉十三太爷之命回家的苏满拉后代讲,葬礼时暗暗念经的虽是沈家湖马三阿訇,刨下干河床上的土、掘起毡(就用凌迟时铺的大毡卷起遗体)、埋了十三太爷的,却是苏满拉。

后日冒着危险乘“十一”国庆节公家放假、全家老幼一天修起了十三太爷拱北的穆斯林讲:那块地原来归一家姓董的汉民种。但是,牛一走到那个地方就不听吆喝,原地打转,像是患了瘟病。那家农民

^① 卢罕:灵魂。

害怕，后来不敢种了。哲赫忍耶得知，暗中把这块地买了下来。

传说和民间故事无法确认。

那两口缸、或七层毡装起的遗体究竟埋进了哪一寸土里，我在多少次向四旗梁子的奔波之后，渐渐放弃了这种考古队员的偏执。

十三太爷四旗梁子拱北，初建于民国时期，后在一九五八年被毁，再于一九八一年恢复。瞻仰者不绝如缕，甚至定居今吉尔吉斯境内的陕西回民后裔，也来到这里上坟。

大家都没有追究拱北之下的土里，究竟是否安睡着十三太爷失去首级的破碎残躯。他们都坚信：十三太爷的卢罕灵魂，毫无差错，就安睡在这里。

——但遗体的故事远没有完。他还有一颗不屈的头颅远远走了。那颗头颅的故事，还没有展开。

悲观强硬的性格，从此永远成了哲赫忍耶的特征。使它孤单，使它高傲，使它只相信灾难厄运。由这种情感的维系，哲赫忍耶有一种彼此的默契，虽并未曾交流。哲赫忍耶距离原教旨主义更远了，而与人情和中国的孝道愈来愈近。它没有意识到，它在象征着一种新的东西——中国的信仰形式。

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复杂的题目。

它光辉灿烂无可替代，但是它压抑人性。它深奥博大兼容并蓄，但是它拒绝和解构信仰。

在如此一个中国文化的大海汪洋中，哲赫忍耶初生之犊一般降临了，带着一股诱人的直率、异样的英雄气。哪怕它被歧视、被孤立，这股英雄气久久不散，向着四周临近，放射难言的魅力。

一个晴朗的冬日，就在吴忠的郊外，那时拱北还是一座朴素的青砖小墓，我站在那里，感到了这种魅力。正月十三即将临近，人切肤地觉得——自己正站在深渊边缘，但是不想后退。

西府夫人

十三太爷马化龙凌迟舍身，金积堡和洪乐府拱北均被毁坏，哲赫忍耶随即遭到追查严禁，又一次陷入了全灭。



哲赫忍耶的全部古代史，至此全部结束了。

若是还有下一个光阴，若是还有人能再公开哲赫忍耶的旗号，那一定意味着沧海桑田天翻地覆。

人们坚信：只要清朝当政，黑暗的古代就不会终结。

无人相信：近代的黎明，已经悄悄地走来了。

哲赫忍耶教派与中国近代史的连接，是由一个女人实现的。而且，是一个汉族女人。

她的拱北，在今张家川县城南川。据一些老人回忆：

西府太太是广武人，长得天下绝伦。早在毛拉破了广武城后，蛮子们死的死逃的逃，一片混乱。谭爷走着，不想和一女子碰了个满怀。最后，十三太爷娶了这女人，唤作西府太太。

后来，十三太爷一家三百多口死于非命，只有西府太太免遭杀害。因为官军得知她本是汉族，乃被掳入堡。这件事情，如今被百姓们称作奇迹：

十三太爷对西府太太说：你把所有传教的凭证都带上。金积破了，你就说，当初是我依仗势力霸占了你。后来西府太太要回娘家，被释放了。她带走八个箱子，其中有四个箱子都是传教的衣扎孜。这是因为十三太爷早知会有这一天，才娶她为妻的。

尚有传说：刽子手刘锦棠迷上了西府太太美貌，要强娶为妻。而西府太太——一说她与某湘军结婚并生有一子，另一说则是她以刘锦棠热孝在身（为刘松山死）强娶民女是大罪相威胁，后来逃出了金积或西安。

她藏着传说中的传教凭证，逃到了一个扎鸡毛掸子的、要饭女人的窑洞，成了西安城墙上的贫民。两个月后，她与张家川李得仓取得了联系。

张家川派人来了，驮着油，与她假扮油商，潜入了张家川的董家坡。



后来她又潜伏北京昌平，直至同治事熄。

五年后，她回到了张家川。

关于她的细节，无论大小，细节都无从考证。据说，她成功带出了哲赫忍耶的传教凭证——有人说那是一件道祖马明心从也门穿回的绿色羊毛衫。有人说一共有四箱子衣物，有人说这些凭证后日交给了板桥的马进西，也有人说交给了云南上来的马元章……

无法深究。

能肯定的只是一点：金积堡陷落后她并没有与哲赫忍耶一刀两断。她除了马化龙夫人之外，没有别的身份。她因哲赫忍耶的案子无家可归，也从哲赫忍耶的网络获得援救。

不仅如此，她还曾经尽一己所能，为哲赫忍耶的事情奔波过。

西府夫人的娘家宁夏广武，人称“白家的姑娘，姜家的寡妇”，是一个罕见的美少妇。十三太爷马化龙娶她入堡后，为她修建了新屋，与旧屋东府对应，是为名噪一时的“西府”。

大忍爷为生母恨新妇，与父亲马化龙闹翻，搬出了金积堡单住。后日他遇难的洪乐府渠，便是他分家后的住处。

女性，当她们遭逢大时代的时候，当她们不仅身处大时代而且委身伟男子的时候，她们的人生就无论本人意愿，一定要闪现夺目的光彩。这一道理在中国史上不胜枚举；但在中国回族史上，却只有从哲赫忍耶的故事里，才能找到例证。

四月八、十三太爷主持的第一次复兴，在前定下悲壮地结束了。一次陌生的复苏在悄然肇始，它隐蔽得多，复杂得多。

哲赫忍耶舔着满身的伤口，滑入了近代的大潮。能够想象和不能想象的事情，不久就要发生了。

为着复苏，必须接续。在后日的接续中，在迈入近代的最初岁月，西府夫人扮演了穿针引线的角色。

风飘絮的残局，推搡着她去做一些非做不可的事。舍她再也无人，她于是处在了核心的位置。云南上来的人、金积残存的人、张家川潜伏的人、遥远汴梁甚至北京的人——都重视她的地位、听从她的意见。以后的故事还将时而出现她的影子。一时间，她乃是能被各支哲赫忍耶都接受的唯一一人。



继一七八一年出现的马明心夫人张氏之后，一八七一年之后出现的西府夫人，又是一位传奇的女性。

她们的出身与行为各个不同，但她们在哲赫忍耶共同体中的存在，举足轻重。她们曾担负起过分沉重的使命。她们的使命，是哲赫忍耶这个集体强加的；她们的光荣，也是这个集体赋予的。

八大家

十三太爷就义之后近两个月，同治十年三月初九，清军继续屠杀，对灵州世系穆勒什德马化龙的全部族人、即金积堡八大家进行了处刑。

相传十三太爷说过的“我把一家人举了古尔邦尼的羊了”一语，广泛流传。得以苟存的川区和各地哲赫忍耶残众，咀嚼着株连九族的悲惨一幕，唯能以诵经寄托哀思。

八大家，指灵州马姓穆勒什德的整个家族。上溯关川弟子盖兰达尔和灵州七巴巴（通称巴巴太爷），下至各支系的子孙。八大家一共约有三百多口，同治十年三月初九那天，被杀共三百零二人。

本书为此制作了一个世系表。这一表格是根据洪乐府一带民间耆老的记忆、并参考清代文献的有关记载作成的。这一以描述十三太爷家族殉难为目的的世系表，可能存在一些漏误。民间对八大家中掌教支脉显然更多重视，而对其他支脉的人事记忆稀薄。但是，人民记忆中对被灭绝的领袖家族的描画，不仅使那场天朝刑律的屠杀一览无余，而且还揭示了一个民间共同体构造的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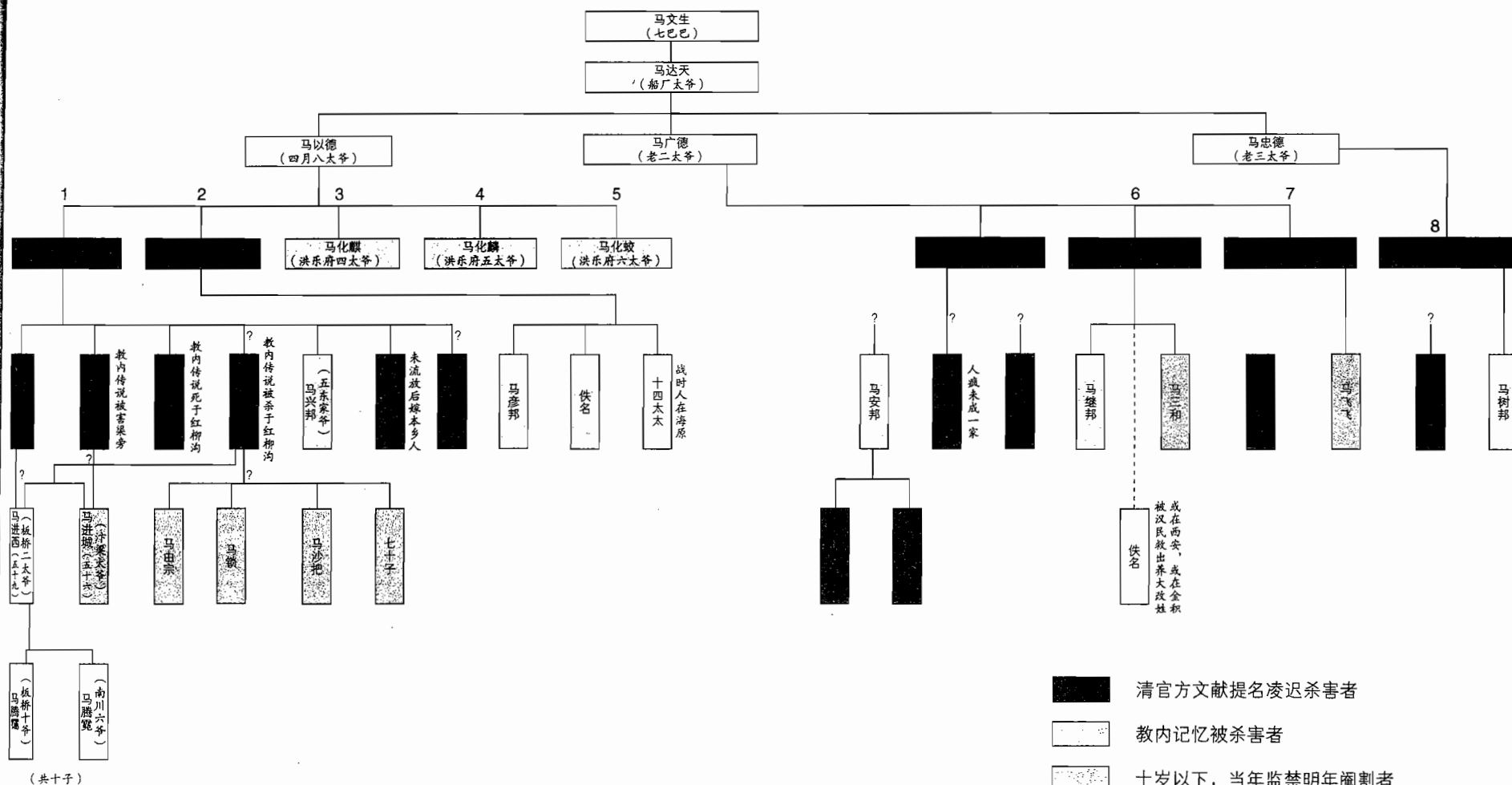
这个世系表还有一句潜在的话：即哲赫忍耶的穆勒什德家族，早晚一定要走牺牲的路。无论情愿与否，他们必须穿着血衣死。

曾经完全如此。道祖太爷马明心牺牲在兰州城墙上。后来，平凉太爷穆宪章和船厂太爷马达天一个是监禁致残而死，一个是充军途中折磨致死——他们都很容易被解释为烈士。

四月八太爷马以德的寿终善寝，一定使多斯达尼的心里微微有过某种缺憾。由于对牺牲过重的称颂，使人们面对和平辞世的领袖时，感到缺乏理论。



哲赫忍耶灵州马姓世系及同治十年被害情况



(共十子)

而十三太爷马化龙一门八支、三百零二人悲惨的殉死，渲染了哲赫忍耶百姓的束海达依思想，也强化了他们对领袖家族的崇敬。

参照左宗棠《申明叛逆眷属按律议拟折》等，我把民间流传的灵州世系表罗列起来，见附表。

有几点需要注意：

一、哲赫忍耶内部认为：马进城、马进西是亲兄弟，是四东家爷之子。

二、清官方“同时凌迟处死”首要人物的同时，记有“迁马化龙父子兄弟及其家属于濠外各废堡中”，又记“分置各废堡之悍党”“概予骈诛”。这几句公文与哲赫忍耶记忆的、十三太爷八大家支系全族被害的说法，是一致的。

三、八大家不包括船厂次子马广德的儿子即人称西安二太爷的一支。此支疑即左宗棠奏折中的马化椿（或是化春的改笔，如改化龙为化濬）。其子人称疯东家爷，未衍子嗣。

四、所谓四东家爷（定邦），民众记忆他被拖去往牛首山魏光焘（魏花脸）营盘祭旗。四东家爷病弱，被拖在马尾上，不久便丢了鞋，后来活活被马拖死。官军割断拖绳，弃尸而去。今天红柳沟旱裸的荒山上，有为他修的拱北。同时被拖往红柳沟营盘的十三太爷眷属，至少尚有四人。今日为他们在魏营残垣旁修筑的石碑上题曰：十三太爷被难家属。

五、大忍爷马耀邦，据民众记忆并非凌迟而死。当官兵要绑他去红柳沟祭旗时，暴烈的大忍爷跳骂不已，遂被官兵杀害于今洪乐府清真寺东的水渠畔，以蘸了心脏鲜血的印章去盖旗。

六、据表可知女眷多被发配。有七个或五个被发配平凉的女眷，在平凉甄别审问之前，一齐服毒自杀。她们的尸体被埋于平凉太爷穆宪章的拱北里，至今一排七墓，享受悼念。

七、已经佚名的死者，在此表中无法标明。



艾台依吐

189

在大西北贫瘠的黄土高原上，人早已习惯了淡漠。无论是对无休无止的风沙，对传说中歉收和灾害的消息，对家人的衰病丧亡。

在如此自然环境里，如果偶尔有人滥用感情，或吟出几句酸诗，人们会不习惯甚至反感。因为动情不会长久，因为对更大的现实，人们从来冷漠无情。

走上黄土高原的人，心里都有一层细尘般的绝望。但是日子还要打发，岁月还要送往迎来，所以人心疲倦、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在这种生存中，代代的高原居民便繁衍了一种朴实、平和，但是底气很硬的气质。抒情只是瞬间地排遣闷气，只是一眼看见平川、突然欲望冲动时发泄般的吼叫。于是艺术也成了套式，手法是比兴，一景色，二心事。

在这个世界里，如果流传过完全异色的、强抒情的感伤艺术，应该说它与风土格格不入，它应该湮没得很快。

可是，正如哲赫忍耶这个集体的其它方面一样——强烈的抒情，偏偏在单调乏味的世界流传，装饰着阿拉伯—波斯文体的华美，内藏着神秘主义的哲理。

金积堡在十三太爷掌教时，甚至更早时，便有过一种“小寺热依斯”的设置。小寺，指的是修建在穆勒什德家院附近的一座小清真寺，专供道堂上的人日常使用。主掌此寺的人物，有时乃是穆勒什德的代理，他们地位特殊，经常替毛拉主持尔麦里。

小寺的存在，表明哲赫忍耶作为派别的规模。它不像一些小门派：三四个村庄里，散居着百十家信徒。特征是首领的家里有一口特大的锅——男人召集群众，女人烧饭招待。哲赫忍耶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教派，动辄干几万人的尔麦里，每天迎送数省的人客。

十三太爷时期，金积堡有几位地位类于小寺热依斯的大阿訇。他们是：江南（淮阴）戴爷、山东金爷、洼上师傅、滩里爷。小寺先由戴爷主持。大约在同治初，又有过狄道爷、谭阿訇（生成）等人参与小寺事务。据曼苏尔记载，戴爷、金爷、洼上师傅三人还曾各自有人拥护，争过小寺的教权。战争期间，戴爷病了，十三太爷马化龙把小寺交给了陇南张家川人、后日著名的洼上师傅。

洼上师傅，名姓来历已经很难考究了。一九八九年我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城内，偶然地看见了他的墓。虽然俨然拱北，不见有人看守。



二十世纪末的张家川早已沧桑几变，洼上师傅已经淡出隐去，不再被人怀念了。

一个萧条的小院里，藏着那座“师傅拱北”。我非常想接近他，就像我不止一次想接近另一个陇南人关里爷一样。随着写作我多次与关里爷神交，我经常感到，我离那位握竹笔的老人很近。虽然无法对话，但我们默默交流。

而洼上师傅是怎样的人呢？

他们同在张家川一线，他们都是哲赫忍耶的大人物。他们在不同的时代，各自使地理的死角，成为了哲赫忍耶的水泊梁山。宗教在这里舔净伤口，喘息休养，再走进旱渴的高原。

历史即是秘密。

追求心灵的历史，要凭仗对现代的把握，去与古人神交。有时，还要靠心的直感、以及超验的判断。

洼上师傅与关里爷不同，他显然不是关里爷那样的伟人。

忠臣或干将，一种新人正在悄悄登场。他们多不是阿林^①学者，但他们是穆勒什德的忠实追随者。他们跟定人、敢做事——洼上师傅就是这种人。

神经的某一处，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但是确实如此：凡是前定的都会实现，凡实现了的都是前定。十三太爷马化龙的殉难，有资格赢得这一切，就像他赢得了西府夫人一样。

同治十年前夕，冲突在金积堡小寺热依斯洼上师傅心里的，一定是一死而已的决意。

他的道友，也许曾与他分庭抗礼的山东河北热依斯金爷，匆匆从北京赶到金积堡，不远千里前来赴死。金师傅后来被杀害于金积堡西门外一座小庙门前。那年斋月，我暗想着山东故乡，顺着马莲渠找到了他的就义处。小庙已经塌尽，山门被农民改成了院门。

他的道友，同样与他地位相似的谭生成，父子三人陪着穆勒什德马化龙，走向了凌迟大刑的架子，光荣地共享哲赫忍耶正月十三的大尔麦里。谭家是左宗棠执行死刑时，唯一按十三太爷主要亲属例凌迟



① 阿林：‘alim，学者。它的另一个形式‘ilm，意为知识。

处死的外姓。

他的同乡、平凉太爷的后人、与他有着张家川邻里之谊的穆生花，已于同治九年五月服毒自尽。

在此不久之前，也许仅在一个月前，刚刚传来了云南东沟全体多斯达尼和马明心的孙儿马圣麟殉难的消息。云南人起义之初曾派人前来联络，来人就住在张家川。

洼上师傅激动而不安，他的羞愧历历在目。因此《哲赫忍耶道统史传》描画了他不愿离开金积的情景：

灾难逼近的时候，毛拉对洼上师傅说：“你去七兰爷家里干尔麦里。你走，你到南边立教门去！”洼上师傅哭着不愿离开。他说：“我走不动！”毛拉说：“一步一爬你也要去！”……他与莲花城的人在正月初六启程到黄花川（泾源），后来又到了张家川。

相传：洼上师傅临行时，金积堡陷落已在眉睫。洼上师傅向十三太爷马化龙告别，不禁泪如雨下。他哭着问：“毛拉呀，什么时候才能再看见你呢？”

十三太爷答道：“《穆罕麦斯》念到‘我来了’的时候，我就来了！”

这就是著名的“艾台依吐”故事。

我作为一名小说家，从未听到过比这更强有力的故事和情节。“艾台依吐”的抒情是如此强烈，它使我一连多少年只要一想起它，就觉得心在抽搐，控制不住自己。

艾台依吐，意即“我来了”^①。在如此有力的表述之前，在如此强大的奇迹面前，在由如此众多的人共同创造的艺术面前——须知这一艺术今天仍在温习、今晚就在重复——我感到一己的微渺，与共同体的强韧。

解释马上就会写出来，请允许先叙述另一根线索：

十三太爷马化龙被凌迟处死之后，首级曾遍示全国各地，一共长

^① 艾台依吐：Ataitu，阿拉伯语“来”的第一人称过去式。

达十年。

据四旗梁子附近当年凌迟行刑时围观的汉民后裔回忆：十三太爷临刑时，有人把他架上七层毡，绑在木架子上。三十六个刽子手每人割一刀，然后用凉水喷胸剖出心脏，拿走祭在刘松山灵牌前。正月十六，官军来人，割了首级。

这颗头，先被政府派员用火烤干，然后漆过油漆——据说就不腐烂不变形。然后开始示众。传说，示众一共长达十年，在全中国一切省份，凡有回民聚居之处，均悬挂示众几天。

大约在光绪初年，此头巡示全国一周之后，已无用处，官府把这颗头退回了兰州。准确时间已不可考，但那时张家川已有了哲赫忍耶的秘密基地。“艾台依吐”的动人故事，就要在张家川完成下篇。或者说，哲赫忍耶史上最感人的奇迹，就要显现了。

哲赫忍耶是个穷人教派。它不善用笔，也不善言谈。关于十三太爷首级（百姓们喜欢称之“金面”，称四旗梁子埋的是“金体”），传说杂乱不堪。

我放弃了向全国征考头颅示众细节的奢想，也又放弃了向哲赫忍耶内部考据十三太爷头颅结局的初衷。我尽力把可靠的材料编排于下，整理这颗头颅的故事，以求让它能与动人的《艾台依吐》合拍。

十年示众结束，头被退回了兰州。

这颗头被放在兰州监狱里，渐渐被人遗忘。

有一个狱卒是广河县谢家（村名）人氏，潜伏的哲赫忍耶多斯达尼。他发现了这颗头，便报告了谢家的六阿訇。

谢家六阿訇有一个苞谷面买卖，终日用驴驮苞谷到兰州卖，小有资本。他决心盗走此头。

他用买卖苞谷面的钱买通了狱卒，把十三太爷的首级装进苞谷面口袋，然后出了兰州。有人问，便说要走榆中，其实他越过七道梁，直奔广河谢家。

在一个隐密的地方，一说是谢六阿訇自己在家墙上挖了个洞；一是在某人家的柜里——头颅藏了很久。

这颗头，就这样悄悄回到了哲赫忍耶手中。



其实哲赫忍耶一直盯着它。

兰州以南传说：十三太爷的首级，一共来过南部三次。第一次是示众，曾在张家川北山杨家沟停留过一下，然后走了，时在同治年间；第二次仍为示众，到过南张家川瓦泉沟，时在光绪年间。此一次乃是第三次，恐怖已经消散，机会来了——河州广河的谢家人抓住了机会，并使自己大名远扬。

而此时，洼上师傅已经在降帅李得仓的支持下，在张家川建立了哲赫忍耶的秘密基地。他洼上师傅的使命，就是等待这一天。

首级被谢家人获得后，先报知了权势赫赫的李大帅得仓。据说李得仓害怕不敢处理此事，此说不确。因为，哲赫忍耶两姓三家几乎所有的重要幸存者——道祖太爷马明心的后代马元章、十三太爷马化龙后代马进西、平凉太爷穆宪章的后人马舍师傅，均已被李得仓秘密收留，并安置在张家川。

洼上师傅投奔的，是云南逃出的道祖后裔马元章一派，当时他们隐居在张家川北面的宣化岗上。

也许李得仓曾经拒绝、更可能曾经有过李得仓的指令，总之谢家人把那颗头颅送上了山。

山上的马元章、洼上师傅闻讯又喜又悲，立即把头颅接了下来。

当晚，礼过虎夫坦^①之后，按老传统人们跪成达依尔，边念边翻开了赞圣诗集《穆罕麦斯》。他们先用脸颊亲吻一下经页，然后看着这一晚轮到的第一页，开始诵读。

洼上师傅突然痛哭起来！

大家无法念下去。念诵刚刚开始，就弱下来，停住了。洼上师傅泣不成声，指着摊开的《穆罕麦斯》：

今晚轮上的这五页，做五页之题的第一页第一个词，正是“艾台依吐”——“我来了”。

一个声音在黑暗的夜里，在不平的世道上空，静静地响着：

——《穆罕麦斯》念到“我来了”的时候，我就来了！……

那一刻，十三太爷饱经刀锯痛楚的头颅，正摆在人们身旁，静静



① 虎夫坦：波斯语，晚间礼拜。中国穆斯林使用波斯语表示各次礼拜名称。

地一动不动。好像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归宿。好像他此刻才是在真地告别。好像他自己正在宣告着。他宣告往事结束了，战争结束了，繁华结束了，厮杀结束了。他同时预言了自己多彩的光阴和万恶的满清统治的结局。他不易觉察地暗示了哲赫忍耶的古典时代——万众一心的团结和光彩夺目的束海达依主义的临近尾声。无论多斯达尼怎样地怀念它们、热爱它们、信仰它们，哲赫忍耶若要生存，就必须要在新时代找到自己的新路。十三太爷的大光阴，确确实实已在壮烈的牺牲中，结束了。

洼上师傅一定勉强忍住悲哀，率领着多斯达尼高声念诵起来。那一夜的《穆罕麦斯》，一定念得极美。

我也一次又一次追逐着哲赫忍耶的夜礼，为着能在高昂的《穆罕麦斯》之中陶醉，为着能理解阿拉伯文的那一段《艾台依吐》。

原张家川的哲赫忍耶阿訇、后来成为新疆穆斯林总教长的马良骏先生，曾把《穆罕麦斯》译成经堂语汉文。赞诗采用七言，辟出了翻译之路。

原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生、我的山东故乡世交、北京大学东语系马金鹏教授，又把此经译成现代汉语。

但是《艾台依吐》需要新的、能够为现代读者接受的版本。它应该减缩生疏的典故和宗教的术语，以便传达原著悲怆的怀念主题。它应该切合十三太爷马化龙的预言、匹配苦难民众的底层传说。因此，自一九八九年斋月至一九九〇年斋月，我仰仗当时还是满拉的杨万宝阿訇的阿拉伯文，两人切磋，反复吟味，为它提出了一种文学式的意译。

大光阴，以惨烈的牺牲为结局，结束了。

十三太爷马化龙身首异处，身首两处拱北。四旗梁子和宣化岗——都当之无愧地列入了民众的圣墓群中。

只要还有哲赫忍耶，《艾台依吐》就会存在。只要还有真的艺术，如同《艾台依吐》一样的作品，也就会存在。

我来了

思索着双关而有力的韵

也许是那韵在暗随着我



四顾茫茫的赞美之诗
上乘者都是双关警句
我并不愿意
用如花的美文
像文人对君主
我只是希望我这一首深刻有力
在日暮途穷的时分
由它为我说情
——我来了

哦，疾驰的坐骑，于我已经毫无用处
荒野里

有谁能给我避难的一隅
哦，首领，我该求救于谁
在那复活之日
人类中最威武的人啊
我唯有求你庇护
——我来了

是你的主

使我登临了你高贵的门槛
是你的光荣

使我抵达了你终极的海岸
我渴望

你能够为我开口
你是真理的使者啊
我惧怕

常以惩罚面目出现的爱
你的广阔并非不能容纳我
——我来了



太阳对微粒从不吝惜光辉
心灵的眼睛
 因为看见了你
 才具有了明亮
内里的容颜
 因你而润泽和美
是的
今生和后世都来源于你的慷慨
 一切真知灼见
 都源于对于你的认识
——我来了

据赞圣诗《穆罕麦斯》改写





被侮辱の心

由于有了他，哲赫忍耶便不仅有了血而且有了泪。由于他的故事，哲赫忍耶终于完成了牺牲与受难两大宗教功课。

在被剿杀、被禁绝、被流放之后，哲赫忍耶终于体验了被侮辱的滋味。



男孩出幼

“同治十年”，后来成了一种被人们挂在嘴边的词，专指灾难的极限。

由于共同的命运、或者说由于同治十年对歧视与压迫赤裸裸的揭露，原来在十八世纪曾只属于哲赫忍耶一派的受难思想，现在已经渗透于中国穆斯林全体之中。哲赫忍耶表现的刚硬而悲观的气质，也在各地各支的穆斯林中散播开来，使一个分散隔离的民族，承认了自己的气质。

不止于此——由于中国遍地都布满了对专制暴政的仇恨，看似孤独的哲赫忍耶，在汉族的有识之士之中，已经开始赢得愈来愈多的同情和理解。

同治十年，也是中国各族民众以武力谋求权利的运动、最后归结于失败的痛苦象征。

哲赫忍耶在同治十年所遭遇过的一切，其实也大都为其他色彩的中国底层民众承受过。只是，没有别的集团能像哲赫忍耶一样，能以自己的方式记忆历史。不仅限于中国穆斯林；如此强记一部分历史的集团，也许只有哲赫忍耶一个。

其实这几乎不能理解。本来应该遗忘，从来的历史大都被遗忘了。为什么一个农民的集体，偏偏这么顽固地与历史纠缠一团呢？

应当说：苏非式的仪礼以及中国道德的孝道，发挥了根本的作用。

不单是一般伊斯兰的仪式、尤其在家庭纪念亡人的“尔麦里”聚会上，人们虽然在因循旧俗，但更在回想往事。家族与教门水乳相融，父亲、祖父、先祖的传承，分别是一段一段历史的断片。文学的《曼丹叶合》及《穆罕麦斯》，又加以浓烈的渲染；中国调的阿拉伯语，



听着无限神秘。就这样，年复一年，并无松弛，哲赫忍耶一点点丰富了自己的一股文化，不仅使它成为了共同体内的精神维系，而且在潜移默化之间，把它输入更广阔的中国。

历史同时也是地理。

那些荒山枯岭创着洋芋的西海固人，那些远在新疆闭锁绿洲的闽西口者，不带地图，结伙成队，前往关川、船厂、四旗梁子、或者汴梁——有的人甚至不知地名早变了开封。

他们找到地点，在河里洗净，跪下并燃香。他们神情肃穆，不理睬围观，径自念起悼念的古兰选章——只为着中国史上一个微忽的细节。

在这样的人群里，我不能不从头捉摸历史的含义。

他们邀我同行。

我望着他们的脸，严肃的神情使我更觉不可思议。那种邀请，稍有一种试探与考验的滋味。他们强调时间；特别地嘱咐说，若是专程走汴梁，要在临近腊月二十九的时候赶到，最好在河南降雪的时候。回程路上再看几个地点，进了宁夏恰好就是正月十三。

汴梁去了么？地方找到了么？不止一次听人这样问。

哲赫忍耶百姓对汴梁的感情，耐人寻味。其实，无论摆历史或者论宗教，汴梁都没有占据紧要的位置。但最是汴梁的探望令人感动，农民们成群来了，借东大寺的水房洗净。接着他们径直去一个地点，然后又匆匆离去。开封人奇怪地望着，他们却不谈一句。

按照穆斯林习惯，男孩在离开孩提、开始发育之际，就成了承领天命的人；应该封斋、礼拜、行割礼、按穆斯林的规矩约束自己。大约十二岁左右的年龄，被称为“出幼”。

按照清朝刑律，恰恰也大约在这个年龄，死罪男童虽可免死，但要接受阉割的酷刑。

年仅十岁左右的男孩所以罹罪，其实只是因为“连坐”了父兄的罪罚。国家制定网开一角的章程，只不过将残害由性命转至身心而已。

左宗棠《申明叛逆眷属按律议拟折》中，非常详细地列举了同治



十年对儿童的这种残害：

其马五十六系马耀邦之子，马五十九系马建邦之子，马树邦系马九之子，马彦邦系马三之子，马飞飞系马成龙之子，马由宗、马锁、马沙把、马七十子系马定邦之子，马继邦、马三和系马玉龙之子，均年未成丁，讯明不知谋逆情事，应照反逆案内问拟凌迟之犯其子讯明实系不知谋逆情事者，无论已未成丁，均解交内务府阉割，发往新疆等处给官兵为奴例——解交内务府办理。马五十六、马五十九、马飞飞、马由宗、马锁、马沙把、马七十子、马三和，俱年在十岁以下应照例牢固监禁，俟年十一岁时再解交内务府照例办理。^①

根据左宗棠向同治皇帝的这一道奏折，金积堡十三太爷马化龙家族中，有八个男孩因为年龄尚不满十岁，当年没有遭到阉割。另外，仅据这一纸奏折也已经可以判定：当时八大家中，至少有三名男孩就在战后立即就被阉割；然后押解离乡，远流充奴。

除了八大家之外，不属导师马姓的“逆党奸属”之中，无疑有更多男子被斩首、有更多的妇女被流放、也有更多男孩，遭到了阉割。

而远近的哲赫忍耶百姓，哪怕就在金积堡或洪乐府，却忘记了这些小男孩的悲惨出幼——“十三太爷把一家三百多口人举了古尔邦尼的乜贴了”一句话，概括了也删去了数不清的孩子的惨叫。

可以肯定，前述八名当年不足十岁暂缓受刑的男孩中，有七名后来未能幸免；他们都被解差装进木笼、押到北京、在内务府遭受了残忍的阉割之后、又被押解到天涯海角流罪为奴，并永远抹消了他们的踪迹和姓名。

七名中，只有一个孩子例外。

哲赫忍耶只牢牢地记住了他一个。记住他的姓名和下落；并且通过他，记住了极限的侮辱。



① 左宗棠全集，册七，同治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瞬的弦月

哲赫忍耶尊为第六辈导师的人，就是左宗棠奏折中写到的“马五十六”。他在清朝档案中，被查明为大忍爷马耀邦之子；而《哲赫忍耶道统史传》称，他和他的弟弟马五十九均是四东家爷（十三太爷马化龙第四子）之子，自幼便被伯父大忍爷收养过继。

后来他有了学名，叫马进城。但多斯达尼感于他的苦难，都尊称他为汴梁太爷。他是在金积堡覆灭大约四年后，被押赴北京内务府，受了阉割刑后，又发往汴梁为奴的。

他的经名令人回味。

这应当是一个追补的谥号——阿拉伯文“西拉伦丁（宗教的新月）”^①做为经名引起多种猜测。因为一弯镰月渐次圆缺不得长久，尽管它属于宗教。人还说：当年金积一带的阿訇都以为这个经名不妥，原因是新月转瞬即逝、稍有云雾便隐显不明，于是有的人能看见他，有的人却看不见——显然这是添油加醋的奇迹论。

在十三太爷马化龙五十六岁那一年他降生于金积堡。按照西北习俗，以老人高龄为乳名，称作“五十六子”。

同治十年，他刚刚七岁。最初他被多斯达尼拥掩着，混在发配平凉安置的回民老弱中。他踉跄举步，在风雪交加之中，随着一万多人的褴褛行列，走到了平凉。

左宗棠在平凉安帐，要亲眼看一看这些与他血战多年的人的样子，同时对难民实行严厉的甄别。

金积八大家的七名女眷，就这样在平凉被查了出来。她们为了避辱，撕开发髻，吞下藏在头发中的大烟，集体自杀。后来被葬于平凉拱北，几座土冢至今犹存。

五十六子马进城也被甄别清查出队。传说，审问的官吏有意开脱他，一再问他究竟是不是马化龙的孙子，企图助他蒙混过关。

但是，七岁的男孩一连三遍都大声回答：

^① “西拉伦丁”一名，后日被追认为他的道号。

是，我就是马化龙的孙子！——这时，突然大地震动，法庭上灰尘弥漫，那官吏慌了。

他先被关进西安监狱，年满后（也许就是左宗棠所说的十一岁）被押赴北京。残存的哲赫忍耶教徒企图营救，但没有成功。

北京哲赫忍耶绅士金月川，是北京东城墙内诸大粮仓的负责官员，曾控制仓场公署，使回族贫民四方来投，卖苦力求食。后来升任运河北段督运使，成了北京穆斯林中有权势的大人物。金月川是如同张家川的李得仓一样的人，虽世事得意，但对哲赫忍耶感情深重。

这位虔诚的上层人物在北京竭力周旋，但仍不能使西拉伦丁·马进城免受阉割的苦刑。于是金月川处处进行了贿赂，勉强使清廷决定充刑后的西拉伦丁·马进城发配汴梁城，给一家姓温的满人小吏为奴，而不用再远充新疆等边远极地。

大约在光绪登基、清朝改元之际，残废的少年西拉伦丁·马进城进了汴梁城。他的学名也一样令人伤感，也如经名折射着一种宿命的观点：仿佛他生于斯世，就是为了走进这座陌生的城市，仿佛他活此一生，就是为了演绎一个悲惨的故事。但不能说这个学名也是后来的补做：因为与他排行的兄弟名叫马进西。我只能逐渐学会农民的思路，像他们一样参悟，与他们一起沉默。

就这样，前定的观点渐渐占了主导。人可能不接受宗教，但人很难否定生动有力的前定论。

“进城”——每年都有从各处山沟里出来的哲赫忍耶穆斯林，走进汴梁城。坟墓早已荡然无存，或者从未有过。地点也含混不清，这里如今是开封市。欢声沸扬的公园里，游玩的市民无人在意——有一些粗鲁的农民，在远远的一隅寻觅。

他们找到了一个地方，他们脱了鞋跪下。先深深地致礼，再点燃带来的安息香。在游艺场的喧闹中，在稠密的人流中，他们开始诵经悼念。有一线浅淡的弦月，悄然悬在晴空之上。

事情完了。

心情已经熨贴。他们站起身，就此离开了龙亭公园。摘掉头上的六角帽，他们走进了人群，又走出了开封。古老的汴梁没有察觉，一



路上没有任何痕迹。他们体味了进城的苦涩，他们看见了隐没的弦月，然后他们消失了。

在一九九三年那个萧杀的冬季，我追着他们的踪迹，也来到了开封城——但不是在腊月。

循着从甘肃农村听来的路径，我先找到了那座巍峨的大寺，独自进了水房。我离开寺门时看见一位老者，长髯飘拂，就用漫不经心的口气，向他打听了龙亭公园——传说坟就在那儿——的位置。

从公园回来已是傍晚。沙目以后，我匆匆走下大殿台阶，打算去投旅馆。不想就在院子里，迎面又碰上了那位老阿訇。他微笑着望着我，开口就问道：找到地方了吗？

我吃了一惊。

怎么被他一眼就看破了呢？难道来汴梁上坟的人，脸上都有记号？但是待我停住脚，想和他好好攀谈时，老者却已转过身去。他望着天空，自语一般说：

“今年怕是有什么事情……嗯，也就快该来了。”

我明知故问：“您说的是？……谁就该来了？”

他没有回答我。

他仰起头望了望天空，好像要寻找天上的候鸟。冬日和煦的微风，拂动着他的长髯。他喃喃道：

“就快来啦。唉，哲赫忍耶！”

冷面的人

哲赫忍耶一直不去调查汴梁的那位满人官吏。那位姓氏不详的官吏，一般被他们称做“温大人”。

年幼的孩子马进城在内务府受了官刑之后，身残体病，身心俱毁。北京城里的哲赫忍耶上层金月川无计可施，只得送他上路。

据《曼纳给布》记：

昌平州的吴乡老说，起身之际，金大人设席请了毛拉（指马进城）和狱卒。他在店里准备了一席饭，让他们一块吃了。但是毛拉一句话也没有说。于是，毛拉就朝着汴梁起身了。

大概正因为这种歉疚，金月川和北京的两坊哲赫忍耶群众，特别记挂着后日尊称汴梁太爷的那个孩子。后来待哲赫忍耶又一次东山再起后，北京东四的老于阿訇曾专程参与了他的迁葬。

关于这位残废少年在汴梁城的经历，各种抄本都记载很少。

汴梁城那户满族的温家，给哲赫忍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传说，那位温大人一家待西拉伦丁·马进城很和气，由于奴隶不吃主人的饭食，温家总是给他一些零钱，让他自己买东西吃。走到这一步的哲赫忍耶，已经变得能够理解了；一条悲惨的生命，引发了恻隐之心，温家甚至让他与子侄一块读书。直至他病危时，温家还问他：汴梁有无你家亲戚、你死后是否让我们按回民规矩葬你。甚至传说，温家为他缝了一件袍子送终；此袍后来被哲赫忍耶获得，撕开缝了礼拜的六角帽。

直至后来，哲赫忍耶的人和汴梁这家满族一直有着交往——就像与甘肃关川磨米湾、与新疆伊犁河那些帮助守坟的汉族农民交往一样。只不过，双方都没有留意：这些冤罪与上坟，在年年的重复中，已经渐渐成了一些中国的故事。

写作《哲赫忍耶道统史传》的马学智说，他曾在一个斋月里去汴梁，温家的子侄告诉他说，西拉伦丁·马进城“夜间不睡觉，不知在作什么”。

他在夜间从来不睡——这个传说，我也从许多老人那里听说过。一个奄奄一息的少年，一个刑余残废的青年，白日里沉默而且顺从，到了夜间便一人独处，通宵达旦。

光绪初年，哲赫忍耶死灰复燃，曾经企图把马进城劫出汴梁。出面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西府夫人。

同治十年劫难之后，西府夫人辗转避祸，最后藏在昌平县的哲赫忍耶坊上。待李得仓逐渐控制了张家川，并悄悄在那里藏下了哲赫忍耶的火种以后，她又潜回了张家川山区。

西府夫人乘着一辆骡车，到了汴梁。她打发一个人去温家找马进城，



自己半掀着轿帘等候。

不久，瘦弱的马进城随着人来了。西府夫人一掀帘子，喊道：

“走，咱走！谁受这个罪！”

但是，马进城一眼看见是她，突然一转身，低着头一言不发，径直回了温家。西府夫人和随从都惊呆了，只能目送着那冷漠的背影。

他的行为，至今还在为人们猜测不已。也许只有以苏非式的特殊思路，才能解释这样的行为。

拒绝自由、甘做罪人——这一行为所具备的强烈宗教意味，悄然使哲赫忍耶的文化又增添了一笔。但在当时，企图援救他的多斯达尼实在无法理解。他们只觉得难过，但更觉得无奈，于是只能不舍不弃地围绕着他。

为着暗中保护他，张家川指令在汴梁的温家邻近，开了一个小店铺。每日店主坐在铺面，眼睛盯着温家方向。

马进城出现在巷子尽头，缓缓朝铺子走来。店主人马上把一串铜钱叠放在案上，等着他走近。他走进店铺，漠然地看了一眼，伸手拿起那叠铜钱。然后，他依旧头也不回，不作声地走了。

店主也习惯了默默做这件事。

以后只要看见他走来，店主人就把一叠铜钱放在案上。有时他只取几枚，有时把一叠都拿走。日子就这样度过着，双方心领神会，但都沉默不语。

据老人说：有时候，我们的毛拉来了以后，坐在板凳上歇息一会，然后把钱拿走。店主人家都是汉民装束，腰带上插一根旱烟袋（回民多不吸烟），店主见了毛拉，也不道赛俩目^①。

就这样过了几年。

后来，有几天接连不见毛拉来临。小铺的店主去打听，但问不出消息。又过了好久，但他一直再也没有出现。店主人突然明白了，他哭了起来。他知道：他守护的那个人，已经无常^②了。

曼苏尔这样总结：

① 赛俩目：平安、和平，穆斯林的问候语。

② 无常：经堂语，死亡。

汴梁太爷白天当奴隶侍奉假主人，夜晚他则侍奉真主。……他整夜都不睡觉。无论什么时候叫他，都发现他在熬夜。

光绪十五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后日被尊称汴梁太爷的西拉伦丁·马进城，以二十五岁青年之身死于汴梁城内。

温家的后代对曼苏尔说：

我们请了医生给他看病，但是吃药没有用处。于是，我祖母说：吃药不成，你吃些大烟吧。他答道：我从来不吃那种东西。到了光绪十五年，病情险恶了。我祖母问他：在这儿有你家亲房吗？我们去请了来，照你们回教办法埋你。他答道：没有。我死后，若是有人来探望我的坟，你们就指给地点。十二月二十九日晚间，他闭上沉重的眼皮，不再言语。我祖母唤他，他睁开眼。祖母问：你认识我吗？他答道：你是老太太。他欠起身子向她道了别，再躺下，闭上了眼。我们守着他，深夜里他停止了喘息。我们给他穿上衣服，装进了棺材，三十日埋葬了他。

同治大起义的主帅、十三太爷马化龙的残存后裔马进城，就这样以汉族风俗入殓下葬，并结束了他自童年以来的全部受辱受难的生命。他死后以汴梁太爷之名，被哲赫忍耶追认为第六辈穆勒什德。

没有人知道那种野蛮的腐刑，日后究竟是否能痊愈。一切关于他的传说，都使人联想到那次腐刑。

肯定那次伤害曾长久折磨过他。

他的肉体被破坏了，整个人身成了病灶。他的灵魂被彻底侮辱了，全部精神和意识，从幼年便畸形而秘密地发展。他的拒绝，他的冷面，他的顺从，都永久地留给了哲赫忍耶，让他们代代领悟，让他们咀嚼品味。

他的坟茔，在开封（汴梁）满城的城墙根。直至民国初年、温家人尚在时，那坟的位置还是肯定的。哲赫忍耶曾经打算在坟前立一块碑，但不知为什么没有了下文。

后来，到了哲赫忍耶分成沙沟、板桥两支以后，关于这座墓的传说，



就渐渐含混不清了。

众说纷纭。有人说此坟已被搬迁，有人说其实并没有搬迁。有人说汴梁太爷后来葬在张家川北山宣化岗，又有人说最后葬在了张家川南川——像哲赫忍耶任何一辈导师的坟墓一样，毁坏与迁徙，都注定不可避免，被世俗异化的宗教，会掠夺逝者的安宁。

关于拱北的许多说法，从僵死教条的一概排斥、到谋私利者的迷信敛财，都反映着回族圈里历史认识的短缺。

汴梁这一地点，自从它进入哲赫忍耶的视野并变成他们的记忆，就成为了思考伊斯兰教的一处血泪路标、以及领悟中国历史的一处重要现场。

因此，汴梁应当就是汴梁；就像兰州永远是导师马明心的纪念地，四旗梁子永远是统帅马化龙的纪念地一样。

由于岁月的淘涮，汴梁日益变成了开封市，准确地找到那处老满城的城墙根，是愈来愈困难了。但是，虽有间断，并无停止，哲赫忍耶的百姓仍在涌向汴梁。因为准确地找到汴梁并不困难，准确地记住十九世纪那段受辱史并不困难，尤其每当古历巡回到十二月二十九日，河南省普降大雪的时候。

致统治者

哲赫忍耶把一位事实上并未掌教，而且终生受辱的刑余之人尊为自己的一辈宗教导师，此举发人深省。也许，哲赫忍耶只有走完了这样一步，才算完成了对自己信仰的抽象。

像一个朴实的人，他怀着童心踏上了一条残酷的路，于是“放弃”成了他追求的唯一通道。他的性格在血污的路上急剧地升华了、扭曲了，离群而孤立。他孤独地笃信着，他不能像常人一样企图逃脱宿命。他虽然只是一个凄惶无助的人，但他也想向国家和暴政宣判，如同一名哑了的法官。血脖子教——这与世界上那些仅仅有一点模糊的宗教渴望、甚至因余裕过剩才奢谈宗教的人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形式的丰满，恰恰使自己被冷漠疏远。哲赫忍耶需要一种补充；



需要一种阴柔的、符合大多数人同情心限度的、普遍的宗教形象，让中国的良心能够与自己的体验结合。这就是汴梁，那个无辜的罪人，那个被侮辱的弱者，那个选择了忍受和顺从的囚徒。

汴梁太爷马进城的事迹，使哲赫忍耶在中国的超人光彩得到了收敛。由苏四十三的华林山起义、由张文庆的石峰堡起义烘托的伟大先行者马明心；还有由每天清晨五十六遍念辞温习的“十三太爷进官营”、由动人的“艾台依吐”头颅故事渲染的伟大牺牲者马化龙——如今获得了一种平易近人、但是更使人悸然心动的陪伴。人很难达到马明心和马化龙的超人境界，但人会感到汴梁太爷马进城的一切，似乎离自己很近。

一种文学中描写过的少数群体的心理、一种虽然无罪但总感到自己处于被告境地的人的心情，在中国文明之中固定了下来。中国穆斯林从此再也摆脱不了某种“无辜的罪人”的感觉。汴梁太爷——其实他仅仅二十五岁——马进城的故事抽象了这种被迫的罪人感，并且以自己冷冷的对自由的摒绝，显示了哲赫忍耶作为宗教的成熟和深刻。

我无法抗拒这样的吸引。

在这部长篇故事中，我的笔时时如一根刺，把自己的肌肤刺破。我确实成了它的一个角色，断续地与主人公时而相遇。他不断地变幻着姓名，随着历史激烈的潮汐。我全如一些碎片，追赶着，一片一片轻轻落在他的身上。我也曾因决绝而被孤立，我也曾因锐利而选择规避，穆斯林的宿命如此地揭示了我，反复考量的尽头，我不能不皈依前定。

我知道，这些认识，它们离人们习惯的文学或学术实在太远了。但我相信这种生存的价值。

全部细节都是真实。全部事实都不可思议。全部真理都离群孤立。即便如此，你企图——投身一个人所不知的中国么？你企图用革命的初衷，去结合一种几十万人的心灵么？

汴梁，这个外表宁静的城市似乎在悄悄平衡着我。它对我时而轻狂的语言，显示着一副冷面。我觉察了，暗自醒悟，再努力寻求解脱。它用一种如水的平和，重塑着我。承受浇灌的感觉，成了生命的一种滋养。



我只是一个民众共同体的传述者，并以笔和它所书写的立誓。也许今天你对它漠不关心，但是明天你将被震撼。

曾经在第一个光阴、在苏四十三率领的撒拉男儿走进华林山绝地时已经渗入血液的悲观主义，至此达到了顶点。在被剿杀、被禁绝、被流放之后，哲赫忍耶终于体验了被侮辱的滋味。

汴梁太爷马进城受辱的故事，深深刺伤了哲赫忍耶穆斯林的心。一种无法改变的悲观，把这颗心染上了一层阴暗的底色。哲赫忍耶与统治的强权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永久的敌对关系，任朝改代换，未稍有改变。同时，哲赫忍耶的信仰由于太重的伤痛，也愈来愈走向简化的选择——在危机中总渴望一拚了事，在宗教中也喜欢朴素的观点。

哲赫忍耶的历代内部史撰写者，从关里爷起就摒除了伤感的倾诉。千里血流，换不来他们的一言半语。在他们的不让人读的阿拉伯文写本中，省略了一句他们以为不言而喻的话——我们都要走这样的路。我们从真主那里乞讨来的，只是这样的命运。

很像一场几十万人共演的悲剧，持续而闭幕无期。它愈来愈不像中国了——尽管四周看不懂的喊声四起，它只坚持动作，而不使用语言。

可能，汴梁太爷西拉伦丁·马进城便是这一部悲剧、包括它的精神最后完成的门坎。的确，由于有了他，哲赫忍耶便不仅有了血而且有了泪。由于他的故事，哲赫忍耶终于完成了牺牲与受难两大宗教功课。由于他的哀婉故事，哲赫忍耶不仅像火焰中的英雄，也更像每一个黑暗中受苦的人。隐现的西拉伦丁，信仰的一线弯月，由于他悲怆的一瞬照耀，宗教终于在大西北和中国，滚上了泥巴，变成了尘世的安慰。

过去——全部古代和近代的故事，都随着他的逝世，在缄默之中结束了。哲赫忍耶作为一种苏非主义，也终于结束了它在中国的移植。作为中国文化异端的时代，已翻过了最后的一页。茫茫的现代，正迎面而来。

现代——当年在东海达依的旗帜下前仆后继的撒拉人、东乡人、石峰堡和金积堡人不曾望想的现代、也即他们曾向往过的后世，究竟是什么样呢？

那些壮烈地牺牲在兰州城和四旗梁的导师，那些悲惨地倒毙在流



放途中、夭折于折磨迫害的导师，他们呕心沥血传播的遗教，在陌生的现代，将要迎接怎样的命运呢？

中国文化，这深沉无比的大海，这个与宗教精神格格不入又与一切宗教相渐相容的存在，到了现代，它会与哲赫忍耶发生怎样的关系呢？

一切都是未知的。但一切都会有前定。

你问什么是穆斯林的“心灵”么？

总是祈求着这未知的前定、总是在受歧视的境遇下祈求憧憬的来世——就是他们满怀的心事。那美好的世界，总被残酷的现世阻挡而不能到来。其中牺牲连连，甚至血流成河，但是他们诚信不疑。久而久之，一切成了习惯，成了基因与传统，成了人本身。

也许，这难对人言、言犹难尽的内容，就是他们的心灵。

我说不出对你的心事
那人心的缠绕内里
那圈子的简单外形
而你并无觉察
泥屋窗外，牛回来了
——俩依俩海，俩依俩海

你忘了那千金的一瞬
忘了达依尔上的欢乐
贵夜降临时，天上星云璀璨
窖里的洋芋
只剩下两个
——俩依俩海，俩依俩海

愉悦苦楚都消褪了
那一天你和着陶醉的者瓦布
那一瞬你听着我激昂的白提
究里会恕饶



那一点私心

——俩依俩海，俩依俩海

无常最后会剥开紧握的手

都瓦若是破碎了

会有人再拼起它

最后一颗孤星

是天空的囚徒

——俩依俩海，俩依俩海

听见无休的争抢和喧嚣么

屠杀死者的遗骨

围剿穷人的哭声

我一字不再替换

来世还与你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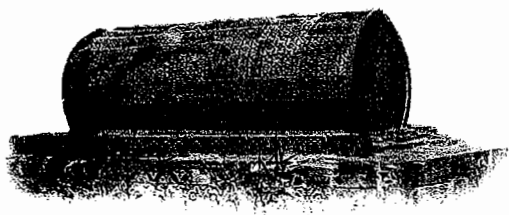
啊，印兰拉，印兰拉，印兰拉



現代 入門

第七門

在共同体没有发生内部构造的颠覆、在成员的主体尚未迎来经济的翻身、同时产生对愚昧的摒弃之前，革命是无望的，变革也是无用的。有志者只可能因势利导，但不可能推翻重来。间发之中，对民众的理解与感情，比什么都更珍贵。



出云南

前两门讲及十九世纪云南东沟的战事时，尚未出现系千钧于一发的、最令人紧张的一段：

——据这一传述，当叛徒马如龙率军攻下哲赫忍耶的大东沟时，东沟人并没有全部遭难。

据云南人神秘的传说：余烬中还藏着火星。当年东沟寨子的地下，有一条七里长的地道。云南三太爷马圣麟（或作成林）的儿子——推算应该是沙赫马明心的流放烟瘴云南的第三代后裔，曾在东沟覆灭之际突围，有计划地逃离了云南。

一个钞本记载：

马如龙纠合夏毓秀、杨先知辈，裹围东沟，意欲灭此而后朝食。我村以数家之众挡数万之师，经年围困，斗志不衰。……被围年余，因节粮饷士，家室争先自尽。战士存者卅余人，然犹日夜防堵，百战不衰……同治十年腊月，议和围解。夏毓秀、马青云带兵驻防小东沟，常怀伺隙之意。我……窥其阴谋，先遣诸昆季陆续乘便，微服出亡。



文中的“诸昆季”，就是马圣麟的以马元章为首的儿子们。

马元章这个名字一经出现，便意味着哲赫忍耶的现代已经打开了篇章。

为叙述方便，谨请允许我使用此名——因为群众一律尊称他为沙沟太爷，像尊称以前六辈穆勒什德一样。

马元章率领着一行随从，经地道逃离了东沟。他们离开东沟时，

官军新从欧洲人处买来的炮弹，正把东沟寨炸成一片火海。法国人E·罗舍就住在战场不远处，听说了妇女自杀和马圣麟被炸死的消息。东沟的哲赫忍耶除了少数残众，大都倒在炮火中了。而马元章一行不能回顾，仓皇赶路。传说中有一细节：他们腰带里插一支烟袋，个个都是汉族装束。

西南炮声动地，西北火光冲天。

对云南来说，出路从来只有四川。

后日的马善人马元章肩挑步行，走上了崎岖蜀道。他的兄弟和追随者簇拥前后，心怀悲凉，出了云南。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故事——十八鸟儿出云南。

十八鸟儿，民间传说指十八人。据《恭挽马世恩文》有名姓者约十人，也传说“十八鸟儿”指的是出云南时马元章年方十八岁，查数年表，恰恰相符。有人据马元章诗文中“忆余别乡兮三七，光阴倏忽兮四九”一句，以为出云南并非十八岁而是二十一岁——其实马元章大量诗文均有落款，经过比较计算，他的年龄确是十八。

马元章曾有一诗，描述了东沟出逃的过程：

五九年前曾被囚，势处绝地无救星，
烈女尽节激义愤，义士拚命杀贼人。
王家山上开大战，前胜后败丧英雄，
从此不能再出阵，固守两月拚救兵。
无奈讲和企解围，敌人诡谋虎离山，
乘空攻寨施谲计，主圣护佑危而安。
血战七日只有死，我主救度绝逢生。
野猪丧胆夜偷走，传令撤队解重围，
虽系主圣冥中助，亦是义士尽忠诚。
微服走蜀屡遭险，爬山涉水伍夷蛮。
度陇寻源会教友，重宣教化整旧业。
四十五载所际遇，午夜偶忆心胆寒。

.....

（民国五年九月廿日）



这首诗回忆了云南这一支残存的人，出云南，经四川向甘肃，寻找自己的源头和生机的生动情景。从诗的落款计算，出云南时马元章正是十八岁。另一首诗还有“若非斯人邪灭正，十八鸟儿出云南。他就是他光返照，前圣后圣其揆一”的句子，更说明“十八鸟儿”就是十八岁从云南逃脱的人。

总之，十八鸟儿出云南，宣布着哲赫忍耶的星火，早晚会再一次复燃。从全部战死的大东沟之中，有一支潜逃成功，这非常类近一个奇迹的说话。

很久之后，从甘宁新数省、到云贵冀鲁的角落，他的故事一直传诵。他熟谙经汉两文，酷好题诗联句。这引得后人热衷传抄他的诗文，从中重温教门历史——也造成续写仿作，出现了赝品的流行。

他扮成汉民，从四川渐渐靠近了陇南。

他凭着丰富的教门知识和记忆力，跋山涉水，一条线一条线地访查。他在动作之前，先摸清了哲赫忍耶幸存的状况：

——十三太爷马化龙尚有两个幼孙，在等待接受阉割之刑，很可能押在西安；

——马化龙之妾西府夫人白氏已被赦免，或者陷于西安湘军营中、或者住在张家川或北京昌平；

——陇南一线哲赫忍耶的大阿訇关里爷已死，但他的家乡应留有教门基础；

——十三太爷马化龙一族家眷中，有一对母女，据说流落在固原一带荒山；

——张家川回军首领李得仓投降后一直在张家川拥兵自重，他既未为清廷征战、也没有独自掌教传教……

这一切分析，奠定了马元章的行动步骤。

首要之事，是斟酌、动员、依靠、信任李得仓、金月川等上层哲赫忍耶教徒，靠他们的势力立足。

然后，逐渐尝试恢复哲赫忍耶的宗教干办，让宗教的磁力，吸引劫后的人民。

他瞄准的目标，是地理的死角、政治的避难地、大帅李得仓以清



朝武官（红顶花翎武翼都尉）之职掌握着八万哲赫忍耶旧众的、穷山恶水的张家川。

再其次，审时度势，寻机营救十三太爷马化龙的幸存亲属。

走向张家川的路也是凶险万象。有一夜，马元章领着一名他的心腹亲随——此人的教门不靠念经而靠武艺，人称老何爷，他后日被马元章收为义子并改姓马——搭了一条船赶水路。

四川地方，口音不同云南，两个船夫摇橹闲聊，舱中客人困乏得已熟睡了。

老何爷是个江湖客。无人知道他能听懂各种南方土话，就像没有人知道他能一刀致命一样。次日年轻的马元章醒来，老何爷笑着对他说起云南土话：人家要宰我两个哩。

马元章闻语大惊。

老何爷笑着又说：莫管它莫管它，你老睡好就是。

傍晚，老何爷向船家说：出门在外，水缓船慢，心里焦急，帮忙给搞些水酒，换一个醉消磨时光。船家窃喜：醉了，死得可就更爽快！

酒来了。老何爷拔下腰中旱烟袋，一面吹出烟雾，一面与年轻的主人“开怀畅饮”。中国回教徒酒烟均禁，因此每逢乱世就扮装汉民腰插烟袋。然而老何爷本人，大半是个烟酒不拒的人物。

老何爷嘱咐年轻主人径自去睡；他自己则蜷卧在舱口，扯起响鼾。

相传：开黑船的两个强人听着鼾声，哈哈大笑。他们用四川土话骂着，其中一人便取出一柄尖刀，走进舱来。传说，那汉子刚刚朝老何爷俯下身来，一柄刀子已扎进心脏——那人没有吭声便倒在舱里，摇橹的同伙还在把船摇向中流。久了，外面的一个来舱口探望，老何爷又把刀子刺进他心里。放好两具尸首，老何爷叫醒了马元章。

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是一个老人。讲到这里，他呵呵笑着说：“可是他们俩都不会弄船，把一条船摇得在河心乱转！”



张家川

1

——只要能够出云南，无疑就能出四川。川陇比邻，莽莽甘肃就在眼前。

据何爷后裔中唯一知识分子马辰的文章：这一行难民扮成茶叶贩子，风餐露宿，悄悄进入了张家川的地界。

最先他们潜入一个叫李家沟的小村，不久，便与人称李大帅的李得仓取得了联系。

无疑，马元章一行向李得仓宣布了自己的血统。但是除了烂熟的宗教掌故，血统其实并无法证明。那一定是一个严峻的瞬间。李得仓需要一步决断。这不仅是对来客，且对他自己生死攸关。

李得仓的具体应答，今日已无从查询。

但是他对哲赫忍耶怀着深深感情，则是无疑的。李得仓的乌纱，常做了罪人们的遮盖——张家川在同治十年大屠杀后窝藏了哲赫忍耶全部两姓三家各支导师后裔，这一点在长久的时间淘漉以后，现在已经一目了然。

张家川，地在陇南的一片山地，分别被西兰、包兰等几条主要的交通线抛弃，位于破碎瘠瘦的荒山之间，是十九世纪回民起义失败后的一处难民安置地。

暗中潜入了张家川的这一支云南人，不仅盯着张家川的实权人物李得仓，也看中了此地的偏僻。由于彻底的闭塞，这里易于守密。马元章一行潜入之后，几经周折，最后靠了李得仓的决断，终于获得了一小块山坡落脚。想是只有几间泥屋几孔土窑的聚落，潜移默化，渐渐变做了复教的基地。后来，它在张家川镇的北山上固定下来，并被命名为宣化岗。

有了一间泥屋落脚，大道便四通八达。

马元章以张家川北山的一隅为据点，把胸中的教门细末作为地图，开始悄无声息地在全国一切哲赫忍耶旧地展开了秘密活动。



无疑他们从云南带出了一些经费，所以秘密活动的一个形式是小本买卖的经商。同时更重要的则是在哲赫忍耶的安置地察言观色，一旦机会合适便拿出《古兰经》和《曼丹叶合》，一个村子一户人家地，主持宗教仪式，进行“走坊”。这种方式不同于别的办法，因为它几乎能在抑扬顿挫的赞念之中，就悄悄恢复了旧有的组织。

李得仓默许了这一切。

显然，虽然居家在不毛的张家川，但他手下的哲赫忍耶旧众谁敢小觑？从张家川到平凉——这块强悍的土地，从来在大西北平衡着河州，成为跨着西北五省的、穆斯林扁担的另一头。

无论如何，同治十年正一天天远去了。说到底，张家川还是哲赫忍耶的家乡。李得仓心中也盘算着如何复教，但他深知——大帅并不是沙赫，既然从云南上来了道祖太爷的后人，那么不妨让他们先试一试。

2

哪怕再是弃土荒山，从人家地面上划一块归自己——古今也从非易事。投奔者的跻身能否实现，也要看他们具备的实力。在李得仓眼中，这一批云南来客是有实力的。他们显然是云南逃出的多斯达尼：不仅对哲赫忍耶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而且囊中藏着金银，一伙中多有死客。

传统的苏非派喜欢说——人若能遭遇沙赫、卧里、毛拉、穆勒什德，生命便不会虚度。

教派掌门人喜欢说——人若能有这样追随的穆里德，也就证明他是真的沙赫、领袖、老人家、穆勒什德。

何况在千钧一发的节骨眼上，就像老何故事教训的——顶用的不是经书，而是拳头甚至刀子！

一个苏非主义的旧概念被凸现了，它叫做穆里德。用中国古典解释，穆里德就是门客，是身家性命都托付给主人的虔诚追随者。他们是死客。

这样的话语说得太多了，会偏离伊斯兰的原则。有人真的一直以身实践，舍了穷家抛下妻子，终日跟在教门领袖的鞍前马后，狂热地自称穆里德。从阿拉伯到中亚，一切苏非派都因这种人身的依附，逐渐给自己的体内种下了病毒。从来狂热中暗藏着危险，只是，在白色



恐怖中的中国西北，告诫的时刻还没有到。

后来人多不注意宗教之中的这一类人。他们未必从小念经，并不熟知宗教的奥义。他们不甘碌碌无为的日子，不是村里坊上的芸芸众生。只要认准了一位领袖，便不问天南地北地追随。和平时他们如同听差等候调遣，一旦危机降临，他们便挺身在前——无论杀人越货、无论承当罪责、无论犯法违禁。他们是迫害来到时的战将，也是和平时期挑动是非滥用暴力的恶徒。

苏非史上彼此可见的穆里德制度之中，多少隐藏着古代宗教世界的人身依附。它在反抗压迫时，无疑是坚固的军事核心，无疑是斗争的战士。但在中国，这种“甘肃穆里德”亦中亦西，更多属于一种农村无产者和觅食的游民。在平常的日子中，它危险地暗示着暴力，成为信仰自由的威胁。

——在同治十年之后的时刻，揭示和批判它尚还为时过早。当十八鸟儿出云南、刚刚在甘肃的枯枝上落下脚来的那个时刻，谁也无暇奢谈和平。马元章若想开拓甘肃，不能少了这一支冲锋队的存在。

就这样，“道祖的传人、云南的大师傅”声名开始逐渐响亮。踩稳了李大帅让出的踏脚石以后，大师高棋般的大步跳跃开始了。中国伊斯兰教近代最著名的人物马元章，率领着一群战将门人，从张家川的庇护地出发，开始了他们的大业。

这些追随者中，留下了姓名的有杨駟武、马世恩（何爷）、金品才、马连龙、纳尚喜、穆云鸿、马骏武等。他们一直活动到民国初年。马元章曾在民国九年二月写过一副对联，纪念他们中最为得力的两个人：“杨駟武马不停蹄催出大革命，马世恩一病不起安知无密机”。



——下一步棋，是无比重大的对十三太爷马化龙残存遗属的救援。

可以推测，这一深沉举动的第一步铺垫，应该是对西府夫人的安置。

光緒初年的西府夫人，寄身在北京昌平。从“二年仓促奔燕山”等诗句中，能嗅到他们与昌平间联络顺畅的味道。在那个特殊时期，

西府夫人举足轻重。能看到后来一连几件大事，都有她介入的影子——而在介入一方之前，她首先要得到那一方的援助。

无疑，一旦庄户收拾停当，西府夫人便被礼邀到了张家川。从后来西府夫人一直住在张家川，也能推知这一点。她住进张家川的时间无可考，但一定在光绪七年或八年之前。板桥派分立之后，她便在张家川终老。她的墓，至今仍在张家川的南川拱北里。

传说：光绪八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

这一年，是同治十年大屠杀和十三太爷马化龙牺牲满十年之后的一个新开始。传说在光绪八年，示众全国回民区一周的马化龙和他的阿訇谭生成、儿子大忍爷马耀邦和另一据说是马成龙的四颗头颅，已经退回兰州，并被哲赫忍耶在广河县谢家村的教众弄到了手。

张家川基地面临的又一件大事，即是否接受十三太爷十年示众之后的首级。

前文第五门已述，那一次，他们不仅胆大包天接受了首级，而且使一个艾台依吐的故事，从那时起成了哲赫忍耶的精神财富。

据一些消息，当李得仓看见河州人居然捧来了枯干漆过、刀疤密集的十三太爷马化龙的首级，他的心情极其复杂。可能如一些民间传说，李得仓虽然愿意划一隅之地给马化龙族中的幸存者避难，但他反对这颗名声显赫的头埋在张家川——究竟是否如此，细节已无法查明了。

合理的逻辑是光绪八年的政治形势已经相当松缓，清廷虽然还保持着追究的姿态，但紧逼的内忧外患，使它早已无暇顾及什么哲赫忍耶了。总之，张家川北山秘密地埋下了人头，马化龙的英灵有了安息之地。

不用说，这座拱北一定也像哲赫忍耶许多拱北的故事一样，先有过一段隐藏地下人所不知的历史，然后又在哪个时刻庄严地显现公开。埋的时候一定非常隐秘，但是马元章兄弟、汪上师傅及一些骨干多斯达尼应该在场。据说，当时的墓只是一孔深洞，下面再分四个洞，分别安置几颗头颅。墓上无封土，或者仅有记号，但决未立碑标明十三太爷姓名。



大业尚须一件件做完。

不消说洼上师傅、甚至李得仓都不能说是最重要的人物。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关里爷。

陇南乃是关里爷的地界。关里爷乃是马明心之后再未复出的伟人，他以大信仰、大学问，从来独立思考，绝不随波逐流。在陇南一线，他影响巨大，有牵一线而震动全西北的能力。

马元章的阿訇曼苏尔，记载了在陇南寻找关里爷坟墓的经过。寻找坟墓，当然就是寻找和聚集旧部。

相传，毛拉阿布杜·尔底尔（关里爷）归真后埋在伏羌。战乱中，为了防止敌人破坏，人们把坟迁到了莲花城附近的一座小山旁边的空地上。战火中清真寺被夷为平地。四十年后，沙沟太爷来此上坟时，阿訇们却找不到坟的位置了。太爷访问了一位曾参加迁坟的聋子阿訇，他是阿布杜·尔底尔的学生。但他全忘了，大家束手无策。太爷拾起地上一根烧焦的棍子，指着一处地方说：“朝这里挖！”众人一挖，那坟便出现了。尊贵的遗体完好无损，的确，土壤是不能够消蚀真主卧里的肉体的。

需要读的不是他写的奇异细节。重要的是文字涉及的地理和主角。这节记载表明：陇南一线以关里爷自豪的一批教众，已经服从了新的权威。这一支除了关里爷再不认他人的刚硬百姓，已经承认了新的导师、接受了张家川的管辖。

剩下的最后一件大事——虽然我们不能确认它在时间上的顺序——步步逼近了。

这件大事，就是营救十三太爷家族的遗孤。

光绪初某年的正月十三，干过悼念牺牲者的尔麦里后，大伙决心营救十三太爷马化龙被监禁的家属。是年五月，有消息传：幼童马进城（后尊称汴梁太爷）被押赴北京，杨云鹤、马树勋、马金玉便随行潜入北京，与北京的哲赫忍耶上层人物金月川取得了联系。



同时，马元章亲自率领老何爷、金品才、穆云鸿、李发财、杨义兴等人，扮成皮货商，取道山西并潜入北京城。他们在京城秘密行动，首先找到了十三太爷马化龙的遗孀——西府夫人白氏，计划营救事宜。接着，金月川在官衙活动，其他人在陕西、河南安置店铺据点，只等一声令下。

金月川到北京周旋之后，马进城仍受阉割大刑，但得以发配汴梁。于是金月川和秀才穆云鸿悲愤出城，一路追随着刑后的马进城，一直来到汴梁。

据说，马元章把云南带出的一点金子兑换成银钱，企图使人在汴梁捐官，以作暗中屏障，不知后果如何。穆云鸿扮成卖瓜子小贩，每天跟踪马进城消息。但是——身心都被摧残的马进城决心忍受，不肯出逃，于是他们就在附近开了一爿小店，天天陪伴着自己追随的这位受难者。

一行义士，在汴梁一共守了十三年。

十三年漫长的时光，是在他们坚定的追随心愿支撑下度过的。这是一种奇异的追随：老何爷等既追随他们的云南大师傅、又追随着十三太爷马化龙的一株残苗；而云南大师傅马元章既是在聚集着自己的追随者，又是在顽强地追随着马进城——如此义士古风，这种中国传统，在哲赫忍耶成熟的时代里，正在渗入到它的肺腑。哲赫忍耶从一种外来的伊斯兰教派，逐渐向中国文化里的一个回教门宦发展。

马元章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

惊闻东人在縲绁，微服徒步出四川。
光绪初元度陇右，故旧欢呼思遗言。
二年仓促奔燕山，三年季春始瞻颜；
穆金随侍往祥符，余折西安顾无息。
复回昌平赴开封，近水楼台先得月。
晋齐营州俱游遍，彷徨汴梁十三秋。
获罪于天无祈祷，圣远贤逝吾安归。

.....



长诗有“忆昔主仆同城处”的句子，对汴梁马进城以“东人”相称。可知，他已将这种追随看得形同主仆了。

前文已述，马进城拒绝了追随与营救。

十三太爷马化龙家族至此仅有两名男孩尚未受宫刑。一名传说被西安监狱里的一位汉民狱卒救出，改姓刘，以后不再记载于史——也说他被金积堡城门外一位王姓汉民救出，养为义子。

另一名，即灵州系统哲赫忍耶马姓导师家族唯一的一名残存男孩，他的名字叫马进西。

晚于哥哥一年，他也被押上去北京的大道。

马元章召集了他的穆里德们。由于北京营救未能奏效，他动了怒，对老何爷、杨云鹤等吩咐道：若是这次再救不出来，你们各行其便，不要再回来见我！

——哲赫忍耶史上的暗杀和秘密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解差大致十数人一行，均是骑马，拥着囚车一辆，一名车夫推车居中。取道山西，钦犯马进西在他十一岁那年仲夏，离开了西安监狱。

老何爷、杨云鹤等人暗中尾随，先过了黄河，又过了晋陕大山，但一直没有下手的时机。

那一伙解差前簇后拥，大路上行人不断。入夜有人值更，白昼刀枪在手，令劫道者心急如焚。行列缓缓前行，已经望得见汾河的大平川了。

庄稼正在旺季。据说，走到了洪洞县一个名叫张毛峡石的地方。大道两侧，青纱帐密密麻麻，尽是玉米高粱。

路过一处树荫，骑马的解差突然吆喊推车脚夫：“你们先慢慢走着，我们缓个一下！”说罢纷纷下马，苦夏酷暑，他们已经热得熬不住了。

机会来了。

老何爷、杨云鹤悄悄跟上了囚车。渐渐地那遮凉的树荫在后面远了，夹着车道的高粱庄稼如同两堵墙，在烈日下蒸腾着热气。

两人扑了上去。



打死解差后，一个人拉出那可怜的孩子，背上就钻进了青纱帐。转眼之间——大功已经告成。另一人开始毁车灭迹，把木笼子囚车打得粉碎，疯狂地不问轮子车辕只顾朝庄稼深处甩去。就在这时，马蹄声突然传来，转瞬解差们已经出现。

那个人手足无措，情急生智，马上解衣假装解手。一个乘够了凉的解差在马上喝问：“看见笼子车了么？”

他连连用手指着路：“早走远了！早走了！”

一群解差纵马驰过，顺路追了下去。

他一扭身钻进了庄稼地。

两条大汉背着一个男孩，茫然地面对一片中国大陆流浪。

这个故事是哲赫忍耶内部脍炙人口的一个故事。西海固的粗悍农夫喜欢它，因为正中他们下怀；云南贵州的信徒喜欢它，因为主人公是他们的同乡；山东北京散居的游子喜欢它，因为它能给自己以鼓舞。这个故事的叛逆、违法、勇猛、简单，合成了一种古怪的吸引力，第一次听到它时我便被俘虏了。暗杀路劫尚在其次；令我感动的是那面对大陆的流浪。莽莽太行山，两个壮汉背着一个男孩在丛山峻岭中穿行，日夜与狼虫为伴。茅津渡，孟津渡，我总猜测他们怎样跨过了黄河。茫茫中国如无边黑牢。但在这茫茫大地上，神秘地星罗棋布着一家家一户户哲赫忍耶。两个大汉背着一个男孩——他永远可以相信自己是男孩了——如线穿珠，在这暗藏的一家一户哲赫忍耶之中潜伏，没有一个人知觉。

写本资料中，有“越太行山，昼伏夜行，艰险万状，始达汴梁。……由城外奔亳州上船，顺流扬州，又赴杭州”等语。

据说，运河沿岸哲赫忍耶各教坊，如济南、台儿庄、淮阴，东南大邑如上海、杭州——都曾伸出手臂，迎接这个脱险的孤儿。

我的家乡济南，哲赫忍耶的一座小清真寺建在一个客栈之后，对外称金家店，内部则是关川弟子金阿訇和金积堡殉死的金爷的家。店、寺、家，都是可靠的避难所。

又有杭州人陶茂春，他在河南亳州渡口亲自迎接了孤儿马进西一行，一路向导，一直把钦犯引到自己杭州的家里藏身。如果陶家的后



代还记得这一切，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家族曾怎样为中国史增添过勇敢，他们一定会自豪的。勇敢，就是以一股勇敢，哲赫忍耶向残酷的中国秩序和法律实行了挑战——在人的追求中一切都不可思议地实现了，一切人间的火花，都被击打出来了。

张家川，随着一枚枚棋子次第投出，复教的大业天遂人愿，逐一得到了成功。剩下它的建设，就不是一件难事了。

张家川，它在民国初年曾有过怎样的名气，今天已经很难想象。当然也借重了“满清宿敌”的传说和形象，那时说到张家川，有一点“共和盟友”的语感。

就如河州一带在满清覆灭的鼎革之际兴起了马家军阀，张家川在民国肇始前后兴起的是以“马大善人”著称的宗教名人马元章。

那个时期，名士官绅，外国游客，都不惜几日跋涉，到此地来窥探凭吊。马元章兄弟趁机展开宣传，把哲赫忍耶的简史印成《道之本源》等小册子，八方分发。同时他们大开门扉揖迎宾客，结交如于右任等民国朝野的大人物——于是张家川一时名重西北，凌驾河州成了伊斯兰的中心。宣传取得了巨大收效。活跃地在甘肃探险和刺探的外国人纷纷在他们的调查记中说：河州是中国回民的军事中心，而张家川是中国回民的宗教中心。

外国人，并不知张家川的真实。他们受着西方对伊斯兰世界包括苏非派认识的影响，见寺便问：“你们是新教还是老教？”阿訇们稍有不快，答曰：“我们是清真古教。”洋教授们更听足了中亚地区苏非派高念和低念的传说，常喜欢以内行口气问：“您们是高念还是低念？”多斯达尼不耐烦地答曰：“我们是光明正大地念！”

在拥有了十三太爷马化龙的首级拱北、收容了十三太爷家族残存的孤儿寡妇（马进西和西府夫人）、在同治反乱的余众之间以仪礼恢复了哲赫忍耶的寺坊组织、更在民国鼎革的沧桑巨变中迎来了仇敌清朝的覆灭后——公开出世的张家川，开始大规模地建设道堂。

先是以十三太爷马化龙的首级拱北为中心，后日里这里又埋进了地震逝世的沙沟太爷马元章以及从开封迁来的汴梁太爷马进城——张家川北山不仅很快地发展成名副其实的哲赫忍耶中心，而且成了陇南



的名胜之地。

金碧辉煌的宣化岗拱北群，矗立在以张家川、龙山、莲花三镇为鼎足的这片山地正中，使一块苦寒贫瘠的闭塞弃土，一时成了甘肃的名城。天水路上，客旅不绝，人们很难想象当年的简陋了。

西海固

传说：光绪八年是一个关键的年头。

这么说的原因，是光绪八年马元章与十三太爷家族幸存的一个女子结婚——这意味着道祖太爷马明心家族与十三太爷马化龙家族结为了亲戚。

由于当时这位后来尊称十四夫人的女子藏匿在海原县沙沟，因此，光绪八年更是马元章进入沙沟的年头。所谓西海固这一称谓那时尚未出现；响亮的地名是沙沟，它继关川、金积堡、张家川之后，从那一年的起逐日发达、渐渐变成了哲赫忍耶的一个新的核心。

据后来看守兰州马明心拱北的阿訇口述，金积堡失败以后，十三太爷家门里的一个侄女，流落到了沙沟。

老三太太是金积堡三太爷的夫人，领着她的闺女，她就是十四太太，逃到了固原硝口。先住一户李家，后来又走了沙沟，住桃堡杨家。她们住在门外小窑里，天天拾柴。庄里人都说是要饭的。后来，有一天北树坟老阿訇来桃堡，碰上她俩。这个老阿訇以前走过金积，认识，于是忙着下了驴，给老太太说赛俩目。老太太说：别喊！也不要给别人说！可是知道的人还是悄悄来遇（即求见）她老人家。来的多了，多斯达尼就把她俩接到沙沟，盖了间小屋。我们的十四太太有病，常头痛，头发脱光了。后来在沙沟，人们渐渐治好了她的病，传说是北树坟老阿訇用冰底下的凉水给她洗好的。后来太爷从云南上来啦，这一来欢乐和幸福也就来了。

沙沟就这样出现了。

沙沟连接的固原、海原一带的陇东山区，是同治大失败以后清政府安置莲花城一带穆斯林老弱的地方。我曾长久地怀疑左宗棠可能来过这里，否则他怎么会找到如此天然的残民之所。在投向哲赫忍耶的岁月里，我曾一次次来到这个贫穷颓败的庄子，而直至今天仍未洞彻沙沟的蕴含。

马元章当年走坊时的一切细节都湮没了，没人能回忆他初进沙沟的情形。但“沙沟的蕴含”不仅如此，它更深藏不露，回避着我的眼神。我猜它掩饰的还不止那股令人谈虎色变的凶悍；它的真实，乃是迢迢上庄下庄的、盘根错节的家门族网。农民们袖着手沉默着，眼里注视着过往一切，心里盘算着远近得失。

马元章进入沙沟时，当然是靠了他独有的解数。不只是勇气；对付这种野性的村子，他的本领游刃有余。他心中怀着的是更大的事情，所以他只是猜测着莲花城人的脾性，一路顺着官军押解哲赫忍耶留下的脚印，试探摸索，过了老虎口，潜入了沙沟。

契机正在为他降临：迷失的沙沟人，连同一位头上刚长出新发的姑娘——不知道自己正苦等着一个新的领头人。

相传：马元章初逢这位女人时，她刚刚十四岁。十三太爷马化龙的未亡人西府夫人，此时出面显示了她的作用。在请示了西府夫人之后，传说就在夫人的主持下，光绪八年，马元章在多斯达尼的簇拥下，与那个女子结了婚。

这次结婚的意义当然非同一般。从此，哲赫忍耶最重要的两位领袖——马明心和马化龙两姓，不仅在宗教上、而且在亲缘上结合了起来。如今的这一位掌门人，一身跨着两系穆勒什德，几乎具备了绝对的资格。其次，因为这次联姻，哲赫忍耶正式进入了西海固。在以后漫长的一百年间，西海固将如昔日的灵州，要扮演哲赫忍耶的主角。

这样也就知道了：张家川尚不是马元章事业的终点。应该说，这一点没有引起人们的惊奇，才是一件该奇怪的事。深不可测的马元章——他循着冥冥中的指引，把自己的方向，指向了更贫瘠、更闭塞、更粗野的世界。仿佛他要从零再来，似乎他要重新开始——谁也不知他的真意，只感到一种强大的宿命，在主持和引导。

当然与十四夫人的成婚是一个原因。



但完全可以把十四夫人接去张家川居住。如今我们只能感到一股莫名的推力，是那强大的力量，驱动他倔犟地继续向更深的深山走去。或许只有在那种违反人类聚居规则的赤贫绝地，教门和秘密的事情才容易成功？难道只有在那种闭锁的荒山沟壑，官府才变得遥远，他才觉得安心？

马元章留下了自己的三弟马元超，由他看守张家川的据点和拱北。他本人则离开了已经有了规模的张家川。一骑驽马，形单影只，从此走进了沙沟和西海固的最深处。

上坟、走坊、为信众家庭主持尔麦里——这是中国穆斯林朴素的存在形式。马元章并非这一形式的开创者，但他也许是这一形式最著名的实践者。

毛拉到了黄花川转坊。这一坊有个岁数很大的老汉正病着。他听说毛拉来到的消息，便使唤儿子去请：“我们的穆勒什德来临了，你去给我求他。我望想着无常。你向他讨个归主的口唤。我无常了，再求他给站个乃玛孜——因为我是个无能的弱人，要托靠着。”儿子说了，毛拉应允。第二天黎明，老汉逝去了。毛拉为他站了殡礼，并为他送葬。

这种故事里藏着一个道理。几年来，从西海固到新疆，也许还包括北京——穆斯林人群的日子，就像在阐释这个道理。不善言辞的人们，都没有说出他们这样的思路：人生实在太过艰难，若是没人拉扯一把，根本无法活得算个回民。教门是唯一能抓揽的，伊玛尼能帮助渡过死亡。艰辛中的人都在这样想，但是很少说。这种思路和心情，郁积在一天天糠菜粗粮的日子里，化成了一种特殊的民族心理。这就是中国的穆斯林。

他最初只是在张家川停顿和喘息。那时他的目标很小，只想获得一小块土地，想挖几个窑洞，想在泥屋里聚几个人。但是随着天意和人心，随着个人的努力，随着马元章把中国式的苏非苦行投入年年日日的实践——局面便大大地拓展开来。

甚至超出了西北，局面继续向半个中国渗透。沿着黄河，沿着运河，

一条条隐秘的路线，串联着人所不知的事情。钦定的“邪教”，如今呈显着奇怪的魅力，北京或南京，都有人暗入了它的门槛。它像一个血泊里出生的孩子，母亲用乳水喂他，用父亲的故事教他，如今他已长成一个与父亲一样的男儿，虽然前途已经两样。

在上层毫无觉察之间，底层其实十分活跃。念夜、把斋、过乩贴、请阿訇——宗教在底层人民之中，宛如清苦日子的点缀。至于黄土高原，当然更是宗教的天然沃土。走坊，就是联络穆斯林，就是给人心满足。在这种风土民俗里展示本领，在这种共同体内部奔波献身——伊斯兰的一切天命圣行，就这样在中国运行。

——何止装腔的“教授”，哪怕洋人的“专家”，与如此火候距离远矣。原因只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投身——是的，不投身人民，不投身共同体的生活，就不能达到学问的深奥。鲜活的学术，就活在一个个平凡的日子里，随着老人家们走坊时马蹄的踢达声，伴着穆斯林寒暑中流水的诵经声。民众有权批判说：歧视的心理和体制的奴性，使学术的危机不得解拔。

马元章的走坊，已经成了一个大大的传奇。西海固每个角落的农民，都记着他骑一匹老马、念着《古兰经》一路走来村里的情景。他的读经、看书、甚至诗文写作，都在那匹走坊的老马背上。就这样，沿着黄土梁峁的羊肠小道，骑在一匹老青马上，他的形象也被塑造完成。

在先是陇南、后是海固的日日奔波中，他积攒了无数的故交和满心的感慨。他有多幅对联，写及了这种交往和心情：

逐日赞圣四天连走十二坊

乘马诵经午时横过桃花湾

五辈子相交并无间隔自古亦罕闻其事

四十年往来频旅此地于今乃不见故人

忆十年前在于此日天降滂沱大雨

祈今后无拘何时主施表里鸿恩



后来,当中华民国宣告了旧国家灭亡、也宣告了哲赫忍耶无罪以后,全国十几个省突然雨后春笋,一下子都出现了哲赫忍耶的寺坊,人们不由吃惊,感到百思不解。

一切都在那些密密布满黄土高原的僻静小路上完成了。用神秘经文著书的大阿訇也好,以刀斧铤而走险的死士门客也罢,谁也不曾记录下那些崎岖小径上的脚印;谁也没有能力记下一坊坊一户户穷人的心情。

穷苦的甘肃宁夏,赤贫的农人百姓,他们守着塌窑泥屋,一领破蓆徒空四壁。绝望的他们心无所依,在失败之后他们心气全无。他们只剩下一丝信仰,他们还存着一点望想:所以他们虽在苟活,但他们也在等待。而突然间——道祖太爷的后人来了!奉着真主的口唤,钻进了漆黑的泥屋,于是,出路展现在眼前。

西海固,陇东的一角,传说的穷山恶水,从此将恣意演出哲赫忍耶的新一幕,将粗糙而且不假思索地、展示这一宗教共同体内部的解数。它还要大咧咧地教训人们:只有熟悉了它野性的故事,才算是了解了苏非与门宦;只有能透视它的人,才可能懂得中国。

天下大势

马元章率领门人,从清政府的囚车中救出了灵州马姓八大家一条唯一残存的生命、救出了一个十三太爷家族三百口人唯一活下来的男孩——听过这个故事的人,无人不唏嘘感叹。

但是无人能够预料:唯因这一个男孩的被救,唯因这一条生命的延续,使一山出现了二虎、使太爷的谱系,又出现了两姓马家!

详尽地描写如何出现了两个分支、两家如何各说各理、如何先是红脸后来翻脸——不仅不是我的事情,而且不是信仰的写作。追忆最初看到了矛盾和分裂时曾怎样痛苦、怎样声泪俱下和呼吁统一,也已经不再重要。

其实,自从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了最早的公社——乌玛^①,

^① 乌玛:麦地那依据协约建立的共同体。



一种拒绝人的部族与血缘维系、唯以信仰当做不同种族和部族、以互守和平承诺为宪章的圣行^①，已经确立。它主张一切穆斯林皆兄弟；在当时有对一切弱势与贫苦的共同体成员一视同仁的含义。这一伊斯兰原则，与那种视自己的血统至上、视自己一族为神的特殊“选民”的他者歧视思想，针锋相对。

但在中国农村社会执行这一伊斯兰原则，却不知还要涉过多少艰难！

——无论如何，一个宝贵的信仰者群体、一个付出过那么多牺牲的教团，在不可抗拒的强大定然拨派之下，分家另灶，后来变作了沙沟和板桥。

虽然两派都牢牢守着哲赫忍耶的仪礼，都纪念着前辈的苦难。随便跨进哪一家的门坎——满眼的多斯达尼，都是那么朴实。

鲜血打就的一个教团，居然发生了大分裂。锻打纠缠感情深重的兄弟，居然在后日反目为仇。人们都在暗问：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发生的？人们又都在回答：这一切总是会发生的，这一切是必然要发生的，这是真主的惩罚，这是命中的磨难！

分裂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所有的哲赫忍耶，甚至一切穆斯林，都从那一天起，就忍受着伤疤的出血，咽下满心的怀疑，清夜静时，独自地痛苦着。

中国文化强大的内力，推动了一切的运行。宗族社会中的人对血缘的认同，是这次和任何一次宗教分裂的原因。

接续了道祖太爷血统的马元章率领门徒，拼死救出了十三太爷的一丝血脉、救出了三百余口死难者中苟活下来的一个男孩。但谁知后来，正是这一个男孩与他两不相认，正是这一丝血脉把他视为敌人——如此的事变怎能理解？这简直是残酷的历史嘲弄！

而十三太爷的后代同样理由充分。

他们认为：十三太爷马化龙不仅是名正言顺的一代穆勒什德，而且是伟大的殉道者的领袖。唯有十三太爷才是正统，他们从十三太爷的血脉中繁衍而来，当然认为十三太爷的血缘不可侵犯、认为一切偏出十三太爷血统的继承，都是僭越。



① 圣行：原指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一般译为“逊尼”。

农民与地主阶级的血统论，乃是一个社会构造中的暗鬼。它不仅腐蚀着政治，也腐蚀了宗教。它不仅腐蚀了伊斯兰绿旗下的哲赫忍耶，它更腐蚀了共产主义红旗下的革命。

它的强韧几乎无法改造。它的认同甚至凌驾了信仰。虽然它早晚将被淘汰，虽然它将随着农民的地位提高、随着贫困的逐渐远去、随着社会结构的革命而被唾弃——

我永远不能忘记它在文化革命中的可耻流行。只要它一刻不退出历史，无论今天或者明天，它将凶恶地逐一玷污和侮辱——无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也无论伊斯兰信仰的自由。它要把人类一切奋斗的目标都篡改改为私欲的工具，无论平等与公正、无论伊斯兰的和平。

它在中国穆斯林世界的一个个地域，以人的血统，建设了虚伪的关系。在一个个的门派中，它得寸进尺地腐蚀，步步逸脱了伊斯兰的原理。

不仅哲赫忍耶，无论哪一家门宦，都在强调着自己走的是“陀里伽提”、自己门槛里最重的乃是刘介廉所说的“道乘”；但他们坚持的顶多只是自家传统的一个门槛、是某太爷某家系的陀里伽提，而不是“陀里伽·同拉”——真主之道。

农民们两难适从，不知所措。

自古以来，他们没有遇到过这么难办的事、没有应对过这么难对付的局面。他们紧张地听着，这一边在西海固说，曹（我）们还是道祖太爷的后呢。一听青铜峡人的主张，也觉得有理：别（他）们可是十三太爷的子孙呀！

他们心急如焚，他们痛苦至极。但是他们不知道——正是他们的思想在悲剧中推波助澜，正是他们的社会与宗族的关系，铺垫了悲剧的基础。

在血缘维系的中国农村社会，宗教遵循着千年的传统而运动。农民式的宗教感情，只服从家族式观点的指导。哲赫忍耶是一个改造中国的建议；但恰恰也是他们，为了中国陈旧的传统、以及其中的利益不惜极端。



虔诚的多斯达尼摊开两掌，祈求能有一个完满的结果。在哲赫忍耶伤痕累累的心上，又增加了一份沉沉的重压。

——如今，人们能理解导师马明心了。

终于我们彻底理解了二百多年前的那位伟人。我们不仅理解了他的流血时刻，更理解了他的平常日子。沙赫马明心所以伟大，他所以能不愧为一位真正的苏非，他所以永久地享受人的怀念——拒绝宗教的血统论，乃是最重要的根据。

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换来的唯有对他的感悟。在心灵的深处我们感悟，此刻每一个人都不仅懂得了他一生的清贫，也懂得了他坚决得近乎固执的、哪怕把权力交给陌生人也绝不交给儿子的行为。而且一次不够还要两次，他罕见地两次改变权力的地域与血统，他无论如何也不允许任何的子弟世袭——如今此时，人们彻悟了其中的深意。

多斯达尼终于在撕裂般的疼痛中，触碰到导师的脉搏与心跳、究明了他木秀于林的原因。

在分岔的路口，在伟大的马明心留给我们的遗训中，在经文记载的他的行为中，清晰地呈现着一条真主之道。它才应该是沙赫马明心期盼的门派形式。它才可能是伊斯兰存在于世的组织形式。在一面遭受着新十字军的疯狂侵略、一面忍受着腐朽的世俗化侵犯之时，我们要把凝结心底的痛苦结晶，贡献给信仰、革命、和人民的未来。

怎样才能迎来哲赫忍耶的进步？

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未来将怎样地运行？

谁也无法预知未来的历史，但是，可以断定：哲赫忍耶的升华与进步，一定亦步亦趋地紧随中国的节奏，对自身文化中的糟粕无情扬弃、对自己文明里的精华刻意坚守。中国正在道德的沦丧与重生边缘上挣扎。哲赫忍耶也毫无二致，同样处在刃口崖畔一步深渊。哲赫忍耶若想不像西亚一些苏非派那样可悲地衰亡，必须跨越迷信、血统、地域的束缚，在中国古典与伊斯兰理想的道德水准上，一步步完成重建。



在中国农民的血统论、在顽固的地缘与血缘之力的操动下，十三太爷马化龙一族幸存的那个孩子，在所谓十三太爷的忠臣们的拥戴之

下，决心独立，另起炉灶。

这个长大成人的男孩名马进西，教内尊称板桥二太爷。经过了令人伤感的、与宣化岗的同胞分家之后，他在张家川的南川建立了道堂。

如今看来，这一步乃属绝对的必然。

中国社会底层涌流的、保守强硬而且几近永恒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抗拒。

我更厌恶对农民局限性的诅咒。共同体决非理想的天国。正相反，它才是泥巴污浊的、活生生的现世。在共同体没有发生内部构造的颠覆、在成员的主体尚未迎来经济的翻身、同时产生对愚昧的摒弃之前，革命是无望的，变革也是无用的。有志者只可能因势利导，但不可能推翻重来。间发之中，对民众的理解与感情，比什么都更珍贵。

马进西（为行文方便请允许直呼其名）一派毕竟有光彩夺目的十三太爷的号召力，再经发展，又建立宁夏板桥道堂——从而形成了哲赫忍耶教派内部奉十三太爷马化龙血脉为穆勒什德的独立系统。

板桥支系的穆勒什德，前几辈与沙沟支系并无太大异议；唯接续者，乃是板桥二太爷马进西，和他的儿孙们。我一样热爱沙沟板桥的淳朴多斯达尼，也尊重每一位举意为公的长者。马进西之子马腾霄先生一生以和平为重，他给我讲述悲惨的红柳梁故事时盈眶的泪水，未有一刻离开过我的视野。此书虽在书写选择时有所侧重，但它早已不是为某一派而作。

板桥的历史，一样光荣感人，充满传奇。

我曾在新疆的一个哲赫忍耶村庄里，与板桥的多斯达尼结为深交。

他们原籍在青海大通一带。光绪二十一年，青海东部及甘肃南部爆发了河湟事变。这是又一次穆斯林起义，参加的派系很多，哲赫忍耶并不是战事的主角。

河湟事变失败后，农民们夺路西奔，一支人且战且走，几经曲折，最后定居在焉耆。

与他们朝夕共处，听着他们的讲述，那一样的口吻，毫无派系的区别。

我至今刻骨铭心地眷恋着美丽的焉耆，眷恋着板桥的永宁庄。那



时我尚还一半做着考古新疆的工作。开都河浩渺灰濛，宽阔的河面，从古老的木桥下淌过。我随着中坊寺的年轻人，走熟了新疆的这一角。回族农民的白菜地，就在天山南麓的戈壁滩。维吾尔人称此地喀拉沙尔，每天匆匆地走过板桥的清真寺。

我住在永宁庄、沈敬修老人的家里。

这个村庄是刘四总爷殉死后、清政府取名“抚回庄”的回民安置地。传说原先的安置地在临近塔里木沙漠的尉犁荒地，那里几乎无法生存，百姓们就利用“政策”，炒熟了麦种，于是次年颗粒无收。公家无奈，只好把他们迁进了肥美的焉耆。

沈敬修老人是民国末年的若羌县教育局长，精通维语。他给我讲了许多新疆的掌故。那时去沙漠南缘上任要穿越塔里木沙漠。他走了十三天才抵达若羌。他教给我许多回民中流行的俏皮话——“家有三件宝，鸡叫狗咬娃娃吵”，“官前马后少绕咕”。这后一句，以后成了我的座右铭。

我最后一次去焉耆看他，已经是阔别十数年后的一九九六年。初版《心灵史》已被他们读过，他和板桥的鸿武师傅那么喜悦地望着我，惊叹我“换了人间”。

是夜我和沈先生彻夜长谈，说不尽的满腹心事。我们逐事感慨着，最使他不安的，是兰州坟上的石碾子、换成了一方黑玄石。

为着含蓄，后来焉耆抚回庄被清朝改名永宁庄。这里家家都用博斯腾湖滨出产的芦苇扎院壁，所以远近砖墙少见。由于开都河流过，焉耆水草繁盛，是少有的富饶地方。只是听说沈先生逝世以后，我顿失了再访焉耆的心情。

一位名叫大石头阿爷的首领（也许在他青海故乡的家门前有一块大石头，他是十三太爷马化龙光阴时大通一带的热依斯）领着队伍且战且退。过青海，沿祁连，在逃亡之末，他们到达了敦煌和玉门南缘、茫茫荒漠的昌马儿山。

昌马儿山是甘青新三省的界山。

反乱的百姓，奔突的方向又指向了新疆。

——大石头阿爷骑一匹青马，被追击的政府军射死在昌马儿山中。



十二年后，哲赫忍耶的一些人又返回这片连探险队都不能进入的荒凉山
地，找回了大石头阿爷的遗体，此即板桥支系焉耆北大渠拱北的起源。

当时，大石头阿爷已经战死，义军残众便挑选了一条死路：他们
进入了恐怖的罗布泊、飞鸟不至的绝地。

罗布泊，我求学新疆十年未能抵达的死亡地带、大名鼎鼎的楼兰
故地、忽东忽西的彷徨之湖！在那里，白骨标志着古道，丝绸之路以
它为咽喉。

罗布泊，走四十天不得一口水草的逃亡路，战马吃净了吃死娃娃、
一路抛弃着衰弱亲人的无人区，它永远是一片鱼鳞干裂的不毛之地。

哲赫忍耶的这一支人马，进了罗布泊就等于宣布了停战。苦难已经
无人记忆，我无法搜集细节。四十天的沙漠路走完，大通湟中出身的这
一支人马，死得只剩下一小半。前方是严阵以待的政府军，但只有前方
有水和食物。他们嚎哭着走向了铁干里克——塔里木绿洲边缘最靠近罗
布泊无人地带的居民点，并在那里被解除了武装。

官府要按谋逆律处决首犯，然后才可能安置残众。有一位刘四总
爷挺身而出。

一九八五年，焉耆的热依斯、鸿武师傅给我讲述刘四总爷时，曾
忍不住哭了起来。

——刘四总爷担当了首逆的罪名，被政府军押到了乌鲁木齐。哲
赫忍耶的群众知道无法救他一死，就决定贿赂刽子手，为了他少受折磨。
女人们纷纷摘下了耳环戒指，男人们撬尽了鞍上的银饰。凑在一起的
银子，铸成了两个小小的元宝。

他们秘密地把这两个银元宝，送给了次日执行凌迟的刽子手。

刽子手受了贿，便把一柄细细的长匕首藏入袖筒。第二天，刑场
上搭了一个木板台子，刘四总爷被绑在那木板台上面。监斩的官员和
官军摆成架势，四外围着人群。

一声令下，刽子手上台。他背对监斩官，乘人不备，袖中的长匕
首插进了刘四总爷的心脏。然后从头皮开始，刽子手一刀一刀地割了
起来——其实犯人已经断了气。老人们说，刘四总爷的两条腿一抽一蹬，
不知为什么一直踢着那木板，踢得木板咣咣震响。四周的难民全跪下了，
哭声响成了一片。



我为刘四总爷上坟那天，正好有送葬的队伍。

几十个板桥系的阿訇满拉，随着他们的鸿武师傅，拥我走进了北大渠拱北的亭子间。师傅回头说了一声：各念各的吧——

于是我便听到了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像风起像潮涌的赞诵。那时我还不熟悉哲赫忍耶的上坟章节和调子，鸿武师傅在那天送给我的一顶白帽子（他看不惯一九八五年我的满头卷发）——我戴着走遍了多半个中国；走遍了无论沙沟派还是板桥派的、几乎所有的地点。从宁夏的营盘梁，到云南的大东沟；从新疆的吐鲁番，到甘肃的宣化岗，从河州乡下的谢家，到运河边上的淮阴。我心怀着焉耆和西吉，在吴忠的四旗梁和会宁的磨米湾，长久地苦苦思索。

随着分裂的历史，也早就有过一批拒绝分裂的有志之士。从东到西，反对以神圣的名义谋私分裂、对血统论的腐蚀痛心疾首的多斯达尼，已经愈来愈多。他们正酝酿着共同体内的吉哈德（努力），让光荣的哲赫忍耶精神获得新生，不仅要挽救自己，而且要让它变作全体穆斯林、甚至中华民族的财富。

哲赫忍耶虽然分为两个支系，但是在一切功课操持方面，板桥与宣化岗或沙沟并无区别。至于多斯达尼，他们更无差别，都是一样的举意，一样的真诚，一样盼着团结汇聚的日子。他们随波逐流，是因为他们活在“地缘”的农村，走不出也逃不脱；人人都有老小子侄，谁都生怕株连亲人。

——唯因这一个缘故，心灵追求的世界里，出现了言论的缄默。这是一个深刻的警示。由于人群内部力量的角斗，天下大势，合久必分。人群的分裂无法避免，就像曾有的革命一样，悲剧接连，难尽人意。

但是，叹息或愤慨的幼稚病，不如换成共同体内的工作。改造农民，改变文化——并不像愚公移山那么绝望。因为多斯达尼对世俗化的忍耐也接近了极限，新的契机已经骚动于母腹，农民渴求变革的时代，已经在悄然走近。

从这样的眼光看去，前途依然是乐观的。希望甚至不仅只在以后的分久必合，崭新的历史其实正在萌动。天下正发生着从未曾有的变化，新的联合，将不只是两家子亲戚的言归于好——在伟大的历史口唤降



临时，中国穆斯林将迎来的，应该是一个革命的新纪元。

从宏观的视野观察，哲赫忍耶在当代的分枝，其实并不足为虑。毕竟一切都是繁荣之后的枝稠叶茂，毕竟一切都是农业中国历史运行的必然。为现状而忧心忡忡，不过是对本质的杞忧。我们不可能回避中国化的前定，但是我们有可能让它与中国一同飞跃。

哲赫忍耶，这个响亮的名字，它的定义正在改变。合久必分，其实大有好处。历史正为新的光明正大高声宣言的“哲赫忍耶”，为它的重生再造做着准备。

其实哲赫忍耶的气质，早已融入了中国各门各派。早在同治年间，从云南到陕西，穆斯林们的行为中就能辨出一股乾隆时期新教的味道。再后来，哲赫忍耶的精神，更成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种借鉴，潜移默化于伊赫瓦尼等革新派的精神之中。

不仅如此——不仅穆斯林，哲赫忍耶的气质，从决死石峰堡的牺牲精神到劫走罪人头颅的叛逆气质——为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深深赞叹。他们不仅深怀同情，更把一切视为己有。我坚信：在对他的理解过程中，哲赫忍耶的基因，已经潜入了中国志士的血脉。

——分久必合，这早已不是呼喊沙沟和板桥的合并。我们呼吁和念盼的天下大势，是一个更美好的前景。

在那壮丽的时刻，人们会聚的地点，不会再是“太爷”们的旧路，而是人走向解放的起点。不仅不是一种偏狭的传统，而是一种崭新的伊斯兰。

进兰州

镇压和禁绝的政策，以后日的眼光看，不过是统治者的气急败坏。

从四月八至十三太爷的第一次复苏、到沙沟太爷马元章的全面发展，两次国家的镇压，带来了两次教门的繁盛。灭绝与兴旺之间的莫名因果，在一个贫穷教团的故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确实令人慨叹。

一代人踉跄进入了二十世纪。

在一个时期里，准确地说，是最后的贫穷快要行近末尾之前的几



十年，西海固的荒山里，几度袭过一种焦躁的、冲突的躁动。

——这么穷苦饥饿地活，不如当一个舍西德死。一抬头满眼里，山是荒山，家是黑窑，这么过一世有什么意思？你看那些跟上了道祖太爷、或者十三太爷光阴的人，都是穿着舍西德的血衣，甩着手进了天堂！

今天的虫蚁不如的日子，怎能抵消那个念想！束海达依，那个字眼多么辉煌，它是怎样地啮咬着、折磨着现代人的心啊。舍西德，那目标多么捷近，追上它就能不再受苦，它不单是天堂的光荣，它也是现世的解脱。

同治十年也好，五八年也好，恐怖是容易消散的。当生计已经毫无魅力，暴力有时是一股吸引。特别在有着造反传统的西海固干旱山区，简化的理论，更简化成了一首硬悍的民谣：

舍命不舍教
砍头风吹帽
前辈都是血脖子
我也染个红胡子

百年之间政治压迫导致的事件，更衬出这民谣没有夸张。一个漫长的歧视与压迫，锤打出异样的坚贞。不洗遗体、带血下葬的所谓舍西德的归宿，刺激着赤裸秃山里的人。

一股狂热随时可能席卷。舍西德——殉教者，是一个魔性十足的词。外界开始称呼哲赫忍耶为“血脖子教”。一种西海固农民常用的砍柴斧，成了他们著名的武器，使外人特别是政府非常害怕。同时，诸如“提着血衣撒手进天堂”、“我们遵的是道祖太爷在真主跟前说情、求来的举红旗的口唤”、“大不了又是个同治十年”之类的语言，在全教上下滚烫地流传。

穆勒什德马元章的全部光阴，后日看来，可以看作是针对这种倾向的扭转。

把见惯了鲜血的一个被迫害教派，改造得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诉诸暴力；让那些目不识丁惯于动粗的庄稼汉，真地相信伊斯兰这个词



的意思就是和平——这件事实在太难了。如果这是一项势在必行的改造,那么这一改造将伴随整个穆斯林的历史、也将伴随整部中国的历史。

但是恐怖的人头落地,冷冷地教人们懂得了妥协。

在沙沟太爷马元章的光阴里,趁着清朝的退出舞台,借助“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话语,哲赫忍耶与新的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大致平静、两相无事的关系,并获得了一种类似自治的生存状态。

受难后诞生的和平,就像是宗教的春雨。

在这个光阴里,哲赫忍耶发展到了它的全盛。谨慎地退守荒山,谨严的宗教功课,铁打的教派组织——这一切都是马元章的方针,也都是他对中国的理解。尤其是与官府达成默契礼让,这一局面的实现使哲赫忍耶获得了喘息、在民国动荡的时局中迅速发展。

不过这种礼让是表面的。哲赫忍耶可以放弃暴力,但很难放弃对官府的不信任,正如官府不会信任哲赫忍耶一样。永不近官,永不信官——这种习惯和性格,后来成了一种高傲的气质,它渗入了中国穆斯林的骨血,变成了一个民族的一种基因。人们觉得他们孤僻,但又承认他们具有魅力。

往事和牺牲,渐渐都在时间里淡漠了。

而一部分历史,却因哲赫忍耶的仪礼,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保存。流传内部的“忌日单子”,列举的人主要是牺牲、冤罪的领袖。纪念日的诵念,尔麦里的循环,重复强调着历史的公正。哲赫忍耶的这一套仪礼,其实是它最主要的凝聚手段。因为每一个家庭都需要它——把家史以公理来解释,让逝者得到天堂的感觉。

张家川的道堂新建完成,教主马元章雄踞陇南,广交三教九流,迎送八方来客。

据说:一次他在东屋正见一位大官,教徒暗报西屋来了位著名土匪。他送走那土匪时,又通报说一位文人已经登门。他呵呵笑道:“人家是两面逢迎,我们是八面玲珑啊!”

他交际八方,但他终生不仕。这样的持身,得到了朝野的叹赏。于是,马善人、马上人、“山中真宰相,天下大神仙”等称颂之词便蜂拥而来。



辛亥事变民国草创，袁世凯赠匾“见仁寿相”，段祺瑞赠匾“遗古熔今”。后来客套应酬送联挂匾的人就更多，数数有吉鸿昌、胡宗南、邵力子、杨虎城、朱绍良、邓宝珊等等。特别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经题诗宣化岗，从其中遣词造句可以窥知，哲赫忍耶曾获得过怎样的理解：

振臂一呼此磬疆，
河山耕牧势优强。
早知骑射雄西北，
今见威仪现帝王。
万户蒸腾风又雨，
一川填烟海还桑。
天还地变真闲事，
金碧参差宣化岗。

应该说，在那个民国初年，哲赫忍耶曾经有过一种加入体制的趋向。它的一部分人，尤其是上层的士绅，更对附庸体制深感兴趣。这类人也在影响着哲赫忍耶，企图冲淡它穷人教门的色彩。但是，哲赫忍耶毕竟是由半个中国的贫苦回民流血牺牲、前仆后继铺垫的一个集团——它的色彩气质，不会轻易改变。

而且，就这个教派的本质而言，这一点终究是做不到的。它的严整组织令官府不安，它的异端味道逆风远传。体制与官府对它的不信任乃是永远的。无论它情愿与否，它都只能留在一个深山寒寺、穷人教派的姿态上，保留着自己民间和在野的性质。

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九年法国多隆（D'ollone）调查团曾进入甘肃，辛亥革命那年出版了他们的《中国穆斯林调查记》。他们反复讲到马化龙，但不知道马化龙的头就埋在张家川。稍晚的安德鲁（G.F.Andrew），则认为马元章与军阀马安良的政权相匹敌、执掌中国回族宗教权的要人是马元章。四十年代在日本皇军掩护下进入包头，针对哲赫忍耶这个派别调查的小野忍、岩村忍，在包头采访哲赫忍耶，说“张家川回民没有门派之争，一切都被马善人一派所占，不许其它派别的侵润。”诸如此类，均在说明，哲赫忍耶已经进入了现代。



民国八年(1919),哲赫忍耶实现了震惊西北的“沙沟太爷进兰州”。

这是满清覆灭后的第八个年头。一位人称西马营阿訇、经名阿布杜·秀库尔的学者,亲历了进兰州的全过程,并用阿拉伯文留下了一部实录,名《兰州传》。

四月八日……他同他尊贵的伙伴们起身了,当日他歇宿在龙山镇阎盛代家,并为其干了尔麦里。于九日起身到莲花城去,途中看见很多汉民抬着神像求雨。都跪下高叫:与我们求雨吧!到莲花城,在关里爷的坟上干了尔麦里。十日,路过车车塬,为仁大川的殉道者干了尔麦里;他们都是同治年间穆生花领的回民。在此一战受亏着,被杀害了万多人。十一日经过了魏家店和通渭城,此地官民都向我们毛拉求雨。十二日到东马营,突然阴云密布,大雨滂沱,下了两天两夜。十三日因雨又住了一天;是日毛拉去草芽沟,在(道祖维杂叶·屯拉)家属的坟上干了尔麦里。十四日在李家堡清真寺、十五日到安定城店里,城里官民迎接他非常敬重。十六日到甘草店,这时官长和军队随着百姓来迎接。十七到秦家崖,十八接送。十八日进兰州,张都督和扈从抬了大桥来了,官员百姓上万人,众人踏起的尘土遮盖了太阳的光辉。

这是清朝一代不能想象的事情。这是一百四十年的迫害与潜伏之后,终于出世的日子。

进兰州,意味着哲赫忍耶争回了信仰的自由,以及组织的公开。现在他们要放开高声,让《曼丹叶合》的大赞,响彻沙赫马明心殉教的兰州城。

马元章彻底完成了兰州拱北的尔麦里,完成了自乾隆四十六年以来,这件悲愿的大事。

也许需要做出奖掖满清时代冤屈者的姿态,兰州督军张广建对马元章异常礼遇。相传沙沟太爷进兰州,从东岗镇到老城是坐着督军张广建的绿呢大桥走的。

因此马元章深责自己有罪,面对道祖拱北心中不安。《兰州传》说:

他想在黑夜里探望道祖的净地，这是盼望家的福分，办道人的功课。但他未能办到，因为住在兰州城内，城门每晚关闭。

于是，马元章迁进了东稍门外的马明心拱北里面居住。他专挖了一个角门进入，以示自己的认罪。他搬进拱北的时间，或是四月二十八日或是六月初六。挑选这一天的原因，是由于此一夜《穆罕麦斯》正好又循回到了《艾台依吐》，那感动的章节之上。

马元章住进拱北以后，他曾书写一联，贴在拱北的柱子上：

身近七旬毫无善状罪孽深重似黄河兰山
虔谒祖墓惟有诚心祈祷赦佑如阿丹拏思

这副对联，与四月八那天他从张家川宣化岗拱北动身出发时所写的另一联，恰成表里，反映着当年他办道的特征：

八游阿阳纯用柔术方得化宿怨而变为和平
两谒兰山全凭主佑故能以匹夫而抗衡诸侯

在兰州他还有一件大事，是确定金城关拱北的位置。《兰州传》载：

看守道祖太爷拱北的阿訇张九才、他的父亲张万强，……领毛拉去金城关；给乾隆四十六年的殉道者们上坟。昔日道祖太爷的义女赛力麦太太就埋在这里。关于殉道者的数目，说的不一样，一说三百人，一说五百人。总之众人会同赛力麦太太，是兵马的首领，到最后，十二个刽子手杀了她们。主的惩罚永罪于他们。……毛拉说，这是赛力麦太太的拱北，我们每晚听见的，是她和她们的呼声：她们是一切为主道出征的义女。最后毛拉给她们念都瓦。我们流泪着念阿米乃。

金城关，华林山，东稍门，他落实了兰州的全部拱北、交还了自己的夙愿、悼念了一百四十年来埋没的烈士。哲赫忍耶在兰州陡然扬名，成了一个光荣的形象。



兰州，终于向哲赫忍耶打开了城门。确实，这里如有不可思议的神秘。

一切都要从进兰州开始——道祖马明心悲壮地进了兰州，导师马元章喜庆地进了兰州。

哲赫忍耶因进兰州而开始了漫长的古代：受迫害、被禁止、杀戮和流放、侮辱和潜伏的古代、不会被未来忘却的古代，确实是从政府逮捕了一名吃窖水住破窑的传教老人开始的。哲赫忍耶的古代史，确实以他的进兰州为上限。

哲赫忍耶也因进兰州而开始了复杂的现代：和平、安乐、引诱和腐蚀，变质和背叛的现代，可能在未来消失的现代，也确实已从中国政权容忍了一名拥有几十万信徒的传教老人开始了。

沙沟太爷进兰州，当时是那样地震动，致使至今兰州耆老还追忆不已。军队从三天路程外便开始迎接。督军在城外东岗镇让轿表示尊敬。人来如潮，争睹胜景。大西北穷苦的穆斯林欣喜若狂，现世真的变了。

沙沟太爷马元章完成了他毕生的事业。他一定感觉到了，他认为这次进兰州是自己的极致、也是自己的终点。

因为，第二年他便逝世了。

沙沟诗草

在宁夏川和西海固，老百姓有一种传抄秘籍的风习。几种抄本，虽然都没有印刷，但却遍藏四乡。平日上寺礼拜、劳动之余摸索着能念几个阿拉伯文的人，鼓起勇气抄上阿拉伯文；没有这点本事的人就只能抄汉字。

由于文学力量的奇异，一直有人危险地编造。他们玩弄克拉麦提，顺口编造农民的顺口溜，把包藏私心的胡说，伪称是沙沟太爷或他的孙子马国瑞的遗言。

去伪存真之后，能从众多抄本中，读到沙沟太爷马元章的一册。这是哲赫忍耶百姓最喜爱的汉文著作。自民国以来，这本书被八方争抄，



在半个中国散布。好的抄本虽然会有所阙失，但没有不合逻辑的狗尾续貂。

这是一册诗词、杂感、对联和散文的合集。一册中的相当部分，都写成于沙沟——它既是沙沟太爷的诗，又是沙沟时代的诗。

我打开这部诗集。不可思议的一种沉重，和一股袭人的苍凉，迎面而来。我被吸引住了。

遨游西北四十春，苍苍白发已满头。
回思畴昔遭大事，年方弱冠无知识。
妇女尽节激义愤，主圣眷佑脱困危。
太平景象虽光冕，有名无实类杭柑。
日事无益神空耗，光阴似箭甚堪惜。
齿落腰疼吾已老，深忧后人难继余。
愿主假年遂素志，完全遗嘱见先君。

如此沉重的心境，吸引着我进入。他为何有如此沉重的思路？但至少可以判断：他在深深地警惕着一派太平景象。似乎在无意之中，我推开了一道了解那个时代的门。

午夜恐惧霓云降，半生负罪何以赎。
已坠暗世合泥期，罪孽深重祷难达。
长夜漫漫何时旦，尝盼东方两眼穿。
日诵罪己唱悔段，哀求上帝施白恩！

这种七言长歌，亦文亦白，在沙沟诗集中数不胜数。他似乎常常有需要一泻千里地倾诉的时刻。他倾诉时一般使用汉文七言，一气百十余韵不绝。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显然是他的修养和依据；他喜欢评论史事，指点英杰，引用典故。但是，引人牢牢地凝视的，还是他那悲凉的心境：



道友公私均整理，主圣教道则振兴，
唯恨未饮三湘水，深感弗登周武山。
午夜思维性焦躁，朝夕忧虑心神驰。
身虽衰老志耕钓，常惧还矢恐无期。
陇山既老一世雄，滇池何生百代英！
晨昏祈祷鲜感应，罪孽深重难格天。

他的自责和负罪感使我震惊。在诗中，他似乎在向后人表露心迹，又似乎在向世界封存秘密。整本的字里行间，充斥着巨大的暗谜。我突然意识到：虽然四方都在传抄，但没有人曾深读这部沙沟诗。他心事沉重，他孤独无依。尽管哲赫忍耶在那时，已经成了数一数二的大教派。

居于黑暗唯求恕，真主颁赦东方明。
沐浴更衣复初景，礼拜感赞谢大恩。

有时他愤而问天，诗中有激烈之句迸溅：

十有八年少动静，莫非灵魂亦无知？
不急公愤有私恨，然何哑哑无声息！
陇山无情将吾老，上帝有意困英雄。
自古英雄莫余如，年逾花甲无一成！

他独自踽踽前行，四野只是沙山黄土。他独自缓缓回味，留下了一些即景生情的短章。

今日复过黑窑洞，忆昔当年来沙沟。
骞一小驴驮行李，开平查李三人随。
沿途不敢令人晓，进庄尚且先通知。
屈指今年三十九，所经艰苦难尽述。
后生不肯学前辈，欲望奢侈成惯伎。

老成凋谢鲜有继，天不生才奈若何！
 旧日侍从皆脱凡，今朝出行无故人。
 抚今追昔心感痛，睹景伤情泪潸然。

他从云南带出来的门人，一个个脱凡离世。他不仅缺乏理解者，也缺乏亲密者。何止开平查李，尽管有效死的门客，有簇拥的农民，但他们并不能与他交流。

又如一首关川诗，写在“黑窑洞”之后。老年的他并未因时光获得安宁，壮年的他也未因来日方长情骄志满。伤感和不安笼罩着，这种诗性诱我咀嚼不已：

关川起身葛家岔，心烦意乱不安宁。
 猛忆蒙尘所经地，目睹心伤泪潸然。
 回思昔年殉道事，我今荣耀到此间！
 先人积德后人享，富贵勿忘艰难时。
 年近古稀志未展，祈主假年遂我心。

最长的一首长诗，是写给他的乡党与亲信、著名的云南老何爷的。这是一首挽歌，细腻而委婉。“十八鸟儿出云南”之际，随着他逃离东沟的五个人已经死了一个。老何爷追随着他，已是五十三年。这一次在关川道堂，老何爷落马摔伤，急救无效突兀地死了——而几天前他本人的坐骑“大青”刚刚死去。不祥的预感，加上一种独自的内疚，折磨着潜伏中的马元章。

他给老何爷办了异常隆重的葬礼。先抬至西吉滩，再埋入沙沟坟苑。他本人亲自给这位为他拚死赌命、奔波一生的门徒主持了殡礼。他命令家里的儿子们一律为老何爷穿孝。而且他还宣布老何爷为自己义子，何爷家族改为马姓。但悲剧不可阻止，心腹正渐渐稀少，他能安排排场的葬礼，但不能弥补难言的空虚。

从亡五人已卒一，回忆绝粮犹寒心。
 拌命舍生守绝地，主开一径复逢生。



微服徒步离虎口，闻信肩履来寻余。
 追随五十有三岁，千辛万苦志益坚，
 百折不回秉正气，为公忘私是素行。
 腊月十一祭忠毕，十二侍余同出游，
 十三中途忽堕马，息于关川麻乡约，
 十四遣人探汝病，尚冀渐愈常侍余，
 十五惊闻汝归真，惨目伤心泪潸然！
 急速派人抬回舍，停于西吉北厢房，
 余于沿途被众缠，延至半夜方归家，
 进门惨然泪难禁，掌灯看汝面如生。
 半世功苦尚未赏，何以讵遭意外灾？
 哀哉汝死于跟余，幸哉汝死于余目！
 年近古稀非天寿，素志未酬心难甘。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马革裹尸伏波志，襁星祈寿忠武心。
 十六送殡人齐集，三个阿訇洗尔身，
 一家三辈亲殓汝，道堂窑门站者纳，
 一颗门牙摇半载，汝死前夕落口中，
 余思此乃汝之分，殓时放于汝顶门。
 因余无暇亲送汝，与汝永别心难安，
 仁武奎衡弟兄辈，素服步履送沙沟。
 汝死前日大青死，天不遂人何此极！

就这样，一部通俗而深奥、以汉语而非阿文写就、记录了那个时期最微妙部分的一份资料，就留了下来。也是这样，哲赫忍耶这个亦农亦教的共同体，逐渐积累了它丰富的资料收藏。

沙沟太爷马元章的诗作中，蕴藏着哲赫忍耶在清末民初一个时代的种种复杂细微，记录了许多人不熟知的细节，也包括他本人的深神秘密。所以理解它，需要心有灵犀的直觉。

由于许多作品都是为人题墨，常常阿汉合璧，所以对联之外的阿拉伯文有时才是点睛之笔。我最喜欢的一幅在固原黄沟，他用一支巨

笔——我怀疑是直接使用扫帚蘸墨——写下了如下一行：

ن والقلم وما يسطرون (以笔和它所书写的起誓)

几十年前，有一个人曾恭恭敬敬地抄写着他的遗诗。那个人曾经打算收集一个准确的全本印刷，为此曾恳求他的孙子、即名震西北的马国瑞协助。但一些文盲收藏家却鼠目寸光，以为奇货可居，不肯拿出示人。那个人悄悄走了，后来只把沙沟太爷作品中的《省己格言》铅印一页，向八方友人分送。在哲赫忍耶的举念中，本来应当在五十年前由那个人编辑的《沙沟诗草》，仍然在农村辗转手抄、真伪混杂。

几十年后，准确地说是五十年后，我来到了宁夏川和西海固。我不知为什么也举了同样的意。我也感到无力出版印刷，我也仅仅只能在这里印上几页。墨迹如人，就在眼前，手里却失去了印刷的契机——

“也许包括我的心血之作也仅仅只能是抄本，在心心相印的几个朋友之间默默流传。”

一语成谶！

机会，也许在开始时就错失了。谁也看不见自己眼前眉睫的终结。

抄本有什么不好呢？

高贵的精神——它追求的境界，唯有在时光中的默默湮失。

荒山不语，唯它作证。留在大西北十万荒山记忆里的，是那些次第逝去的真挚的人，以及他们透明的心灵。

地震

次年、民国九年即一九二〇年，可怕的海原大地震发生了。

大地震——沙沟太爷马元章不是在兰州都市、而是在苏非老人办道的土崖窑洞里，在海固荒山腹心的西吉滩、在晚祷后赞辞的念诵中，被突然坍塌的黄土高原淹没。

沙沟太爷马元章，字光烈，道号逊迪格拉（主道的忠诚），于



一九二〇年农历十一月初七夜逝于西吉滩道堂，享年六十八岁。

后来知道，这次大地震即使在世界地震史上也是罕见的，史称海原大地震的这一次大难，震中烈度十二度，震级为八点五级！

极震区东起固原州，西至甘肃景泰，全灭了贫瘠的西海固，面积竟达两万平方公里以上。地震时，北京电灯摇晃、上海时钟停摆、汕头客轮荡动、广州墙落泥片。震感甚至远达越南海防市。

地震没有先兆，余震三年之久。此次不可思议的灾难中，共死亡二十三万人。银川以北接内蒙古沙漠的长城被地震切断，黄土高原地貌全改，高崖成沟底，连山裂巨口，平地出现了小湖。

至今人们都在追忆：

刚刚礼罢了虎夫坦（夜间礼拜），毛拉正在念《穆罕麦斯》。我退出道堂窑，突然觉得夜黑得不见五指。呼呼的北风吹来，浑身一阵寒噤。走到前院，猛听见西边轰轰轰大响三声，地摇了，房屋在乱响中全都坍倒。我赶快往道堂窑跑。跑到见道堂窑已经不见了，只有冒着气的土。大家发现毛拉没有从道堂窑里出来。我就动手刨，那时谁也不知道毛拉被压在哪里。有个被土块夹住没有打坏的阿訇喊：往这搭刨！太爷在这搭！后来刨出了毛拉，但他已经归真了。

兰州拱北老马阿訇口述说：

第二天我去沙沟送太爷，冰消了，河水大。我过不去，迟到次日早晨才从冰上过去。到了家里，看见多斯达尼还在刨人。我看见国瑞师傅，他手里拿着一炷香，步行着往前走。当我随到坟上时，我看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亡人，都停放在路的两旁。当时沙沟拱北已经迎来了太爷（的遗体），当我靠近归真太爷的坟圪时，我连上前向他道赛俩目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只能跪在他身旁，当时的悲哀痛苦怎能言说！那一天，多斯达尼都失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众人只是痛哭。四下还震着，全部的房子都给摇平了。



哲赫忍耶在西海固的多斯达尼和他们躲避风雨的泥屋，被这场大地震又毁灭了一次。哲赫忍耶刚刚由沙沟太爷进兰州象征的明亮前途以及幻想，又被彻底地粉碎了表象、打回了老家、归回了根本。

哲赫忍耶并没有因为“进兰州”，而步入飞黄腾达或成为一种官办宗教。曾经因为反清的共同目标而对体制有过的功臣幻觉，在共和肇始之际有过的保守——都在这场大地震中，被摧毁无余，被扫荡一空。

沙沟太爷马元章逝后，遗体先埋葬在沙沟拱北，后又迁至张家川宣化岗。围绕着他的遗体，宣化岗与沙沟——即他的三弟与他的诸子之间，立即再生齟齬。

不过虽有芥蒂，分裂却和平地完成了。这一次“南里北里”的分家，更像是共同体内的不同的血脉，依照地理完成了又一次再分配。

血统——这个魑魅魍魉一般的因素，暗中又苏醒了。它是伊斯兰信仰的天敌，因为它永远地挑唆着新的分裂。它狠狠地教训着农民的血统论，因为就是他们总是拥护血缘。如今，他们该承担一切的后果了。

此一轮分家很快完成：从此固原沙沟门宦与张家川宣化岗道堂，各领南北一派荒山，实行了势力范围的再划分。

早先，随着马元章的独入海固，张家川已经变成了三弟马元超的守业之地。不过马元章在世时，马元超一直都与他同行共席。到处的碑铭、比如南京回儒先贤刘介廉的墓上，都有兄弟联署的题字。大上人三上人、或者大善人三善人的一对名字，在清末民初的甘肃脍炙人口。

地震以后，张家川的宣化岗渐渐演化成了三太爷马元超后代的世袭地；而以西吉滩、洪乐府为核心的宁夏与固海，则渐渐变成了大太爷马元章诸子的地盘。

换言之，哲赫忍耶这一光荣的宗教组织，它的宗教理想，还有它的壮烈历史，最终还是没能敌过共同体内部的宗法封建传统。不，分裂还远未有终期，因为血统论的终极目标，是一直分裂到最后一个细胞！

但是，绝非因为共同体内部运行着封建宗法的潜流，这一集体就丧失了革命的传统。

一九二〇年的海原大地震之后，哲赫忍耶更回到了自己的本色：



穷人的宗教，官宪的异端。在以后又是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它仍然一次次在压迫和侮辱的限界之上，不畏牺牲，率先反抗，永远地占据着捍卫心灵自由的前沿。

至于对沙沟太爷马元章这一历史人物来说，生前身后，子弟分庭，其实都已不值一提了。在总结这位伊斯兰长老的一生时，最值得留心的，唯有他最后的日程表。

他是在完成了“进兰州”的大业之后、马不停蹄地赶回西海固腹地、赶回穷乡僻壤的沙沟的。从上一年的四月初八开始奔赴兰州，他毫无驻留都市的意思。他仅在兰州上坟一百天之后，就取道马明心的关川，无一天停歇，在一路接连的尔麦里中，回到了归宿的沙沟。

西马营阿訇笔触细密的《兰州传》，保留了一份准确的流水日程：

我用了一生心血、用信仰的功课、用阿拉伯文字、全美了《兰州传》。……

九月二日（民国八年）太爷从兰州起身，欢送的人万众拥挤，送了三十里路。三日到了马坡，这里有他祖先的坟茔，在马背上他念完了古兰经三十本。兴隆山道人跪迎太爷。又到了小马家；太爷指点着：这个村是小马家，那个村是大马家，这里住道祖，那里住多斯达尼，讲了金县艰难迁徙的往事。四日，干尔麦里住下关营。五日至古马境，再到了关川磨米湾，尊敬地进了道祖坐静干功的旧窑。干尔麦里，教胞马正信从八十里外为一行担来了甜水，关川一带只有苦水。六日在关川，骑一个黑马，经过被害在四十六年的多斯达尼坟园。共有十一处坟园。七日，在关川拱北旁边念了古兰三十本。九月十日，走了铁葫芦庄子，在山顶为以前的牺牲者上坟。十一日葛家车（寨）庄，九月十二日进了会宁城。后来骑着那黑马，过鹿岔沟到黑窑川。十八日到大坪。二十日那天前往西茆滩。走了八十里到了家里。多斯达尼围在他的周边，就像婴儿依着哺乳的母亲。二十五日他到了沙沟坟园，一路上念着《古兰经》。……

抄写这样的日程表似乎繁琐。



其实，我还节略了西马营阿訇记下的一站一站的宗教功课、删去了每晚《穆罕麦斯》念到哪一段的记录。逐日地抄写沙沟太爷马元章离开兰州回到沙沟的日程表，是因为须知十月二十五他回到沙沟、而十一月初八便是地震的时辰。冥冥之中如有拨派——他正匆匆地奔向自己的归宿。

这归宿，是由毁灭的大地震象征的压迫和贫寒，是对官府礼遇衣锦兰州的否定。毫无疑问，《兰州传》阿拉伯文的记载细而又细。别无其他，他迫不及待地、匆匆地奔向自己的前定。

史称世界八大地震之一的海原大地震，在他归回沙沟后仅一个来月，突兀地爆发了。多斯达尼们坚信他知道自己死期。

确实，当具备了充足的理由，奇异的感应就会出现。他至少有了死的预感。无论如何他摈弃繁华投奔了不毛，无论如何他终生不仕成全了自己的长老形象。

这样的—个终点，确实被他抵达了：身上天天带着净水，口中永远念着经文，一行人随着一骑老马，避开城市，走在荒山野岭间的羊肠小径，老马鞍上的老人，捧着一本《古兰经》，在颠簸中念念有词。

即便在未来也必须承认：他放弃了兰州。在那里，他使低贱的罪人一瞬享受了骄傲。然后他离开走了。他一路匆忙，走向自己的终末。

大西北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哀伤和惆怅。人们号啕痛哭，哲赫忍耶呼天抢地，无论如何他们不肯接受。他们泪面向天，摊开两掌，声泪俱下。

天问

谁布下了充斥四极的空气，无嗅无色，让它运载着恐怖的无常？

为什么只有无常？度尽痛苦的边界在哪里？

我们被赶进了死角，我们被逼进了绝境。我们一辈辈只能打一个窖装满浊冰残雪，人畜吃饮一年。春天一颗雨点没有，麦收被冰雹毁掉。为甚么天道如此残忍呢？



皇帝和刽子手，行亏干罪的官员，难道当娃娃不穿裤子闹耍的时辰，已经长全了一颗黑心么？

我们罪大。我们永世接近不了。

可是辈辈的烈士、他们走过黑牢和现世的火狱，穿着血衣裳睡进拱北山上——他们不是已经代我们求情了么？

还要怎样虔诚呢？

赎回易卜拉欣圣人亲生子的羊羔子，哪一年能为我们出现？

难道哲赫忍耶真的只有当那只羊羔的前定，难道罪恶的公家才是幸运的伊斯玛仪勒？

但是我们依然诚信！我们举意，哪怕用牺牲证明诚信。

听见了吗，我们辈辈高念的即克尔！

承领么？我们万千人洗大水跪雪地捧起茧子磨碎的两掌，乞求的都瓦？

——天上没有传来回讯。

——天问，也许还将要重复百年。

昨天，在海原大地震后哲赫忍耶的仰天呼喊，在近百年后的今天，已是世界十几亿穆斯林的共有心情。

天问，过去是对残民的清朝、是对不可理喻的自然、是对灭绝的海原大地震——发出的哀诉。

如今，穆斯林和进步人类的天问，是对完全失尽了公正的世界秩序、是对小康中自娱的奴隶生存、对撕去道德的遮羞布百无禁忌的资本占领、对侵略与冒犯的新帝国主义——抗议的怒吼。

一千四百年前，自最早的一批穆斯林在先知穆罕默德——愿真主给予他永恒的安宁——的光阴里迁来中国，历史作证：她从未具备分裂的地理依据、从未有过欺凌他者的历史传统。

她紧抓的财宝唯有两样：伊斯兰教、中华文明。中国的伊斯兰包括哲赫忍耶，早就是中国之一部。它看似异类，其实是真的中核。

自她作为从红海和印度洋远航而来的船上乘客、作为丝绸之路上一串串骆驼商队的驮夫进入中国时起，它便失去了故乡。随着它与中国南北的人们相濡以沫、随着她的第一代祖先埋骨中国，它又开始了



母语的舍弃。她还有什么呢？

只能说：在失去了故乡和母语之后，无论在中国活着、无论在中国信仰——她不能再失去伊斯兰的精神。

人们在猜疑和议论我的信仰。

八十年代所谓思想解放运动中对“人民”的排斥，沦为了特权复辟的宣传。形形色色的伪思想伪精英，沦作了西方意识形态工程的可悲棋子。

而我——远非出身的原因，我生于中国革命的襁褓。我要寻找解放的意识形态。在理想主义的全球沉寂时刻，在可耻的自私与背离的大潮中，我不愿背叛自己的初衷，更不愿侮辱自己的生命。我渴望在抵抗资本的霸道的战线上，继续新生的红卫兵的求索。

在从十六世纪开始的、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全球进犯中，穆斯林从伏尔加河、从地中海两岸、从阿拉伯和中亚、一直到南洋——挣扎于被侵略与被剥夺的苦难。

他们的革命性，源于他们身处的世界位置。他们同时依仗伊斯兰的思想武器，节节进行着英勇的抗击。未来的结局，非人可预料。但资本主义更没有永恒存在的依据。那些玩弄金融海啸的黑手，那些肆意发动侵略的强盗，正推动资本主义走向覆灭的边缘。穆斯林已经是抗击世界资本进犯最坚决的革命力量，伊斯兰已经是第三世界人民挣脱资本奴役、争取人性解放的一种重要意识形态——这一点早无疑问。

作为六十年代抗议帝国主义的青年运动一员的红卫兵，投身于这一阵营，并无丝毫的不合理。能在这场新的国际主义斗争的洪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形式，乃是我的光荣。

如此视野中的回族和哲赫忍耶——只是一个微渺的群体。我们的祈愿要大得多。我们坚信哲赫忍耶和穆斯林的定义，将在对待巴勒斯坦的姿态——它是一个公正与霸道的试金石、将在重新挽救天下公正、将在抗击世界资本全球侵犯的新历史中，重新被修正，并激活崭新的生命力。

我的手臂，此刻仍紧挽着每一个哲赫忍耶多斯达尼的手。

我们正一步一步，艰难地摸索前行。



虽然共同体内泥泞满地，人们也还在吞咽它的苦果，但是，作为一支信仰的中国人，作为一种宗教化与仪礼化的中国文化，哲赫忍耶和中国穆斯林以他们的存在，持续地向中国提供着有力的参照和建议。既然中国早在古代就已选择了哲理的儒道而排斥了仪礼的宗教，那么他们至少建议中国——必须尊重少数和他者，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心灵。

日本史学家谷川道雄这样强调人民共同体与知识分子个人的关系：

现在反体制组织的多数，都是没有共有物的、诸个人的粒子般的集合体。它们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方式的反映。

但若反体制运动仅仅停止于这一反映之上，则就不得不说：它是极为非历史的东西。惟因反体制运动，乃是自古以来被阶级制度侮辱了的共同体的复仇、乃以共同体的全面繁荣为其目标。

（《从战后日本到现代中国》p.32-33）

我长久地琢磨着这个共同体，琢磨着农民的神态和姿势。惯于造反的他们，伤疤累累的他们，称作多斯达尼的他们，为什么如此顺从呢？

发动“被阶级制度侮辱了的共同体的复仇”，首先要着手建设农民的经济独立、人格尊严、以及和平的理想。

《心灵史》初版受到的绝赞与诅咒，使我暗暗冷静了。在二十多年的岁月里，我与远近的同志一起，搜寻可能，不辞点滴，一面开展寺里的学术，一面呼吁杜绝教争。我们掀起了“和平”的宣传，公开对教争与暴力宣布反对。我们坚决学习伊赫瓦尼^①施散天课^②救助贫弱的精神，我们努力参悟格底目^③的中正与自敛。我们辅导泥足农民的孩子，在学问的尝试中开拓自己的视野。

无数的人都在问：宗教是什么？在世界都感到末日的不安的此时，宗教将引导进步、还是导致可怕的迷狂？

但就在议论纷纭之间，中国正发生着亘古未有的质变。随着亿万农民变成城市工人阶级，古老的共同体，正迎面一场历史的鼎革沧桑。

① 伊赫瓦尼：意为兄弟，新教名称。

② 天课：伊斯兰规定的助贫义务。

③ 格底目：古典。中国通称的老派。

我们的努力，也正在其中。是的，共同体的改造将与中国的改造一起举步，迎着新一代的英特纳雄纳尔——国际主义的和平与正义的理想。

舍此再无其它。

由世界资本发动的——原教旨主义方向诱导和苏非派上层控制，刻意的媒体宣传战和铺天盖地的信息污染，使人们的视听被遮蔽了。时代的局限，令我们成效甚微。但愚公移山，志在不移。自古志士从不畏惧流血牺牲，更蔑视歧视与诽谤。伴随着一处处穆斯林共同体内的民众觉醒，伴随着他们与中国同步的文明挽救与重建——我们迈出的一步一步，终将会抵达理想的顶点。

——现在可以回答了：这就是信仰的作用，这就是社会的理想，这就是伊斯兰的含义。

轮番巡回着四季，巡回着奔波和写作。今夜我的笔临近了终章，像游子临近了终旅。

一九八四年冬初进沙沟时，心情是多么透明和单纯。那个大雪不断倾泻的冬季，悲怆而纯粹，启示和激励了人心。

就像南山北里的农民承认我是一个自家人和多斯达尼一样，他们该发现我的文字是朴素的。我让文章合于褴褛的农民和他们念了几天书或几年经的孩子的口味。这样的写作经常使我如独行沙漠。我的叙述，字里行间，暗藏着体验和份量。而最后，在此刻，面对着自己的作品，我沉默了。

哲赫忍耶迫切地需要总结。接受他们的委托，我决意写作了此书。由于种种考虑，这部一个共同体的心灵故事，只写到这里止笔。我的前定，仅仅就是这半部。

哲赫忍耶，究竟它将融入世界人民抗击资本主义全球侵略的大军，或者将在世俗化噩梦中走向不归路——它未来的选择，决定它是否还拥有续写后半的资格。

未来，当人们都需要寻找文明的出路，当资本主义的迷信遭到了彻底的批判，当丰满和发展的伊斯兰已是不同肤色与不同民族、被压迫与被歧视世界的意识形态——当拥有悠久信仰古典的中国汉族民众



也加入了同行，当所有在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摸索的人都携起手来——

那时我们将说：此一生再无遗憾，此一生有始有终。在伟大的襄助之下，我们竭尽了一生的努力，完成了承领的任务，尊重了自己的生命。

快来吧，让我们结为友好
确实，喜爱之门已经开启

请你来医治这颗心吧
它已被私欲之剑刺伤

啊，请宣布对我的爱吧
唤回灵魂，再以身相投

我已身在爱慕者的行列
你且下令让诽谤者住口

我对你的热恋，无有终止
我对你的深爱，永不改变

可叹有多少责难，曾对我横加指斥
我虽以忘却待之，他们却一味纠缠

你不怜悯哭泣的人么
当得意者欢笑的时候

那些爱你的人多么幸福啊
的确，他们将在最终收获

你不禁吟诵起了赞美的辞句



那么呼喊吧，以激昂的高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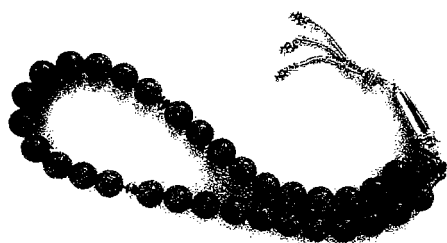
哦，正道之上的先驱哟
援助总在思念你的人吧

让我们赞美——那被人民选择的人
在我已结束——他却刚开始的时候

《曼丹叶合·台尔劳》







我写完了。

不仅仅是这部书。我感觉到，我多年来选择了钢笔和稿纸的生涯，连同一本本饱蘸着我心血的文字，都写完了。

在这文字之末的后缀上，我清晰地感到我被锋利地从一个巨大的血肉之躯上剥下。我获得了最后的启示。我该告别了。

终章的音乐，在静寂的四周升起。我悄悄地告别，道出沉重的平安致辞。

我走了。从今以后，我不复存在。那个昔日的我已经消失。

连我自己也吃惊，我居然就用这样一部书，猛地终止了一切。浮名和奢侈，读解与世评。

或许我并不盼望人们的阅读，说到底这是一部私人的书。褒贬毁誉，于我并无意义。

我甚至不奢望我思念的、多斯达尼的肯定。我写它连同我全部的文字，都仅仅因为我前定的宿命，以及我要完成生命的渴望。

都实现了。

已经结束。

——相传：

“赞美主，他使没有信仰的知识变成无用的；他使缺乏信仰的知识变成病态的；他使有虔诚的信仰的知识成为端正的。”

我实践了这样的尔麦里，仅此一次。

我写出了这样的知识，不会再多。

所以，我的道别是出自真正的判断和自知。我伸手抓住了。但启



示不会重复，前定无法抗拒。如有苟活之期我还会写，但是必须要写的已经写完。

此刻宁寂。

我独自一人，没有伤感，沉默而自由。

我还能享受一首终章，这是人的权利。牧人离别尚有挽歌，穆民临终尚有讨白——这里是我私人的、喜悦的挽歌和安详的讨白，这是我剩余的诉说。

风景在我的笔下聚合。我在这些年里跨入的土地，连结了古老中国的北方。有草的大海，春夏秋冬分呈黑绿黄白四色，它起伏如母亲的胸脯。有穷乡僻壤的黄土沟壑，它深埋着情感，刚强冷漠一如父亲。

而且古道穿插其中，西极指向伊犁焉耆。黄河长城如同一双兄弟，处处挡我迎我，直至探明了我的真心。民族分布有致，语言和土话都使我留恋，使我在不觉之间变了口音。

村庄一个个对我开放了，即使当地人也不知晓我的深入。淳朴和强悍两面夹击，重铸的我已判若别人。

我在学校里和书本中取来的一切都在这大陆腹心提炼，如今我是一个追逐真知的人。

乌珠穆沁的牧人——阿洛华（Borjigin Rahua）和他的母亲；西海固的回民——马志文和他的家人，是我的挚友和知音。在这终章里我听见他们正为我怦怦心跳，如同低沉的节奏。我与他们的情谊无法解说，一切都尽在不言，一切都尽在这寥廓空旷的风景之中。

凝视着这一派无言景色，我静静地感慨。它们在我年轻时给我以浪漫和健康，等我成年了它们又使我承当并创造。大草原使我酷爱自由，黄土高原使我追求信仰。时间只能沿着我的肌肤摩擦，我心中的热情始终未变。

我写不出胸中满盈的感动。

即便来世我仍对今天感激。

我知道，我承受着一种伟大的爱。我知道，我顺从着一种无形的力。当我的感知一刻刻更清晰，当我的生命一分也不能缺少这种爱与力时——我信了。

在这篇别辞中，我必须面对——你。



是的，你。

你是我眷恋的一切人和事。你是我心目中不多的崇拜者。你是我的孩子。你是那匹为我殉死的白马和那口为我大净的水井。你是《离骚》和《野草》。你是我的女人。你是我的浑身褴褛深具灵性的农民朋友。你是四蹄的密集声和沙漠的空响。你是我那样怀念的大光阴。你是老百姓苦苦寻找了五十年的英魂。你是用乳汁和清贫哺育我的母亲。你是《真境花园》和《热什哈尔》。你是真主的朋友和穷人的导师马明心。你是追随了他却磨难了我的父亲。你是我来临和逝去的机密。你是我吞咽下的痛苦。你是我享受时珍惜的快感。你是我的艺术小路。你是为我降下的那场奇迹大雪。你是人人都说的幸福。你是石破天惊的启示之相。你是唯一的神。你是我苦苦恋着此刻仍舍不得离开的存在。你——在这个终结之上，我要与你在一起。我要向你留下我的隐语。我曾经打算将来单独地完成这部别辞，但是我担心来不及了。

1

你那花园里鲜花常开。你是我的花园么，你能容下我的天性，使我奔驰在你的怀里，使我泄下我的真情么？你朦胧难近。你不让我安宁。你粉碎了我又远远在彼岸隐现。又逼近了，你这雾中的帆群；你这迷茫的、影子一样的雄浑轮廓。你撕碎了我，你让我心甘情愿地献出了灵魂。

它给你了。它是我的奉献。

你是永恒的。长城在你臂上颓废，黄河在你股间浑浊。

我只是你上空长风吹舞的一粒种子。我只是扑进你灼烤之中的一只飞蛾。我只是沉进你旱海之底的一块石砾。

你使我的心，总算丰满了。

你使我远离了新的和旧的大陆。你使我抛下了一生一世的情感，如抛下了一只无索的锚。

你知道我的告别和依恋难解难分。我已经淡漠一切。哪怕穷愁无



路前途全断，你知道我会凭想象你过活。

你是不灭的。草原在你趾尖退化，沙漠在你脸上新生。

我只是像每一个穷人那样，只有走进你才能心安。我只是像那个断腿牧人，只求找几只羊放牧。我只是像那个瞎眼回民，只求进一个寺跪下。

我的热土，我的北方，我的大陆！

我知道你从五十年前就等待着我，我知道你在二十年后还记挂着我。别人嫌你穷近在咫尺老死不相往来，我却万里之外破釜沉舟投奔了你。别人誓言易忘人去情移，我却一世未变始终不渝。

你正是你，严父一般三番五次阻挡我。你以迷人风景和严冬酷暑对我考试，你用虎穴般的危险、用沉默和禁忌，不向我显示真情。

而我正是我，大陆之子和北方之子，草原义子和回族儿子。我紧随冥冥的召唤，我怀抱青春的誓言，我进入了你——无鱼的旱海，无花的花园。

于是大雪为我纷纷扬扬地飘下来了

锃鞭的击碰铿锵，天山的蓝松白雪，都为我合奏，让我独自倾听这大陆的音乐

你这大陆，你这只触碰一次便令人堕入苦恋的热土，你这苦难者的真境花园！

古时的拜火徒，就是这样蹈火么？

旱海的落水者，就是这样沉没么？

请你作证——

我没有抓住火中的金子

我没有捞取海底的珍珠

请你作证——

我确实找到了你

我确实两脚泥泞

请你作证——

你广袤不尽的山河

确是我灵魂的宿地



别了，路已尽头，你已应允
别了，我的家园，我的大陆

2

你是拨转地球的那个支点，自从有了你的支撑，我的内里便不弯不断。其实应该有一支完全献给你的歌，其实应该单独为你写成一部别辞。

但是我习惯了乌珠穆沁和西海固的方式。我留心过，他们习惯掩饰或轻视这一类表示。不要举例——你不可能直接从一个放羊牧人或者山野农民的口中，听见那个词。

潜望，永远是黑暗的深沉的
力量，仅仅只从你那里输入
你是神奇的

每逢我吮吸时，我没有告诉你真实的本质。我在心在意，我如同举礼。我在感受着自己被滋润得活泼时，我想——牧人该去风雪中驰骋了。我在脱离了枯萎能够面对明天时，我想——回民该去山岭上割麦了。

忘了么，那险山恶岭环抱正中，一块平川地当心有一株黑色的大树。大雪涂抹着，千山万壑的白雪都围着这一小块净土。这一小块晶莹之中，矗立着那棵骄傲的黑柏树。

忘了么，那艰难的孤旅开始时，你看破了我的危命。我拒绝了茫茫世界，我只向你一人强求。那时你尚未看到今日的辉煌，便向我刺血为誓。如今——凡在我眼中的胜利，都有如血的红色。

忘了么，那遥遥快要逝尽的、我们艰辛的日子！那数不清的劳苦，那伴着劳苦的数不清的激动！我如一面水中的旗子，借着你不沉的船，变成了高扬的帆。劈开了风浪——我曾自豪地高喊。浸泡着咸水——你却从不诉说。

你该感叹你的消耗呢，



还是该赞美我的牺牲？

你若再生

是选择安宁的定居呢，

还是重新担忧着飘泊？

你仍然容忍——我掀起的波浪么？

你重新肯定——我独有的意义么？

——我使你憔悴和衰老。我使你激动和希望。我使你双重地痛苦。

我使你永远地骄傲。有一天我会使你猝不及防地失去我，连你也预感到了——这是提前的告别时刻

你依旧默默不语，像我感动的那样

我依旧如同孩子，像你喜欢的样子

警号闪烁着，它猝不及防

别了，我的女人

3

当我转过身来，面对了你——

我的朋友啊

太阳照得每个角落都炎热

皎洁的银月清晖在轻轻抚摩

你和你，才是众多的希望

我看不见。我只从滚滚的人流中

猜出你的存在

断定你——支持我

你是给我人生奠基的蒙古人

你是给我美的启蒙的维吾尔人

你是被赶出了家园的摩尔人

你是为巴勒斯坦而死的犹太人

你是虽不信宗教但更不偏执的中国人



啊，异族！我喜欢以异族之身任人考验
我的故事，就是一串外乡人的传说

你住在我憧憬的帕米尔极顶之下
你曾经显化成一座透明的黑石山
——襟线浑圆，遍体晶莹，漆黑高贵
我曾说音乐就诞生在那个山麓
我哪里知道——
我进入了最危险的洞口
啊，异族，异族——
我顽固地向你跋涉了毕生
从不言也曾有的隔膜孤独
历史和文学

把我赶得离你这么近
真实和异族
却使我蓦然回首
瞥见迷信的专横

我比一切画家更喜爱你，梵·高
你是精灵，你是健全的精神
你使体制的奴才无地自容
我比你的党员更在意你，毛泽东
你缺乏他者的常识
却留下造反的谏语
黄河从孟达峡冲出的时分
我谴责石崖给他的疼痛
大海疯狂时
我说——我理解你，这不是潮汐

难道人真听得懂母语么
难道人真认不得异族么



哦，你
你在倾听——我的语言么
它们剥露着原初的本义
因为独自的高声
常是集体的缄默
你是我真正的知音
当你锐利地照射时
我的空白、我的晦涩、我的原意
我的双关的高喊还有不言的缄默
 都向着你裸露本色
 如号哭的婴儿临盆
哦，朋友——
很久了，没有人这样呼喊你
而且竭尽全力
如婴儿的嘶哭
 这是中国在向你回答
 你不要说，它微弱，会消失

4

你是谁？
陌生的你，背影的你，隐遁的你，不可思议的你
告诉我——你是谁？
 长河消失在暮霭里
 银月初升了
 连悲怆的山谷和断土崖都一片清纯
 丛丛野树，都显露了枝叶
你是谁？
你把四片叶子，藏起了三片
你用一片残叶，挽起山岭的大雪



蒙蔽了我的视界

那时我不知真情，像个孩子

你曾经站在哪一座高山顶端

你究竟藏匿在哪一道崖坎里

你躲在那弥天大雪的深处

你残酷地偏偏不为我显现

难道我不是——

孩子

你洞知一切。但是你牺牲了

如同西海固的千山万壑塌陷崩裂

你死了，屹立着，声名轰响，形影全无

我追不回五十年无情水的岁月

我问不出五十年机密事的细情

那一天，我的心里布满阴霾

于是沙沟白崖也都铅云密布

强忍着男儿泪，我跺跺脚走了

沟里咚咚，天穹也闷然有声

突兀地暴雪泼洒而下

那一日昏天白地漫卷狂飞的大雪啊

我的都瓦灵了

我欲哭无泪

我麻木的手

拾起了三片枯干的树叶

你使这三片隔了几年

才合上了那前一片？

你造化了天书般难猜的纹理，四片叶子上没有一丝破绽。我难道能行么！——我忿忿地怒吼着，酷如一个沙沟汉子。我认识一切文字，我甚至认识你在那叶片上留下的草体经文——



哦，我的主人，啊，我的搭救者

但是我不能解读树叶文

尽管你

让一个西海固的农妇，血溅泥屋，用女人的一丝力气杀死了一名官兵。她死了，灵魂追上了沙场的丈夫。我来了，四片树叶上湮着她的血印

哦，有谁来搭救我

谁能教给我树叶纹理的语言

啊，你，为我唤来

世上的全部森林吧

你隐遁了，仿佛真地等着什么

你不会为我出世

你是穷人的搭救者

我只是一声对末世的抗议

我不是报春的燕子

并没有那美丽的——大光阴降临

你也不会为渺小的我

为我的私情出世

而你，也就永远去了

失去了你的首领和搭救者

你去得凄凉孤单

你没有机遇为我讲解

那四片奇迹的树叶

你给了我自孩提起漫长的苦楚

到头来又给了我这一刻的愉悦

你任凭着我走尽了半个天下

走到这里原来是你的第一步

不用论证了——



奇迹确实是可能的
 那头一次凶狠阻截我的
 那遮天的、西海固的猛烈大雪啊
 那末一次苦苦挽留我的
 那漫山的、西海固的哀伤大雪啊
 你把人的心
 白茫茫地埋了

人们都说：你和我 是结拜兄弟
 那么你作证，既然你和我
 在疯狂的雪雾里没有分离
 眉毛头发都白了，泪珠冻住
 她难受——咱们没有吃上一口
 孩子端着木托盘，滚烫的热气从她擀得那么好的长面上头
 直直飘进倾泻的雪中
 莫非男子的离别就这么决绝么
 连孩子都快急哭了
 那雪会作证，像它证明真主的奇迹
 它呼啸着说
 ——你我的心是真诚的
 你好比农夫中的艺术神
 你一直审视着，不放心我的笔
 你还没有夸奖过我的美文
 你在等什么
 看看你泥屋后的拱北坟园
 殉死的人里有哪一个长寿
 谁不是甩下一家老小一腔心事
 高高的蒿草，埋没了多少好书

你，还有你，另一个你
 种下了养成了陪伴了我



用四片树叶的神秘预言
宣告了我的诞生
鲜艳的血，美丽的血，烈性的血
原来就是这样
不死和继承
遥遥不来的、人民的大光阴啊
那一天法蒂玛捧起这四片树叶
她会问——你是谁么
她会找到沙沟的两个入口
再绕回渠闸桥堡的灌区
像我一样追踪那机密的叶子么
她会找到桃花，喊一声姐姐
珍贵我们——又是两辈的情义么
那一天，不用等到那一天
我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危险的警号在闪亮着
但是你教育了我，不为一己遗憾
最恰当的时刻是今天
最恰当的地方是这里
你在倾听
我的告别

5

赞颂都归于你！一切都只由你掌握
那么多孤独的时刻，我仰仗你度过了
在生涯的感悟时分，你总是离我很近
追忆着你的偏爱
我感到惊心动魄
唯有你



使得我完成了这一世
如浩渺中孤星的逆行
回首往事我不再忧郁或欢喜
我宁静
默默体味着你的存在
如黄河岸上看水的一块锈石
正是涨水季节
滔滔的浊浪一望无际

我只是为自己证明
我并不告诉他人
这是——
我与你的秘密
因为你使我怀上了这秘密，任何缺憾都不复存在了。我依偎着你，
我是在漆黑混沌中，在酣甜的梦中吮吸的婴儿
连空气都沉降了
连夜色都凝固了
深沉的万籁俱寂中，无限的永恒宇宙中，此刻再也没有物类，没有其它真实
真静啊——连时间也消亡了
只有你，只有我，你存在，我活着
在这异样的——
哽住说不出一个字、如同新生的生命哭不出一声初音、悬着的一颗水珠滴不下来的此刻
我无法
赞颂你

已经是快要破晓了
我仍然沉浸在往事中。一道风景凄凉的荒山，使我整部散失的故事串成一线，那么惊人，那么动人
我感动而沉默，我久久注视着它



终于看见了——

一个字，一个愈来愈明亮的爱字

在空旷的黑暗中，它像寂静中的太阳。那些从无水的旱地上背回麦捆的人，那些浑身褴褛只吃了些糠菜就扑向炮火的人，那些终日五番举礼的人，那些在土崖深洞里苦苦追求你的人——他们也看见它了么

那成群结队喧嚣争抢着充当牺牲羔羊的人们，不是民主的戏子而是那些真地淌了血的人

他们看见这爱了么

我凭什么——

享受幸福果，享受你如此的独爱呢

前定啊

所有的时刻都发生了那件事

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那时刻

我无言

我没有

适当的仪礼和赞词

我没有形式，我无力

——你的前定太强大了

在这你与我的时刻

我体味写完了的和没有写的，体味黑暗的高贵和温柔，体味伸手可触的神交，体味我的罪孽和你的宽恕

你离我这么近，你和我在一起

我没有仪礼，没有一句赞词。我只是紧紧地握牢你伸来的手，闭上眼睛，听着我微弱的心音，在你博大的慈爱之中

一步一步地消失

一丝一丝地溶化

我仍然孑然一身，四顾无路的荒野

没人能够援助我

唯有你



我无法赞颂的你
在这一瞬与你共度的时光里
我是在与你告别么
我是在向你投奔么
 今夜，淫雨之后的天空上
 终于升起了皎洁的圆月
 我的心也清纯
 我合上了这一册生命作
 它朴素得像北方的荒山
然后，我任心灵轻飘
升上那清风和银晖
追寻着你
依恋着你
祈求着你
怀念着你



一九九〇年仲夏完成于北京
二〇一一年初冬修改版定稿



附录:

《心灵史》（改定版）术语一览表

原文	阿文	转写	释义
阿訇	آخوند	Akhond	波斯语：学者、老师
伊玛尼	ایمان	‘īmān	信仰
《曼丹叶合》	مدائح	Madā’ih	书名：赞歌、颂词
哲合忍耶	الجهرية	al-Jahrīya	响亮的、公开的
多斯达尼	دوستان	Dūstān	波斯语：朋友们
多斯提	دوست	Dūst	波斯语：朋友
尔麦里	عمل	‘amal	工作、善举
《热什哈尔》	رشح	Rashḥ	书名：渗出、泄露
尼斯白提	نسبه	Nisba	血统、道谱
《曼纳希布》	مناقب	Manāqib	书名：美德、功勋
《穆罕麦斯》	مخمس	Mukhammas	书名：五联诗
门	الباب	al-Bāb	篇、章

第一门

埋体	میت	Mait	遗体
克拉麦提	کرامه	Karāma	奇迹
東海达依	شهداء	Shuhadā’	烈士们
舍西德	شهید	Shahīd	烈士
穆勒什德	مرشد	Murshid	导师
拱北	گنبد/قبر	Qabr/Gonbad	墓。波斯文：圆顶建筑
阿米乃	آمین	Āmīn	祈求
乌斯里	غسل	Ghusl	大净
阿布黛斯	آبدست	Ābdast	波斯语：小净
毛拉	مولی	Maulā	长老、主人
沙赫	شیخ	Shaikh	长老
卧里	ولی	Walī	圣徒
求情	شفاعة	Shafā’a	求情
阿布杜·朶底尔	عبدالقادر	‘Abd al-Qādir	人名
维杂叶·屯拉	وقایع الله	Wiqāyat Allāh	道号
阿布杜拉	عبدالله	‘Abd Allāh	人名
鲁目	روم	Rūm	东罗马
达依尔	دائر	Dā’ir	圆形的、圆圈

苏非主义	الصوفية	al-Ṣūfiya	伊斯兰神秘主义
苏非	صوف	Ṣūf	羊毛、羊毛制品
即克尔	ذكر	Dhikr	祈祷、纪念
都瓦	دعاء	Du‘ā’	祈求
海地叶	هدية	Hadīya	礼物、赠品
哈只	حاج	Hājj	朝觐者
乜贴	نية	Nīya	心愿
穆里德	مريد	Murīd	寻道者、被指导者
大命	فريضة	Farīda	主命
副功	نطوع	Tatauwu‘	自愿
正中之拜	الصلاة الوسطى	al-Ṣalāt al-Wuṣṭā	“中正”之拜
《国权》章	سورة الملك	Sūrat al-Mulk	古兰经 67 章
《亚辛》章	سورة يس	Sūrat Yāsīn	古兰经 36 章
宛都哈	والضحى	Wa al-Dhuḥā	古兰经 93 章……节
拉维	راو	Rāw	传述者
白提	بيت	Bait	诗句
者瓦布	جواب	Jawāb	应答
俩依俩海	لا إله	lā ilāh	万物非主
印兰拉乎	إلا الله	illā Allāh	唯有真主
陀里伽	طريقة	Ṭarīqa	道、派
舍勒尔提	شريعة	Sharī‘a	法律、道路
低念	سر	Sirr	机密、默念
高念	جهر	Jahr	公开、高声
艾必·福图哈	أبو فتوح	Abū Futūḥ	道号
乃格什板顶耶	النقشبندية	al-Naqshbandiya	苏非派之一系
虎夫耶	الخفية	al-Khufiya	秘密的、隐藏的
格底目	قديم	Qadīm	古老的
台思米	تسمية :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Tasmīya, 即念诵 : Bism Allāh al-Raḥmān al-Raḥīm	念诵：“奉仁慈怜悯 的真主之名”
哈比奔拉	حبيب الله	Ḥabīb Allāh	人名
尔萨	عيسى	‘Īsā	先知耶稣
赞主清淨	سبحان الله	Subḥān Allāh	赞美真主
热依斯	رئيس	Ra’īs	首领
阿布杜·秀库尔	عبدالشكور	‘Abd al-Shukūr	人名
阿卜杜·艾哈德	عبدالأحد	‘Abd al-Aḥad	人名
赛力麦	سليمة	Salīma	人名
太斯达尔	دستار	Dastār	波斯语：缠头巾
顿亚	الدنيا	al-Dunyā	今生、现世
中国	الصين	al-Ṣīn	
卡费尔	كافر	Kāfir	不信仰者

讨白	توبة	Tauba	忏悔
者那则	جنّازة	Janāza	葬礼、殡礼
赛尔屯丁	سعيدالدين	Sa'īd al-Dīn	人名
索勒	سورة	Sūra	章、篇
苏莱提	صورة	Sūra	容貌
叨热	دور	Daur	曲调
他	هو	Hū	

第二门

衣扎孜	إجازة	Ijāza	准许、证书
穆安津	مؤذن	Mu'adhdhin	唤礼人
霍加	خواجه	Khawāja	波斯语：尊称
盖兰达尔	قلندر	Qalandar	波斯语：游方苏非
海推布	خطيب	Khāṭīb	演讲者
曼苏尔	منصور	Manṣūr	人名
乌斯达	أستاذ	Ustādh	波斯语：老师
卡凡	كفن	Kafan	裹尸布
色百布	سبب	Sabab	因缘
伊玛目·阿兰	إمام العالم	Imām al-'Ālam	道号
艾布·艾拉曼	أبو أرمل	Abū Armal	人名
者俩力	جلال	Jalāl	人名
邦克	بانگ	Bāng	波斯语：唤礼

第三门

古士布·阿兰	قطب العالم	Qutb al-'Ālam	道号
哈乃卡	خانقاه	Khānaqāh	波斯语：修道所
道乘	طريقة	Ṭarīqa	道
卢罕	روح	Rūḥ	精神，灵魂。
埃希路	أسروا	Asirrū	沉默（命令式複数）
哲赫路	اجهروا	Ijharū	高声（命令式複数）

第四门

哈给根俩	حقيق الله	Haqīq Allāh	道号
耐夫思	نفس	Nafs	自我、生命、脾气
泰支韦德	تجوید	Tajwīd	标准诵读古兰经

第五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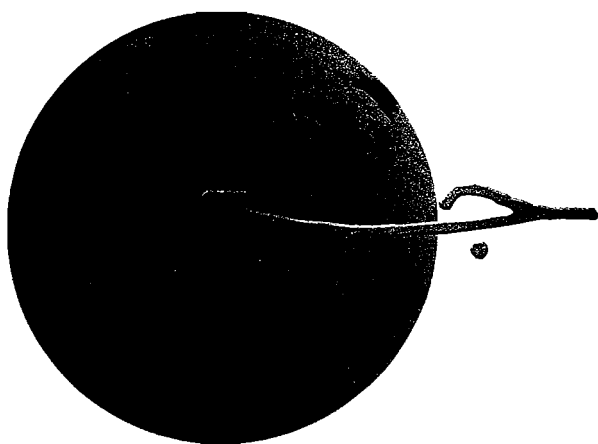
阿林	عالم	‘alim	学者、阿訇
知识	علم	‘ilm	
阿叶提	آية	Āya	迹象，经句
塔巴莱	تبارك	Tabārak	古兰经 67 章首词
伊玛目	إمام	Imām	教长
伊斯兰	الإسلام	al-Islām	和平、顺从
穆民	مؤمن	Mu’min	信士
古尔邦	قربان	Qurbān	献牲、牺牲
易卜拉欣	إبراهيم	Ibrāhīm	先知名（亚伯拉罕）
伊斯玛仪勒	إسماعيل	Ismā‘īl	先知名（以实玛利）
色俩目	السلام	al-Salām	和平、安宁
奥拉德	أوراد	Aurād	祈祷词
赛义德·东海达依	سيد الشهدا	Sayyid al-Shuhadā’	殉教者之领袖
拖布尔·屯拉	طبع الله	Ṭab‘ Allāh	道号
艾台依吐	أتيت	Ataitu	我来了

第六门

西拉伦丁	هلال الدين	Hilāl al-Dīn	道号
沙月	شام	Shām	波斯语：昏礼
索迪格	صديق	Ṣiddīq	人名

第七门

乃玛孜	نماز	Namāz	波斯语：礼拜
真主之道	طريقة الله	Ṭarīqat Allāh	
伊赫瓦尼	إخوان	Ikhwān	兄弟
则卡特	الزكاة	al-Zakāt	天课
乌玛	الامة	al-Umma	共同体
圣行	السنة	al-Sunna	逊尼，圣行
	ن والقلم وما	Nūn, Wa al-qalam wa	Nūn, 以笔和它
	يسطرون	mā yasturūn	所书写的起誓



الله أكبر

平装本印后记

不久前，作家张承志在中东的巴勒斯坦难民营现场宣布：

“在冥冥襄助之下，改定版《心灵史》的珍藏纪念版于2012年斩关落锁胜利面世。书上明印着郑重的允诺：‘收益将全数捐出扶贫’。

我们心中的第一扶贫目标，是巴勒斯坦难民。

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世界纷争的核心，是病态地球的癌灶。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支持，是世界正义的底线。而世界正义与国际主义的方向，正是中国穆斯林自救与升华的途径。

为了这个目标，尽管前途未卜，我们枕戈达旦，伺机飞越死海。我们渴望着，能手递手（yed bi yed）地、执行把书款捐献给巴勒斯坦难民的承诺。

行动终于在约旦展开。

2012年9月12日，我们在杰拉什和伊尔比德两个地区，完成了对加沙难民营、舍西德·阿兹米·穆夫提难民营、伊尔比德难民营共三处、293个家庭、计约6万美元的捐助。我做了《越过死海》的演讲。

9月13日继续向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了土地食物的拉思穆尼夫村95户、艾因扎奈村82户约旦农民实行了捐献；然后再次返回杰拉什加沙难民营，为残疾人家庭加倍捐献。剩余的钱，倾囊献给了一位烈士的母亲和一位疗伤的战士。

至此，以改定版《心灵史》珍藏纪念本创造10万美元、捐献给巴勒斯坦难民的允诺，一言驷马，如愿以遂。

你的美意，我的决心，均已实现。”

毋需赘言——以改定版《心灵史》收藏纪念本创造的十万美金收益，在神圣天课的名义下倾囊捐献给巴勒斯坦难民的行为，乃是中国

穆斯林内部（哲赫忍耶人民共同体当然也正在其中）发出的，召唤我们自身的革新、以及新的历史进步的一声强烈的呼吁与建议。

振奋于此，我们举意印刷改定版《心灵史》平装本十万册，无偿向底层读者和教外朋友赠阅——以求呼唤理解、启迪反省、最大多数地团结志同道合者，并满足读者对改定版《心灵史》的阅读渴望。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正义实践，我们将一步步探索道路，我们也盼望有越来越多的多斯达尼、和胸怀理想的各族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

越过死海——叫做哲赫忍耶的鸟儿，排成一个它词首的 𐰽 字。它如一个疾飞的箭头，对准天下公正的目标，越过私欲与愚昧、越过自己体内的冷漠、越过一切对不义的妥协。

它将以凤凰涅槃的勇气，在未来的正义追求和救弱扶贫的路上，与同样渴求变革与进步的中华民族一起，浴火新生。

祈主意欲。

哲赫忍耶导师马明心第七代苗裔 马聚

2012年10月28日，于甘肃

